



長篇社會
哀情小說

北雁南飛

張恨水著

(下冊)

舊

長篇社會哀情小說

北雁南飛

張恨水著

(下冊)

山城出版社

教育書店總經理

典藏



本書已呈
請國民政
府內政部
註冊翻印
定必嚴究



北雁南飛

第二十一回 調粉起深宵欲除桎梏 追蹤破密計突赴清流

李小秋在那古渡口上，很沉寂的，作那縹渺幻想的時候，在另一方面，可現實的熱鬧起來。這便是他母親，眼見他在斜陽影裏，順着江岸走去，到天色這般昏黑，還不見回來，莫不是這孩子想傻了，使出什麼短見來？因之立刻質問秋圃，叫孩子到那裏去了？秋圃道：我沒有叫他到什麼地方去呀。我看他臉上全是愁苦的樣子，叫他出去散散悶，那決沒有什麼壞意呀。李太太道：散散步，這個時候也該回來的，莫不是到學堂裏去了。秋圃道：他不會去的。他請了三天假，明天才滿呢。我叫他不要去，你也叫他不要去，他不會偷偷去的。不過……也許去。說時，在堂屋裏走着，打了幾個轉轉。李太太道：那末，找找他罷，這孩子傻頭傻腦……李太太說着，人就向大門外走。秋圃道：外面漆黑，你向那裏去？我打發人找他去了。他口裏如此說着，心想到小秋的詩上，有銀漢能飛命也輕的句子，也是不住的頭上出汗。除派了兩個聽差打着火把，沿岸去找而外，自己也提了一隻燈籠，順着大堤走去。因為他出來了，聽差們也少不得在後面緊緊的跟着。還有那要見好於李老爺的划了杆子手，都也帶着燈光，在河岸上四處巡找。但是誰也不想到他要過渡，所以來尋找的人，總是把這渡口忽略了。還是那長堤上的人聲，有一句送到小秋的耳朵裏，乃是我們到學堂裏去問了，先生說沒有去，小秋忽然省悟過來，向堤上看着，却見三四

處燈火，移來移去，便想到那說話的人，是省城聲音，必是釐局子裏找自己的人，便大聲問了是那個？只這一聲，大堤下好幾個人，同時的呵啞了一聲，那幾盞燈火風湧着下了大堤，有人便叫道，那是李少爺嗎？把我們找苦了。說着話，那些人擁到面前，第一個便是李秋圃，將燈籠舉得高高的，直照臨到小秋的頭上。他看完了小秋，又在燈籠火把之下，看看四週的情形，却重重的歎了一口氣道：你這個孽障！他只說了這五個字，什麼都不說了。跟來的聽差就問，少爺，你是怎麼站在這裏了？小秋如何敢說實話，因道：我來的時候，只管順了河岸走，忘了是走了多少路了。天黑了，我才走回來。因為不敢走河邊上，順了堤裏的路走。又走錯了路，還是翻到堤外來，才走到這裏，遠遠望到街上的燈火，我才放心了。他說時，接過父親手裏的燈籠，低聲道：倒要爹出來尋我。秋圃道：你母親是有點姑息養奸，溺愛不明，在家裏胡着急，我不出來怎辦？說着，抽出袖籠子裏的手絹，只管去擦頭上的汗。因道：關得這樣馬仰人翻，笑話！回去罷。說着，他在前面走。大家到了門口，李太太也站在門邊，扶了門框望着，老遠的問：找着了嗎？小秋答道：媽，我回來了。說時，提了燈跑上前去。李太太道：你父親是很不高興你這樣，所以親自去找你，你回來了，那也就算了，進去罷。說時，她竟是閃開了路，讓小秋過去。小秋走到堂屋裏，見桌上擺好了飯菜，燈放在桌子角上，連兩個兄弟都不在堂屋裏，這可以知道家裏忙亂着，連飯都不會吃。想想剛才在古渡口那樣坐着看河流，未免有點發呆，還惹着父母二人都不得安神，却有點難為情。因之只在堂屋裏站了片刻，就溜到了書房裏去了。剛是坐下來喝了半杯茶，女僕就來說：太太叫你去吃飯呢。少爺，你害怕嗎？小秋笑笑，跟着他到堂屋裏來，慢慢的走。秋圃已是坐着吃飯，用筷子頭點着坐櫈道：坐下吃飯罷。以後少要胡跑。小秋在父親當面，

總是有點膽怯的，而且今天又惹了父母着急，所以低頭走到桌子邊，輕輕的移開了椅子坐下。中國人有句成語，說天倫之樂。其實這天倫之樂，在革命以前，上層階級裏，簡直是找不着。越是富貴人家，越講到一種家規，作父兄的人，雖是一個極端的壞蛋，但是在子弟當面，總要作出一個君子的樣子來。作子弟的人，自然是要加倍的小心。秋圃的父親，便是位二品大員，幼年時候，詩禮人家的那番庭訓，真夠薰陶的。所以他自已作了父親，自己儘管詩酒風流，可是對於兒子，他多少要傳下一點家規。不過他已是七品官了，要開排場，家庭沒有父親手上那樣大，也只得適可而止。譬如他當少爺的時候，只有早晚兩次，向父親屋子裏去站一站，算是晨昏定省，此外父親不叫，是不去的。於今自己的臥室，和兒子的臥室相連，開門便彼此相見，晨昏定省這一套，竟是用不着。所以這個禮字，也是與錢有很大關係的。其實因為父子是極容易相見，秋圃與他兒子之間，比他與父親之間，感情要濃厚許多。這時，他見小秋垂頭苦臉坐到桌邊，便道：既然你是走錯了回頭路，其情難怪，這沒有什麼，你吃飯罷。但是順了河岸一條大路，也有點昏昏的月光，可以走回來的，這麼大人，膽子還是這樣的小。小秋道：倒不是膽小。記得有一次由跳板上到座船上去，略微不穩一點，後來吳老伯就對我說，這不對，孝子不登高，不臨深。秋圃將頭搖上兩搖，放下筷子，向他微笑道：非也，那可一概而論哩？孔門一個孝字，其義甚廣，是對什麼人說什麼話，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。羣弟子問孝，夫子有答以無違兩個字的，有答以色難兩個字的，有答事君以忠的，那就多了。孝經一部書，有人說是漢儒偽造的，可是他那裏面孝字的說法，就不是死板板的，便是見得古人已把這孝字的意義放開來講。古人講到臨陣不進，事君不忠，都不能算孝，這和身體膚髮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顯然是矛盾的。那末，知道談孝，不

004651666

能聽那些腐儒的話。可是我不是說你吳考伯是腐儒，因為……李太太不究他再向下說了，便笑道：搬了一個孔夫子來不夠，再要拉上吳師爺，因為下面，還不知道忠經節經有幾車子書，飯可涼了。不能再炒第三回，這已經熱過一回的了。秋圃笑道：談到孔夫子，婦人們就頭痛，太太你是沒領略到那滋味，比飯好的多。說笑着，也就扶起筷子來吃飯了。小秋見父親是很高興，自己這番冒失之罪，總算靠孝經來解了圍。吃過飯以後，秋圃親自到書房裏來，打算把那孝字的意義解釋個透澈。可是那吳師爺一路笑了進來，在門外就叫道：我們三缺一呢，快去罷。他走進書房來，不容分說的，就把秋圃拉起了。這裏燈光之下，剩下小秋一個人，他想着今天所幸是父親很高興，講了一番孝道，把這事就遮掩過去了。要不然；父親要仔細的追問起來，知道我是撒了謊，那更要生氣。在父親這樣見諒的情形之下，以後還是死了這條心，不必想春華了。假如她有我這樣一雙父母，心裏安慰一點，也許不至於鬱鬱成病。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，無論她父母怎樣的疼愛她，她是個有了人家的姑娘，決不能讓她同另一個男子通情。我在這裏爲她難受，想她在家裏，更要爲我難受，因爲局子裏有人到學堂裏去找我，她或者是知道了這個消息的，必然疑心我尋了短見了。小秋這樣的猜着，這倒是相差不遠。這個時候，春華也是坐在一盞燈下，兩手抱住了自己的膝蓋，微昂了頭，在那裏出神。她想着父親回來說，小秋現在不用功了，常是回家去，又請了三天病假。他這個病，父親那裏會知道？正恨着自己沒有翅膀，可以飛出這窗戶去。却聽到父親的咳嗽聲，在堂屋裏面。父親每晚回來，總得向祖母報告一點學堂新聞的，也許今天有關於小秋的消息的，因之慢慢的扶着牆壁，就藏在房門後聽。只聽到母親宋氏道：他請三天假，家裏不知道嗎？爲什麼找到學堂裏來？廷棟道：他的信，是毛三哥送來的，也許他父親不知

道。據來尋的人說，下午他就出門了，沿着河岸走的，晚了好久，沒有回去。宋氏道：十七八歲的小伙子，出來一會子，要什麼緊，還會落下河去不成？三湖街，就不是個好地方，那孩子是個少年輕薄相，說不定鑽到什麼不好的所在去了。廷棟道：那或者不至於吧？說着話時，帶了淡笑的聲音。宋氏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你那裏曉得？據說，他和毛三嫂子有些不乾淨。毛三嫂子回娘家去，就爲的是他，他還追到馮家去了。我說呢，他爲什麼給毛三哥薦事，有人說了這個消息，我心裏就大大的明白了。春華聽到說小秋不見了，心裏已是萬分難受，如今又聽到母親這樣血口噴人，只氣得全身篩糠似的抖顫。她半癡了身子在門後，可微微的靠了門。原先來偷聽，身子站得住，不必讓門來支持身體。現在兩脚抖顫，身子向前着實的靠，重點都到了門上，門是活的，怎不讓重點壓了走，早是嘆咤一聲，人隨門向前栽了去。身子虛了，索興滾倒在地下。那一片響聲，早是把堂屋裏的人都驚動了，廷棟忙問是誰栽到了，手上已舉了煤油燈走將過來。春華兩個膝蓋，和兩隻手腕，都跌得麻木了，伏在地上，許久說不出話來。姚老太太扶着拐杖，戰戰兢兢的走過來道：這必是我們春華吧？這孩子越大越溫柔，摔倒了也是不作聲。你走路怎不小心點呢？春華不好意思哭，却兩手撐了地，低着頭格格的笑。廷棟道：摔倒了，你還不起來，坐在地上，笑些什麼呢？春華手扶了牆，慢慢的站起來，還是半彎了腰，沒有移動。姚老太太道：想必是閃了腰，廷棟你過去，讓她在這裏歇一會子罷。廷棟也想着，她不過是平常跌一交，母親說了，也就拿了燈走過去。姚老太太道：我來扶着你一點，你進房去躺下罷。春華笑道：那是笑話，我一個小孩子，還要扶拐棍的人來來着嗎？你若是心疼我，你就跟我到房裏來，陪我說一會子話。姚老太太笑道：誰叫你一天到晚，都悶坐在屋子裏呢？你不會到堂屋裏來坐着，和大家談

談嗎？春華一面扶着壁向屋子裏走，問道：婆婆，我問你句話，剛才爹爹說，有人到學堂裏尋人來了，是尋誰呢？姚老太太道：就是尋李家那孩子呀。他們屋子裏來兩個人，說是那孩子害着病呢，臉上像蠟紙一樣，他老子怕是他悶壞了，讓他出來散散步，不想他一出門之後，就沒有回去。春華道：他害的是什麼病呢？說着話，她已經摸到了屋子裏，手扶了床沿，半彎曲了身體，還不會坐下，宋氏却由姚老太太身後搶了過來，站在床面前，輕輕的向她喝道：你管他害的什麼病？你自己跌得這樣人事不知，倒有那閉心去問別人的病。你一個黃花閨女，只管打聽一個小孩子的事情作什麼？你不害臊嗎？我對你說，以後你少談到姓李的那個孩子，你若是再要留心他的事，我就不能裝麻糊了。宋氏雖是用很輕的聲音罵着，可是她說的時候，不住的用手指着春華的臉，口裏還不斷的咬緊牙齒，表示那懷恨的樣子。姚老太太笑道：你也太多心，這孩子就是那樣直心腸子，她聽說有人走失了，她可憐人家就打聽打聽。宋氏嘆了一口氣道：娘，你老人家不知道。她嘆這口氣的時候，頸子伸得長長的，彷彿這裏面，有那無窮的委屈。說畢，她坐到對床的椅子上去，架了腿，兩手抱着，瞪了眼望着春華。春華真不料母親當了婆婆的面，會說出這樣嚴重的話來，自己既然生氣，又是害臊，便伏在床上哭了起來。姚老太太也想不到宋氏突然的發脾氣，而且說的話，是那樣子重。這就向宋氏看看，正色道：這孩子倒沒有什麼不好的事，你是多心了。宋氏默然了許久，才想出兩句話來，因道：事到如今，我才明白女大不中留這句話，我和他父親商量商量，家裏不要她了，請管家擇個日子，把她接了去。春華聽到這話，猶如刀挖了心一般。本來她睡在床上，就是嗚嗚咽咽的哭，心裏一難過，更是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姚老太太道：傻丫頭哭什麼？說要你走，並不是馬上就要你走。姑娘大了，總是到人家去的，你還能賴在

娘家過一輩子不成嗎？我和你娘，都不是人家姑娘出身嗎？姚老太太說了這一大串話，可是絲毫也沒有搔着春華的癢處，怎能禁止得住春華的哭聲？姚老太太就向宋氏道：你就不必坐在這裏了，爲了芝麻大的一點小事，你值得生氣。宋氏也沒答話，默然的坐着，看了許久，又微微的歎了一口氣，方才離開。姚老太太便側身坐到床沿上，左手扶了拐杖，右手撫摩了春華的頭髮，就微微的笑道：你也真是淘氣，大家在堂屋裏說話，正正經經的你不聽，偏要躲到門角裏去偷聽，大概你娘，就是不喜歡這件事。摔了一跤不要緊，還要挨上一頓罵，這是何苦呢？說着，她也是咯咯的笑了，春華聽了母親要把她出嫁，這是母親更惡的一着毒棋，在那萬分難受的時候，自己只計劃着，要怎樣的逃出這個難關，至於祖母坐在身邊說些什麼，可以說簡直沒有聽到。姚老太太見她不作聲，以爲她是睡着了，替她掩上了房門，自行走去。這只剩春華一個人在屋子裏，更要想心事，她想到母親今天所說的話，決不是偶然的，大概自己一切的行爲，母親都留意的，所以自己只問問是什麼人走失了，母親都要來追問。我是無心的，她是有心的，遲早她必會把小秋的事，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她完全知道，也許會告訴我的父親，把我活活弄死。便是不弄死，至少是剛才她那句話，把我趕早送到管家去，由別人來悶死我。我若是上了母親的算盤，到管家去死，那還不如留住這乾淨的身子，就在家裏死了。只看母親今晚上這樣的罵法，不給人留一點地步，簡直一點骨肉之情都沒有了。她只管我不該惦記小秋，她就不想到她糊裏糊塗把我配個癩痢頭，害我一輩子。看這情形，不用說是有什麼犯家規的事，就是口裏多說一句男人的字樣，母親都要指着臉上來罵。這日子簡直沒有開眼的一天，不如死了罷。一個死字上了春華的心頭，他就感到只有這麼着，才是一條平坦的大路。這就用不着哭，也用不着埋怨誰，人死了，什

麼過不去的事，都可以過去了。她想開了，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手理着鬢髮，對了桌上一盞煤油燈，呆呆的望着，心想，同是一盞燈，也有照着人成雙成對，逍遙快樂的。也有照着人孤孤單單，十分可憐的，人要作什麼壞事，大概不容易瞞了這盞燈，我所作的事，這燈知道，照女孩兒身分說，父親教我什麼來着，我是有點對不住父母。想到這裏，回頭看看帳子裏的影子，今天彷彿是特別的瘦小。心裏又一想，這樣一個好姑娘，讓她去和那癩痢頭癆病鬼成雙配對不成？雖然有些對不住父母，我一死自了，總算是保全了清白的身子，那還是對得住父母的。到了這裏，那個死的念頭，又向她心裏加緊了一步，她想着，要死立刻就死，錯過了這個念頭，自己又捨不得死了。因之走下床來，將面盆裏的涼水，擦了一把臉，對了鏡子，攏攏頭髮。她在鏡子裏，看到眼皮，微微的有些浮腫起來，便向鏡子裏微笑道：「哭什麼？快完事了。說着，放下了鏡子梳子，忽又笑道：以後永別了，我得多看你兩眼，於是又把鏡子舉了起來，或左或右的，偏頭照了幾照，還向鏡子裏親了一個嘴，然後長嘆了一聲，放下鏡子來。她消磨了很久的時間，家裏人也就慢慢都睡覺了。春華打開桌上的粉缸子將一瓷缸子水粉，都倒在茶裏，在梳妝台抽屜裏，找着兩根骨頭針，先把茶碗裏的水粉，都攪得勻了，再回頭一看，房門還不會插上門，於是把門插上了，又端了一張凳子，將房門抵住，這才將茶壺裏的茶，向茶杯裏沖去。水滿平了杯口，再將骨頭針向杯子裏攪着。她斜靠了桌子，左手半撐着身體，右手在那裏攪送命的水粉。心裏同時想着，明天這個時候，我是安穩穩睡在那木頭盒子裏的了。噯！不用向明天想了，現在只說目前的，目前我就是喝水粉睡覺，還談別的作什麼。於是把撐住身體的那隻左手，騰出來端杯子，心裏還想着，喝下去，大概就不容我有力量自主了。趁着沒喝下去以前，這一會兒，我得仔細想

想，還有什麼事情，沒辦沒有？她把那沖了茶的水粉，一直送到嘴唇邊上來，待要喝的樣子。她忽然心裏一動，我想得了，這一生沒有什麼放不下来的事，就是不能夠和小秋再見一面，說幾句知心的話，這是一件恨事。他今天晚上雖是走失了，也不見得就死了，我何不等一個實在的消息再死呢？假使他死了，我死了，倒是一件樂事，可以在黃泉地下去追着他。假如他沒有死，我得一個實在的信，死了也閉眼睛。反正我是尋死的人，什麼也不必害怕，我要幹什麼，就得幹什麼。明天我起個早，邀着五嫂子一路上街去，就說是到廟裏去燒香。見不着小秋，也可以見着毛三叔。我若是見着小秋的話，我就當了他的面，向河裏一跳，那才可以表表我的心跡，死要死得清楚明白，死要死得有聲有色，今天不能死。她這樣很大的一個轉變，把籌劃了半晚的計劃，都一律取消。而且將那杯水粉，放到坐櫃子裏去，用鎖鎖了，自己就安然去睡覺。因為這整晚的勞碌，她倒上枕頭，就把上半夜的光陰，消磨過去了。直待村子裏的鷄啼，才把她驚醒。依着她的性子，這時就要起床去找五嫂子。不過把別人驚動了，恐怕反於事無濟，所以一直睜着眼睛，看到窗子上發白，料着村子上人都起來了，自己索興從從容容的下床，照常的梳洗換衣，然後開大門向外走。她以為母親或祖母聽見了，必得查問的。然而自己拿定了主意了，倘若她們要問時，就說自己要燒香，反正是拚了一死，就是棍子打到身上，也要走出來的。可是說也奇怪，她越是這樣大大方方的向外走，反是沒有人哼一聲來攔住她。她這也就明白了一個人要是拚了這條命不要，什麼事都可以做到，可惜自己早沒有下這番決心。假使老早的下了這番決心，也許不會受這久的氣了。她臉上帶了自得的顏色，直向五嫂子家走來。這五嫂子也是起床不多久，端了個梳頭盒子，放在階沿石頭上，斜披了頭髮在肩上，正坐在階沿石上梳頭呢。看到春華來了，却

不由她不大吃一驚，立刻站起來道：「啲！我的天，大姑娘，你怎麼在這個時候跑來了？春華推開她家的籬笆門，笑嘻嘻的進來了。五嫂子一手扭着兩縷頭髮，一手拉住春華的衣袖，這就向屋子裏頭走。因低聲道：你怎麼這個時候來了？有什麼要緊的事和我說嗎？春華微笑，沒有作聲。五嫂子手拉住了她的手，只管向她臉上看着，許久，才笑道：大姑娘，你的膽太大了，糊裏糊塗跑了來，惹下了禍事，我可受不了。這兩天我沒有得到什麼消息，有了消息，我還不會告訴你嗎？昨天下午，毛三哥回來了，我聽到說李少爺寫了信來，告幾天假，雖是有點子病，照樣的在家裏看書，我想這件事你也知道的，所以我沒有同你說。春華微笑道：我的膽太大了。不錯，今天我的膽是大大一點。但是膽大大一點，要什麼緊，至多也不過是犯了罪，要把我活埋吧？可是我就拚了活理的。我今天來沒有別的事，請你陪我到街上去走走。五嫂子張了大嘴，嚥了一聲，笑道：我的天，你瘋了嗎？我吃了豹子心，老虎膽，可不敢担這樣重的担子呀。春華偏着頭想了一想，因道：你這話有道理。我是拚了命要去闖一闖的。你又不打算拚命，為什麼也要去闖一闖呢？你不用去了，我一個人去了。五嫂子見她說出這種話來，樣子又是一點也不慌張，這可以想到她是決定要走的。她若是就這樣由她自己家裏走出去的，那與自己無干。現在她可是由這裏走的，她父母不知道底細，反會說是別人慫恿走的，這担子也是不輕。於是向春華正色道：大姑娘，你這個法子要不得。你不像我們，是個有身分的姑娘，春華道：什麼有身分的姑娘？我是個不帶手拷腳鐐的牢囚罷了。五嫂子道：你不用忙，等我梳完了這把頭，反正我也不能披了頭髮和你走。說着話，她端了梳頭盒子進屋來，從從容容的梳頭，可是她那雙靈活的眼睛夾着夾着，已是不住的那裏想主意。梳完了頭，她將梳頭盒子整理好了，笑道：大姑娘，我燒壺水泡碗茶你喝罷。春華

皺了眉道：你說，你到底是不去？五嫂子笑道：我梳了頭，也該洗把手。你看我這兩隻手，都是油膩。說着，伸了兩隻油膩的巴掌，讓春華看。春華知道五嫂子的脾氣，平常也總是把身上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方才出去，這只好由她了。五嫂子到屋後廚房裏，去了好一會子，等水熱了，端進房來，洗過了手臉，又換了一件衣服，抬頭向窗子外張望，那太陽已是晒了半邊屋脊，心裏這就有數了，因笑道：大姑娘，早起你還沒有喝茶罷？要不要泡碗茶喝呢？春華跳了腳皺着眉道：你倒底是不是同我去？若不同我去，我就走了。說着，翻身向外邊走。五嫂子笑道：一百步你等了九十九步了，急些什麼呢？也要等着我鎖門啦。於是笑着找出一把鎖來，將房門鎖了，向對房門的二奶奶說：陪大姑娘上街燒觀音香去。五嫂子又向春華笑道：並不是我攔住你，你站一站，和師母講好了，我們再走也不遲呀。說着話時，宋氏已是追趕過來的了。她在在路上，雖然不好意思就打春華兩個耳光，但是她心裏恨極了，若是走過來並不動手，好像這一腔怒火，就息不下去了。因之她走得逼近了春華，扯着她的衣領，咬了牙道：你太……你太……你太要我下不去了。春華看到母親態度這樣的惡劣，却也不敢多說，紅着臉，含着兩包眼淚水，被母親扯着衣服，身子顫動了幾下。五嫂子對於今天這件事，心裏很有點慚愧。假使春華真讓母親打上兩個耳光，那更是心裏過不去。於是兩手握住宋氏的手，讓她鬆了勁，又放着笑臉向宋氏道：師母，你也不用生氣，大姑娘敬佛燒香，總是好事。雖然沒有在事先給你說明，覺得短禮一點，好在現時還沒有去，你不讓去，不去就是了。總也難得到我家去坐坐的，怎麼樣？肯讓我泡壺茶敬敬你嗎？宋氏的意思，只要把春華攔住了，却也不一定馬上就要怎樣的嚴厲責罰她，既是五嫂子請到她家裏去坐坐，也就落得借了這個機會下場。於是向五嫂子笑道：大清早的，倒要攪亂你。春華站在這裏

出神，她眼光是不住的向四周射着。在很快的一轉眼中，她已經看到橘子樹外有一片白色，那便是這村莊上的大塘。她正出着神呢，母親說的是些什麼，她都沒有聽見。直待五嫂子走過來，扯了她的衣服，笑道：去罷，先到我們家裏去坐一會罷。春華道：沒有了我這個心願，我是不能回去的。街上不讓我去，我就算了。我們村子廟裏也有觀音菩薩的，讓我到這廟裏去磕個頭，總是可以的罷？說着，依然向前走。五嫂子道：師母，這就讓她去罷。宋氏道：好！大家去。春華見母親已不攔住了，心裏暗笑，不慌不忙的，向橘子外走着。脚步微微響着，誰也不作聲，只有那露水下草裏的蟲，玲玲的叫着。出了這橋林便是大塘的岸上，春華站住了脚，四周看看，又牽衣襟，對身後走來的母親，微笑着點了兩點頭，突然的起個勢子，向塘邊直奔了去，到了塘邊上，索興是將身子向塘裏一跳，嘖咚一聲，水花四濺。

第二十二回 醒後投繯無人明死意 辱深弄斧全族作聲援

人生在世，受盡了痛苦，費盡了心力，都是爲了圖生存，非萬不得已，是不會尋死。像春華這種人，坐在家裏，餓了有飯到口，渴了有茶到口，不担一點家庭責任，那裏會尋死？所以春華這時走到大塘邊，突然的向水裏一跳，這是宋氏出於意料以外的事，五嫂子更想不到。眼睜睜的春華跳到水裏去，水花四濺，宋氏和五嫂子啊啷了一聲，跑到水邊站住，不免呆了。究竟宋氏有了骨肉生死的關係，眼見春華在水裏翻了兩翻，自己也是忘了一切。跟着向水裏一跳，她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作游泳，自己原打算下水去救人的，不想落水以說，兩脚不能踏實，早是向下沉着，水面蓋過頂去。心裏想着不好，就向上衝出頭來，頭向上衝，脚在水裏踏着，那更會沉了下了

去。五嫂子見水裏兩人拚命，只得跳了脚，狂喊着救命。只在這時，水裏多發現了一個人，這人一手揪住春華的頭髮，一手揪住宋氏的頭髮，向岸邊拖了來。五嫂子心驚肉跳之餘，直待這三人都到了岸上，才看得清楚，那另外一個人，是本村子裏潤水最有名的姚萬青。真是合該有救，不知道他是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了。姚萬青道：我提了一籃菜，在塘角落裏洗，原沒有留心到岸上有人。後來聽到卜通一聲水響，接着又是一個下水響，這才看到水裏有人，我也來不及作聲，先跳下去救人了。他說着話時，宋氏和春華都坐在水邊上，連連的吐了幾口水，宋氏到底是後下水的，水喝得少一點，就先醒過來，水淋淋的站在春華面前，就向她道：你這孩子，是怎麼了？無論你是怎樣的不順心，也不至於到尋死的這一步吧？春華滿腔幽怨，無可發洩，只得一死了之，不想事有湊巧，偏是讓人救起來了。母親所說的這些話，自己那有什麼法子答復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哇的一聲，雙淚交流就哭了起來。這時，村子裏人被五嫂子的救命聲驚動，早是整大羣的向塘邊趕了來。五嫂子搶着指手畫腳的道：你們說這話是那裏說起？大姑娘在塘岸上走着，失腳落水，師母急糊塗了，就跳下水去救她。你說，師母這樣的人下了水去，那不是落下秤錘了嗎？我急得沒有法子，只好亂叫救命。也是福星高照，也不知道萬青哥就在那裏出來，把她娘兒兩個救了。宋氏總是要顧全體面的人，圍了這些個人來看熱鬧，心裏正自發愁，要怎樣的才可以答復這些觀衆呢？現在五嫂子這樣一說，就遮掩得一點漏洞沒有，不能不說五嫂子說話，是聰明絕頂的。回頭看到春華還坐在地上哭，便道：這也沒有什麼害怕，躲過了這災星，就脫了壞運了。這一身透濕，還不趕快回去換了。五嫂子道：大姑娘快回去罷。仔細受了涼啊。他說着這話，便彎了腰，伸着兩手來攙扶春華。她突然的站了起來，將身子一扭道：我清醒白醒的，又沒

有鬼來抱着我的腿，我要你攙什麼？我自己會回去。說着，她走上岸來。五嫂子如何不省得，立刻向站在她身邊的姚萬青，擠了兩擠眼睛。萬青會意，跑了上前，就攙住春華的手。春華扭着身體，不讓他攙。這時，廷棟在學堂裏，也得了消息，飛步奔來。見萬青正在圍繞着春華，春華只管躲躲閃閃，不讓萬青攙着。廷棟道：咳！這是怎麼了？他先向着宋氏問道：沒有喝到水嗎？宋氏拖泥帶水的在路上走着，手扭着頭上散下來的一縷水浸頭髮，喘着氣道：沒事，不要緊。他眼見宋氏落了一隻鞋，帶子拖在地上，本來早就該說了。不過聖人是「傷人乎？不問馬」的，而且是落了一隻鞋。便道：師娘，叫萬青來攙着你一點吧？宋氏道：笑話！說着，走快了幾步，搶到春華面前走去。廷棟慢慢的嘆了一口氣道：那要什麼緊？男女受授不親，禮也，嫂溺則援之以手，權也。這姚萬青正是廷棟的族弟，他引用的這一句話，非常的恰當。二十年前，只要認識字的人，都念過四書的。他說的這句典故，不少人知道，大家就哄然一笑。在這樣哄然的笑聲中，宋氏母女是跑得更快，春華第一人，跑到屋裏去，立刻將兩扇房門緊閉了。宋氏雖在許多人當中，慌裏慌張跑回來，然而她的神志是清楚的，回頭向五嫂子望着，連連的努了幾下嘴。五嫂子會意，也就跟到春華後面來，搥了門道：啲！爲什麼關門啦。春華道：我換衣服呢，能夠不關門嗎？五嫂子道：你全身濕淋淋的，自己怎麼樣找衣服換呢？春華道：我要尋死，也不能現在就尋死。眼睜睜的許多人圍在這裏，我要尋死，那不是鬧玩嗎？她究竟是個黃花閨女，當她在閉着門換衣服的當兒，五嫂子怎好破門而入，也就只好是隔了門同她不斷的說話。先前聽到她一面開衣櫥，一面答話，後來只聽到床櫥干吱咯作響，她就不答話了。五嫂子連叫了幾聲大姑娘，也沒有聽到她哼上一聲，五嫂子抬頭看看，在這邊木櫥上面的板壁上，恰有兩個窟窿，她搬着椅子歇了

脚，爬上樹頭去，就在那窟窿裏向裏張望，只見春華將一根花的長板帶，向床欄干上掛着，下面拴了個疙瘩，向脖子上套，情不自禁的啊啞了一聲，人在欄干上向地板上滾了下來。這一片哄哄的響聲，早是驚動了堂屋裏許多人。五嫂子雖是跌在地上四足朝天，但是也顧不得自己的苦痛，口裏嗚叫着道：不好了，你們快快打門進去罷，大姑娘快要不好了。快快快，打破門！大家聽了她這話，以爲春華被水浸着受了涼，有兩個莊稼人，仗着力氣大，搶向前三拳兩脚，就把門撞了開來。人向裏一擠，却見春華將板帶拴着脖頸，懸在床欄干上，人斜躺着向地上倒，眼睛都轉白色了。其中有知事的，早上前一把，將她抱起，第二個人，再去解帶子，將她放到床上去。所幸，時候不多，她並沒有受什麼大傷，放到床上之後，她就轉過了一口氣。廷棟夫婦在大家手忙脚亂之中，也擠進了屋子來，廷棟見她如此，跳着脚道：這爲了什麼呢？這不是笑話嗎？宋氏雖是恨極了這姑娘，可是看到她接連着兩回尋死，這是她下了十二分的決心了，不是萬般無奈，大概也不至於這樣要死，因之站在屋子中間，望着春華，也是呆了。姚老太太不知由何人口中得了報告，扶着拐杖，跌跌撞撞的走將進來，垂着老淚望了床上道：你這孩子，不是有了傻氣嗎？失脚落水，這也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，爲什麼讓人救起來了，倒要尋短見呢？若有個好歹，那不是要了人的命嗎？她口說着，手上就揪着罩的圍襟，去揉擦眼淚。春華雖是已竟受着極大的痛苦，神志還是很清爽的，看到祖母白髮皤皤的在這裏哭，自己心想假如真是死了的話，又不知道連累到這老人家哭成什麼樣子了，心裏一酸，也嗚嗚的哭了起來。那些來看熱鬧的人，那裏知道究竟，都以爲她是失脚踏水，濕淋淋的走回家來，害臊不過，又來尋短見。都說這要什麼緊？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也有落下水去的，既是救起來了，這就是本命星坐得高，脫了災就走好運，爲

什麼倒要做出這樣的事來呢？姚廷棟始終還沒有曉得，她是因何落水的，聽了人家這樣議論，也只是連連的搖擺着頭說：其愚不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！這裏只有五嫂子，對於春華尋死的原因，是完全明白的，就向大家道：你們都和相公出去了罷。師母換了衣服，還沒有換得鞋腳，師母也可以走開，這裏讓我來陪着大姑娘，好好的勸她。宋氏也就明白五嫂子命意所在，向廷棟道：好罷，我們走開。你也該去教書了，家裏不會再有什麼事的。廷棟向床上的人看看，又搖了兩搖頭歎氣道：你這不是鬧着笑話嗎？念了這多年的書，把死生兩個字的意義，還是看不透，死有輕於鴻毛，死有重於泰山，一個人要了結這一生，什麼時候都可以了結，那有什麼難，但是你要曉得這樣死，可無意思，白白的糟蹋了父母的遺體，還要罵名千載呢。這些話，像五嫂子這種人，就不愛聽，礙了他是本族的相公，又不能推他走，只好皺着眉毛，做出苦臉子來。姚老太太在一邊，却是看出這情形來了，便向廷棟道：好了，你去教書罷，這個時候，也不是教訓她的時候。廷棟對床上伸了兩伸脖子，本來還有許多話說，只是母親明明白白的攔住了，也就不便再說，只好歎了一口無聲的氣，又搖了兩搖頭，出門而去。在這屋裏，只剩下五嫂子和姚老太太了。五嫂子這就坐到床邊上，握了春華的手，低聲笑道：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怎麼做出這樣的傻事，你讀書明理，將來好處就多着啦，何必這樣的虧了自己。這花花世界，你這不是白來了嗎？春華在床上躺了這樣久，已經緩過那口氣來了，她聽着這些人說些什麼，自己不過是閉了眼睛在那裏聽着。這時五嫂子摸着她的手說了這番話，她聽了却有些不服，因道：你以為我若活着在這裏，就是沒有白來，享了花花世界的福嗎？姚老太太扶了拐杖，走到她面前來，問道：你還是什麼話？你這樣一雙好爹娘，給你念了一肚子的書，長到這樣大，沒有叫你磨過磨子，春過

確，全村子裏姑娘，有幾個比得上你的。像你這樣子，還是白來，那麼，要怎樣子，才算不是白來呢？春華聽了這話，更是不服，突然的坐了起來，因道：婆婆，你說的這些話，我認了。但是修了一雙好爹娘，可管不了我這一生！念一肚子書，有什麼用？不念這一肚子書，什麼我也不明白，糊塗死了，就糊塗死了罷！現在偏是不懂得的，又懂得一些，看了那些書，更要心裏難過。五嫂子插嘴笑道：這句話，我就糊塗死了，怎麼倒會難過呢？春華道：怎麼不會難過呢？古書上說的知書識字的女子，都是怎樣的好，怎樣的有結果，你想想我怎樣好得起來？怎麼會有結果？看了書，不是心裏更要難過嗎？姚老太太先是已她坐起來說話，已經有些奇怪，於今聽她所說的話，是談到好爹娘不能管一生。談到將來沒有什麼結果，那麼，就是變着話說，嫁不到一個好丈夫了。這麼樣子看來，她今天落下塘裏去，不是失腳落水的，分明是自己投水的，要不然，何以老早的什麼事不幹，跑到塘邊上去？所以雖是讓人家救了，她不肯輸這口氣，還要第二次尋死了。老太太經過世故的人，那就越想越對，因向春華道：孩子，你這話，可不能這樣說呀。什麼事都是命裏註定了的，……春華可不等這位老人家把命裏註定了的這句話解釋出來，這就搶着道：你這句話，我不能相信。譬如說那人命裏算了他該做強盜，他一定就要去做強盜，不許他作好人嗎？又譬如說，命裏註定了這人要發財，他就坐在家裏動也不要動，有大元寶會落到懷裏來嗎？姚老太太道：喲，這話不是那樣說。命是註定了的，人總是要向好的路上走。春華道：哦！你老人家也知道命註定了，還是要向好路上走的。那末，你老人家爲我想罷，我是怎樣向好路上走呢？姚老太太被她頂撞得無話可說，苦笑着道：這孩子，了不得，誰說話，就頂撞着誰，連我也頂撞起來了！五嫂子道：她的精神還沒有恢復過來呢，你老人家去歇息一會子，讓我來陪着

她坐一會子就是了。姚老太太手扶了拐杖，對床上呆看了一會子，也就走了。但是她雖默然的受了春華這一頓打，不曾加以答復，然而她發現了這孫女許多天以來，悶悶不樂，哭笑不得，那究竟爲了什麼事了。在這天傍晚，她摸索到媳婦宋氏屋子裏，悄悄的問了這事的根底，聽得瞪了兩隻老眼，連說了不得。因爲是廷棟相公的女兒，假如作了那不端之事的話，不但是廷棟在這村子裏當一族之長的相公，無臉見人。便是這一家人，都會覺得家教不嚴，要受人家的談論。所以老太太一發急，無辭可措，只是在兒媳婦面前，連連的說了幾回怎麼好？怎麼好？宋氏也就瞪了眼，咬着牙道：我總算管得嚴的了，不想管得這樣的嚴，還是出了亂子。看這賤丫頭，一回死不成，還要死兩回，決不會就那樣回心轉意的。我想她死了也好，死了也落得個乾淨身子，免得爲了父母丟醜。老太太道：這事情鬧到了這步天地，你光是咬牙切齒的恨她，那也是沒用，依着我的意思，第一步還是先哄着她，省得尋死尋活，哭哭鬧鬧，等這個風浪過去了，再作道理。我們這是啞子吃黃連的事情，你還是不能作出生氣的樣子，讓別人知道呢。宋氏有什麼可說，也就只好點着頭，歎了兩口氣。她心裏也就想着，這件事不宜瞞着丈夫，等他晚上教書回來，一定得把這詳細的情形去告訴他，還是把女孩子管得緊緊的呢？還是把她送到婆家去呢？只要丈夫拿出三分主意來，自己也就輕了担子了。不想等到吃晚飯的時候，姚狗子忽忽跑回來道：師母，相公不回來吃飯了，我們姚家出了大事了。宋氏在心驚肉跳之餘，有人大聲說話，也不免吃驚，何況姚狗子如此大聲，嚷着出了大事了，那情形是十分的緊張，不由她不攪得心房亂跳，由房裏跌撞出來，手扶廊柱道：什麼？我們姚家出了大事了！姚狗子道：可不是？毛三叔砍了人了。宋氏望了他道：你說毛三叔砍了人，砍誰？這也不會鬧的是一族的事呀。姚狗子搖着頭道：那是

漂亮的老婆害了他。我狗子這一生不發財，也不想好老婆，也決不會拿了斧頭去砍人。宋氏沉了臉道：你這是信口謔些什麼？到底他爲什麼砍了人？你怎麼知道？狗子道：全村子裏的人都知道，就是我一個人知道嗎？說着話時，高抬着兩手，跳了起來。宋氏道：你發了狂了嗎？說了半天，比了半天，你還是沒有說出一點原由來。狗子這才站定了道：這是昨天晚上，毛三叔在腰裏插了一把斧頭，到馮家村找他老婆去了。事先他已經查出來了，他老婆上街賣布，同人作出不好的事來了。宋氏喝道：你胡說！她不是這樣的人。狗子兩手比着，正說的高興，被宋氏一喝，他又呆了，將頭垂在肩膀上，撇了撇嘴道：你不信，等相公回來就明白了，若是她沒有錯處，她爲什麼跟了跑了呢？宋氏將桌上的水烟袋拿起來，在堂屋靠牆的椅子上坐下，取了根紙煤，用手掄着。狗子接過來，在正中佛龕子上的長明燈上點着了，然後雙手捧了紙煤，送給宋氏，自己退了兩步，站在堂屋門邊，低聲笑道：師母還要不要我講呢？這事可鬧大了，遲早你也是會知道的。什麼遲早，今天晚上，相公回來，你就會知道的。宋氏吸了兩袋烟，才道：毛三哥不是在釐卡上有事嗎？怎麼分得開身來。狗子道：你看，天下的事，就是這樣說不定呵，誰也猜想不出來的事，那個男人，就是釐卡上的划丁。毛三叔在卡子上同事了幾天，訪得清楚，前三天半夜裏，沒有看見他那同事，他料定了是那歇脚的人家去了。不想他趕了去，撲了個空，打草驚蛇，把他那個划丁嚇得沒有回座船。一連三天，他見這人不同座船，更是疑心，半夜裏就跑到丈母娘家裏去捉姦。這倒遇得正好，離着他丈母娘家門口不遠，他老婆帶了兩個包袱，跟了那划丁逃走。他雖是沒有想到對面來的人就是他老婆，但是他是來捉姦的，也不願人家碰到他。所以聽到了前面有脚步聲，就趕快縮到橘子樹下躲着。等那兩人走近了，唧唧噥噥說話，好像有女人說話，他

有些疑心了，就喝問一聲什麼人？毛三嬸到底是個有膽量的女人，她答應了說：我們趕早到河那邊水寨去的，是強盜嗎？宋氏道：難道她丈夫的聲音，她都聽不出來嗎？狗子道：怎麼聽不出來？可是事到其間，也是無可奈何？她先不答應一句，安住了自己的腳，丈夫擋出來了，不更難說話嗎？她一面答應，一面就叫那划了快跑。毛三叔也聽出是老婆說話了，拔出腰上插的斧子，追着那男人砍了去。不想心慌意亂，自己跌了兩跤，到底讓那男人跑了。毛三嬸也是往她家裏跑，不管那男人，毛三叔在後面跟着，大叫捉姦，他老婆在前面跑着，大喊救命。這一下子，狗也叫，人也喊，把他們村子裏人吵醒。毛三叔追到他老婆面前，用斧子就砍，狗子口裏說了不算，兩手捏了拳頭，作個舉斧頭砍人的樣子。宋氏見他瞪了兩隻大眼睛，兩手高舉，身子一跳，彷彿就是毛三叔在那裏當面砍人，嚇得兩手捧了水烟袋站了起來，向狗子望着，口裏還不禁哦呵了一聲。狗子笑着伸直了腰，向宋氏搖搖頭道：沒有砍着，毛三嬸等他靠近了，向地上癱了下去，毛三叔斧子砍下去，砍在石頭上。那一下子，大概是輕輕，他自己對人說，手震麻了。等他來要砍第二下，毛三嬸早是捉住了他兩隻手，兩個揪着，滾着一團。自然馮家村子裏人也都跑來了，把他兩個人分開。大家拿燈一照，見是兩口子，這倒奇怪了，爲什麼在半夜裏打架呢？大家擁到毛三嬸娘家去，毛三嬸說丈夫來殺她的。爲什麼丈夫要到娘家來殺她呢？說是要和她同出門去，把她賣了。宋氏道：這個謊撒得不像呀！狗子道：自然是不像。但是這是在她們馮家，除了毛三叔，還有那個是姓姚的，他們不由分說，還把毛三叔打了一頓，打得遍身是傷。還是他的丈母娘怕是他打死了，也是一場官事，攔住了大家，放他走了。毛三叔那裏走得動？是帶走帶爬，到街上去的。他原來想着，不好意思回來，只在街上水酒店裏，買了一包打傷藥末子，用水酒泡着

喝了。就在水酒店裏睡了半天。還是水酒店裏伙計不服氣，把我們村子裏上街去的人，找了去和毛三叔見面，才把他找了回來。大家聽了這話，都不服氣，在祠堂裏開了議，派了族下兩個人到馮家去，要他們依我們三件事：第一，要他們族裏人，到我們祠堂裏來陪禮。第二，要給毛三叔養傷費。第三，要毛三嬸今天就回來。一件不依我們，就要和他馮家人打大陣。（就是械鬥）宋氏聽了說打大陣，立刻兩手抖顫着，連那管水煙袋，都有些捧不住，顫着聲音道：噯呀！這不是好玩的事呀！十年前打過一回大陣，……狗子不等她說完，就攔住了道：那回我們姚家大勝，師母，說好話！宋氏戰戰兢兢的道：那……那……你務必請相公回來一轉。族裏有這樣大的事，爲什麼你還像沒有事一樣呢？你快去打聽打聽，看看我們族裏到馮家去的人回來沒有？天菩薩！毛三哥，怎麼闖下這樣大的禍哈！狗子！快去快去！狗子也不知道她是說叫到那裏去，既然叫着快去快去，這裏是容留不得的，也就只好走了。宋氏手上依然捧住了水煙袋，可就向屋子裏叫道：媽媽，你快來，快來！她口裏叫着快來，可又怕老人家走不動，反是出了什麼事情。自己倒是走到姚老太太的屋子裏去。姚老太太果然扶了拐杖，還沒有出門呢。她聽了兒媳婦這一番話，口裏便念了幾十聲佛。顫聲道：春華娘，到菩薩面前去燒一炷香罷！大慈悲，救苦救難，觀世音菩薩。他說着這話，一手扶了宋氏，一手扶了拐杖，向堂屋裏走來，望着堂屋中間的神龕，抱了拐杖，合了兩掌，口裏微微念着阿彌陀佛。宋氏早是點了一把香，交給婆婆，接過她的手杖，以便地向佛爺大禮參拜。姚老太太兩手捧了香，就向神龕跪着，兩手舉香，高高於頂，隨着磕下頭去。頭是連連的磕，口裏是連連的念，起來之後，將香交給媳婦，讓她插進香爐裏去。然後再抱住拐杖，向神龕裏注視着，口裏念道：菩薩保佑着，馮家人答應了我們三件事也罷。你老人家總

是大慈大悲的呀。她說着話，宋氏已是把香插在香爐裏了。只看那香篋上冒的青煙，轉着圈兒，直向上捲。姚老太太這就點着頭道：你們看，這就是佛爺有靈，答應我們了。不看那烟一上一下，好像人點頭的樣子。宋氏道：不打大陣也罷，那總是傷和氣的事。姚老太太向香烟點着頭，好像佛爺就坐在香烟裏面，和她說着話呢。姚道：是的，菩薩總不願世上人傷和氣的，他老人家可以保佑我們了。宋氏雖不曾聽到佛爺當面允許，可以免除打大陣，但是看到婆婆說得這樣肯定，大概這事情是有七八成可信的，心裏也就安慰了一半。那管水烟袋，百忙中是忘記放在什麼地方了。再說這個時候，也實在沒有心去吸烟。現在心思定了，應該吸兩袋烟，再安安神。就在這個當兒，震天震地的一陣銅鑼響，澎澎澎，由遠而近直響到大門口，挨門而過。敲鑼的時候，有人喊着：十六歲以上的男丁，都到祠堂裏去祭祖呀！明天出陣呀！那聲音高大之中，帶些啞音，在宋氏聽了，彷彿有不少的淒慘意味在內。宋氏正要進房去呢，這就一隻脚在門檻裏，一隻脚在門檻外，人都有些呆了。於是向姚老太太道：媽！你聽聽，事情鬧起來了。姚老太太顫着聲音道：可不是嗎？怎麼好？在屋子裏陪着春華的五嫂子也就跑了出來了。連問着怎麼了？姚老太太道：都是毛三哥夫妻兩個惹的禍，要向馮家村的人打大陣。五嫂子道：是嗎？致于鬧得這樣厲害嗎？正說着，兩個族裏的小伙子走來，一個人抗了一柄大刀，一個人拿了個矛子尖頭，臉紅紅的，挺了胸脯子走進來。見了宋氏，便叫道：師母，你們家有塊大磨刀石，讓我們抬了去罷。宋氏口裏嘖嘖了兩聲，問道：二牛，你也上陣嗎？那個抗大刀的小伙子，再挺了一挺胸脯，笑道：我已過十六歲了，不應該上陣嗎？我明天在陣上一定要斃死他馮家幾個人。說時，手握了那矛子頭，向前連斃了幾下。五嫂子究竟是會說話的人，笑道：好的小兄弟！恭賀你明天大大的得勝。

磨刀石在後面天井裏，你們去抬罷。這兩個小伙子，臉上竟是不帶一點恐懼的顏色，在後面天井裏抬着磨刀石走了。這裏大門一開，便看到燈籠火把，絡繹不斷的，由這裏經過，向祠堂裏去。不多大一會，又聽到祠堂後面，吁吁的，有宰豬的聲音，而且接着是哄的一聲，又哄的一聲，祠堂大門外，有人試連珠銃。宋氏將飯菜作好了，放在廚子裏，却無心拿着吃，婆媳兩個呆坐在堂屋裏，怔怔的相望。五嫂子聽到這消息，早是急了，說是全族的人都要發動，他不能在這裏陪大姑娘，要回家去了。宋氏也無心管她，由她自去。去了不到兩盞茶時，她又跑回來了，說是自己家裏，沒有男人一根毫毛，家裏攬不到什麼事做，回去倒覺得無聊了。宋氏道：我們家飯菜現成，你就在我這裏吃晚飯罷。五嫂子兩手按住胸口，微笑道：我聽到這話，好像魂不在身上，不曉得餓了。你們也應當吃飯。宋氏搖着頭道：我們更不知道怎樣好了？五嫂子還不會說話，只見四五隻火把，高高的舉起，火把叢中，三個本族最老的老頭子，一個輩分最高的中年漢子，各拿了一把苗竹杖在手。五嫂子正呆了望着，一個白鬍子，就向大門裏指着她道，五嫂子在這裏，她也頂一戶，她可出不了，派她也去當個燒火的吧？五嫂子，你到祠堂裏廚房裏幫着燒火去。這是全族的事，女人也要出力，祖宗保佑你。另一個老頭子，將苗竹杖杪，在空中刷得呼呼作響連喝去去！五嫂子只得說一聲是，連姚老太太也來不及辭，就向祠堂裏走去，她到了祠堂裏，在這種太意外之外，又有一件意外的事情，便是李小秋那裏了。

第二十三回 瀝血誓宗祠通宵備戰 橫矛來俠士半道邀和

今天所受各種不同樣的刺激，要以五嫂子爲最深，彷彿是有點態度失常了。現在忽然在祠堂

裏看到了李小秋，她分外的驚奇，不覺是呆了一呆，站住着動不得。小秋是依然在他的書案上坐着，隔了窗戶，只看這姚氏滿族的人，亂烘烘的來往。他先看到人堆裏發現了一個女人，隨後又看清楚了是五嫂子，立刻向她招了兩招手。五嫂子算是醒悟過來了，這就走到窗戶外邊來。因道：今天我們村子裏有事，相公早散學了，李少爺還跑來作什麼？小秋笑道：正因為這村子裏有事，我才來的。我父親聽到街上的紳士說，姚馮兩家，要打大陣，打算邀着地方上的人，同兩下解和，特意要我回學堂下來看看。有什麼變故，我就去給我父親回信。說到這裏，向四週看看，低聲道：聽說今天早上，先生家裏還出了事。她……五嫂子連連的低聲道：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。小秋道：是有那件事嗎？她尋過短見。五嫂子道：有的。說着皺了幾皺眉毛，因道：你看，祠堂裏這個樣子的亂法，還能說那些閑話嗎？我是分撥到廚房裏去，幫着燒火的，這就要去，沒工夫說話了。他們這樣說話時，來來往往的人，都不免注意看看，二人不敢戀談，只好散開。小秋眼裏雖看到這祠堂裏很亂，但是這都與自己不關痛癢，並不怎樣的介懷。只是想着，春華在今日早上，爲什麼要投塘自盡？以自己和她的關係來說，還不至於很急促的生這樣的變故呀。不過她實在有了投塘的事，那就是爲着我。正碰着姚家全族，都在多事之秋，話又是不好怎樣的問得，真是叫人悶煞又急煞。於是身體靠了那窗戶檣，呆呆的想了下去。正出神呢，有人在面前呷了一聲，問道：你怎麼來了？小秋看時，是同學姚化。他今年才十四歲，還沒有到上陣的年歲。這時，手上提了個燈籠，到祠堂裏來看熱鬧。小秋笑道：你倒好，可以站在一邊看人打架。姚化聽說，立刻將燈籠鉤子挂在窗戶上，兩隻手互相捲着袖子，瞪着眼道：我真是好恨，爲什麼沒有過十六歲的，就不許上陣呢？若是也要我上陣的話，我一定打死他們馮家幾個人。說話時，可就

咬了牙齒。小秋笑道：馮家人和你也沒有什麼深仇，你爲什麼一定要打死他幾個，心裏才能夠舒服呢？姚化道：怎麼和我沒有仇？和我一族人有仇，就比和我自己有仇還要厲害，你到這裏來作什麼？你也是來趕這一檔子熱鬧的嗎？小秋笑道：我向來聽到你們說，打大陣，是怎樣一樁熱鬧的事，我有病都顧不得，特意來看看的。姚化道：你願意看看，你就出來罷，縮在屋子裏作什麼？小秋雖不一定要看熱鬧，但是頗想借一點機會打聽打聽春華的消息，因之就隨了姚化走出來。這時姚家祠堂，三進大屋，由大門口通到最後一層屋子，全是中門敞開。作學生講堂的中進屋子，書案也是完全拉開，擺了兩路八仙桌子，由前進天井，直通到後進的走廊，全部都是人圍了桌子坐着，各桌上，明晃晃的，點了二尺高的臘燭。後面祖宗堂上，在神龕下，安排了三牲香燭，橫樑上並排垂了四盞宮燈，都點亮起來。階下整堆的黃表紙錢，圍了七八個小孩嚶嚶吵吵的燒着。在祖宗堂下角，有兩張桌子，圍坐了全族輩分和長年歲大的人，大半噴着旱煙，很沉着的在那裏談話。先生姚廷棟也坐在那裏。這裏不比前兩進那些小伙子說話嘈雜。然而在小秋眼裏，覺得這裏，還是比較的空氣緊張，小秋正悄悄的在階下觀望，廷棟已是看見他了，便走下石階來，向他道：令尊大人的那封信，我已經念給族長戶長們聽了。他們說：令尊都出來解和，全族人沒有不遵之理。只是我們這裏要馮家辦的三件大事，他是一件也沒有答應，我們若是和軟下來了，他們不但不說我們息事寧人，一定說我們怕死。這話一傳出去了，姚家人那還有臉見人？所以只好辜負令尊大人這番美意了。我本來打算回令尊大人一封信，無奈這個時候，我方寸已亂，無從下筆，你就把我這番話轉告令尊大人好了。送你來的差人，還在門口等着嗎？小秋道：還在這裏等着的，先生可不可以再勸勸同族的人呢？廷棟道：你應當知道我不是好勇鬥狠之徒。但是

這件事，是我們這臨江府屬一種不好的風俗，多少慈善老前輩，也改變不過來的。我若一味的勸他們，他們會說我滅了他們的銳氣，倒要說我不配做姚家的子孫，在這衆怒難犯之下，我敢說什麼？他說這話時，連連的皺了幾皺眉毛。這倒可以知道他實在是不安於心，並不是推諉。小秋是他的學生，又敢多說什麼？答應了兩聲是，也就退出祠堂來了。這時候祠堂空地裏，火勢熊熊的，點了許多火把，在火把光底下，擺了三四個大腰子木盆，都泡了新宰的豬在裏面，地上有許多豬毛和豬血。四週高高低低，站着許多的人。空場子外有一棵大樟樹，上面有不少的鴛鴦鳥，被火把照耀着，呱呱的叫了起來。此外，小伙子們，三三五五，在四圍空場子裏使着刀子，準備着明日早上斷殺。小秋原來是無動於中，現在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也就有些不安，回頭看着跟隨自己來的兩個差人都遠遠的閃在一邊，遙遙的看着，不敢近前，在局面的緊張如何，却也是不難想得。這就有一個聽差，輕輕悄悄的走了過來，將他的衣襟牽住，連連扯了兩下道：少爺，這事情算是已經鬧起來了，誰也解勸不下來的，我們回去罷。小秋道：你們平常上街去，見了老百姓，如狼似虎的，原來也就只有這一點兒胆量啊！又一聽差走過來，向他笑道：我們不是膽小，好不好，總要給李老爺去回個信。他老人家很俠氣，總打算把這事平下來，我們趕早的回去說一聲，看他還有別的什麼方法好想沒有？小秋點頭道：你這倒像個話。於是跟了兩個聽差走了。他們穿過這個村子時，見戶戶人家，都明着燈亮，開着大門，人來人往，並沒有睡覺的神氣，真有些像大戰臨頭的樣子。無論如何，這已成了是非之地，少來爲妙。可是小秋的行動，是出於他們意料以外的。在斜月疏星，天色還沒有亮的時候，他帶了四五個划子，又飛奔到姚家莊上來。這時，姚家祠堂，又另換了一番情形了，全族的壯丁，亂轟轟的，一齊都站在空地裏。那些人，十

有九個，都是拿了長竹矛子在手上的，其餘的人，就分別的拿着一些舊兵器。空場子兩邊堆了兩堆乾柴，正舉起火來燒着。火簇騰空，照着半邊天色都是紅的。在祠堂總大門口，橫掛了一幅紅綢子。只這一點，便顯出這地方，突然的變了個時代了。小秋一行五個人，打着釐局的官銜燈籠的，離祠堂遠遠的，就有幾個拿了兵器的壯丁，迎接上去，問是幹什麼的。小秋挺身出來答道：我是街上釐局裏來的，你不看這燈籠，我是你們相公的學生，村子上總有認得我的。人叢子裏，果然鑽出一個人來，向他笑道：果然的，這是李少爺。我們都快上陣了，李少爺，你還跑了來作什麼？小秋道：就是因為你們要上陣了，我才趕着來的。現在街邊附近幾個村子，都有紳士出來，給你姚馮二家勸和。我父親再讓我來和先生送一個信。那幾個壯丁，已經證明實在了，他是本館的學生，就讓他走向祠堂去。那祠堂裏兩廊，却堆了無數的族譜，圍了一羣人在那裏，將譜拆成零頁，在光了上身的漢子身上，層層的包紮着。這好像是當戰甲用，防禦對方刀槍的。兩進屋子的桌凳，都空着了，桌上是堆着零碎骨頭，和沒有收起的大錫酒壺，那酒壺都有米斗樣大。雖然那不過是盛水酒的，這樣的大壺盛着，喝到了什麼程度，也就可想而知。這也是合了那小說上的話，四鼓飽餐戰飯，五鼓天明出兵，他們這是預備了吃飽了去拼命的，這架必定是要打起來，也就很顯然的。再看看那些人，喝了酒之後，臉上紅紅的，而且紅絲充滿了眼睛珠子，瞪着眼睛相看好不怕人。這就不敢多看，一直低了頭向前走去。四個跟隨，也是緊緊跟着。廷棟早是看到了，這就迎下階來，向他道：小秋，這般時候，你又來了，必有所謂？小秋道：家父叫學生來稟告先生，這械鬪千萬使不得。現在朝廷預備立憲，推行新政，講求的是四萬萬人都是同胞，要聯合一處。這種械鬥的事，決不能打一頓就完事，跟着就要與訟。那時候上憲辦理下來，不但

先生要擔關係，就是新淦縣知縣，也要受處分。家父在公上說，覺得這樣兩族湊合幾百人打架，很是不忍。在私上說，他和新淦縣太爺，是多年朋友，要幫他一個忙，把這風潮壓下去，他已經派人飛快到縣裏報信去了。再就第三層上說，先生是家父最佩服的一個人，不願先生爲了這事受累。就是馮家幾位族長，也和家父認識。家父覺得這事能夠和解下去了，有許多人可以得着好處。不然，就有許多朋友受累。他已是一夜沒有睡，已經邀合了好幾姓的紳士出面，替兩姓解和。家父說，若是那姓虧理，那姓就當陪罪。就是中人說不下來，打官事也不晚，不必這樣拼命。廷棟跌脚道：兵凶戰危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，我豈有不曉得之理！只是現在車成馬就，一切都預備好了，誰也是攔阻不下來的。現在天快要亮了，我們這裏，只要東方有一點白色，就排陣出去。無論如何，不能過一點鐘了。多謝令尊大人盛意，我不能夠作到，那很是慚愧。你趕快回去罷，這地方你是不宜多耽擱的，恐怕會出亂子。小秋道：我想不要緊。我是事外之人，也不得罪人，人家也不會留心到我頭上來的。家父說了，讓我在這裏等一等，若是有什麼要緊的事，可以給他去送個信。廷棟還想說什麼時，早聽到噓噓噓，一陣鑼鳴，接着前後左右的人聲喧嘩起來。他忽然的說一句排陣了，轉身走去。小秋和同來的跟隨，都覺得這是生平難遇的機會，不能錯過，閃在走廊一邊，靜靜的看着。這時，祖宗堂上，神龕下面，豎立着一把無錘的大秤，在秤的頂端，包紮着一方紅包，這却看不出來，這裏面包含着有什麼意義。在這大鑼一響之後，所有的壯丁，全數都在空場裏站着，並沒有什麼人喊口令，他們自然的四人一列，站得很齊。在本村子裏，向來負有名聲，知道幾下武術的，就另外成了一個大行列，站在所有排隊人的前面。自然，那些人都是靜悄悄的，不作一點聲響。這裏祖宗堂上，又有三個老人，從新拈香磕頭。另有

一個壯漢，左手提了一隻極大的雄雞，用翅膀把它的頸脖扭住，使它叫不出聲來。右手拿了把飛快的菜刀，站在廊檐下，氣勢昂昂的，直待這裏三個老人將頭磕完了，他就割了雞的頸脖子，紅滴滴的向下流着鮮血，他猛可的將雞舉起，把雞脖子上的血，都滴在秤頭上，於是回轉頭來，把雞向天井裏面擲了去。在兩旁看的人，同時也就呵呵一聲。好像是說，這把仇人給宰了。經過了這些個時候，天上已經發白，大門外咚咚三聲炮響，震天動地的，門外有人吶了一聲喊。於是就進來兩個壯漢，斜肩各披了一條紅紬子，奪過那桿淋了雞血的大秤，向外面就走。所有在祠堂裏的人，除了走不動的老人，或者過小的小孩子，都跟隨大秤，一齊擁到大門外來。小秋雖是不解這抬秤的作用何在。但是他們重視這桿秤，却可想而知。心裏在這時，自然也有些害怕。不過爲了好好奇心，也就不免隨着這一大羣人，跟了出來。到了大門口時，天色已經大亮，只見那兩個抬秤的壯漢，儘管在前面走。這裏大隊的壯丁，將矛子舉了幾舉，一齊跟了他後面走去。一時田畝中間，刀光矛影，簇擁幾百名壯丁，向前奔了去。有那些長了鬍子，不能械鬪的老年人，他們也不肯閑着，各人都拿了竹掃子在手，緊緊隨後監督。有那走不後一點的，老人就用矛竹掃子，趕着他們上前。所以由這種舉動看起來，他們這一族人，只要是以上陣，誰也不肯閑着。古人說是戮力同心，他們這種私鬪，真可以當之而無愧。他們和那馮家村，逕直的去，約莫是十里路。在一半路的所在，有片乾河灘，正好是肉搏之所。因之姚家幾百名壯丁，背着出土的太陽，踏了露水，向那乾沙河走去。但是姚家計畫，並不一定就在乾河灘上接觸，若是馮家的人，還沒有過河，就不妨殺了過去。他們這裏的規矩，若是兩族人械鬪，往往是甲方寫信通知乙方，就是自認爲有理的寫信給無理的，約定了日期，時候，地點動手。到了這種程度時，乙方本也就料着必出

於一戰，事實上都已預備好。只要這裏戰書一到，他們就鳴鑼聚衆起來，說是甲方如何藐視我們，非打不可！那一姓也少不了有年少好事的人，聽了這種的話，立刻鼓噪起來，於是乎這戰事就起來了。以姚馮二姓這次械鬪而論，却是馮姓的人，比姚姓爲多。他們可以上陣的，總可以到一千丁。姚姓呢，却不過五六百個。但是馮姓的人，有不少的分子，認爲這次械鬪，出於無味，只是爲了全族的面子所限，不得不來。當姚家人衝到河岸上的時候，並沒看見馮家人來到，却看到東西兩岸，都放了一些草把人，倒有些愕然。引頭幾個人，沒有知道這是什麼作用，把脚步停住，後面大批隊伍都停止了。這時，路邊樹林子裏，早走出二三十位長袍馬褂的人，有的戴了便帽，有的戴了紅纓帽，就一路作揖走將過來。口裏都央告着道：說親了，我們都是家門口的人，不沾親，也帶故，何必這樣？我們有什麼話，總可以好好的說。說完了，長袍馬褂的人，手拉着手，擱了一字長蛇陣，將他們攔阻。原來這也是地方的風俗，每到械鬪的時候，前後若干姓的鄰村，都得聯合着，推出一班紳士來，向兩方面勸和，作最後的調停。雖然這調停多半是無濟於事的，但是這一套手續，總是要做的。一來附近村莊，總有親戚的關係，誰也不願親戚家裏發生慘案，能夠勸和了，豈不是好？二來械鬪之後，接着就是人命案，打起兩族官事來，官府少不得傳鄰村爲證，解過這最後一次，彼此也可以減輕些責任。他們這番意思，械鬪的人，也同樣的知道。儘管是解勸，可也決不接受。所以這時出來一批長袍馬褂的人，攔路勸和，姚家族人裏面，也就出來一批人和調人講理。無非是說事已至此，不能不打。同是這乾河岸上，人聲喧嚷，吵成一片，遠遠聽到嘩嘩的一陣脚步聲，在對過樹林子裏，早是擁出一叢茅子來。那茅子下面的人影，密密層層的，顯然是比這方面人要增多。向例，勸解的人，勸了這邊以後，再去勸那邊的。姚家

的人總也以爲這般和事老，也是照着往例，見着馮家人來了，就去攔馮家的人。然而這批人却是沒動一步，馮家人還不會走到對過岸上，對過岸上樹林子裏，同樣的也走出一批人，將馮家人攔住。當然，馮家人也是不肯止住的。姚家這些壯丁，手裏拿着兵器，暗中都搖撼一陣，搖得刀槍顫動，誰都瞪了兩隻大眼向隔河的人望着。照規矩，調人在三言兩語調解不成之下，就要退開的。那時，兩個抗大秤的壯士，飛奔向前。直到和對敵的抗大秤者，兩下相遇，各把大秤向自己的陣腳下一拋，大家喊着，打贏了，打贏了。到了這時，這才算宣告無調停之餘地。然後兩邊的壯丁，一擁而上，長則矛子，短則刀棒，肉搏起來。這雖是私鬪，但無論什麼人，都以爲能多打倒了別姓幾個人，是無上的榮譽。所以在這時，兩方縱然是到了嚴陣以待的時候，但是彼此都需要得着榮譽，一切的恐怖心理，都已拋開。只待走出來的和事老，兩邊散去，他們就要開始接觸了。可是在兩邊和事老還沒有散開之先，不知這乾河灘上，從什麼地方，擁出來了一羣人，都是黑衣短打，各背了來福槍在身上，看看約莫有十四五個人。當頭一個，是個圓臉大耳的胖子，頭上紮了青布包頭，身上緊緊的束着白板帶，斜背綠皮套子的橫柄大砍刀。手上也握了一根一丈多長的紅纓竹矛。足下登了快靴，腿上紮了裹肚。一看之後，便不是尋常意味。於是姚馮兩家有習過武藝的，先就不約而同的，向他注意看了去。那人看到乾河灘上，有一塊石頭，就盤身向上一跳，因叫道：姚府上的人，同馮府上的人，都聽着！我是個行伍出身的人，以前是專喜歡打抱不平。可是到現在我明白了，強中還有強中手，究竟打不是公平的事。有力的佔便宜，無力的吃虧，鬧得不好，不平的事，是越打越不平。你們兩姓，爲了一點小事，這樣打起來，其實事主不過一兩個，成千成百的人，跟着裏面受累。輕是受傷，斷手斷腳，一輩子都殘廢了。重就是枉送

了八字，那不相干的事主，也決不會向你多謝一聲。所以我特意邀了十幾名弟兄出來，給你們勸和。你們若不相信我的話，我略微顯一點手藝諸位看看，然後再說。說着，端了那長矛子在手，叫道：你們不都用的長矛子嗎？矛子使的最長的，越算本事到家。我不敢怎樣誇嘴，我使一丈六尺長的矛子，諸位的矛子，比我長的，自然是有，但是恐怕不能像我這樣的使。他說着，將矛子一倒，兩手橫拿着，作了一個八字椿，將矛子一伸，兩脚拼攏，向前一跳。只這樣三跳，已經到了岸上，只見矛尖到處，那排列着的草人，却狂風捲着的一般，接二連三的向半空裏飛去。他先挑的姚姓陣前的，轉身又去挑馮姓陣前的。挑完了，他大聲叫道：這不算，草人胸前，都貼了一張白紙，上面畫了一顆紅心，請你大家看看，我的矛子尖頭，是不是都扎在紅心上？兩姓陣上，有好事的，果然撿起來看看。可不是依了他的話，矛尖都扎在紅心上。大家齊齊的喝了一聲彩。那人又叫道：這不算什麼，我還有點小玩藝，索興獻醜罷。說着，將腰帶下的衣襟一拉開，露出一隻皮口袋。打開皮口袋，拔出一根一尺長上下的六輪子手槍來，叫道：我一槍打中一個草人，說着，拍拍拍，東西兩岸，各放了三響。兩岸的人，雖沒有看清，是不是就打中了，然而有了他使長矛子的本領在先，大家都相信了。他又道：各位朋友聽了，你們姚馮兩家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和誰我也沒有仇恨，但是我就不因爲都是朋友，不願你們殺人流血。各位聽我相勸，收陣回去，三湖街上，有茶館有酒館，許你們兩家懂事的人出來說理。說不好，縣有縣衙門，府有府衙門，許你們打官事。現在，我要多一點事，在河裏把守住，不許你兩家過河。弟兄們，先放一排槍。這句話說畢，那十來個穿短衣，手捧來福槍的人，都是早已預備好，只聽了這聲令下，十幾隻槍口，統統朝着天，哄隆隆一聲，半空裏起着雲霧，將樹林子裏的烏鴉，驚得呱呱亂叫的飛了起

來。這姚馮兩姓壯了，真想不到半路裏會殺出這樣一枝人馬，還是上前呢？還是退後呢？大家都面面相覷，不敢作聲。加之兩邊那些穿長袍馬褂的人，依然還是在攔阻着，也不便向前衝去。準備着啓登的兩個抗秤人，也有點猶豫。他們都想着，假如抬出秤去的話，那胖子決不會放鬆，必然開槍，所以也是站了沒動。在大家這樣的僵持程度之下，那胖子放下了矛子，先後跳上兩邊河岸，只管抱拳作揖。等他走得近前，有人認得他的，這却看清楚了，不就是三河街釐局上的李委員老爺嗎？他一改了裝束，却叫人認不出來了。他雖然不管地面上的事，然而他究竟是個官，官出面調停這件事，而且是武裝的，縱然不必尊重他的話，可也決不敢冒犯他。因之大家不敢下河的心事，又增長一倍了。在兩岸勸和的紳士，看了這個情形，也就料到他們必定是軟化了，這也就跟了作揖打拱要求兩姓的人，都各退後幾十步，讓和事人再來勸解，萬一不成，二姓再來交手，總也不遲。大為又因為馮姓這面，士氣要差點，索興從這面入手，大家硬逼着馮家先退下去四五十步。姚家人出來，懷着一股不平之氣，勢子是很勇猛的，先是經人在乾河裏一攔，已經減下去三分銳氣。後來馮家的陣勢又先退了，分明是敵方已經讓步，能夠不打而得着勝利，那也是好事，於是他們在和事人勸解之下，半推半就的，也就退了二三十步。兩方面本來相距有幾十步路。再從兩邊後退，這就有了一百步以上了。在姚氏這面，姚廷棟那斯文一派的人，又是五十附近的本族相公，本不在上陣之列。但是他想到這回械鬪，姚氏和馮氏，衆寡懸殊，凶多吉少，他只好將性命抓在手掌心裏，也上陣來觀戰。眼睜睜死傷遍地，是有傷不忍之心的。及至乾河裏出來一批強硬的和事老，他却出於意料以外，心裏想着，能夠不打也罷。後來站在陣勢後面，看得清楚了，這個紮包頭着短衣的胖漢子，正是自己的好友李秋圃，他驚奇到了萬分。不是爲了陣勢

擺在前面，早就搶過去說話了。現在兩方陣勢退遠，和事人已正式勸和了，他是萬萬的忍耐不住，於是搶了向前，深深的向秋圃作了三個大揖道：不料我兄身懷絕藝，豈古劍俠之流歟？秋圃笑道：這可不敢。不瞞廷棟兄說，我是學劍不成，一行作吏。說句放肆的話，總算是將門之子。現在也來不及說閑話，就是請兄台擔一點擔子，把貴族的人勸了回去罷。馮姓那邊，若是虧理的話，有我姓李的出來作主，準保他們退讓，總讓府上人過得去。這件事的根由，我大概也知道一點，我既出面作和事人來了，我決不能作不公平的事。廷棟道：你老哥一來，我看到了，真是喜從天降。好，那就是這種說法，我擔着擔子，去勸他們。只是請你老哥還要到馮姓那邊去，請他們見諒。李秋圃見這邊有了了着落，心裏大爲高興，立刻就跳到對岸，去將馮家人的來路攔住。馮家人本來就有幾分怯，看到李秋圃軍人打扮，又帶了十幾根槍來，這來勢，就不善，先不敢惹他，及至秋圃擁到了面前，他先喊道：馮府上的人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知道的，你們全是有志氣的男子漢。要說打架，那就應當一個對一個，兩個對一雙，倚仗人多打人少的，我想各位好朋友，一定不願意的。我不是來幫拳的，我是來勸和的。勸和的話，我們和事人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，各位覺得我們所說的話不錯，那就和了罷。若是各位不願和，我就不願你們有幾個人打一個的事。他這樣說着，看看馮家人的陣勢，已經有些混亂，越是覺得可以用大話來壓他。便反過手去，握了背着的彎刀柄，作個拔刀要試的樣子。在馮家陣勢裏，自然也有幾個紳士，他們早是將李秋圃看出來了，委員老爺親自出來調停，不能不理會，也就迎上前來，和他理論。秋圃遇到了長袍先生，就不說強話了，也是把婉勸姚家的話，向他們說着。那幾位紳士，就不能和廷棟那樣能擔承責任，說是要和大家商量。秋圃一面勸他們，一面向大路上望着，忽然哈哈一笑，向前面

一指道：現在，你們不能不回去，一個有力的和事老來了，他們的本領，比你們的本領大的多，你們不能不怕他呀！說着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第二十四回 見面恨無言 避人誤約 逞才原有意 即席題詩

在這樣的緊要關頭，誰都不免帶些恐懼的心理。李秋圃橫矛發彈鬧了一陣子，自然也是一副緊張的態度。這時，他忽然手指前面大路，哈哈大笑起來，馮姚兩家，預備作戰的整千壯丁，也都呆了。果然在橘樹林子外的大路上，有一批人簇擁着一乘四人大轎，飛奔了來。只看那轎衣是藍呢的，抬轎的轎夫，又穿了號衣，便是官來了可知。而且那些護從戴着紅纓帽，短衣的，是對襟嵌紅字，長衣的，也加上一件勇字兒的背心。在鄉下人的經驗上看來，一望而知是縣官來到。那種帝制時代，一個縣官下了鄉，那是了不得的事。便是受壓迫慣了的百姓們，見着了官，也不明是何緣故，都軟弱下來。說時遲，那一羣護從擁着到了乾河岸上。那時快，大家在轎子燈籠上，和隨從的號掛上，都看到了新淦縣正堂的字樣，不是縣官是誰？老百姓罷了，姚馮兩家的紳士，面面相覷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？隨從們喊了一聲住轎，新淦縣知縣黃佐成戴了翎頂大帽，穿着補褂，由轎簾子裏鑽出來，遠遠的看到李秋圃，就大步迎上前去，深深的一拱到地，舉手平額道：秋圃翁這樣慷慨解危，不但是救了兄弟的前程，而且免除了無數的人命，我這裏先叩謝。秋圃道：縣尊，現在不是我們講客套的時候，先請你老哥把這兩姓的人斥退了要緊。黃佐成立刻掉過頭來，向跟班道，帶兩姓的房族長問話。在那時衙署裏那些皂役們，最會裝腔做勢，縣大老爺的憲諭傳下來了，大家就齊齊的吆喝了一聲。二三十個衙役，分作了三股，有的侍候着老爺，有

的去傳人。跟班的將帶來的皮搭椅子，在沙灘上支了起來，替老爺設了座。拿着皮鞭板子的衙役，分着兩行，在椅子前面，八字排開。黃佐成因秋圃在這裏，他雖不是正印官，也是候補知縣的資格，彼此身分一樣，不便坐下，只站在椅子邊。這時，那兩姓的族長已千真萬確的證明了是縣太爺下鄉來了，決無在父母官面前械鬥之理，既不能打，這就要搶着做一個原告。所以在衙役們還沒有走到兩姓隊裏去傳人的時候，兩姓的紳士們，已經走到縣官面前來了。這兩姓的房族長，除了幾個秀才監生之外，恭身作了兩個揖而外，其餘的都跪在地下。黃佐成紅着臉喝道：你們這兩姓，無故聚着千百人，預備殺人流血，這還有王法嗎？除了你們是有心要造反，怎會有這樣大膽？兩姓的人，異口同聲說不敢。黃佐成又向那些秀才監生道：各位也是頂了朝廷功名的人，清平世界，揭竿而起的，鬧上這些個人動刀動槍，這成何體統？各位這還是在自己家裏，就是這樣子胡鬧，假如有一天爲朝廷出力，或治一縣，或治一府，也能讓百姓這樣鬧去嗎？我限你們立刻把兩姓的人一齊退下去，你們做房族長的，只派幾個年老的，押隊回去，其餘的都隨我到三湖街上去，我要把你們這兩姓的事，公平辦理。那些做房族長的人，無非是被衆人所迫，不得不隨聲附和，明知械鬥之後，還是他們見官見府。於今能消患於無形，總是幸事。所以大家就當了縣官的面，推了幾個年老的人，押隊歸族，其餘的人，都站在河岸上。黃佐成道：你們兩姓的人，都應該明白，今天不是李老爺這樣親自出來同你們講和，派人送信給本縣，那麼，你們打起來了，不定要死傷多少人。李老爺出來，解了這危，總是你兩家的福星。你們當面謝謝李老爺。兩姓的族長，回想起來，都覺秋圃作的不錯。尤其是姚姓的人，算算自己的壯丁，差不多比馮姓差了一半，若不是秋圃這一攔，說不定真要吃很大的虧。縣太爺叫大家謝謝他，倒並不覺得委屈。

姚姓這一邊，首先就是廷棟領着同宗向秋圃作揖。而且還當了許多的人，說了一些餘情後感的話。這時，看看河南岸準備打架的人，秋圃覺得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就這樣帶着玩笑的意味，來給遮蓋過去了，自也是喜上眉梢。於是他騎了馬，將帶來的人，隨着縣官及兩姓的人，一同回三湖街了。這件事有官來判斷，這就很容易的化爲平庸，沒有什麼可再說的。這時，只有在姚家祠堂裏等消息的李小秋，見姚家出陣的人，已太平無事的回來，料着是父親勸和，已經發生效力，心中大大一喜。不過他所喜的，却與別人不同，他想到姚家這番風浪過去了，大家也就有了功夫管閑事，在這時，可以探聽探聽奉華的消息了。因之這學堂裏沒有同學，沒有先生，他也並不同意去。那些被族長押回村子來的人，大半是各自回家了。有若干人感到這件事的奇怪，也就紛紛到祠堂裏來相聚評論這事。有的覺得架沒有打起來，很是可惜。有的自知力量不夠的，現在沒有打起來，也暗地裏叫着僥倖。不過大家對於李秋圃總是表同情的，以爲他是個文官，肯出來和兩家勸和，而且還有那樣好的本領，真是出乎人意料以外。這一番消息，早是傳到廷棟家去了。姚老太太自從族人排陣出去以後，她就沒有進房去，兩手抱了拐杖，坐在椅子上，兩眼望了天上，彷彿那裏有什麼神仙站着，和她在說話一般，而同時他嘴裏，就念了幾百遍阿彌陀佛。及至族人回來了，又說有李老爺勸和，並不會打，姚老太太心裏一動，就把李秋圃這筆功勞，記在觀世音菩薩身上，立刻丟下了拐杖，走到堂屋正中對了上面的神龕跪將下去，正正當當，兩手叉住了地，頭像啄米小雞的尖嘴，不能分出次數的，只管向地面上碰着。而且她口裏還喃喃的說着話。她兒媳宋氏，這時也得了停戰言和的消息，急忙中要問個究竟，已帶了小兒子到隔壁人家探問去了。所以這老太太在堂屋當中拜佛通誠，却沒有人理會。她誠心誠意磕了這頓頭，自己覺得

可以對得住觀世音菩薩，以及各位大慈大悲菩薩。不想待到自己昂起頭來時，竟有些昏暈，一時站立不起來，就坐在地面上。還是在屋子裏面心灰意懶的春華，彷彿聽着一片哄哄之聲，由祠堂那邊風送了過來。但是聽聽自己家裏，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，這却不能無疑，就走出來看看。及至走到了堂屋裏，見婆婆坐在地上，抬起一隻手撐了頭，而且還微閉了眼睛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搶上前問題：啊！婆婆……姚老太太微微的睜開了眼，向她笑着搖了兩搖手。春華道：地面上很潮溼的，怎麼可以坐得呢？我來攙你起來罷。也不再等她同意，就扶着她到椅子上去。姚老太太笑道：大驚小怪作什麼？不大陣了，還是我求菩薩求好了的，我叩個頭謝謝菩薩。你來了很好，扶着我到祠堂裏去，謝謝祖宗。總算我們的祖宗坐得高呵！若是打起來，不定是那些人遭殃呢。說着，她伸手摸着了拐杖，站起來就向門外走。春華笑道：你老人家，真是奶奶經，剛才磕了頭，爬不起來呢，又要走。姚老太太走着路道：小姑娘說些什麼話？這樣的大事，還不磕頭，什麼事才磕頭？二次還能菩薩保佑我們嗎？說時，她已踱過了天井。春華看到拐杖移一尺，腳走一步，蒼白的頭，微微的搖撼幾下。心裏念着，若是讓她自己走到祠堂裏去，保不定真會出什麼毛病，還是攙扶了他去吧。於是搶上前笑道：唉！我的老人家。因是擠挨着她，手扶了她一隻手臂，同向祠堂裏走着。春華在昨天早上鬧了一次投塘又吊頸的風波，本來是不好意思見人。無如看到祖母這樣戰戰兢兢的走着，良心上又不忍不管！只得是低了頭，看了祖母的拐杖尖子向前走路。再說自己也是九死一生的人，村子裏昨天晚上那樣大鬧熱，要和馮家打大陣，就沒有放在心裏。今天的大陣不打了，算是一天雲霧全消，那就更用不着放在心上。所以她在屋子裏的時候，儘管是聽到堂屋裏有人說這件事，可是她並不伸頭出來看看。這時陪了祖母到祠堂裏去，本也無

所用心，加之族人一多，她越增加了難爲情，只是低頭走着。及至到祖先堂上了，却聽到有人喊道：李少爺，今天這件事，自然是與多謝令尊大人，十分熱心，硬在中間攔住了。從來爲打大陣出面來勸和的也有，可是硬憑一個人把兩下裏攔住，這可是少有？就是李少爺，你這樣年輕輕的，也是難得，昨晚上就爲這事，來了兩趟。這李少爺三個字送到春華耳朵裏來，那是特別的受聽，這才抬頭向前看去，果然的，在廊檐一張桌子上，圍坐了六七個同族的人，圍了李小秋在說話。他坐在正面，在淡藍竹布長衫上，罩了一件鐵線紗的琵琶襟坎肩，略微見得身體單瘦了些。然而他說話的時候，臉上不斷的帶着笑容，不是理想中的人是誰呢？春華是聽到他病了，又聽到說他已走失了。雖是自己性命都捨得可以丟了，就是這件事沒有打聽得個確實消息，總引爲憾事。而自己此生此世，也決不想和小秋會見一面的，這時突然的遇到了，倒疑惑這是作夢，天下那有這般容易的事？可是抬頭看那屋檐上放下來太陽光，晴光燦爛，屋頂上有樹，樹上有鶯鶯鳥。和小秋圍在一處說話的人，十有八九認得，全是本族的人，有的抽着旱煙，有的捧了碗喝茶，各人的姿態，都各自不同。若說是作夢，作夢能夠有這樣的清楚？因之她突然的站定，瞪了兩隻眼睛，向他望着。小秋也是想不到會在這裏見着她的，早是情不自禁的，呀了一聲。然而他一驚之後，立刻就回想過來，面前還圍着許多姚家人呢，心裏一轉變立刻笑道：老師母都來了。於是起身趨上前去，恭身站在一邊，笑着叫了一聲老師母。春華早是拉住了祖母的衣袖，讓她站定了的，這時，她却伸手握住了祖母拐杖的中間，雖是把頭低着，却是抬了眼皮皮去看小秋。姚老太太伸了彎着的食指，點着小秋道：你不是李少爺嗎？小秋道：老師母，你老人家，可別這樣稱呼。說着，可是向了春華微笑。春華突覺得週身的筋骨，都聳動了一下，臉上也被心裏一種春

情突破了愁容。但是很快的省悟着，除了身邊已站着一位祖母而外，還有許多族人呢！不便向小秋綳着臉子，只把頭來低了。姚老太太道：「呀！聽見好多人說，今天的事，幸虧是有你父子兩個，從中來勸解呀。小秋笑道：『我小小年紀，懂得什麼？都是家父教我這樣做，我就這樣的做了。』姚老太太點着頭道：『好！很好！人生在世，那裏不好積德，積德有好處，將來你爹，還要抓印把子，升官發財呢。姚家族人，聽她說話，也就圍上來許多人，你嘴我舌，都說李老爺本領了不得，一丈八尺的矛子，他能夠兩手捧着矛子兜上要起來。不說是我們姚家通戶，就是找遍了新淦縣，也未必有他這樣一個對手。又有人說，李少爺胖胖厚厚的，是一員福將。又有人說，李老爺是文官，這樣文武全才，不定將來要升到什麼大官爲止呢。這種鄉下人的俗話，春華向來是聽着不入耳的，若是有人當面這樣的說了三句，那就早早的溜開了。可是今天的情形，大不相同，這些鄉下人所說着不堪入耳的言語，每句都覺得有味，而且也認爲他們是識得大體的人。不住的向着談話的人，報之以微笑。姚老太太道：『是呵！像李老爺這種人是難得呵，我們姚家人，不要忘了人家的好處。春華你扶着我上這個台階吧，我要到祖先面前去磕上幾個頭，真是我們祖先有靈，保佑子孫脫了這場飛難。』說着，由人羣裏擠了向前。自然，春華扶了她一隻手臂，緊緊在身邊跟隨。然而她的膽子壯得大的多了，就不住的向小秋看着。只是那黑眼珠，在長長的睫毛裏轉着，這可以知道她是有無數的心事，在那裏向人告訴着。而且她臉腮上，兩個小酒窩兒，不住的扇動，那將要笑而不敢笑的意思，也就充分的表示着出來。小秋雖然不敢報之以正眼，但是心裏頭也是有千言萬語的想要向她去說，不過是當了許多人的面，又怕給人看出一點破綻，眼見春華扶了祖母到祖先神龕下去磕頭，他却背了兩手，好像很悠閑的樣子，只是遠遠的望

着。春華總想着機會和他說一兩句話。現在他是站得這樣的遠，自己還要攙扶祖母，這話也無從說起。心裏一急呢，那兩道烏眉，可又皺起來了。小秋自然也是知道她的心事，但是自己在大庭廣衆之下，決沒有那膽量，敢到她身邊去，也是睜大了兩眼，老遠的向她看着。在春華一方面，心裏也就想着，便是不能和他說話，多多的看他一兩眼，也是好的。然而她身邊這位婆婆，却是東一句西一句說話，她眼睛不在婆婆身邊，耳朵也就隨着不在這裏了。姚老太太恭恭敬敬的，向祖先磕過了頭，扶了拐杖，向春華道：「孩子，你也同祖先磕兩頭，祖先保佑你。春華眼望着遠遠，哼了一聲。姚老太太將拐杖抱得更緊了，眼睛是釘在春華的臉上，問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，看什麼？春華又哼了一聲。姚老太太只好將拐杖頭向她臉上點了兩點。春華笑道：「我丟了一樣東西，在這裏想着，丟在那裏呢，你倒是只管打岔。姚老太太點着頭道：「你也是得着祖宗保佑，不出險事，你也向祖宗磕上兩個頭罷。春華道：「我磕什麼……她說話時，可微昂着頭，帶在想着，這就笑道：「好的，請你坐一會子，我到爹屋裏去洗罷手。姚老太太道：「有道是洗手拈香，這倒是可以，你就去罷。姚姓族中的人，對於相公的母親，沒有不尊重的，這就有人來代替春華扶攙祖母。春華算是把這項責任，暫時歇肩一下，她就繞了廊子，特意地由小秋面前經過。却向一個年老的族人笑道：「我好久沒有到學堂裏來了，我也要到前面去看看。這自然是給了小秋一個信，讓他設法子離開大衆，以便找個機會來說兩句話。小秋雖不便一口就答應下來，然而他關於這些事的聰明，決不在春華以下，他口裏雖不會說得什麼，眼睛早是向她注視了一下，那意思就是答復她說，我已經知道了。春華心裏暗笑，想着，念過書的人，究竟是肚子裏拿得出主意來。不怕當面有許多人，我玩一點手法，就什麼人也騙過去了。他很高興的，由祖先堂上，走到前面

作學堂的那進屋子去，她料着不久的時候，小秋也會來的。自然不望有多久的時候，能夠彼此說個四五句知心話，也就於願足矣。她低着頭想着，正待向父親屋子裏走去，忽聽得迎面有人叫道：春華，怎麼你一人在這裏？婆婆呢？春華抬頭看時，正是母親來了。她作夢也想不到她會來的，立刻飛紅了臉，答道：婆婆……婆婆……口裏說着話，身子只管向後退。宋氏以為又出了什麼意外，也是瞪了眼道：婆婆怎麼了？春華手扶了牆，定了定神，強笑道：婆婆在祖先堂上，好多人，陪着她呢，我到爹屋子裏去洗把手。宋氏道：好好的事，你怎麼這樣張口結舌的說起來？家裏沒有人，你快回去，我去撻婆婆罷。春華沒有答復，也沒有作聲。宋氏道：快回去罷，你弟弟請隔壁二嫂子看着呢。春華本待不走，遙遙望見後面屋子檐下，小秋的身子一閃，她想着，還是避開爲妙，萬一母親當了自己的面，給小秋一種不好看的顏色，那反爲不美，於是低了頭，忽忽向門外走去。然而她這分兒難過，比昨日由水裏被人救起來，還更覺委屈，早是一路的擦了眼淚向家裏跑。小秋在後進屋子裏，他絕對想不到事變頃刻，所以還按了春華的話，照計行事。故意由祠堂後門出去，繞了祠堂的牆，再經大門進來。當他走到學堂裏來的時候，春華已是去遠了。他如何會知道這些，總以爲春華必定在先生屋子裏，或者別的所在，因之除了把脚步走得重重的而外，而且還咳嗽了兩聲。但是只管打暗號，却無人答應，心裏好個奇怪，就抱了手臂，站在屋檐下，向天上看天色。忽聽得身後道：李少爺，你還沒有回去呢？小秋回頭看時，是師母攙着老師母。他已經知師母對於自己，多少有些不滿意的了，加之這種舉動，頗不光明，心是虛的，臉上也就紅了起來。立刻恭身答道：是的，我還沒有回去。宋氏正着臉色道：我們這村子裏，今天還是很亂的，你令尊在家裏，自然是很掛心的，不要耽誤了，走罷。小秋笑道：不要

緊，我家裏會派人接我的。宋氏道：何必等人接呢？叫狗子送你回去好了。說到這裏，宋氏竟不等候小秋的同意，把姚狗子叫來，就派他送小秋回家。又可囑着說，你送了李少爺到家見了李老爺或者李太太你才回來。又向小秋笑道：我們族裏的事，倒讓你費神，我替全族的人，都謝謝你了。小秋見師母是十分客氣，說了兩句不敢當，也就只好跟着狗子一路回家來，狗子真的見了李太太，說是師母派着我送少爺回來的。李太太也感到宋氏這舉，不能無意味，心裏賠付着，也就不願小秋再向姚家村去了。然而宋氏這樣對小秋大加戒備的當兒，姚氏全族的人，却對李氏父子，發生了極好的感情。在械鬥的事過去了五天以後，姚家人在祠堂裏辦酒，敬謝和事人，在說客的人內，李秋圃自然是第一名，而第二名就是李小秋，這番誠意是可想而知。到了這天，李氏父子，高高興興的，到姚氏宗祠來赴約。廷棟因爲是本族相公，出面來會賓，代表全族來作主人。可是小秋是他的學生，又不便坐在先生上面，所以將他分在另一張桌子上坐。在一個大廳上，共設了三個席面，擺着品字兒形，將李秋圃讓在正中的一張桌子首席上坐了，除了請着本鎮的劉保甲局委員 釐卡上吳師爺趙師爺作陪而外，還有一個舉人一個副榜，一個廩生，而這個廩生，還是個秀才的案首，論起來，這是夠得上禮記上那句書，其數八，其位酸的了。姚廷棟斟過了兩巡酒，他首先開言了，因笑道：現在市面上出的那些小說書，和說書攤子上講的那些鼓兒詞，有什麼黃天霸白玉堂之流，我們總覺得那是有些荒唐不經。再說到司馬遷的遊俠列傳，也疑惑那是文人狡狴之筆。可是現在我親眼看到李老爺這生龍活虎一般的精神，在姚馮兩家陣頭上解和，豈止朱家郭解尙俠而已，就是魯仲連的排難解紛，墨子的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，不過如是。吾聞其語矣，吾見其人也。說時，連身體和頭，一同搖撼了兩個圈子。秋圃笑道：先生太抬舉我

了。不瞞各位說，兄弟原是習武的，二十歲以前，就在行伍裏混，大小打過四次土匪，已經是保過五品軍功的了。只是先父在太平天國之役，打了十幾年的仗，眼見同營的，封爵的封爵，得缺的得缺，自己不過是作個城門統領而已。直到他的把兄黃爵師到江西來，看到先父還穿的是舊補服，很是傷感，才替先父在撫台面前，打了個抱不平，這才坐了一任協鎮。先父就常對我說，可惜他不是湖南人，若是湖南人，早就飛黃騰達了。因此對我習武的這條路，極力的打斷，送上了作文官的這條路。於今我是文不文，武不武，成了個雙料半瓶醋。大家聽了這話，少不得向李秋圃又恭維了一陣。那個作案首的秀才，是個賣弄才華的人，便笑道：像李秋翁這樣的人，而且有了這樣的事，真可以歌詠以出之。在我們這席上的人，總能懂兩句平仄的，我們何不就席詠詩一首奉送呢？他說着，手端了酒杯子，就擺着頭轉圈子，表示着得趣的神氣。那舉人究竟是多念了幾本書的人，有點兒經驗，更摸着鬚子，淡淡的笑道：那可是班門弄斧了。李翁的詩，我是領教過的，可以說是義山學杜。談到說作詩，秋圃是比談舞棍弄棒，還有趣。笑道：作詩我可不行，我不過是半路出家的人啦。但是姚老夫子的詩品，我是見過的，在我小兒的窗課上，真有點鐵成金之妙。說時，抱了拳頭，向廷棟連連拱了幾下手。廷棟笑道：兄弟自幼弄了這手八股，作出來的詩，怎麼也離不開那五言八韻的試帖氣味。秋翁此言，殆反言以明之乎？說着，也是連連的搖着身體，哈哈大笑。那秀才道：廷翁的詩，倒不是李秋翁阿私所好，實在有斤兩，自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，這位李世兄一定也很好的。今夕此會，不可無詩，尤不可無李家賢喬梓之詩。秋圃笑道：這就不對了，剛才才是大家要題詩見寵，怎麼一轉瞬之下，倒要考起愚父子來了呢？那秀才連忙搖手笑道：這就不敢，也不過景仰之意而已。那位釐局上的吳師爺，他父親就是北京距公門下

的一位清客，談風花雪月的事，他也有他的家傳。他看到在場的人，都有些酸氣冲天，秋圃是未必和他們鬪詩的，應當來和他解這個圍，便笑道：談到文人韻事，借了主人翁這杯酒，蓋了臉上三分羞，我益發的要胡說了。聽說廷棟老夫子，有一位小姐，今年才十五歲，做得一首好清雋的小詩，又寫得一筆衛夫人體的好小字，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，現在可不可以請了這女神童出來，大家瞻仰瞻仰？廷棟這就站起來，拱手笑道：一個鄉下村姑而已。吳師爺連連向他招着手笑道：居，吾語汝。廷棟只好坐下來。吳師爺笑道：於今風氣大開，國家設了許多女學堂，名門閨秀負笈遠遊的就很多了。老夫子諒是個識時務的人，所以讓令媛讀書。令媛既足可以和許多在門桃李一齊攻讀，今天我們叨在作世叔世伯的人，要見一面，當無不可。還有那趙師爺，是個年紀最輕的人，他也略聞小秋在學堂裏讀書，有一段韻事，正想看看這女孩子怎樣，也就極力的在一邊撻惠。秋圃本人，心裏是有些芥蒂，不便說什麼的，此外的人，誰也想不到這裏面有什麼原故，一致請求，要這位女神童出來見見。尤其是那劉委員，他是地方官，請求有力量。在滿清末年，男女之防，已不是那般嚴厲了，廷棟就相當的看得破，加之大家都誇贊春華的學問，他覺得也是自己很榮耀的事，果然，就派人回家去，把春華傳了前來。春華在家裏，正自悶悶不樂，忽然聽說父親傳去見客，這可猜不到是什麼用意。但是心裏很明白，今日所請的，也有小秋在內，不怕母親怎樣監視。總可以大大方方去和他相見的了。於是忙着攏了一攏頭髮，又換了一件花布褂子，然後到堂屋裏來，向那纏着臉子的母親道：媽，我可以去嗎？宋氏望了她許久，才道：有你父親的話，你只管去。但是，你回到屋子裏去坐坐，等我送你去。春華心裏頭暗笑，母親真是知二五不知一十，祠堂裏有那些客，縱然有小秋在座，我還能和他說什麼不成？樂得依從，就平

心靜氣的，回到自己屋裏去，更在臉上微微的撲了一層香粉，將衣襟扯扯。五嫂子提了燈籠進來，笑道：大姑娘，師母讓我來同你一路去呢。春華道：怪呀，他老人家，不是要看守我的嗎？怎麼不去了呢？五嫂子微微一笑道：大概其中另有原故。春華道：有什麼原故，他知道那裏人多，用不着防備我就是了。於是自然的，隨着五嫂子到祠堂裏來。五嫂子到頭進屋子，就不向前了，由着春華一人到擺筵的二進屋子去。春華站在滴水檐下，叫了一聲爹。廷棟這就走向前將她引着到三席面前，各道了一個總萬福，依然引到自己這席來在廷棟手邊設了座，讓她坐下。當她在滴水檐下心裏還存着個疑問，小秋在這裏，他看到了我，是種什麼情形呢？及至三個席面都走遍了，却不見小秋在座，這倒奇怪着，難道他今天竟是不曾來嗎？怪不得父親叫我來了，原來是這位冤家不在座呢。於是帶了愁容，坐在那裏沒有作聲。廷棟這道：各位老伯，說你會作詩，要當面考你一考，這就應該你出醜了。春華這才明白，叫自己出來，爲的是這件事。但是看座上坐的那位李秋圃，正是自己心裏所盼望的公公，而事實上所做不到者。今日當了他老先生，應當用盡自己的能力，來賣弄一下才好。便站起來低聲道：那就請各位老伯出題罷。當她出來的時候，李秋圃早是把她那雙飽經世故的眼睛，仔細的端詳了一下，見她那圓圓的面孔上，透着那鮮紅的血暈，一雙細長的烏眉，和那很長的睫毛，配着那黑白分明的眼珠，在那忠厚長者之相以內，乃帶着幾分聰明外露。便笑道：請坐下。說到考就不敢當，就請小姐自己選題罷。廷棟笑道：若是由她自己選題，她可以把她自己的窗課出來搪塞的，豈不有負各位的期望？還是請那一位出一個題罷。大家虛讓了一下子，都請李秋圃出。秋圃見這女孩子，微鎖着眉頭，低垂了眼皮，心裏也就想着，他和小秋的事，那是她知我知，自己出來題目考她，有些不妥，便向側坐的

吳師爺笑道：有勞吾兄代擬一個。吳師爺見他真不肯出題，就偏頭呆想了一想：出得太難了，未免要人家小姑娘爲難。出得太容易了，也許小姑娘都會笑我是飯桶。正出着神呢，却看到下方燭台上的臘燭，結了很大的燈花，笑道：大姑娘，我出一個燈花題目罷。若嫌不妥，那就另改。春華坐着呢，又站起來，低聲笑道：老伯既出了題目，怎好改得？說畢，她微咬了下脣，低着頭，便有個思索的樣子，那舉人使用手輕輕拍了桌子道：不忙不忙，你只管坐下，慢慢的想。春華答應了個是字，低頭坐下去。她抬頭一看燭花，又向秋圃很快的看了一眼，臉上忽帶着笑容，似乎她已經胸有成竹了。這就回轉臉去，低聲叫着爹道：我做了一首五絕，也可以嗎？廷棟道：五絕也不見得比別種詩容易做。但是不會做詩的人，這只二十個字，湊字就好湊了。你先做出來看。春華心裏一面構思，一面走到父親屋子裏去，不一盞茶時，用一張素紙寫好了，拿來兩手遞給父親。廷棟看了，臉色却帶着喜容。吳師爺料着有點詩樣，是不怕看的，硬笑道：我要先觀爲快了。於是就伸手將詩稿接了過來，一看之下，拍着桌子伸了腰道：這真是家學淵源了。我來念給諸位聽。題目是宗祠盛宴，奉各世伯召試，以燈花爲題，卽席呈正。詩是，說到這裏，將聲音便放得沉着一點，念道：「客情增夜坐，好事報誰家？未忍飛蛾撲，還將執扇遮。」雖然只寥寥二十個字，用事，命意，都很不錯呀。他念的時候，大家都側耳而聽。念完了，那位不大開口的副榜，這也就將頭左右連晃了七八下，微笑道：雖然用字還不無可酌之處，以十五歲姑娘，在這倉卒之間，有這樣的詩，吾無間然矣。說着隔席向廷棟拱手道：可賀可賀。那舉人接過詩稿去，將筷子頭在上面畫着圈圈，笑道：這詩還得我來註解一下呢：這未忍飛蛾撲，還將執扇遮。不是贊美秋圃翁這次爲姚馮二姓釋爭而發的嗎？秋圃原來也只想到咏燈而咏到燈蛾，也是常事，現在一

語道破，立刻想着果然不錯。不覺連鼓兩下掌道：姚小姐如此謬讚，幾乎沒有領悟，慚愧慚愧！這決不是小家子氣派，加以磨琢，前途未可限量，我要浮一大白了。說着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昂頭一飲而盡，還向春華照了一杯。春華得了他的許可，心裏這分兒歡喜，還在秋圃之上，便揚着兩眉，站了起來。吳師爺也湊趣道：這詩分開來看好，一氣念之也通。就是說，夜坐深了，見着燈花，問它是報誰家的喜信呢？因為燈花之可喜，也就愛護它，不忍飛蛾來撲了。大家同祝一杯罷。於是大家都舉了杯子，向着春華。春華連說不敢當，舉杯相陪，呷了一口放下。廷棟看得女兒如此受獎，也是樂着收不起笑容來。秋圃這時很高興，斟了一杯酒略舉了一舉，然後放下。笑道：姑娘，我敬你一個上聯，不嫌放肆嗎？廷棟道：秋翁太客氣，就出個對子她對罷。秋圃詩興已發，也不謙遜了。便笑道：借姑娘名字入題了。於是一個字一個字，從容清楚的念道：酌酒駐春華，莫流水落花，付大江東去。全席陪客的人都說好，善頌善禱。秋圃又端起杯子，向春華舉了一舉笑道：聊表微意！於是將酒喝了。廷棟道：秋翁，她不過是個晚輩，何必這樣客氣？回頭向春華道：你對上呀！這要考到你了。殊不料這上聯，正觸動了春華的心機，便低聲將上聯念了一過，問廷棟道：是這十五個字嗎？廷棟說是的。春華道：我想大膽一點，也借用老伯的台甫兩字，不知道……秋圃笑道：那就好極了，必定這樣，才和上聯相稱呀。請教請教？春華笑着站立起來，偏向廷棟道：我還是去寫出來罷，不敢叫老伯的台甫。秋圃笑道：你只管說，不要緊。就是古人，也諱名不諱字，大概你用的是秋圃兩個字。這二字是我的號，念出來何妨？舉人也道：對對子，最好是脫口而出，你就念起來罷。春華聽說要脫口而出，自己也很想賣弄一下自己的才思，是怎樣敏捷，就念道：吟詩訪秋圃，又碧雲黃葉，見北雁南飛。她念完了，大家聽到這

句子的渾成，都不免齊齊的喝了一聲彩。吳師爺將筷子敲了桌沿道：好一個又碧雲黃葉，見北雁南飛，這上一下四的句子，不是對詞曲有些工夫的人，是弄不妥當的。只看她下這個又字，對秋翁莫流水落花的那個莫字，恰恰是相稱。至於字面工整，那尤其餘事了。好極好極！他這樣贊不絕口，可是廷棟聽着，就二十分的不高興。他在當年下省赴鄉試的時候，和一般年輕秀才在一處，也曾把豔詞豔曲，看過不少。尤其是西廂記這部書，念得滾瓜爛熟。他現在是中年以上的人，而且還有點道學的虛名，就十分反對這些男女才情文字，不想自己的女兒，當了許多人的面，竟會把西廂記上的北雁南飛對了出來。自己教訓女兒，是怎樣教的，教她作崔鶯鶯嗎？廷棟越想越不成話，心裏頭慚愧，臉上就紅了起來，人家儘管繼續的誇贊春華，可是他自己就連說不敢當的話，也不會說了。可是春華被人稱贊着，還是滿臉的喜色呢。

第二十五回 綺語何來對聯成罪案 沉疴突染侍疾碎芳心

這其間，只有李秋圃心裏很明白的。他知道春華所對的，出自碧雲天，黃花地，西風起，北雁南飛。一個道貌岸然的父親，怎會讓姑娘肚子裏有了這樣的句子。莫說是崔鶯鶯，便是李清照這種才情的女人，也不會讓廷棟許可。他眼見廷棟紅潮上臉，那決不是酒醉，若是只管這樣的鬧下去，也就是更讓老夫子不堪罷了。便向大家笑道：據兄弟看來，我們都有些不恕道。大家有吃有喝，只管逼人家十幾歲的小姑娘，既作詩，又對對子。現在，我喝一杯，謝謝賢姪女。說着，他首先端起杯子來，舉了一舉，然後喝下去。大家看到秋圃有收場的意思，也就不便再考試春華了。春華只覺自己得意，當了許多老前輩，可賣弄了一番。因之大家雖不考試她了，她還是喜氣

洋洋的坐在父親身邊。廷棟陪了大家吃了幾口悶酒，肚子裏不斷的打腹稿，終於想出兩句話了。笑道：詞章這種東西，不過文人的末技，便學習得好了，也不見得有什麼用處，所以我對於這事，却不怎樣的注重。可是年輕的人，貪那些書上文句漂亮，總是自己偷着看。在功課以外，我不能一個個查他們看的是什麼書，也就只好放任了。秋圃道：詩詞可以陶冶人的性情，學些也不妨。孔夫子就勸他的學生，小子何莫學乎詩？詩經第一章，就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聖人都不以這個有礙學業，老夫子說，放任一點，這倒是有理。廷棟正覺得自己說了許多，依然沒法解釋，何以讓女兒看熟了西廂？現在秋圃這樣的說着，總算和他減輕了些擔子。便哈哈笑道：若照着秋翁這樣的說，青年人就要認爲救命王菩薩了。他正還有理由要向下說，狗子就悄悄的走到他身邊來，低聲說了幾句，廷棟答應了兩個好字，就回頭對春華道：今天總算你勉強應付了過去，只是不登大雅而已。你母親在家裏等你，你回去罷。春華知道母親是時刻不能放鬆的，聽說，立刻站起來，低聲道：各位老伯，我告退了。這才垂了頭走向前面來，五嫂子早是舉着燈籠相迎。笑道：我聽到了，大家都誇獎你呢。春華道：那位李老爺，人真是和氣，李少爺前世裏修到了，修得這樣一個好老子。五嫂子提了燈籠在前面引着路，笑道：大姑娘，你若是個少爺，你一定會進學中舉的。春華道：想那些不相干的念頭作什麼？你知道不知道，今天他怎麼沒來？五嫂子的道：他是誰呢？春華輕輕一頓腳道：你有什麼不曉得？你是明知故問。五嫂子頓了一頓，笑道：大姑娘，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要生氣。春華道：大概他是不肯來，那也難怪他不高興來，我才犯不上爲他不來生氣，又不是我請他。五嫂子的道：他來了。說着，隔了橘子林，見那邊的大路上，有一盞燈籠火，向祠堂裏去。春華道：他來了嗎？怎麼席上沒有人呢？五嫂子笑道：囉！那林子外

面打燈籠的不是？春華道：我和你說正經話，你倒只管瞎扯。五嫂子道：我是瞎扯嗎？事後你就明白了。春華聽她如此說，好像不是打趣，便站住了脚問道：你怎麼知道那個打燈籠的是他……不，是李少爺呢？她自己覺得那個他字又有些不妥，立刻更爲李少爺。然而五嫂子不再理會她這個他字了，也站住道：師母聽到祠堂裏來請你去，她不願意你和李少爺在那裏見面。那時，立刻告訴狗子，把李少爺請了家去，叫他不要由樹林子裏來，故意繞着外面大路上走。等李少爺的燈籠在林子外面亮着了，師母才叫我送你到祠堂裏去。現在你回來也是這一套。春華道：這樣說，家裏叫我回去，並沒有什麼事情。五嫂子笑道：你想罷。春華將脚在地上頓了兩下道：我娘……真……真厲害。不管那些，我再到祠堂裏去。說畢，轉身就要走。五嫂子一把將她扭住，發急道：我的姑娘！這不是要我好看嗎？我不該多嘴告訴你這些話。春華道：我不到裏面去，只在祠堂門口趕上他，說兩句話。五嫂子拉住她那裏肯放，因道：大姑娘，你怎麼了？你是個念書的人，什麼事不明白！你若是到祠堂門口去攔住他，深更黑夜，那成什麼話？我的大姑娘，你不能叫我爲難呀。兩個人正在橘子林裏拉扯着呢，却看到林子裏面，又射出一星燈火，這正是春華家門所在，五嫂子拍了她肩膀一下，低聲道：師母追出來了，快回去罷。春華沒法，只好勉強的讓五嫂子扯了走。當她走到家門口的時候，果然宋氏兩手捧了一盞料器罩煤油燈，斜靠了門框站定，自然是一種等人的樣子。春華心裏想着，這若不是自己的母親，真可以伸過頭去，撞她幾下。女兒和母親，有什麼深仇大恨，何必苦苦的這樣監督着？慢慢的走到了大門口，宋氏便問道：回來了嗎？春華沒有作聲，低了頭站在一邊。五嫂子舉着燈籠，走近一步道：我們慢慢的走着，帶說着話，所以久一點，你真是心疼姑娘，還到大門口來等着。宋氏道：天不早了，十幾歲

小姑娘在外面走着，作父母的，怎能不擔心？說着，她舉了燈在前面走。春華走到堂屋來，見正中桌上，擺着蓋碗茶，又有瓜子、芝麻糖片兩個碟子，那分明是在堂屋裏待過客了。既是待過客，所待的一定就是李小秋，五嫂子說的話，並沒有錯。心裏本來十分煩惱，看到母親這番做作，更不知道心頭這腔怒火，由何而起，立刻搶進臥室去，就倒在床上睡覺。姑娘們是沒有什麼威風，可以對付她的敵人，不是哭，就是睡悶覺。宋氏料着今晚上這着棋，大煞風景，是傷透了女兒的心。唯其是女兒不快活的樣子全露了出來，這也更讓她知道女兒變了心。只要女兒回來，母親算是佔着了勝利，她也就不來過問春華的事了。春華在酒席筵前，小小的露了一點才華，本來覺得很高興，尤其是看到李秋圃那個人，倒萬然可親，青年人若是有這樣一個老前輩來管着，那是很可樂的事情。不料自己在那裏賣弄才氣的時候，却中了母親調虎離山之計，早知道那麼着，我就不作詩，不對對子，老早的衝了回來，見着不見着，交談不交談，也不要緊，只是猜破了母親這條計，心裏也痛快些。她想到這裏，捏了小拳頭，不免在床上連捶了幾拳，將腳還登了幾登。就在這時，有人咳了一聲道：這孩子怎麼了，一個人發急？我聽說你在祠堂裏當衆題詩，人家都誇你的才學呢。這又是那位積世老婆婆來了，春華抬頭看了看，依然躺着。姚老太太可不是說了就走，她也在對面椅子上坐下了。春華道：奶奶，你在這裏坐着，看着我嗎？我也不能天天尋死呀。姚老太太道：你這孩子，是怎麼樣說話？你這屋裏，難道還不許我坐坐嗎？春華道：我心裏煩悶得很，我要好好的睡一覺。姚老太太道：你睡你的，我也並不打攔你呀。說着話，她放了拐杖，在懷裏掏出小弟弟的一隻鞋底，上面繞着麻線和長針。透開了針線，在老人家那個斑白的髮髻上，取了一根錐子，錐着鞋底，穿針引線起來，那長針上的麻線，長到兩三丈，因為打鞋底，

是要一線到底的，這麻線不能剪斷，所以穿過一針之後，老太太左手捏着插了錐子的鞋底，右手拉着麻線，唏唆唏唆的作響。江西人說老太太打鞋底，有兩句歌謠，是：「一夜唏唆，打了一針多。」這一分累贅，可想而知。然而唯其是累贅，這有階級的婦女們，倒可以借此消磨歲月。平常春華看到婦女們打鞋底，是司空見慣的事，倒沒什麼感覺。今晚上正是想定定神，偏是老太太在這裏打鞋底，分明是表示着不能走開，那麻線穿過鞋底的唏唆之聲，送到了耳朵裏來非常之煩膩。自己在床上輾轉了幾回，實在睡不着，只好坐了起來。撇了嘴道：你老人家總不能看守我一夜到天亮罷？你走了我就尋死。姚老太太微笑道：你這孩子着實有些淘氣。你睡你的覺，我打我的鞋底，與你兩不相干，你爲什麼不讓我在這裏坐？春華道：你是到這裏來坐嗎？你是怕我尋死，在這裏看守着我呀。姚老太太道：這是笑話，爲什麼老怕你尋死呢？春華淡淡的笑道：我心裏明白，大概你老人家也明白，就是你老人家不明白，我媽也會告訴你的，現在家裏人把我當一個賊來看待了。其實那是過餘的，我何至於到這個樣子？她說着話，坐到桌子邊來，打開抽屜，拿出一大疊書本，放在桌上，一本本的清理了一陣。依然放到抽屜裏，再打開別個抽屜，從新拿出一疊書本來檢查，似乎有這些個書，她不知道看那一本是好。最後他擇定一本書，展開來翻了幾頁，可是也不知道書上有什麼言語，引起她不快活，她兩手將書一推，伏在桌子上睡起來了。姚老太太坐在旁邊打鞋底，冷眼是看得很清楚，覺得她雖不至於要尋死，可是她心裏那分難受，也就情同害病了。老人家就是碎嘴子，有話那忍得住，便向她道：你今天喝酒喝醉了吧？我看你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呢？春華依然是將頭枕在手臂上答道：對了，我喝醉了，但是……她的話沒有說完，只聽到堂屋裏有父親很嚴重的聲音，問道：春華呢？母親在外面答道：回家來就溜進房

去睡了。又聽到父親道：「不管她睡沒有睡，叫她來，我要問她的話。」春華聽着父親如此嚴厲的聲音，不由得心裏連連的跳了幾跳，心想，剛才到祠堂裏去的時候，並沒有什麼失儀之處呀，爲什麼父親要叫我問話呢？正猶豫着呢，宋氏可就進來了，見她坐在那裏，便道：「你也沒有睡嗎？那很好，你爹叫你去呢。」春華料着還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，就大了胆子，隨着母親向堂屋裏走來。只見廷棟臉上關羽一般的顏色，不知是醉了，還是生氣，直瞪了兩隻眼睛看人，兩手按住桌子，坐在正中凳子上。春華不敢走近，遠遠的站定，低頭道：「爹叫我什麼事？」廷棟先冷笑了一陣，然後向她道：「你不知道作女子的，應當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嗎？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接着便是非禮勿言。凡是所言非禮的，當然也就目已視惡色，耳已聽惡聲了。」廷棟抖了這一大篇文言，宋氏坐在一邊，只有瞪了眼睛望着，不知他用意何在。春華是明白了，父親是責備着說錯了話。然而自己說話向來是很謹慎的，何會在那裏說錯了話呢？心裏是這樣的估計着，自然也答不出什麼話來，只有低了頭站着。廷棟等了許久，見她沒有答復，這才料着她還是沒有懂過來，便道：「你剛才對的對子，有北雁南飛四個字，這是那裏的出典？春華被這句話提醒過來了，心想是呀，我說的是西廂上的句子。當時很大意，隨便的就說了出來，倒沒有料到父親把這個錯捉住了。立刻心裏亂跳，臉紅起來，微微倒退了兩步，答不出一個字來。可是關於詞章一類的書，究竟是看得不少，停一停，心裏就有退步了。便答道：「這用得是漢武帝秋風辭的典。」廷棟道：「秋風辭上，有北雁南飛的話嗎？」春華道：「我彷彿記得頭兩句是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南歸。我就稍微改了一改。」廷棟冷笑道：「滿不是那回事。那麼，碧雲黃葉四個字，也是由草木黃落上生出來的嗎？」春華道：「不，這是范仲淹的詞句，碧雲天，黃葉地。」廷棟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倒推得乾

淨？這分明是碧雲天，黃花地，西風起，北雁南飛，變下來的，我有什麼不知道。我一班朋友，爲了打燈謎，常弄這西廂上的句子，我也從朋友口裏，早領略了。你一個小姑娘，竟會看這樣的淫詞豔曲，而且在大廳廣衆之中，把書上的話，向人對起對子來。我姚某人的女兒，就是這樣高談風月，先就治家不嚴，還有什麼才德去教育人家的子弟？我真昏聩糊塗，直到如今，我才知道你是這樣的不成器。完了完了，還有什麼臉見人？說着，將頭昂着，望了屋梁，連連搖擺了一陣。宋氏先聽到他大套的論文章，本來是莫明其妙，後來在廷棟口裏，聽到西廂兩個字，這就有些明白了，這是年輕人看不得的一部書，過年的時候，賣年畫的，有那張生跳粉牆的圖，不就是說着西廂這一件事嗎？這就插言道：我早就說了，女孩子要她念什麼書？你不相信，說古來女子，認得字的很多。又說現在女孩子還有學堂可進呢，念了書可以懂道理。你看，懂的什麼道理？聽說你還買了些什麼時務書給學生看，都講的是些什麼男女平權，維新自由。她當然也就看到了。現在你自己也覺得是弄出笑話來了。廷棟手將桌子一拍道：世未有不能教其子而能教人之子者，休矣！我不教書了。宋氏淡笑道：你不教書，人家都知道了，那不但是羞一，羞二羞三還不止呢。俗言道得好，女大不中留，我早已也就告訴過你了，你不信我的話。這丫頭，多留在家裏一天，多讓父母担一天心的，不如早早的送出門去了好。春華聽了，很不服氣，就正色向宋氏道：娘！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，我有什麼事讓父母担心？廷棟本來氣極了，只是女兒不過是文字上的罪，不便怎樣大發脾氣。現在見春華對母親頂起嘴來，這顯見得她是越發的不受教訓。於是用手將桌子一拍，自己突然站起來，瞪着眼道：早知道你是這樣不成器的東西，倒不如讓你在塘裏淹死了是乾淨。春華的小弟弟，見父母都在罵姐姐，早是藏在門角落裏，不敢出面。這時，

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自然，是大大的吃上一驚了。姚老太太手扶了拐杖，顛倒着搶出來，問道：又是怎麼了？罵得這樣大哭，小叫。原來春華也嚇得了，半側了身子，向着牆角揩眼淚呢。宋氏早是把兒子抱到懷裏，輕輕的拍着，連說不用害怕。廷棟依然是兩手按住了桌子，向春華望着。姚老太太道：到底怎麼回事，好好的會這樣鬧了起來？廷棟一想，這一番緣由，要告訴母親，恐怕是鬧到天亮，她還不能清楚，就嘆了一口氣道：你老人家不用問，總算是我教導無方。說畢，向春華喝道：你還哭什麼？我的話冤屈了你嗎？若是你還小兩歲，我的板子，早上了你的身。以後有兩條路，你自己去選擇。一條是從今日起，你要改頭換面，好好的作一個人，以前的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，我也就予你以自新之路，既往不咎。其二，就是乾乾淨淨，你死了罷！說畢，掉過臉來向宋氏道：我把這丫頭交給你了，你要好好的嚴加管束。春華真不料父親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，這比打了一頓，還要難受。便將身子扭轉來，向廷棟正着臉色道：爹爹教訓得我極是正理。既然我是這樣不成器，我不願再讓父母爲我擔心。我情願照着爹爹第二個辦法，死了罷。姚老太太啊了一聲。廷棟鼻子裏哼了兩下，只是冷笑。宋氏懷裏抱了孩子，可就輕輕的向她喝道：你願死，我還不許你死呢。我沒有錢給你買那口棺材，要死你到管家去死。從今天晚上起，你就在我一塊兒睡，我得看守着你。春華低聲撇了嘴道：一個人決心要死，旁人也看守不了許多。宋氏偏是聽到了，就接着嘴道：爲什麼看守不了許多？我要把你送上了花轎才放手呢。春華心裏一轉念，父母都在氣頭上，我站在這裏作什麼？越站在這裏，不是越得挨罵麼？於是不和母親再分辯，悄悄的走進屋子裏去了。不料她母親是說的到做的到，也就跟着走進房來，這天晚上，她果然就和春華同床睡了。當春華受着父親那樣嚴厲的申斥以後，本來就覺得家庭管得這樣

緊，自己常夢想着怎樣可以出頭，於是沒有指望了，確是死了乾淨。及至母親回到屋裏來睡，尤其是增加了她心裏的厭惡不少。心裏默想着，今天晚上，母親必然是時時刻刻留心的，無論如何，也尋死不了。到了明天早上，她安心睡了，我再作計較，今天晚上，我可以放頭大睡，讓她摸不着頭腦。她如此想着，也就側了身子向着床裏，閉上眼睛，安心睡去。不想這天晚上的兩件大事，印象太深刻了，睡在枕上，少不得前前後後的想着，就睡不着覺。到了次日早上，宋氏安心睡去的時候，她也不能不安然睡去。及至醒來的時候，已是紅日滿窗，母親端了條高凳子，放在櫃子邊，她爬上櫃子頂去開瓦罐子拿東西。這瓦罐子裏放的是陳茶葉，家裏有什麼人害病的時候，總要取點陳茶葉泡茶喝。另一個小的瓦罐子盛着冰盞，也是常爲了病人取用的。睡在枕上，見母親用茶碗蓋托些陳茶葉下來，上面也放了兩塊盞。昨天祠堂裏請客，剩下葷菜不少，都搬回來了。祖母上了年紀的人，總是嘴饞，大概又是昨天晚上吃傷了食，今天病倒了，這倒不能不起來看。於是穿衣下床，就向祖母屋裏去。可是走到堂屋裏時，祖母剛是在神龕上爐子裏上了三炷香，扶着拐杖，半伸了頭，向着佛像，念念有詞。她好好兒的，是誰病了？姚老太太回轉頭來看到了她，便點着頭道：孩子，不要洩氣了，你爹病了。有道是：家和萬事興，家裏喜歡生閑氣，那總是不好的。春華爲着婚姻的事情，雖然對家裏人全覺得不滿，可是她是個受了舊禮教洗禮的人，一聽說父親病了，心裏先軟了半截。手扶着房門，要出來不出來的樣子問道：好好的，怎麼會有了病呢？姚老太太還沒有答言呢，却聽到重重的兩三下哼聲，由父親屋子裏傳了出來。聽這種呻吟聲，似乎病勢還來得很猛。父親是個勤儉書生，非萬不得已，決不會睡在家裏不去教書的。定了一定神，想着，便是要惹父親的不高興，也管不了許多，父親的

病，總是要去看的。於是手摸摸頭髮，也來不及洗臉，就走到父親屋子裏去。只見他半坐半躺的睡在床上，將棉被捲得高高的一疊，放在床頭，撐住了他的腰。他的臉色，有些像黃蠟塗了一樣。只在一夜之間，兩個眼睛深陷下去不少。他兩手按在胸前皺了眉毛，似乎有無限的痛苦，在裏面藏着。他看到春華進來，只看了一眼，依然垂了頭。床面前放有一隻茶几，放着茶碗茶壺之類，小弟弟拿了個布捲的小偶像，伏在床沿上玩，那便是在和父親解悶的意思。春華走進房來，輕輕的行到了父親面前，問道：爹，怎麼不好過了？廷棟哼了一聲，却不答復。小弟弟可就答言了。他道：半夜裏起，爹爹就心口疼起來了。娘說，爹是讓你氣病的？春華聽了弟弟這毫不隱諱的言語，再看父親那悶悶不樂的顏色，這話決不會假。唯其是這話不會假，心裏是愧怍交加，恨不得在這地板縫裏，直鑽了下去。自然，臉上也就紅了起來。就在這時，宋氏端了一碗熱湯進來，送到床面前去。小弟弟道：娘，爹爹這病，不是讓姐姐氣病的嗎？這是你說的。宋氏回頭向春華看了一看，頓着腳道：哼！你臉也沒有洗就跑到這裏來作什麼？你老子也指望你伺候他，你少引他生些悶氣，也就是了。春華在他的職分上，覺得是不能不來，來了之後，受着這些話，又不能不走開。看看床上，父親是依然皺了眉坐在那裏，當然，對自己還是不大高興，依然是悄悄的出來了。早上梳洗之後，想到父親的病，雖不見得完全是為那兩句西廂氣起來的，但是也有些原因在。何況母親當父親的面，又只管說這話，不由你不頂上這個罪名。於是坐在堂屋裏椅子上，只管發呆。姚老太太拄了拐杖，走到身邊，輕輕的拍着道：孩子，你怎麼這樣傻？父親不好過，也不進房去伺候伺候嗎？春華道：我本來到屋裏去伺候的，不想我一進去，娘就說我，爹臉上也

不高興。那樣，不是讓他老人家病上加病嗎？姚老太太道：雖是這樣說，你總也應該進去。你端

把椅子在堂屋裏坐着，倒好像是同誰生氣了。你爹病了，你就受點委屈，也算不了什麼。春華覺得祖母這話，倒是由衷之言，只好把臉上的愁容，一齊收去，放出很和悅的樣子，走進房去。廷棟已是睡了下去，將身子半側着，有人踏着地板響，便微微的睜開眼來。可是他微微的睜眼之後，跟着便嘆上一聲。宋氏坐在靠牆的椅子上，手撐了頭，向牀上望着。半晌，嘆上一口氣，春華站在屋子中間，看看父親，看看母親，彷彿都爲了自己進來，再加上一種不快似的。這真爲難死了，不進來看病，是父母要生氣，進來看病，父母還是生氣，這便怎麼辦呢？一陣說不出來委屈，幾乎要哭出來，可是真要哭出來，又怕母親說是不吉利了，所以又趕緊的，自將眼淚忍住。她默默的站了一會，正不知怎樣的進退是好，恰好外面有人叫郎中來了。江西人都叫醫生作郎中，這兩個字叫出之後，醫生便可以由人引進臥室，病人家族，就不迴避了。宋氏站起身來，狗子將那醫生引進，好在是個斑白鬚鬢的老人，宋氏便招待着坐下，廷棟醒過來，在牀上拱拱手。醫生正也是廷棟的朋友，閑談着，問起發病之由。宋氏坐在對面一張短凳子上，就說是昨晚請客，不免多吃了點酒，回家來，又爲孩子們生了氣。春華是閃在母親背後站着，覺得直到如今，母親還認爲這病是我氣成的。倒要聽醫生怎樣說？那醫生哦哦了兩聲，點着頭，似乎有了解之意，然後就坐到牀沿邊來診過了病人兩隻手脈，回坐到原處，向宋氏點頭道：你說的話很對，廷棟是個有涵養的人，怎麼倒爲孩子們氣的這個樣子呢？宋氏淡笑道：也總爲着孩子們太不聽話了。說畢，回轉頭來，向春華看了一眼。春華心裏不免跟着動一下，想着，有了醫生這句話，自己的罪案，那是更實在了，若是父親爲了這病，有個好歹，自己的罪，真是萬古難休。這就情不自禁的向醫生問道：先生，這不過心口痛的病，不要緊的罷？醫生向她看看，見她是個聰明姑娘

的樣子，便答道：那總要好好調治。小病不會調治，可以變成大病，大病會調治，也可以變成小病，這是一定不易之理。說着，便要了紙筆，就在屋裏桌子上，開過方單，放下筆，然後向床上的病人拱拱手道：廷棟兄，你這個病，要好好的調養，一回就把病症擋了回去。不要弄成一個胃病的底子在身上，那到了老年，是很討厭的。說着又向宋氏道：嫂夫人，你多分一點心，好好的調養病人，藥方子，那不過是急則治標，樹皮草根，究不是探本尋源的治法。總而言之，家裏那些小小閑事，就不必讓 棟去管了。宋氏對他這話，雖不十分了解，可是不讓廷棟再生氣，這可是很明白的說了出來了，就點點頭道：這個我明白。這就回轉頭來向春華道：聽見了沒有？你們可不能再讓爹生氣了。春華覺得母親這種說法，還是不放心自己，換言之，就是自己還會引父親生氣呀。現在當了醫生的面說起來，也無非叫自己多小心的意思。心裏想着，我何曾引父母生氣，父母只管把悶氣向頭上頂着，我有什麼法子？當了醫生的面，不敢作聲，只有低頭忍受了。醫生去後，姚老太太就扶着門進來了，問道：郎中怎麼說？病不要緊嗎？宋氏冷笑道：我不是郎中，也看得出來，郎中看了這情形，還有不知道的嗎？廷棟在床上哼道：嘻！不用說了，說也無益，我只怪我多麼的沒有涵養，簡直不能含糊過去。姚老太太也走到春華身邊，將手摸了她的頭髮道：好孩子，以後你就不要那樣小孩子脾氣了。春華一聽家裏人的口氣，都是把這罪坐實了在自己頭上，自己除了招認，一點推諉的法子都沒有，這真是冤屈死人。在父親屋子裏，爲了避諱起見，那是不許哭的，只有低了頭，壓住胸裏這一腔悲憤，靠了牆站定，這比前日投塘吊頸那種悽慘的味兒，還要難受十倍哩。可是她受着那天無不是底父母的教訓，她是決沒有一絲什麼違抗的意思呢？

第二十六回 腸斷情書淚珠收拾起 心仇惡客血雨噴將來

在姚春華鬧了一回當客談西廂詞句以後，她父親就病了。由她家裏人到醫生口裏，都說廷棟是心病，這是很顯然的，她不能不頂着引父親生氣的這行大罪。可是她自己再三想着，詩經上的句子，比這風流到十倍的，也不知有多少，何以父親還教我念呢？就警方說大家口頭說的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無論是女人說男人，或者是男人說女人，反正比北雁南飛這句子，總明顯得多，而况北雁南飛，不過言景中之情，更不關痛癢。若說本來就不該看西廂，西廂上的事，也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也就不應當念詩經。我父親這樣生氣，真是知二五不知一十。春華執着她的見解，在委委屈屈伺候着父親的時候，也是不住的生氣。只是她的見解不行，別人都說她是把父親氣病的了。在她父親病過五六天之後，身體略微舒適一點，春華當着母親在父親面前的時候，找了幾件衣服，到塘裏去洗，經過五嫂子家門口的時候，放下手上提的盛衣籃子，就高聲叫道：五嫂子在家嗎？五嫂子在堂屋裏伸出半截身子來，向她招招手。春華道：我忘了帶棒槌出來，你借一根我用罷。說着，提了籃子，走到五嫂子家裏來。五嫂子將她拉到房裏，不等她坐下就低聲道：我的姑娘，那天晚上在祠堂裏對對子，你說了什麼話了？春華望了她道：怎麼你都問這句話，有什麼人對你說了這話嗎？五嫂子道：姑娘你真是年輕的人少經驗。你那天晚上到祠堂裏去，除了客不算，就是我們姚姓自己人，在坐的也是不少。這裏總也有幾個念書的罷？你若說了什麼不合適的話，他們有個聽不出來的嗎？現在我們村莊上的人，那個不說，你看了風流書，口裏不謹慎，當人說了風流的話，所以把相公氣病了，春華走進房來之後，就聽了這一套

不入耳之言，要解釋五嫂子的誤會，也覺得千言萬語，一時無從說起。而且這誤會也不在五嫂子，她不過是聽了別人的話，特意來轉告的。這真如頂門心打了個炸雷，叫她許久，說不出話來，手扶了門，就這樣呆呆的向五嫂子望着。五嫂子以爲她是猶疑着自己的話呢，就正着臉色道：真話是真話，玩笑是玩笑，這是多要緊的事，我能隨便的說嗎？我索興說一句你不愛聽的話，這件事，就是在外姓，恐怕也已經有人在說着了。有道是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，有這多天了，那還不傳說得很遠嗎？你在相公面前，放孝順一點子罷，他病好了，出來聽到了這些閑話，他又是一場好氣。他是個有面子的人，氣恨了，那是會出亂子的。春華不想五嫂子是同黨的人，都說出這樣的話來，這件事，外面飛短流長，不知說了些什麼。可是自己對的對子，並不是見不得人的話，這是冤屈死了好人了。心裏只管着急，話又說不出來，只把眼睛裏兩行眼淚，逼得泉湧般的流了出來。五嫂子的道：我想着，你不是亂來的人，必定受了冤枉。可是爲了這樣，你是不能不忍耐一點了。有道是，日久見人心。春華聽了她躲躲閃閃的這一番話，覺得這不過是面子上的幾句言語，鄉下人懂得什麼文字上的風流罪過，一定會疑心我作了什麼壞事的。這就坐了下來，回頭先向門外看看，然後問道：村子上人說我……她自己也不好意思說下去，轉着眼睛，把臉急紅了。五嫂子皺眉道：我也不能聽得十分清楚。是真說不真，你也不必攔在心上，以後遇事都謹慎一些就是了。春華身子向上一挺，板起臉來道：五嫂子，你怎麼也說這種話起來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並沒有作過什麼要不得的事，我一家人都說我，把老子氣病，難道你也說那種話嗎？五嫂子將房門向外虛掩了一掩，然後走近她的身邊來低聲道：你不要急，我有話對你說。那個人來過一趟，你曉得嗎？春華呆了。問道：那個來過一趟？我不知道。五嫂子

道：他帶了幾樣點心，到你家去看先生的病。偏是在大門口就碰到了師母。師母真抹得下來那面子，就對他說，先生睡在白晝裏，不便見學生，擋駕。他怎好意思一定要進去呢？放下東西，自回去了。昨天晚上，天上下着雨，雨烟子呢，又括着風，我坐在堂屋裏織布，聽到籬笆門有人拍了幾下，我問是誰，他低低的聲音答應了。我聽得出他的聲音的，嚇得心跳到口裏，只好摸着去開門。他一個人，右手撐着傘，左手打着燈籠，在燈光下看到他那件竹布長褂子溼了大半截。春華點點頭道：他可憐，爲我的事，他是什麼虧都肯吃的。你沒有讓他進來嗎？五嫂子皺了眉道：姑娘，你那心裏，怎麼不活動一點，還是那樣想呢？我這屋裏還有鄰居呢。斜風細雨的夜裏，我放進一個年少書生進來，你想那成什麼話？所以我當時就埋怨他膽子太大了，若不是彼此都是熟人，我真不知道說什麼是好。你有什麼話快說，天色晚了，我是不便請你到家裏去坐。春華撇了嘴道：你這話說得教人家有多麼難受？五嫂子道：事到臨頭，我也實在沒有法子顧他了。他倒好，說是進來也有許多不便，也並不想進來，只是來交……她說到這裏，突然把話縮回去了。春華將腳微微的在地面上點着道：你說呀，他有什麼事交代你呢？五嫂子微笑着，搖搖頭道：你不用發急，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他不過來交代你兩句話，叫你好好的伺候相公的病，娘老子有什麼話，你都忍受了罷。春華搖搖頭道：你這全是騙我的話。他老遠的路，冒風冒雨走了來，就是爲了這樣兩句淡話嗎？你又不是不管我們的事的，以前的事，你和我們幫忙的地方，也就多着啦。五嫂子微笑道：倒是只有這幾句話，不過隔了兩晚，要一個字一個字的叫我說出來，我可有些不行。據我想，恐怕他也就是來這一趟，以後不會再來了。春華站起來，牽着她的衣袖道：不行，你得和我說實話。他總不至於叫我逃跑，總不至於叫我尋死，你有什麼不能實說的呢？五嫂

子沉吟了一會子，料着也是抵賴不了，便笑道：我告訴你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，我們有話在先，你不能依了他的話胡來。要不，我就顧不得許多，要對師母說的了。春華想了一想道：好吧，我依了你的話。五嫂子道：他不是對我說什麼，他是交給我一封信，叫我轉給你。我又不認得一個字，他那樣冒着雨送來，我知道他在信上寫些什麼？不過，一定是很要緊的，不敢亂交給你。可是不交給你吧？設若那上面有要緊的話，我給你耽誤了，也是不好，真把我爲難了兩三天。春華將她的衣服，輕輕的一陣亂扯，跌着脚道：你就誤我的事了，你就誤我的事了。五嫂子瞪着眼，輕輕的向她喝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你這樣的叫起來，是給我下不去呢？還是給你自己下不去呢？若是叫別人知道了，你是看信不看信？這幾句話駁得春華不能再強橫，只是皺了眉道：你不想想我心裏有多麼難受嗎？五嫂子端了個方凳子，放在木櫃邊，自己爬上去，在櫃頭一疊又髒又亂的東西下，抽出一封信來，然後帶了笑容，向春華手裏遞着，當春華正要伸手來接的時候，她可又把手縮了回去。緊緊的貼住胸襟拿着，正色道：信是交給你的，你得依着我一件事，把信上的話，詳細細念給我聽，春華也不知信裏所說的什麼，怎麼敢冒昧答應這一句話。不過她很快的在心裏轉了一個念頭，我就答應她，我看了信，有不能對她說的話，我就瞎謔兩句好了。便點頭道：這有什麼不可以？我的事，從來就沒有瞞過你，這封信又是由你手上轉來的，我還有什麼話要瞞着你？五嫂子看她的臉色，並沒有調皮的樣子，這就把信交給了她。春華來拆信時，五嫂子立刻退着站到門邊去，擋住了路，以免有人衝了進來。春華捧了幾張信紙在手，就站着念起來道：華卿左右，日前宗祠一宴，失之參商，五嫂子立刻向他搖了幾搖手，輕輕的道：不用念了。我是怕你不肯念，故意要你念給我聽，試一試你。既是你肯念了，我就看得出來你是真心待我，

你先不用念，免得讓別人聽了去。你看完了，把這裏的意思，對我說上兩句，那也就行了。春華聽了她一眼，鼻子裏哼着冷笑一聲，也不再說什麼，捧着信向下看去。那信說：

華卿左右：日前宗祠一宴，失之參商，抑何可惜？初以爲天定，繼知實人事也。當四座舉揚，共贊面試之時，私衷竊喜。以爲芳塵暗接，靈犀可通。雖隔座不復能言，而可相視於莫逆。不期令慈忽遽見召，殷勤接待，細問家常，故延時刻。本覺母不諒人，或無他意。及回席則樽酒猶盈，衣香空在，是知一去一來，監酒者已無所不至，不待宴終，已寸心如割矣。籠燈回寓，夜已三鼓，方將展衾就寢，嗔恨付之夢寐。而家嚴正色入室，慷慨見責，謂卿非待字之少女，小秋爲立雪之門人，苟稍有逾閑之心，卽陷於不禮不義。縱習歐風，遵談自由，而亦非其時其人也。且謂：卿溫柔敦厚，本質似佳，而開口卽出豔詞，必受小秋之薰陶。師以正學教我，我以風流誤卿，跡無可原，心復何忍？言之再三，必令永絕。爾時小秋面紅耳赤，垂立聽訓，期期荷荷，不復能爲一語。家嚴又謂：佳兒佳婦，誰所不欲？然名花有主，難繫紅絲，射雀無緣，徒玷白璧！於已既無所益，於人更有所損。流連忘返，甘背親師而爲名教罪人，究何所取捨？反復訓解，爲義雖嚴，而老人之心，實已深爲曲諒。小秋有動於中，垂淚而已。家嚴終謂：近來歐風東漸，士子實非尋章摘句之時，今春從師小讀，本爲免廢光陰於嬉戲，原已定桂子香時，令回往南昌，就學於農林學堂。今三湖不復可居，限小秋七日，卽附舟東下。否則家法俱在，決不容恕。小秋再四思維，必卿家不悅之情，防範之意，已爲家嚴所看破，老人不欲令尊有所不堪，致傷友誼，故一宴之後，斷斷乎必防止吾儕之相親相近而後已。我之不能有違親心，亦猶卿之不得不秉承母意。事已至此，唯有撤

手！佛云一切因緣，等諸夢幻，縱是眷屬有成，齊眉皓首，而一棺附身，終爲散局。遲早一夢耳，今日爲夢較短，出夢較速，容何傷乎？已矣，華卿！午夜枯坐，挑燈作書，本已心與神馳，淚隨墨下！及書至此，竟亦爽然若失。故意義既明，不再辭費，當寸箋得達之時，或已爲河干解纜之日，相逢既是偶然，此別亦勿戚戚，聽我去可耳。學堂新制，暑夏必有長假，明年今日，或當重訪舊日門巷。至遲七夕之交，不負此約。桃花人面，時復如何？則非所計。蓋亦感於見碧雲黃葉，又北雁南飛之句，有以成此詩懺耳。紙短情長，筆難盡意，華卿華卿！從此已矣！伏維珍重。

小秋再拜

春華看這信前面兩頁信箋，無非是說到這次不會面，兩家父母，不好說話，這本都在情理之中，心裏沒什麼感動。及至最後幾行，陡然用華卿已矣四個字一轉，小秋就變了心，不覺心裏一陣難受，臉色慢慢的變了起來。說到最後，他竟是走了，春華兩行眼淚，不知是怎樣的那麼洶湧，立刻在滿臉分披下來。雖然用手絹不住的揉擦去，可是那手絹像水洗了一樣，全濕透了。另一隻手捏住那信，還不會放下來，只是全身抖顫。因爲五嫂子家裏，是和別人共着一幢堂屋住家的，連說話大一點聲音，五嫂子也是就心害怕，如何肯讓自己哭下來，因此把手絹倒握住了自己的口，伏在桌上，只管哽咽着。五嫂子當她在看信的時候，本也是用着冷眼來看她，見她的顏色，越變越淒慘，料着是不會有什麼好話，便道：大姑娘，你先不要哭，說出來，他到底是寫些什麼話給你？春華哽咽着道：他……他……他走了。說話時，那淚珠又是泉水般的流了出來。五嫂子道：他走了，到那裏去了？他的家不是在街上嗎？春華道：他上省進學堂去了。五嫂子道：信上說的，就是這樣一句話嗎？春華道：要緊的就是這一句，其餘的話，都是勸我的，他說人生

相逢，不過是一場夢，叫我丟開。夢自然是個夢，只是這個夢也太短了。說着，又湧出一陣眼淚。五嫂子這算明白了，是小秋寫信來和她告別的。於是向她道：你這就不用傷心了。他既是走了，你就是哭死了，他也不會知道。現在和你打算，只當沒有遇到過這樣一個人，這事情就算雲過天空了。這個消息，遲早是會讓相公師母知道的。人去了，他們不必提防着，你也就可以自由自便了。春華道：人去了，人是大家逼着去的。只這一句，她又湧出眼淚來了。五嫂子道：好妹妹，你不要哭，你一露出馬腳來了，我在你姚家可站不住。我要作第二個毛三孀了。這句話，猛可的把春華提醒，就止住了哭問道：果然的，你說到毛三孀，她現在怎麼樣了？五嫂子道：姚馮兩家鬧得這樣天翻地覆，那還有臉回家來？聽得馮家答應賠毛三叔幾個錢，把這婚姻拆散了。這樣一來，毛三叔是不肯賣老婆的名氣，毛三孀另外嫁人，也可以由自己去挑選，但是這附近百十里路，人人都知道她的名聲，那個還要她，只有遠走他方了。春華聽說，默然了許久，然後嘆口氣道：塞翁失馬，未始非福。五嫂子道：你說什麼？她還是飛福嗎？春華搖搖頭道：那也不用提了。從今天起，我把眼淚也收拾起來，不再哭了。說着，將手上捏的一方挑花白布手巾，在臉上抹擦了一陣，然後拿着那封信折疊起來，向懷裏塞了進去。五嫂子道：你這是何苦，哭得這樣雨打梨花一樣。洗把臉再走吧？要不然，回去讓師母看出來了，又要盤問得樹從腳下挖，非見根底不可。說着，她立刻端了一盆溫熱水放到桌上，把手巾，粉撲胰子，一齊陳設着。春華望了她道：還給我預備下撲粉，叫我打扮給誰看？五嫂子道：不是叫你打扮給誰看。你照照鏡子，你臉上哭得黃黃的，眼珠哭得紅紅的，一出我這門，人家就要疑心。你撲點粉也好遮蓋遮蓋。春華道：你這話是對的。不但是今日我要遮蓋。從今以後，我永遠要遮蓋我這張哭臉了。唉！且把淚

珠收拾起，誰人解得看啼痕？五嫂子道：你又念文章發牢騷了。女人是真念不得書，念了書就會生出許多的是非來的。大姑娘，不是我說句不知進退的話，假如你不念書，也不會哭掉許多眼淚。春華點點頭微笑道：你這話是對的，於是站起來洗臉，搨髮，還撲了一點粉。將鏡子照照，果然眼珠還有一些紅。因向五嫂子道：我這臺戲，是唱到這裏爲止，以前蒙你幫了許多忙，將來再報答你罷。現在我照常去作事，和村子裏別個不認識字的姑娘一樣，只做那些蠢事。至少，我也可以省下許多眼淚。說着，他提了洗衣服的籃子，下塘洗衣服去了。過鄉村生活的人，對於時光變換，是很容易的感覺到，春華走到塘岸下，只見對岸的柳樹，已是拖了很濃很長的柳條子，拂到水面上去，水面上飄着碗口大的荷葉，隨了浪紋顫動着，不知不覺，就到了夏天了。想到當春初在這裏和小秋談話，那水邊的桃花，斜伸着，照出水裏一雙影子來，又是多麼的嬌媚。到如今那桃花兒也是長了很濃的綠葉，桃子有鴿子蛋那麼大了。春華放了籃子，在塘岸邊，自己坐在洗衣石上，抱了腿只管出神，她忘了是來洗衣服了。正出着神呢，五嫂子却在身後叫道：大姑娘，你不洗衣服，靜坐在這裏發呆幹什麼？春華倒不料她會跟了來，因道：你跟來作什麼？你以爲我還要跳塘，來看着我嗎？五嫂子笑道：大姑娘說話，總是帶了生氣的樣子作什麼？相公師母給我多少好處，我要不分日夜看守着你？春華道：那麼，你跟了來作什麼？五嫂子道：你不用洗衣服罷，到我家裏去坐坐。春華對她週身打量了一番，問道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剛才我在你家坐，有什麼話，儘管對我說。現在我到這裏來了，你又叫我回去，你不嫌費事嗎？五嫂子笑道：你走了之後，我又想起幾句話來，所以又來請你去，春華將手拍着洗衣服的籃子道：你看看，這些些個衣服，我還沒有動一動。到你家去坐一會子再來洗衣服，那要遲到什麼時候才洗完呢？五

嫂子笑道：你到我家去坐坐，這衣服就不用洗了。春華道：不洗衣服，我回家去怎麼交代？五嫂子笑道：包你提了乾衣服回去，師母不能說你一句話。春華道：你不要這樣三彎九轉的說話了，你有什麼話要說，就在這裏對我說了，不是一樣嗎？五嫂子笑道：姑娘，你真把我弄成了個呆子了，假使我的話可以在這裏說的，我就在這裏說了，豈不乾淨？爲什麼一定要你到我家裏去說呢？我這樣說着，這裏面自然有一點緣故。春華見她癡頭露尾的樣子，這裏面顯然是有些原因，便道：好罷，我同你去。你若是沒有什麼好聽的話告訴我，我不依你。說着：於是一同走到五嫂子家裏來。五嫂子有個同堂屋的三婆婆，正扶了柴門，向外看着天色，見春華來了，這就笑道：大姑娘，恭喜呀！突然的說了這樣一句恭喜，這却讓春華有些莫明其妙。什麼事恭喜呢？站着向人看了，呆上了一呆。五嫂子就推着她笑道：進去說話罷，三婆婆和你鬧着玩呢。春華看三婆婆的臉色，分明是很自然的笑容，不像是鬧着玩。不過也不能就站在大門外追問這所以然，於是就同着五嫂子走了進來。到她屋裏的時候，見桌子擺了一碗茶，斟得滿滿的，好像待過客。這客是來去忽忽，連茶都沒有喝一口就走了的。於是放下籃子，還不曾坐下，就正色向她道：五嫂子，我看這裏頭有些文章，究竟什麼事？你快些對我說，我悶在心裏，可受不住。五嫂子笑道：你急什麼呢？我把你請了來，總要把話對你實說的。春華將放在地上的籃子，又挽了在手臂上，攢了嘴道：你說不說？你不說，我也不要聽你說什麼，我就走了。五嫂子將籃子拉住，笑道：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就是請你在我這裏吃了晚飯再走。春華道：你留我吃飯，那也不是對人說不得的話，你在塘邊對我說了，讓我洗完了衣服再來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，爲什麼先把我拉了回家來？而且剛才三婆婆對我說一句恭喜，總有原因。我看，這桌上有碗茶，必定是我娘來了，叫你留住

我，家裏是不定瞞着在作什麼害我的事呢。你對我說了實話，我就在你這裏吃飯。不然衣服我也不洗了，我馬上跑回家去，看他們把我怎樣？說着，身子扭了兩扭，又有要走的意思。五嫂子連連搖着手笑道：「不忙不忙，你聽我說，你家來了客，回去是不大好。春華道：『這話我就不懂了，家裏有客，我娘少不得忙起來，我正要回去做事，怎麼倒留着我在你家吃飯呢？』五嫂子抿嘴笑着沒作聲。春華道：『這個樣子，一定有原故，你說，到底爲了什麼？』五嫂子道：『好妹妹，我說是說，你不要生氣，臨江府來了人了。春華聽到這話，便知是未婚夫管家來了人。而且不讓自己回去，恐怕還來的是女客，可以穿房入戶，姑娘們是躲避不了的。再加上三婆婆見面那一句恭喜，這婆家來的人，是爲了什麼來的，大可明白，必是送嫁娶日子來了。母親常說女大不中留，要把自己送到婆家受管束去。自己還年輕呢，以爲母親或者是嚇人的話，現在是不幸證實了。頃刻之間，春華的面皮，漲得紅中透紫，眼珠發直，手扶了桌子站着發呆，只有微微喘氣的分兒，嘴裏一個字也吐露不出來。五嫂子明知這話是告訴她不得的。告訴她之後，必定會生氣，可是想不到她一生氣之後，竟是有點暈過去了的樣子。這就兩手輕輕扶了她，讓在椅子上坐下，而且微微的拍着她肩膀，笑道：『這也值不得這樣生氣。既是親戚，彼此總有來往的，因緣都是前生定，事到如今，你只有聽憑父母作主，順順當當的，圖個下半輩子吉利。』五嫂子嘮嘮叨叨對她勸上這些話，沒有一個字是她願意聽的。不過她也不駁上一句，將一隻手臂撐住了桌子，托着自己的臉腮，好像有一種沉思的樣子。五嫂子搖着她的身體，微微的笑着道：『你這是作什麼？越勸你倒是越生氣。春華兩隻眼睛呆定，似乎眼淚汪汪的，又有流出來的樣子。五嫂子低了身子，就在她耳朵邊，低聲安慰着道：『好妹妹，你不要哭，你的身體受不住了。春華突然的站了起來，板着臉道：

你說我哭嗎？我才不哭呢。剛才我已經說過，我的眼淚，已經收了起來，世界上沒有人配讓我哭的了，我不哭！五嫂子覺得她這話，很有毛病，不過在這個時候，也不是和她抬槓的時候，只好忍住了，便笑道：你不哭，就很好，你肯答應在我這裏吃了飯去嗎？春華猶疑了一會子，點頭道：那倒可以的。不過你應當告訴我，到底是什麼人來了？來了又爲什麼？五嫂子道：我也沒有到你府上去，我那裏知道？春華道：你沒有去，我家裏可有人到你這裏來。若不是我家有人來，你怎會到塘邊上把我請來吃飯？而且三婆婆見面就恭喜，分明是這話她也曉得的。事到如今，你還瞞我，算得我的什麼好朋友？五嫂子道：回頭我慢慢的和你說，現在我先去燒水泡茶……春華一把拉住她的衣襟，亂扯了幾下，頓着腳道：你說是不說？你若是不說，我不回家，我也不在你家坐着，我跑到三湖街上，搭船到南昌去，我不是嚇你，我說的到做的到。五嫂子雖知道她是瞎說的，不過看到她臉上又急得發黃，兩道眉毛幾乎是擠到一塊兒來了。便笑道：至於嗎？至於急成這個樣子嗎？你坐下，我慢慢的告訴你。春華依然扯住了她的衣襟，頓着腳道：你不管我坐也好，站也好，你只管快些把話告訴我。五嫂子笑道：你向來是個斯文人，真想不到你會急成這麼一個樣子。我說罷，城裏來的是一位男客，一位女客。男客是什麼人我不知道。女客聽說是師母娘家的親戚。大姑娘，大概你是叫她表嬸吧？春華點點頭道：對了，我叫她表嬸。她面子上是這樣的答應着，心裏可就在那裏想，這是我什麼表嬸，就是我的仇人。這個媒，就是這個王家表嬸說成的。五嫂子道：她大概就是你們兩家的月老吧？春華的臉皮，變着紫色，淡笑着答道：可不是？就在這個時候，那紫色的面皮，又帶了蒼白，而且嘴唇皮，由紫色變成了烏色。五嫂子道：哎呀！大姑娘，你的顏色太不好，身上怎麼了？春華還淡笑着，打算答應，不怎麼樣。然而

她忽然的咳嗽起來，伏在桌子上抬不起頭。很不在意的，向地面上吐了兩口痰。五嫂子看她顏色不對，也很有些着急，於是抽了懸繩子上掛的濕手巾，就來替她擦嘴。五嫂子連擦了兩把，抽回手巾去，又啊啞了一聲道：不好，大姑娘，你失紅了！年輕的人，何必這樣性子急呢？這不是自己的身體爲難嗎？春華抬起頭來看時，果然的，那濕手巾上，兩片鮮紅的血跡。再看地面上吐的痰，陰黯作紫色，自然是血。便點頭笑道：果然，吐血了，這倒是我的好事。五嫂子道：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，我送你回家去罷。春華搖着頭道：不，今天我不能回去。就是要死的話，我也要借你這屋子斷氣。五嫂子道：你既是不回去，我也不勉強你，坐在這裏，你是怪難受的，讓我扶你到我床上去躺躺罷。春華點點頭，哼着道：這個倒使得，只要你不嫌我醜醜你的床。五嫂子本來和春華是表同情的，見她這份情形，心裏也就想着，本來嗎，她這樣一個花枝般的人，又是一肚子好學問，叫她去嫁一個癩痢頭，而且害癆病的人，實在有些冤屈。由這點同情，五嫂子立刻垂下幾粒孤零的眼淚。於是先將袖口，把兩眼揉擦了幾下，然後對她道，好罷，你先躺下罷，我扶你上了床，再燒口水你喝。說着，用手來攙扶春華，把她扶到床上去。鄉下人，總是睡着那大而且長的冬瓜式枕頭，五嫂子把另一頭的一個枕頭也拿來疊着，那便很高，人在枕上躺着，彷彿是人在床上坐着一般，五嫂子同時將被展開，蓋了春華的脚，然後輕輕的拍了她的肩膀道：好姑娘，你千萬不要傷心了。春華點了點頭，也沒作聲。這一下子，可把五嫂子急壞了，時而出去，時而進來，忙着掃地，燒水，而且還將敬佛菩薩的線香，點了幾根插在窗格縫裏。春華看着，心裏很是感激。只在這時，有人道：真是叫人不能安心囉。春華一聽是母親的聲音，立刻垂下頭去，在枕上枕着，而且還側了臉向裏，緊緊的閉上眼睛。宋氏走進房來，看到這樣子，覺得

消息不會假，便靠近了床站着，問道：你怎麼了？以前沒有得過這個病呀。春華因母親來了，又勾起她一腔怨氣，心裏一陣激憤，又咳嗽着，立刻翻轉身來，想向地下吐痰。不想身翻得太急，噎了嗓子，一口痰噴了出來，正噴在宋氏身上。宋氏低頭看時，那裏是痰，身上藍竹布褂子上所沾染的，完全是大小血點。她雖是不喜歡春華，究竟是自己生的女兒，看到這血點亂噴的情形，她也發了呆，不能言語了。

第二十七回

倚枕聽謔言破涕爲笑

支床作復東截髮傷神

父母痛愛兒女，也無非是一種情感。宋氏對於春華的行爲，感到不滿，不過是想把她糾正過來，却沒有把她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意思。這時見她暈在床上，向人噴出血沫來，也就覺得可憐，怔怔的望了她一陣子，才向五嫂子道：唉！這是那裏說起？你看，她好好的會變成這個樣子。春華躺在高高的枕頭，蓬着兩把鬚髮，把兩隻耳朵都掩蓋起來了，自己緊閉了眼睛，沉住了臉躺着。這時母親說話，她才睜開眼來看看，立刻可又把眼睛閉上了。只是她眼光這樣一閃，那是更覺得她精神不振。宋氏伸手在她額頭上摸了一下，果然微微的有些熱，這就向她道，孩子，你不要一點水喝嗎？春華半睜了眼睛望着，立刻又閉上了，然後微微的擺了兩下頭。宋氏皺了眉，向她注視了一會子，這就低聲向五嫂子道：這對不住，只好讓她在你這裏先躺會子，到了晚上，我再來把她抬回去。說着，向五嫂子夾了兩夾眼睛。五嫂子這很明白她的意思，便笑道：我們不是一家人嗎？就是怕大姑娘嫌我的床髒呢。宋氏牽着被頭，替春華塞住了肩膀，低低的道：孩子，你就在五嫂子床上，躺一會子罷。春華知道家裏有仇人，正也不想回去，微微的點了兩點頭，並

不作聲。就在這時，只聽到天井的磚石，滴得滴得，有拐杖的碰擊聲。宋氏道：「哦！老太太來了。只這一聲，五嫂子立刻接到堂屋門外去。果然姚老太太，一手牽了小孫子，一手扶了拐杖，走將進來。一進房就顛巍巍的道：『這是那裏說起，我們這丫頭，好好的會失了紅了。春華看到祖母也來了，心裏也就想到，家裏頭人，都是把我當牛馬的。若說對我還存一點良心的，也就是瞞然一老而已。於是睜了眼向祖母望着，還抬起一隻手來，向姚老太太招了幾招。她掙扎着走到了床邊，首先就伸出那枯瘦的手，在春華的額角上和臉上，都摸了一個週，點點頭道：『總算還好，沒有怎麼發燒。』女子失紅是比男子失紅好些。若是男孩子，這樣一點年紀失紅，那可了不得！老太太這樣顛三倒四的說上一陣子，宋氏覺得不像話，倒是說這病要緊不要緊呢？可是春華却不介意，伸手牽住了老太太的衣襟，微微扯了兩下，然後低聲叫了一句婆婆。只這婆婆兩個字，以下並無別語，早是兩行眼淚，由臉面上流將下來。姚老太太兩手扶抱拐杖，俯着身子向她低聲說：『不要緊的，你不用着急。這是你脾氣不好，心裏一上火，噴出來的兩口熱血，好好的在床上躺半天，那就全好了。』說着，又伸手在她臉，摸了一陣。宋氏向姚老太太夾了兩夾眼睛，因道：『不要都在五嫂子家裏吵擾，我先走了，我還要替春華爹熬藥呢。』這句話却是把春華打動了，便問道：『爹知道我病了嗎？』姚老太太道：『醫生再三的叮囑，你沒有聽到嗎？說了不許給你爹添心事呢。我們怎能夠告訴他？』春華道：『那麼，你們都回去罷。外面要款待客，裏面又要伺候病人，那怎麼來得及呢？我不要緊，躺一會子，精神就恢復過來的了。』說着，她依然閉上了眼睛。宋氏是不料婆婆也會趕了來，只得向姚老太太丟個眼色，將嘴一努，搖了兩搖手。意思是請她不要說什麼。她也會意，點點頭道：『你帶了孩子回去罷。我在這裏坐一會子，看着她睡一覺。』宋氏又搖搖手，才

帶着孩子走了。春華對於家裏來的兩位客，那簡直是不敢去想。可是媒人口裏，究竟說些什麼來，教自己一律丟在腦後不問，也是辦不到。因之勉強打起精神，睜開了眼睛。伸着手將祖母的手握住，微笑道：婆婆，你若是疼我的話，你把實話告訴我，我的病就好了。五嫂子站在床那頭，就向姚老太太連連的擺了幾下手。她便笑道：你這孩子，突然問起這兩句話來，很奇怪，我告訴你什麼實話？春華道：你老人家，也是明知故問吧？家裏來了人，他們是作什麼的？我就問的是他們，春華說完了這話，就咬住了牙齒，微瞪着眼珠。姚老太太笑道：你這孩子糊塗，你爹病了，作親戚的人，不應該派人來探望探望嗎？春華閉上了眼，很淒慘的淡笑了一聲。將臉偏着向裏道：你也是這樣騙我。不派張三，不派李四，怎麼單單的派上這樣兩個人呢？姚老太太知道她說的這樣兩個人，是指那媒人而言，這倒叫她無話答復，只好默然。五嫂子也是站在床頭邊插不下言去，屋子裏三個人，全不作聲，有好大一會子，春華却格格格的，自己突然的笑了起來，姚老太太還以為她作夢，睜了兩隻大眼睛望着。她只管是笑，笑着將兩條腿灣起來，睜眼來看着人。姚老太太才曉得她是帶有諷刺意味的冷笑，便道：你這孩子，真是淘氣。身上有了病，應該好好的養息，你只管今天哭，明天笑，胡鬧些什麼？做女孩子應講個三從四德。你念了這多年的書，應該比我們明白些。你只管鬧脾氣，那裏還有一點女孩子的樣子？也難怪你父親為你氣得生病，你這種樣子，實在也教人看不慣。現在滿村子風言風語，家裏人有什麼面子？天菩薩在頭上，你父親作一生的好人，是不應該出什麼報應，小孩子這樣的要家裏人出醜，我想不到是那裏損了德。唉！要是像這樣的鬧下去，我這條老命，那也是活不了。說着，她也很生氣，將她的拐杖頭，在地板上咚咚的了幾下。春華心裏，都是一套佳人才子的典故，只覺辦不到佳人才子那一

套，心裏就很難受。可是說女人不必要三從四德，不必顧全家風，這意思是不敢有的。姚老太太談了一陣子她的天理人情，且不問理由是怎麼樣？有幾句話可是事實，因之春華那一陣子淒慘的冷笑，只得收了下去。閉眼靜靜的想着，怎麼辦？守在娘家不嫁，那不成，不嫁那管家癩痢也不成，逃？往那裏逃？死，身後還要落人家一番議論，說是害想思病死的。這簡直的讓人走頭無路。想到這裏心窩裏一股酸氣，直達到兩眼，眼睛裏的兩行眼淚，怎麼也忍耐不住了。豆大的兩粒淚珠，滾到鮮紅的臉面上來。五嫂子微笑道：大姑娘，你是聰明人，有話還要我們來多說嗎？你身上有了這樣一個毛病，你應當格外保重自己。你只管傷心，這病就會加重的。萬一把身子弄壞了，年紀輕輕的，多麼可惜。古言道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你無論有什麼打算，第一你應當把這條身子保守好了。我是個笨人，心裏想不開，嘴頭子上也不會顛斤播兩，可是這一個笨主意，我也曉得，第一，就是要身體好。你是聰敏人，自己去想想罷，反正你想開來了，可以到書上去找出一些道理來，把我這話比比。青山綠水常常在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往後你遇到了那更聰明的人，一說到五嫂子勸你的話，人家一定會說是不錯的。她這番話，好像葫蘆牽到冬瓜架裏，有些糾纏不清。不過春華心裏是很明白，她是叫自己等着機會去候小秋呢。這談何容易的事？若是有機會，他也不走了。春華心裏在玩味着五嫂子的話，就把眼淚止住，不曾繼續的流下來。姚老太太縮着手到袖子裏去，掏出一方白布手絹，捏成個團團，夾了一點手巾角，在她的臉上輕輕的揩着那淚痕。因道：孩子，你年紀也不小了，而且你又讀了這多年書，你總應該明白事體。你沒有聽到過算命的給你算命說着嗎？他說，你命好得很，還要先作夫人後作老夫人呢。就是我看你的相，也是載福的樣子，算命先生的話，十個有九個這樣說，那不會假。春華等祖母

說完了，呵呵格格，頭在枕上扭着狂笑起來。不但姚老太太呆了，就是五嫂子也有些莫明其妙，她爲什麼這樣的傻笑。她狂笑着哎喲喲了一聲，將身子扭了兩扭，才停住了笑聲。姚老太太道：你這孩子是怎麼了？發了狂嗎？春華笑道：我想起一個故事來了，五嫂子暗想，她病到這種情形，還有工夫去講故事呢。便道：大姑娘還想着故事呢，想着什麼故事？春華道：據傳說，朱洪武是個癩痢頭。她說了這句話，五嫂子和姚老太太都愕然一下，不想她嘴裏會毫不猶豫的說出這種話來。春華並不理會，接着道：自然，他那種樣子，什麼人都會討厭的。有一天，他到他姑母家裏去討些飯吃，姑母罵他沒有出息，小伙子不能把力氣換飯，只是只和人家討飯吃。朱洪武就笑起來，說是將來他要大富大貴，姑母現在不救濟救濟，將來不要後悔。他姑母見他說這樣大話，更是生氣，順手就在他身後一推。這一推不緊，他忘了跨過門檻，跌了個四脚爬沙，頭摔在石磚上，竟是整個的把那癩痢壳子落了下來。而且癩痢壳子摔下來，不是原來的髒東西，變成了一隻金碗。朱洪武頭上，倒現出了烏緞子一般的滿頭頭髮。他姑母立刻扶起他來，大雞大肉款待他，後來朱洪武做了皇帝，這位姑媽，封了做姑太后。五嫂子笑道：這話太有趣，出在什麼書上呢？春華道：書上那有這種事情呢？這是後人胡謔的。五嫂子道：既是後人胡謔的那是笑話了。春華道：誰說不是笑話呢？笑話雖是笑話，倒也可以騙騙傻子。算命的說我會作夫人，那不說我頭上會落下金碗來一樣的好笑嗎？五嫂子，等我下了床的時候，你可以推我一把，把我頭上這隻金碗跌落下來了，我作了皇帝，我也封你做一個皇太妃。說畢，又吱吱的笑了起來。她在這種笑聲裏面，自有那一番指桑罵槐的意味。五嫂子也是聰敏人裏面挑了出來的，一聽她的話音，和她的態度，有什麼不明白，當了姚老太太的面，可不便怎樣的去勸她。姚老太太，可就忍不住

了，歎了一口氣，笑罵着道：你這孩子，也太淘氣，不是你病了，我就要重重的說你兩句。你一個念書的姑娘，爲什麼這樣輕嘴薄舌？而且人好不在貌相，包文正醜的那個樣子，還是天上的文曲星呢。春華道：你老人家說誰是文曲星呢？只說了這一句，她不肯再說什麼了，突然的一個翻身向裏，就睡了。姚老太太道：五嫂子，你看這孩子的脾氣，現在是大不相同了，從前並不是這種樣子。五嫂子心裏明白，現在爲什麼大不相同的，可是怎能夠說破出來呢？便笑道：這也是你老人家多心，其實沒有什麼大不相同。不過她不舒服，有些不耐煩就是了。姚老太太道：我也知道她是有些不耐煩，不過這樣哭哭笑笑，好像得了瘋病一樣，這是何苦。我究竟是隔了一輩子的

人，上了歲數了，丟些想頭給他們年輕的人。你想，今天的事，要是她娘在當面，那會饒了她嗎？五嫂子笑道：也就因爲你老人家疼她，她就在你老面前撒嬌，要不然，我們大姑娘，不這樣不耐煩的。她兩人這般一問一答的評論春華，春華只當是不知道，依然是側了臉睡着。她先是假睡，後來因爲自己疲勞過了分，也就真的睡過去了。姚老太太叫了她幾遍，她並沒有答應。這就輕輕的向五嫂子道：沒有法子，請你看着她一點罷。家裏的事，我也是放心不下，我總也想回去看看。五嫂子低聲道：你隨便罷。我伺候這位大姑娘，那還是準合她的脾氣。家裏的事，也該你回去料理料理的了。姚老太太向五嫂子招招手，將她叫到面前，然後扶住她的肩膀，對她的耳朵咕嚕了一陣。五嫂子聽了這話，倒是大吃一驚，低聲問道：真是這樣子辦嗎？姚老太太向床上指指，然後扶了拐杖向外走。五嫂子送到大門外，回頭看看人，才道：娘，我看這樣辦，不大好吧？我們這樣一個聰敏伶俐姑娘，那不太委屈一點子嗎？姚老太太道：這件事，外人不知道的，你千萬不要透一點口風。若是讓床上那位知道了，那就走不動，而且以後什麼法子她都會防備的

了。五嫂子道：我那裏那樣傻，這樣大的事，我不敢隨便說。將來事情弄壞，相公見怪起來，我更不能在姚家作人呢。姚老太太道：我也曉得你是不會亂說的，所以告訴你，多請你照應她一點罷，我走了。五嫂子站在門外，望了姚老太太緩緩的走去，不免出了一身冷汗。心裏想着姚老太太告訴的話：覺得宋氏對於親生的女兒，這樣子辦，未免太狠心。本來想把消息轉告春華，可是她聽說媒人到了家，就氣得吐血，比這更要厲害一些的事，怎樣敢說？可是不說，將來事情過去了，春華怪起知情不舉來，那一定是很生氣的。不知道這惡消息，却也罷了，知道了這惡消息，真叫人爲難。五嫂子在門口發了一陣呆，究竟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。病人睡在牀上，又不便不理會，忽忽忙忙的，吃過午飯，就回到屋裏去，找了一點針線活，坐在床沿上做。不時的，却用眼光去看看床上睡的春華，只看她的頭髮，像一捧烏雲一樣，粉團子似的臉，在腮上由皮肉裏透出個個紅暈來。心想，這位姑娘，模樣也好，才學也好，就是性情，本來也好，教她配個癩痢頭的癆病鬼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她是怎樣的不委屈？五嫂子看看人，又想心事，這針活就做不下去了。昏昏沉沉的，不知不覺的，已經到了黃昏邊，屋子裏有些看不清楚東西，心想，這位姑娘，睡得時候也夠久了，就想去叫她，堂屋裏却有人輕輕的道：五嫂子在家嗎？她走出來看時，光線模糊的當中，看得出來是毛三叔，正靠了堂屋門站着。因笑道：喲！稀客呀！毛三叔拱手道：五嫂子，你饒了我，不要說這樣的話了。我替全族的人，惹下一個偌大的亂子，自己也鬧得家破人亡，我那有臉見人？五嫂子笑道：家也在呀，人也在呀！毛三叔道：哼！那比人死了還要丟臉。五嫂子在屋子裏摸出紙煤水烟袋來，遞給他道：堂屋裏坐坐罷。大姑娘病在我這裏，睡了一下午沒醒，你可不要大聲說話。毛三叔道：我特意爲了這事來的，姑娘的病怎麼樣了？五嫂子

道：你倒有這番好心，還來看她的病。毛三叔手捧了水煙袋，在暗中呼嚕響着抽了一陣，沒有答復。五嫂子低聲道：姑娘是心病，說重不重，說輕不輕。喂！你可知道那一位的消息，是坐船下省去了嗎？毛三叔也低聲答道：你說到那一位嗎？我就爲了他的事來的。五嫂子道：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他還沒有走，叫你來探聽消息的吧？毛三叔頓了一頓，笑道：這倒不，實不相瞞，我在家鄉丟了這樣一個大人，怎麼還站得住腳？我想到省裏去，求求李少爺，給我找一碗飯吃，便是找不着事，那怕給李少爺當當差，我也願意的。兩個人只管說話，就大意起來，聲音不會低了下去，說的話，也就和平常的聲音，有些差不多了。這就聽到春華長長的哼了一聲。接着還低聲叫了一句五嫂子。她立刻向毛三叔搖了兩搖手，答道：大姑娘醒了嗎？我來給你點燈。春華叫道：你先進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五嫂子在外面點了燈，送進房去。一邊只管向毛三叔搖手搖頭。春華抬起一隻手來，連連向五嫂子招了幾招。五嫂子走到牀面前，春華手扯了她的衣襟，低聲道：五嫂子，我對你不壞呀，你爲什麼瞞着我？你替我叫毛三叔進來，和我說兩句話，行不行？五嫂子，我是要死的人，累你，也就是這麼一回，你就和我擔點干系罷。她說話，本是有氣無力的樣子，加上將兩隻眼珠釘住了五嫂子看着，只等她那句答應的話，真是有些可憐。五嫂子實在不忍再拂逆了她的意思，便道：倒不是我怕擔干系，你是這樣有病的人，我不願你再爲別的事煩心。春華道：我和他說兩句話，也沒有什麼煩心，我自己會叫的。毛三叔，哼！毛三叔請你進來。她叫着就喘了兩口氣，毛三叔知道是躲不了，索興就走了進來了，春華雖是喘着氣，看到了他，兀自發着微笑。向他也是招招手。毛三叔走到牀前，春華就笑道：毛三叔，多謝你還來看看我的病呀。毛三叔道：大姑娘，往日你待我都很好，你不舒服，我還不應該來看看你嗎？春華道：我彷彿

佛聽到你說，要到省裏去，這是真的嗎？毛三叔將手摸摸下巴，又摸摸頭，微笑道：倒是有這個意思。不過我知道，到省裏去找事，那是很不容易的，總要有人和我寫封薦信。大姑娘，你可以和我寫一封薦信嗎？春華笑道：這豈不是一樁笑話，我一個大門不出的黃花閨女，薦你到那裏去？毛三叔笑着將肩膀拍了兩拍道：天下就有這樣的笑話哩。若是你肯寫一封薦信，我的事就可以成功。春華定了眼珠凝神一會，因笑道：你的意思，我也明白了。你打算去找他，順便和我帶一封信，見他好有話說，你說對不對？毛三叔笑着沒有作聲。春華道：其實他這個人，非常之念交情的，你果然去找他，他總可以替你想法子。至少也可以多給你幾個川資，讓你很風光的回來。毛三叔歎了一口氣道：事到於今，我還有臉子回來嗎？假如李少爺他不給我想法子，我就到外面漂流去了，三年五載，十年八載，不回家鄉，那也說不定。不瞞你說，許多日子，我都是白天藏在家裏，晚上出頭，走上街去喝兩碗水酒。也是那話，出門一把鎖，進門一盞燈，這樣的日子，過得有什麼味？在家也是和出門一樣。春華道：這樣子說，你還是很念毛三孀了。毛三叔站在屋子中間，默然了一會，許久才歎了一口氣。春華道：這倒是族裏人不好，一定要你把牠除掉。毛三叔將手抬起，打了自己一個嘴巴，竟是拍的一下响。他道：不怪族人不好，只怪我臉子長得不好。我就捨不得她，有什麼用？要得了她的人，要不了她的心，一個不提防，她趁我喝醉了，會把我剝成八塊，丟到大河裏去喂大王八。所以她娘家把她重嫁出去，我是一個錢不要，就是她的衣服首飾，有放在家裏的，我也讓她拿了去。我毛三孀仔，不想用老婆身上一個錢。我現在明白了，婚姻總要好的配好的，醜的配醜的，若是配的不相稱，頭髮白了，也保不定會變心的。她不願意跟我，由她去罷。春華道：阿彌陀佛，世上的男人，都像你老這樣，什麼事情都沒

有了。五嫂子本到廚房裏燒水去了，這就突然的跑了進來，向兩個人亂搖着手道：你們這是怎麼了？說話的聲音，越來越大。春華突然的省悟，就低聲向毛三叔道：的確，是我們太大意了。毛三叔，你明天一早，到五嫂子手上來拿信，你快走罷，碰到了我家裏來的人，很是不便。毛三叔道：我這人真也有些糊塗，我要說的話，一句也沒有說。春華道：你不用說，我全明白就是了。你走罷！人家是位姑娘，姑娘屋子裏，不許男人站着，這男人有什麼法子？所以毛三叔只得也照例用那安慰病人的方法，說了一聲保重，轉身走了。五嫂子道：大姑娘你要吃什麼東西嗎？春華在小衣口袋裏拿出一個鑰匙來，給五嫂子看道：請你到我家去，把我書桌子抽屜打開，裏面有本黃書皮紅絲線訂的本子，你給我拿來。另外一個紙盒子，裏面有信紙信封，你都帶着。筆和墨盒子，那是在桌上的，你拿了揣在袋裏，也不會有人知道，家裏人問你拿什麼呢，你就說我悶得慌，要拿本書看看。你若把這事辦到了，我在枕上和作磕三個頭，比弄了東西給我吃，那好一千倍，好一萬倍。五嫂子知道這事要擔一點關係，無如她說得可憐，只好和她答應了。春華說完了話，又側了身子向裏安睡了一覺。等她醒了過來，已是天交二更，五嫂子靠桌子坐在那裏打盹，地上放個白泥小爐子，微微的炭火，熬着一罐粥。她只哼一聲，五嫂子，就驚醒過來，勸她喝點粥。春華想了一想，笑着坐了起來，點頭道：好的，我應當吃一點，先打起精神來。五嫂子將一個茶几搬到床前，先和春華披上了衣服，然後拿了兩個碟子到桌上。看時，是一碟鹹菜炒豆乾絲，和一碟麻油浸的五香蘿蔔乾，春華也有三分願意。五嫂子放了煤油燈不點，却用泥燭台插了一枝燭放在茶几上，然後盛了稀粥也似的香米粥送到茶几上。春華真想不到五嫂子這樣殷勤款待，吃着又香又脆的小菜，竟是一連喝了三碗粥。還是五嫂子攔阻着，才放了碗。接着，她把桌

上一堆棉衣服推開，裏面竟是藏着一壺熱茶。這又斟了一杯給她喝了。春華剛接了茶，她已是將爐子上新放的一壺水，傾在桌上洗臉盆裏，擰了一把熱氣騰騰的手巾過來。春華大爲詫異，雖然五嫂子向來待人好，也不能有這樣體貼週到，這且攔在心裏，便笑道：沒什麼說的，將來我和你多磕兩個頭謝謝罷。東西都給我拿來嗎？五嫂子且不答復，將茶几擦乾淨了，由桌子抽屜裏，取出了筆墨紙箋之類，一齊放在茶几上，向春華抿嘴微笑。春華放下茶杯，合掌向她道謝。五嫂子拿去了茶杯，又把蠟燭彈了一彈燭花，笑道：這樣你好寫嗎？春華將披的衣服，全把紐子扣好，在牀頭靠着休息了一會，點點頭道：稀飯還吃三碗呢，寫一封信，有什麼不成。於是挨着身子坐到床沿邊，將墨盒打開，鋪好了紙，提筆蘸了兩下墨，依然放下，手肘撐在茶几上，托了自己的頭，閉着眼睛，只管默神。五嫂子道：怎麼樣？大姑娘，你不能寫嗎？若是不能寫，就不用寫罷。春華道：不是，我總覺得有千言萬語想寫了出來。不過，我又想寫上千言萬語，又能把心裏的話說完嗎？所以我又想着，只寫幾句扼要的話，我回復人家幾個字，也就完了。說着，又提起了筆來，打算來寫，可是只把筆伸到墨盒子裏去蘸上了幾下，依然又放下來。這就皺了眉道：我覺得心裏閉塞得很，有話竟是說不出來了。五嫂子便斟了一杯茶送到她手上，笑道：忙什麼呢？你先喝這杯茶，慢慢的想罷。春華果然喝着茶，用嘴唇微微的抿着，心裏是在出神。她突然的將茶杯放下道：想什麼呢，隨便的寫上幾句就是了。她說着話，反手過去，將那蓬鬆的髮辮挽到面前來，一陣的透開了。五嫂子道：你這是作什麼？春華道：蓬得我實在難受，亂頭髮只管在背上扎人，請你和我梳一梳罷。五嫂子道：這樣夜深，你還梳頭作什麼？春華道：我已經拆散辮子了，你難道叫我披散頭髮睡一晚不成？她這話是很有道理，五嫂子無法可駁。就拿了梳篦來，

掀開了蚊帳，站在床後頭，替她把頭髮梳清。春華伸手掏過梳順了的頭髮，將絨繩紮了一小辮。五嫂子站在一邊，却也沒有理會到她有什麼用意。春華道：你拿一把剪刀給我罷，我的指甲太長了，要修修。五嫂子道：這樣沒有弄好，又要弄那樣，等我給你先把辮子編好再說。春華皺了眉道：你知道我是個急性子的人，爲什麼不依我呢？五嫂子在今天晚上，本來已是特別殷勤，這點小事，更不忍去違拗了她的意思，就找了把剪刀給她。她接到了剪刀，一點也不考量，拿住那辮頭髮。吱咯一下，就剪了下來。五嫂子先是一怔，然而她是村子裏一個富於經驗的女人，立刻醒悟過來。點點頭道：忙了半天，就爲的是這個，還有別的事情要辦沒有？大姑娘，你的身體不大好，你也不應當太勞累了。春華笑道：還有一點事，就是請你替我把辮子編上了，五嫂子心裏可就笑着，這年月真是變了，這麼一點小年紀的黃花閨女，什麼都知道，這是誰告訴她的呢？當時她含着微笑，替春華將辮子編好了，再揀了一根蠟燭點着，春華似乎已經把那封信的腹稿打好，伏在茶几上，文不加點的就封信寫了起來。那信是：

秋兄左右：昨奉手書，一慟幾絕，嘔心滴血，突兀成病。所有痛楚，雖萬言莫盡，書亦何益？茲乘某氏之便，奉上烏髮一仔，詩草一冊，髮者示其親，詩則表吾意也。玩之置之，抑生懷而死其穴之？是在足下。至重來之約，一聽諸天，然恐索我於枯魚之肆矣！來使能知我近狀，當可奉告一切，乞善視之。花落水流，我復何言，伏維珍重！

華再拜

她自己看了一遍，又寫了一個信封，將信箋折疊好，塞在信封裏，將筆一丟，人就伏在床上。許久許久，不能動。五嫂子又吃一驚，連忙走過來問道：我的大姑娘，你這是怎麼了？春華伏着答道：這沒有什麼，不過我有點頭暈。五嫂子道：唉！這是何苦呢？我就知道你是太勞累了。既是

頭暈，你就好好的躺下去罷，還爬在這裏作什麼？春華依然爬在床上，搖搖頭道：「不要緊的，我養養神就好了，我還有一點事要作呢。」五嫂子道：「還有什麼事呢？我的大姑娘，你自在一點子吧？你真有什麼事，我替你作得了。」春華道：「那本書，和我這縉頭髮，我要包起來。」五嫂子道：「這個，我也會作呀。你好好的躺着，口裏說着，我當面照了你的意思來包，你看行不行？」春華也不曾抬起頭來，隨便的就答應了一聲行。五嫂子略略猜了她的意思，就翻箱倒匣，找出兩塊乾淨布片來，走向床邊問道：「大姑娘，你看這兩塊布行嗎？」春華並沒有答應，就深深的呼吸了一下。不想她伏在被上，竟是睡着了。五嫂子呆望了她，許久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可憐呀可憐！」

第二十八回 棄婦重逢嘗夫妻滋味 傳書久玩暴兒女私情

春華那種憔悴的樣子，在五嫂子也不能不動心，只好悄悄的將她扶進被裏去睡着。等她睡得安穩了，就把書本包上，頭髮捲起，在一切辦得了之後，更找了一方乾淨的藍布，捲作一捲。在這時，宋氏打着燈籠也來探問了一回。五嫂子怕讓她看出了什麼破綻，只說春華好得多，剛剛睡着。宋氏只進房來打了個轉身，就走了。臨走的時候，還叮囑了五嫂子幾句，讓她明天晚些回去，爲的好把客人送出了門去，五嫂子正是巴不得這樣一句，知道毛三叔這醉鬼，明天早上幾時來呢？五嫂子忙了一天，上床放頭就睡，也不知道到了什麼時間，彷彿是聽到有人嗚嗚說話。個身睜眼看看，却不見了春華，這倒不由她吃一驚。一個病人，無端的向那裏去了？口裏叫了一聲大姑娘，披衣就搶下床來，却聽到春華輕輕的在堂屋裏答道：「我在這裏呢，我的天，你作些什麼？五嫂子走出房門來時，只見毛三叔已經是自己包的那個包袱，夾在脇下，在堂屋門外站

着，大概是話都已經說完，這就要走了。看看屋外的天色，還只有一點混茫的光亮，便笑道：毛三叔來的真早，怎麼你叫門，我並沒有聽到。毛三叔道：那裏叫了門？大姑娘早是打開了門，在院子外面等着我呢。五嫂子立刻拉着春華的手，捏上兩捏，正色道：你的手冰涼，大姑娘，這是鬧着玩的嗎？假如你病加重了，師母雖不說什麼，我也難爲情。春華笑道：你這樣一個聰明人，這一點事會不明白。假如我的病真加重了，你想我的爹娘會怪你嗎？毛三叔聽到她說話的聲音，也是越來越大，想着若是驚動了鄰居，自己不好說話。便低聲道：大姑娘沒有什麼話要說了嗎？我走了，多謝你的好意。春華點點頭，讓他去了。可是當毛三叔走出籬笆門以後，她又追了出來，靠着門，向毛三叔亂招手。毛三叔走了回來，笑問道：姑娘還有什麼話？春華低頭想了一想，微笑道：你以後可以少喝酒了。毛三叔真想不到她也要緊的追出來，却是說這樣一句不相干的話。這倒不去管，只要她說出來，自己也就愧領了，連答了兩聲是。五嫂子早是扶住了春華的肩膀，帶向門裏拉着，望了她的臉道：你一點血色都沒有呢，早晨起來，就吹這樣的涼風，你有什么和自己的身體過不去的嗎？倒一定要這樣糟塌自己的身體。我想，你的話，說到這裏，低了聲音道：信上說了就夠了，多叮囑反爲不妙。進去罷，說着，拉了春華向裏走。毛三叔也是勸她進去。春華說聲有勞，扶着五嫂子進去了。不到一會工夫，五嫂子又很快的跑了出來，一直追到毛三叔身後，輕輕的嘆了一聲。毛三叔回轉身來，瞪了眼道：還有什麼事？五嫂子回頭，看了沒有人在身邊，才道：她說，你見了那人，不要說她病體怎樣厲害，就說已經好了。毛三叔道：可是她信上說病了呢，我不有些言語不符嗎？五嫂子翻轉着眼睛想了一想，笑道：這個，我那裏知道？不過她信上寫的，總比你嘴裏去說的要實在些，你見了那人實話實說得了。毛三叔道：既是

要我實話實說，你帶這個口信來作什麼？五嫂子瞅了他一眼，再哼一聲，微笑道：你真是個二百五，怪不得你不得着女人的歡喜。說畢，一扭頭走了。毛三叔這倒真有些莫明其妙，心想，我怎麼會是二百五！女人儘管天天在一處，女人的心，那總是猜不透的。信上說的話，和口裏說的話不一樣，叫我去撒謊，倒叫我做二百五。毛三叔把這件事悶在心裏，無從問人，却也不去對人說。當時回家，把收拾清楚了東西，從新又清理了一下，完全堆積在臥室裏，裏外幾重門，都用鎖鎖了。到了黃昏以後，背上一個大包袱，悄悄的出了大門，依然的鎖了，站在門外，望着門垂了幾點眼淚，然後嘆口長氣，出村而去。當晚到了三湖街上，住在小客店裏，等到明日搭船下省。心裏那番難過，自是不必說，熟酒鋪子，不願意去，且到街西頭不認識的酒店裏去吃幾碗水酒，解解愁悶。內地的街市，敲過了初更，一律上門，唯有茶館酒店，還敞着店門，在屋梁上垂下幾盞雙嘴子或三嘴子的油燈，繼續的作買賣。這街西頭的酒店，靠近了河岸，上下水的船，靠了岸，船上的客人都會到這裏來消遣。毛三叔低了頭走進店堂去，在那油籠薰人的火光下，滿眼都是人，吱吱喳喳，一片酒客的談笑聲。只有最裏牆角落裏，有張小條桌還空着沒有座客。毛三叔正覺合意，一直走上那裏，將面朝裏坐着，店伙來了，要了一大壺加料水酒，兩包煮青皮豆，吃着豆子慢慢的喝酒。在喝了兩碗酒之後，感到肚子裏有些空虛就回過頭來叫店伙，要一碗油炸豆腐吃。却有一個人站在人叢中四面張望，好像是找人。那人穿着藍寧綢夾袍，青紗瓜皮帽，手裏拿着一柄白紙摺扇。這尤其讓人注意，不應該是這水酒店裏的座客。只聽到有人叫道：馬先生，馬先生，在這邊坐，隨着有個人站起來，向他招手。那人毛三叔認得，是馮家村的人，要算毛三叔親近一些的堂叔。毛三叔想到自己女人，就不好意思見馮家人，自己立刻回轉頭去。心裏

也就想着，馮家有人在這裏吃酒，也決不止一個，遇到他們，都是仇人，很是尷尬，喝完了這壺就走罷。他什麼不看了，只是低了頭喝酒。喝完了，待叫店伙會酒錢，無奈這酒伙，老是照顧坐位對過的人，要大聲喊叫，又怕讓馮家人聽到了，只好不時的回轉頭來望着。不望則可，這一望却望出了事故，就在這時，毛三嬸母女兩個，隨着一個馮家老頭子也走進店來。他們並不先到的馮家人去併座位，就在自己這邊，隔了兩張桌子坐下了。毛三叔想不到冤家路窄，偏是在這裏相逢。所幸自己是面朝裏，這就不動身，背對着，聽說些什麼？先是她們低聲說話，後來聽到毛三嬸說，我坐一會子就走，人他是偷看過了，事情也說好了，只要彼此對一對面，還要我久坐作什麼？毛三叔聽了，心裏恍然大悟，這正是她在這裏商議改嫁，那個先來的男人，就是要娶她的人。不想她有這樣一個漂亮的人來娶她。這樣看起來，倒是她不規矩的好，由我窮鬼這裏，嫁了一個闊人了。我弄得家敗人亡，她竟是順心如意，那太便宜了她了。心裏想到這種地方把喝下去的那股子酒勁，一齊湧了出來，同時臉上發燒，背上出汗，人落到熱灶裏去了一樣。神情慌亂着，人是不知如何是好，只管用手指頭蘸着碗裏的剩酒，不住的在桌上畫着圈。過了一會，却聽到有個外鄉人的口音，在那邊說話。他道：我是沒有話說，這位大嫂願意，就一事成百事成了。毛三嬸却沒有作聲，她母親答言說：我們不能騙你吧？前幾天看到她，今天看到還是她。只要我們說的話你都照辦了，這頭親就算成了。就在這時，接着一陣哈哈大笑，似乎毛三嬸做了一個什麼羞澀姿態，惹得同來的人都笑起來了。毛三叔立刻心火上攻，頭花眼暈，幾乎要栽到桌子下面去。於是伏在桌子上，定了一定神，再跟着向下聽去。可是一陣喧笑之聲，由店堂向外走着，這其間有女人的聲音，自然是毛三嬸也走了。無論如何也忍耐不住，站起來向外看去，毛三

嬌果然是出了門，那個外鄉人還是笑嘻嘻的站在那座位邊，對了毛三孀的後影看去。不用提。他對於毛三孀這個人，已是十分的中意了。順着這條路下去沒有別的，就是一嫁一娶。他是個外鄉人，決不會知道這女人不是好東西，曾惹了娘婆兩家，打過大陣。這個女人，我不能讓他這樣的痛快嫁出門去。於是叫了店伙來，掏了一把銅幣放在桌上算酒錢，立刻追出店門，走上大街。在街的西口外，有兩隻燈籠高舉着，想必就是她們，便放輕了脚步，緊緊的跟了上去。當自己追到她們身後，相隔二三十步路的時候，這就按了她們的脚步同樣走着。有一個人道：現在出了街口了，我告訴你們一句話，你們別害怕。毛三孀道：什麼事？街上有老虎出現嗎？那人笑道：那倒不是，我看到毛三叔也在牆角落裏喝酒呢。他掉過臉去，倒沒有作聲，怪不怪？我們說話的時候，他要叫起來……毛三孀搶嘴道：他叫起來怎麼樣？你以為我怕他嗎？哼！他寫了休書，打了手模脚印，我和他兩不相干了。他姓他的姚，我姓我的馮，我姓馮的嫁人，他姓姚的管得着嗎？那人道：雖然這樣說，那彼此見了面，究竟不大合適。他道：有什麼不合適？古往今來，謀死親夫的女人多着哩，我討厭他，沒有謀死他，讓他在我心裏逃了命出去，就對得住他。我的青春，都讓他霸佔了，落得我殘花敗柳，中年改嫁。他若叫起來，我就用這些去問他，他還有什麼話說？她母親說：你可不能那樣說，人心都是肉做的。他這回聽憑你改嫁，一點也不爲難，也就對得住你了。毛三孀道：他是什麼對得住對不住？他算是聰明過來了，要得了我的人，要不了我的心，他要我回去作什麼，打算讓我謀死他嗎？毛三叔在後面跟着，聽了這些話，覺得自己這顆心，不啻是一陣陣的讓涼水澆了。心裏感觸很深，脚步也就慢慢的緩了下來，始終是呆站在人家屋檐下沒有向前走。那毛三孀的聲音，自然也越來越細微，以至於聽不到了。毛三叔呆站了許

久，醒悟過來，不由得打了兩個寒噤，心裏想着，幸而我是不會找着她來論理，若是和她對面一談，不是又要受一場惡氣。女人家原來有這樣狠的心，我就一輩子不再娶女人也罷。我倒不明白這位李小秋少爺，爲什麼愛上了我家大姑娘？你是沒有嘗到女人的辣味，不知道這罪是多麼難受。那也罷，讓酒店裏那個外鄉人，把她娶了去，讓他也去受受罪。毛三叔一番氣忿，到現在已是消失個乾淨，低了頭有一步沒一步走回客店去。當他經過那家水酒舖時，還聽到那外鄉人在人叢裏發聲哈哈大笑。毛三叔對酒舖子裏看了一眼，也微微一笑。他想着，這小子今晚上抬着了晦氣票子了。多謝多謝，你作了我的替死鬼。他心裏是這樣的想着，兩隻手是不期然而然的，對着酒店裏拱了兩拱。好在他在暗處，雖然作出這樣舉動，却也沒有人看到。他回到小客店裏去，比沒有喝酒以前，心裏是更感到難受。只是爲了不在家裏，要不然，他要放聲大哭了。好容易熬過了這晚，第二天趕早就到河下去搭船。不想上省的班船，昨天都開走了，明天還不定有。毛三叔覺得三湖街上舉眼都是熟人，如何可以住下，就背了包袱，走三十里旱路，準備到樟樹鎮去搭船。到了樟樹，又耽擱一宿，次日方才搭船東下。因爲他上船早，早在前艙的推篷邊下，展開了包袱。他這包袱，就是一床薄被，捲了幾件單夾衣服，將被展開，衣服包作了枕頭，就睡起來。內地的班船，前後三個艙，往往要搭二十多位客人。站着是船篷碰了頭，坐着腿又拳縮得難過，只有睡覺方便。毛三叔在推篷邊，還可以向外看看，吐痰倒水，要便利許多。第一日船只走了六十里，在太陽還有一丈多高，趕上一個小鎮市，便彎船了。毛三叔是個散蕩慣了的人，在船上盤住睡了一天，全身都不受用。船既靠了岸，他無論如何也忍耐不住，在被褥底下，拿起收藏的鞋子，走出船頭去穿上。當他將兩隻鞋子拔起，抬頭向岸上望着，他幾乎一個倒栽蔥，落下水去。

趕快將身子一蹲，扶住了絆帆索的將軍柱。原來這岸上是一道長堤，在長堤上列着兩行楊柳樹。在柳樹叢中有幾幢半瓦房半茅屋的村店，在村店窗戶外，斜斜的掛着一幅酒幌子。毛三叔在這煩惱境况中，自然是見了酒店，就不免垂涎。可是當他向酒店裏看去的時候，由那裏走出一雙男女。男的是那外鄉人，女的就是自己休掉了的老婆。她今天穿了藍綢滾着紅絲辮的夾襖，下面穿了大紅綢子褲，手上還捏着一條紅綢灑花汗巾。笑嘻嘻的跟了那男人走。他想法快，她嫁了這個男人，也要下省去了。這也就不想上岸了，脫下了鞋子，依然到鋪上去躺着。他又想，這女人不見得對了男人就發狠的。她和我作了六七年的夫妻，沒有這樣高興過，嫁了那姓馬的只兩三天，就這樣笑得不敢了。我想那姓馬的是捨着了晦氣票子，恐怕是不對，也許人家是捨着歡喜票子了。他向着這條路上着想，那就不願再想了，將頭邊的被褥捲得高高的，耐着性睡覺。到了次日天亮，船夫開船，拖着錨上的鐵鍊子，噹噹作響，可就把他驚醒。推開頭邊的活捲蓬向外看看，究竟是什麼時候。他這裏推篷，緊鄰着這邊的一條船，也有人在那裏推篷，篷推開了，突然的紅光一閃，照耀着雙眼。定睛細看，又是自己休掉了的女人，她身上穿了件大紅綢子的緊身夾襖，烏油的頭髮，雪白的臉蛋子，端了一盆水，向外面潑了出來。兩下相距，不過三四尺，而今她豈有看不出來之理？然而她雖是看出來了，絲毫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，却把臉盆，蓋上了船舷，咬着下唇，微偏了頭向河中心看去。這時，那個姓馬的也是穿了短衣服，站在她身後，她回轉頭來向他笑道：你看這初出土的太陽，照在河面上，霞光萬道，多麼好看。我也不知這什麼事故，這兩天我無論見了什麼東西，都是高興的。姓馬的笑道：是呵！那是因爲你心裏高興的原故。毛三嬸道：我若不是嫁了你，我這一輩子，真算是白白的過了。她說着，眼光還向毛三叔這

邊看了來。毛三叔現在也不肯去生那悶氣了，便是淡淡的笑了一聲。他並不拉攏捲簾，一個翻身朝裏睡了。他總算長了一番見識，女人並不是生定了不愛丈夫的，只要丈夫漂亮，有錢，還會哄她，她一樣喜歡。這也就怪不得我們大姑娘，對着李少爺害相思病了。他有了這樣一個問題，在心裏研究着，船上倒也不覺寂寞。樟樹到南昌是一百八十里的下水路程，在船上睡了兩天的覺，也就到了南昌了。在三湖稅卡上，毛三叔已打聽清楚。小秋住在省城裏伯父家裏。先把行李按頓在小客店裏，帶着春華給的那個小包袱，訪問到李家來。小秋的伯父李仲圃也是個小官僚，讀的舊書比秋圃多，也就比秋圃要固執許多，只是關於怎樣去謀差事，却比秋圃高明些。前幾天小秋拿着父親的信，來到伯父家裏住下，仲圃倒是很贊成。向小秋道：你父親讓你還上經館讀書，我就不以為然。自從科舉停了，於今都是靠進學堂謀出身。學堂裏畢業是有年限的，早畢業，早有了出身，不像以前科舉，讀了一輩子書，也許弄不到一個秀才，這真是讀書的人，便宜了多多。既是如此，為什麼不早早進學堂呢？這裏陸軍小學的總辦，和張太守是換過帖的，張太守同我有交情，我和你走走這條路子，你一定可以考取。第一班畢業的人，都有了差使了，這學堂是可進的。我知道你文字也還去得，像古文觀止文選這一類的書，不必去死讀了。現在新出的維新論策，新世文篇之類，却不能不看，學堂出題目，總是以時務為多。有什麼法子，既要謀出身，就不能不跟了時務轉。據我揣摩官場裏北京來人的口氣，十年八年之內，科舉決計是不會復興的。他說了一篇處世經驗之談，小秋只好接受。而且對於這位伯父，還有些懼怕。來南昌的當晚，就在伯父的書房裏開始看時務書。仲圃只有兩位小姐，對這個姪兒子，却也十分重視，每日都親自來教訓一頓。這天出了一個論題給小秋做文，乃是王安石變法論。小秋在這時，把革命黨的民

報，保皇黨的新民叢報，早已看得津津有味，這樣的論題，豈不優爲之？不要兩小時，連做帶讀正，就寫好了，放在仲圃的桌上。仲圃吃過午飯以後，自來書房裏打圍棋請消磨長晷，見書桌上已放好了幾張紅格子的文稿，姪兒這樣聽話，他先是一喜，且不打棋譜，帶上大框眼鏡，就捧着水煙袋，架了腿坐着，將文稿放在面前來看。只看那論文起首說：先哲有言，天不變道亦不變，法顧常乎？曰：道與法，非一事也。千古無可變之道，千古無不變之法。堯以傳舜，舜以傳之於禹者，是謂道。堯禪於舜，禹傳於子者，是謂法。看到這裏，他顛簸着架起來的那條腿，口裏哼哼念着有聲，抽出筆筒子裏的筆，蘸着墨就圈了兩行聯圈。正要向下看去，門房進來說三湖三老爺派人來了。這一個報告，把爺兒倆都吃了一驚。小秋在旁邊一張小桌子上看書，立刻推書站了起來。仲圃道：小秋沒有兩天來的，有話都說了，又有什麼事呢？小秋想着，母親的身子最弱，也許是她病了。聽差答道：他說要見少爺。小秋更覺所猜的相差不遠，心裏亂跳了起來。仲圃道：叫他進來罷。聽差出去，爺兒倆都默然。一會兒聽差引進毛三叔來，小秋倒出乎意料以外。毛三叔請了兩個安，站在一邊。仲圃道：李老爺叫你帶信來了嗎？毛三叔向小秋看了一眼，說是沒有。仲圃道：那麼有什麼事？毛三叔道：不是李老爺打發我來的。我是自己下省來了，特意來看看李少爺。他說着又望了小秋一眼。小秋這就十分明白了。這就向仲圃道：他姓姚，是座船上的一個打雜的，爲人倒是很忠厚。仲圃見沒有什麼事，他來的不巧，打斷了文興，面色就有些難看，小秋立刻爲他轉彎道：必是我先生有口信給你帶來了，你到外面來跟我說話。他着，竟是開着步子先走了。小秋引着他到外面一個過堂子裏來。這是平常會客的所在，因望了他，微微頓脚道：你怎麼一直去見我二伯？毛三叔道：我沒有要見二老爺，是這裏門房給回上去的。小秋向

身後看看，低聲問道：你來找我，有什麼事嗎？毛三叔伸手到懷裏去，摸出一個藍布包袱來，微笑道：這是我帶來的，少爺，你好好收着。說着，將那小包裏向他手裏一塞。小秋捏着那包裹，乃是軟綿綿的，心裏這就明白多了，也立刻接來揣到懷裏，微笑着點了兩點頭，問道：你住在那裏？到省裏來了，總要玩兩天，你打算就回去嗎？毛三叔頓了一頓，向小秋又請了一個安，因道：我的事，少爺是全知道的，我在家鄉，已經是站不住腳了，很想借這個機會，請少爺賞一碗飯吃。現時住在章江門外小客店裏。小秋想了一想，點頭道：好罷，明天上午你在滕王閣左手望江樓茶館子裏等着我。毛三叔道謝而去。小秋自到臥室裏來，將那布包由懷裏取出，看到縫口，全是用線密密的縫着，心裏立刻受着一番衝動，想到這些線跡，都是春華親手縫成的，在那時，她是多麼看重了這個包袱。在她縫着包袱的時候，心裏多麼難受，對我又是多麼濃厚的意思。於是且不去拆開那線縫，將手指頭緩緩的在線縫上撫摸着。他的感想，以為這是春華親手所做，自己撫摸着線縫，也就彷彿是摸着她的手了。他這樣傻做了一會子，自己可就埋怨起自己來，這豈不是笑話，不去看包袱裏面的東西，儘在包袱外面，撫弄些什麼？由身上掏出了小刀，將線縫挑開，不想這裏面竟是裏上了許多層。而且每透開一層，便有那股子若有若無的香氣，向鼻眼裏衝襲了來。待到完全透開了，雖有一封信在那裏，且不要去念看，心裏猛可的一動的，就是一條紫綢小手絹，斜斜的裹了一仔頭髮，將頭髮抽出來，却是一絲不亂的，用舊的紅頭繩，紮成了一小仔。小秋將手心托着，只管望了出神，早就兩股熱氣，由眼珠裏向外直射。就把那紫綢手絹，揉擦了一陣眼角。依然把這頭髮捲好，放在床頭邊，枕頭底下。再看到那冊詩稿，因為有了那頭髮重大的刺激在前，却不怎樣的難受。略微翻了一翻，這才拆開那封信來看。在小秋心忖

着，在信上也無非是些悲慕的話，自己既是不願再墮入情網，好像看與不看，這都沒有什麼關係。及至拆開了信從頭一看，才知道春華害了一場大病。拿着信在手，只在屋子裏來回的轉着。情不自禁的就歎了一口氣道：怪不得維新的人，都在叫着要婚姻自由。這不自由的婚姻，實在與殺人無二。要婚姻自由，在這個專制時代，那裏辦得到呢？除非是革命黨成功了。他萬分的感到無聊，自己就是這樣子在屋子裏說話。耳朵邊却聽到有人嘆噓的笑上了一聲，小秋這倒不能不受一驚。抬頭看時，却是家中僱用的王媽。端了一盆水，站在房門口。小秋一時慌了，就問道：我沒有叫你，你跑來幹什麼？王媽笑道：我端水擦抹桌椅來了。少爺，你爲什麼一個人說話呀？小秋揮着手道：出去罷，我在這裏念書，不許囉唆了。小秋說的那些話，王媽都聽到了，什麼婚姻自由不自由，他嘴裏很是說上了一遍，這會是書上的話嗎？她也不會多說什麼，回轉頭來，向小秋就是微微一笑。小秋雖然知道自己的話，是被她聽了去了，可是她一個當女僕的人，便是聽去了這話，又有什麼關係，所以他也是很坦然的到床上去橫躺着手裏拿了那仔頭髮，只管把玩。看完一陣之後，又把揣在身上的信，重新溫習一遍。最後，他還是把那封信抽了出來，又詳細的看上一遍。覺得那簡簡單單的幾行文字，却是纏綿悱惻，十分的淒楚，越看是越不忍放下手來，就是這樣的躺在床上繼續的向下看去了。直到吃晚飯的時候，女僕來請兩回，方始到堂屋裏去吃飯。當吃飯的時候，他伯母楊氏，却是不住的向他打量着。他也想到，藏在臥室裏、大半天沒有出房門，也許伯母有些疑心了。就故意皺了眉道：不明白什麼緣故，今天是很覺得頭痛，說着裝出那很勉強的樣子，吃完了一碗飯，就不再添。楊氏微笑道：人是鐵，飯是鋼，有了病也應當勉強吃些。小秋見她的眼鋒，似乎帶了一種譏笑的样子，越不敢坐，推碗便走了。在這天晚

上，仲圖是被朋友約着下棋去了。小秋一雙姊妹，也各回了臥室，楊氏却打發女僕，將小秋叫去問話。她手上捧了水煙袋，坐在圍椅上，正在抽煙。小秋進房來了，却叫他在對面椅子上坐下。向女僕道：你出去，叫你再來。小秋看了這情形，心裏有幾分膽怯，早就是臉上一陣通紅。楊氏似乎也不怎樣介意，還是吹了紙煤抽煙，直待抽過了三五袋煙，把紙煤息了，放下煙袋，又用手絹拂了幾拂懷裏的紙煤灰。她越是這樣的做作着，不開口，越讓小秋躊躇不安。楊氏却也不去管他，還是自斟了一杯茶喝了，才向他道：小秋，你要知道，我作伯母的，是比你親生母，還要疼你些，有什麼爲難的事，我可以和你設法。小秋站起來答道：伯母這話，從何說起，我並沒有什麼爲難的事呀。楊氏又把放下在桌上的水煙袋，再拿了起來，從從容容的吹了紙煤，吸上了兩筒煙。見小秋還站着呢，便點點頭道：你坐下。小秋看伯母這樣子真不知伯母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，只好坐下。楊氏將煙袋放下，復笑道：今天三湖街來了人，不是給你帶封信來了嗎？小秋只好站起，低了頭不能作聲，可是他臉上，已經是紅暈得耳朵後面去了。楊氏道：那信是什麼人代筆的，可以念給我聽聽嗎？小秋如何能答復，只有默然。楊氏正色道：孩子，別的事，我不能管你，可是你居然尋花問柳起來，我不能不說了。小秋也正色道：伯母你錯了，不是那種事。楊氏道：實不相瞞，你半天沒有出房門，我在窗子裏偷看了許久，見你看信，又看看一仔烏黑的頭髮，這不是花街柳巷得來的東西，是由那裏得來的東西呢？楊氏這一句話，未免太冤屈了好人，小秋心裏那股子怨氣，無論如何也忍耐不住，息息率率的一聲，竟是流着眼淚哭起來了。身上沒有帶得手絹，只管去把袖頭子揉擦着眼睛。楊氏道：你千萬別這樣，你這麼大小子一說就哭起來了，那不是笑話嗎？只要你把話對我實說了，以後再不荒唐，我也就不對你伯父說。小秋心想，

這件事，反正是父母都知道的，又何必瞞着伯母？於是止住了眼淚，把自己和春華的事，略微說了一個大概。至於這封信，只說是毛三叔下省，順便帶來的，信裏是什麼，帶信的人也不知道。楊氏抽着水烟，把他的話全聽完了，這才哦了一聲道：原來如此，這更要不得，人家是個有婆婆家的姑娘，你怎麼能夠存那種心事。小秋道：唯其如此，所以我不在那裏念書了。說着，却向楊氏請了一個安，接着苦笑道：從今以後，姪子決不想到這件事，只求伯母不要對伯父說。楊氏微笑道：若是我對你伯父說，還算什麼疼你呢？你也到了歲數了，我自有個道理。小秋聽到楊氏說，不告訴伯父，這已是很歡喜，現在她又說自有個道理，這就不能不復注意起來。便走向前一步，低聲道：但不知伯母還有什麼打算，遇事都求伯母包涵一點才好。楊氏笑道：你伯母五十多歲了，豈有不願再看到一輩子的。對你的事，我也早在心裏了。今天的事，就此說完，你到書房裏去吧。小秋聽伯母的話，好像還要促成自己和春華的婚姻似的，這就叫他糊塗了。

第二十九回 紅袖暗藏入門驚豔福 黃衫面約登閣動歸心

李小秋厚着臉皮，把實在的情形，都對他伯母說了，料着也無非受一頓申斥，所以也就靜靜的站在屋子裏，並不離開。不想就在這個時候，聽到院子外一陣雜亂的步履聲，和那蒼老的咳嗽聲，分明是伯父仲圃回家來了，立刻臉上紅一陣青一陣，因為彼此見着了，是沒有回旋之餘地的。那楊氏好像是猜透了他的心事，帶着微笑向他搖搖頭，那意思表示不要緊的樣子。果然，仲圃滿臉笑容進來了。他擱着頭道：今天在陶觀察公館裏，是詩酒琴棋樣樣俱備。陶觀察真是個風雅人物。我今天算是當場出色了一次，凌子平兄授我兩子，他輸了六着，這是特出的事。陶觀察

在旁邊觀場，一步都沒有離開，總算關心極了。他說，我的棋大有進步，約了我明天到他公館裏去對對子。這面子不小，將來去得熟了，那照應就太多了。陶觀察南北兩京，都有很寬的路子，撫院裏是必定要提拔他的。仲圃進得房門來，這一篇大套說話，簡直不理會到屋子裏有姪子在這裏，至於小秋的脸色如何，自然是更不注意。楊氏聽到丈夫在如此說，立刻放下水煙袋站起來，笑道：那個凌子平不是圍棋國手嗎！你贏了他的棋，這可是一個面子。陶道台坐在你們旁邊看棋都沒有離開嗎？仲圃道：是的，我也想不到，一個人在外面應酬，總是個緣字，有了緣，什麼事都好辦。哦！小秋也在屋子裏。太太，你不該常找了孩子談天，你讓他多看點書，不久，他要去考陸軍小學了。楊氏向小秋看了一眼，見他臉色紅紅的，便微笑道：如今考學堂，全靠走路子，你給他多寫兩封八行，這事也就行了。仲圃道：雖然那樣說，但是總要到考場裏應個景兒。卷子好，自然說話更容易。若是交了白卷子，終不能請學堂裏教習給他代做一篇。楊氏和仲圃說話，可是不住的向小秋身上打量着。見他垂手站在桌子角落裏，有時伸出左脚，有時伸出右脚，簡直是全身都不得勁。便向他道：你出去吧，聽你伯父的話，好好念書就是了，什麼事，我都會替你安排的，比你娘還準操心些呢。小秋向伯母臉上，也是打量着，不曾移動脚。楊氏笑道：去吧。伯父在這裏你是怪拘束的。小秋這就只好慢吞吞的走了出來。當天在書房裏看了幾小時的書，伯父並沒有說什麼。次日上午，伯父上院見撫台去了，這倒是個機會，硬着頭皮向聽差留下一句話，說是到同學家裏借書去，然後就跑到章江門外來會毛三叔。照着昨日的約會，在滕王閣斜對過一家茶館裏去等着。在河岸的水閣子上，挑了一副靠欄干的座頭坐着。及至伙計泡上茶來，他問就是一位嗎？小秋答是等人。在這個等字說出口之後，忽然省悟，彷彿昨天和毛三叔約

好，是今天下午的事，怎麼自己却是上午來了？茶也泡來了，決不能抽身就走，只得斜靠了櫓干，看看河裏行船。就攔了半小時，出得茶館去。看看街上店鋪裏掛的鐘，還只十一點鐘。這就不能不躊躇着。若是回家去，再要出來，恐怕伯父不許可。不回去，還有幾小時，却是怎樣的消磨過去呢？背了手，只管在街上閑閑的踱着。由章江門到廣潤門，一條比較熱鬧一點的河街，都讓自己走過了。這樣一直的向前走，難道圍了南昌城的七門，走一個圈子不成。於是掉轉身由廣潤門向章江門再走回來，心裏估計着，毛三叔無非是住在河街上客店裏的，這樣的走來走去，也許可以將他碰到的。一面忖度着，一面向兩旁店鋪查看。靠河的一家船行裏，有人說着三湖口音的話，很覺動心，站住看時，一個穿淡藍竹布的後生，在那裏談話，正是最得意的同學屈玉堅，不由叫起來道：老屈，你怎麼在這裏？幸會幸會。玉堅看到他，也就跑出來，握住他的手。笑道：我接到家裏來信，說是你不在姚家村念書了，你的事我大概知道一點。你想不到今天會見着我的吧？我在這裏進了民立隆德學堂，不過暫時混混，下半年，我還是要考進友立學堂去的。我有點事，要回三湖去一趟，今天特意到船行裏來打聽上水船，竟是讓你先看見了我。我住……我住在學堂裏，到我那裏去談談，好不好？小秋微微的搖了兩搖頭，笑道：我今天下午才進城去呢。玉堅扶了他肩膀，對他耳朵道：你不是找毛三叔嗎？我已經會見他了，我們找個酒店飯館坐坐，開個字條把他叫來就是。難道你們的事，還打算迴避我嗎？他說着，就把小秋拉進一條巷子裏去。小秋想着，他不久要回三湖去的，也正好託他打聽春華的事，那就隨了他去吧。他表示勉強的樣子，跟了玉堅走。轉進一間屋子，向個貨棧走了進去。但是並非酒飯館，却住着有幾戶人家。小秋呆着站住了，不解是什麼用意。就在這時，旁邊廂房門簾一拉，一個穿舊底印藍竹葉花

褂子的姑娘走了進來。只看她前面長長的劉海髮倒捲了一柄小牙梳，兩耳吊兩片銀質秋葉耳環子，這是省城裏最時髦的打扮。可是那姑娘很眼熟，好像在那裏見過？她見玉堅帶了人進來，並不迴避，竟是微微的一笑。玉堅拍了小秋的肩膀道：「怎麼回事，你難道不認得她嗎？她這就開口了，笑道：李少爺，你真是貴人多忘事呀。她開口，竟說的是一口三湖話，小秋哦了一聲，笑道：你……他突然又忍回去了，自己僅僅知道她在姚家莊上的時候，叫着大妹，那似乎是她的小名，現在怎樣好叫出來？玉堅又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我們是老朋友，你隨便叫她什麼都可以。她就閃在一邊，向小秋點頭道：李少爺請進來坐。小秋回頭向玉堅看看，玉堅笑道：請進吧，這是我的家。小秋抿嘴笑着，點了兩點頭，走進那屋子去，原來是前後兩間，前面擺了書案書架，却也像個書房的樣子。通裏面的房門，垂着淡紅色的門簾子，在門簾子縫裏，看到最時新的寧波木架床，帶着雪白的夏布帳子，上面遮蓋了一道花帳帘子，在帳子裏面隱隱約約的有一疊紅影子，似乎是紅被頭子。小秋坐下來，玉堅對大妹道：「有開水嗎？快泡茶吧。大妹笑着答應是，低頭去了。玉堅笑道：到這裏來，沒有什麼好東西敬客，只是這澄清了的河水，是比城裏人來得方便。小秋笑道：話是不用多問了，我全知道了。不過夫子有桑中之喜，又有家法之懼吧？我在三湖的時候，何以沒有聽到一點消息？玉堅笑道：桑中兩個字，我是不認得的，她已經是有父母之命的了。在前一個月，她母親送她到外婆家去，這裏就代替了她外婆家。小秋道：那麼，你自己呢？玉堅搔搔頭，嘴裏又吸了一口氣，笑道：你看我這事怎樣向下做？我想着在家嚴面前罰跪兩個時辰，大概木已成舟，家嚴也就只好收留了。其實我還不愁的是將來，就以目前而論，把家裏帶來的錢都已用光，今日會見了你算我有了救星。說着，大妹已經提了一壺開水進來，泡好了

茶，而且在屋子裏端出四個碟子來，是瓜子花生仁和乾點心。她伸出白手來，抓了一把花生仁，放在小秋面前。小秋由花生仁看到大妹身上，更看到玉堅身上，兩個手指頭，捏着一粒花生仁，向二人微笑。大妹將茶杯斟了一盃茶，兩手捧着送到小秋面前，微笑低聲道：李少爺，過去的事，都請你遮蓋一點。我自己都忘了吃花生仁的事，你倒記得。是呵！不是我家賣花生……小秋紅了臉，站起來向大妹連作了兩個揖，笑道：嫂子，你太多心了，我怎敢說這些話。嫂子，……大妹聽到他連叫兩聲嫂子，噗嗤一笑，飄然一掀門簾子躲到屋子裏面去了。小秋看看桌上的碟子，問道：你家有客來嗎？玉堅笑道：有客，客現時在屋子裏坐着。小秋笑道：你們的日子過得舒服，成了那句成語，東西是咄嗟可辦。玉堅皺了眉頭道：你還說那話？怎麼我說見了你，就是救星到了呢？正說到這裏，裏面屋子裏可就說了話了。喂！你進來，我有話同你說。玉堅問了一句什麼事，人就走了進去。他進屋去以後，便聽到大妹囁囁的說上了一陣。玉堅笑着說，那要什麼緊，我的事瞞不了他，猶之乎他的事都瞞不了我。又聽到大妹輕輕的喝了一聲道：自在一點，有客。於是接着嘻嘻的笑上了一陣。小秋聽着，伸手到碟子裏去摸花生仁，忘記縮了回來，只管偏了頭，向裏面聽着。但是手裏有些溼黏黏的，回頭看時，到是手在棗豆糕碟子裏，把兩塊棗豆糕，捏得粉碎。自己趕快縮了手回來，由袖籠子裏掏出手絹來，將兩手亂擦。因為玉堅沒出來，便打量打量他的屋子：坐的這地方，是一張二開的贛州廣漆桌子，配上兩把圍椅，正中牆上，掛了一副待月西廂圖，兩邊配一副小小對聯，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。方桌上罩了一長條琴檯，上面放着胆瓶時鐘瓷屏果盤。靠窗一張書桌，一方古硯一個筆洗，裏面養一撮蒲草，一個筆筒。而最不倫的，有一面小鏡子，上面一個繡花套子套着。書桌右橫頭是兩個書架，堆滿了

書，在書堆面上發現了兩本女子小學國文教科書，還有一本繪圖新體女兒經。左頭有把小園椅，上面放了一隻圓的針線簸箕。便想到玉堅在那裏看書的時候，大妹必是在那裏做針線。在那窗戶格子上有兩個時裝美女紙模型。在紙和顏色方面，可以看出來，這是在印刷的廣告月份牌上用剪子剪下來的。兩個紙模型，正對了玉堅的坐位。這好像在屋子裏無事，就找些小孩子的事鬧着玩。小秋只管是這樣的出神，便聽到了身邊嗤嗤的笑聲，回頭看時，玉堅被一雙白手，推出了門簾子來。小秋笑道：你們閨房之樂，甚於畫眉。玉堅笑道：她小孩子脾氣，很不好對付。小秋笑道：我得了一個詩題了，見人由紅門簾內推出來有感。玉堅偏着頭向屋裏叫道：喂！出來罷，我留李少爺在家吃午飯了，你也應該作午飯去。大妹隔了門道：你不是說到飯館子裏去叫菜嗎？玉堅道：但是筷子碗你是應該預備吧？大妹手理着髮髻低頭含笑走了出來，正要出房門去。小秋站起來道：嫂子請轉，我有話請教。大妹站住腳，瞭了一眼道：我不要你那樣叫我。小秋道：那我怎樣叫法呢？我正要問你們，何以這樣不開通，彼此還是叫喂。玉堅道：她一個內地初出來的人，你叫她學時髦，那怎樣成？將來在省城裏住得久了，小秋搶着笑道：我曉得，將來是小孩爹，小孩娘。大妹紅着臉道：李少爺總不肯說好話。說畢，一低頭就向外跑出去了。她跑出去之後，却聽到她在外面又叫道：喂！你出來，我有話和你說呢。玉堅跌腳道：嗜！人家止是在這裏笑你叫喂，你偏偏的還要叫喂。不過他口裏雖是這樣說着，人却是依然走了出去。出去了好一會，玉堅才回來，小秋笑道：在屋子裏鬧着不算，你們還要鬧到天井裏去。玉堅笑道：假使那一位嫁了你，你那閨閣風光，豈不更勝這十倍嗎？小秋這就收住了笑容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皺了眉頭道：我本來把這個人已置之度外去了。不想她又叫毛三叔帶了一封信來，說她大大的病了

一場。我是急於要知道個詳細。玉堅笑道：剛才她在外面低聲和我說的話，就是這個，已經派人叫毛三叔去了。她是想的很週到，她說毛三叔來了，我要閃開一邊。小秋正色道：我的事，是不能瞞你的，說一句老套頭，總也是發乎情止乎禮。玉堅沒有說什麼，坐下來嗑瓜子。不多一會聽到毛三叔在外面道：不想李少爺先來了。說着，便笑了進來。小秋笑道：毛三叔，你的量真大，屈少爺把府上姑娘拐到省裏來了，你倒一點不怪他。毛三叔搔搔頭苦笑着，玉堅紅了臉道：你這話太言重，其實她是她令堂送到省裏來的。小秋拖了一張方椀子在桌子橫頭，拉了毛三叔坐下，笑道：我是說笑話。其實你是個胸襟最寬大的人。毛三叔道：我現在裁過大筋斗，我就明白了。世上原要郎才女貌，才會沒事，茄子就只好配冬瓜。像我……玉堅抓了一把瓜子，塞到他手上，笑道：不要說那些。李少爺等着你報告情形呢，你說罷。玉堅說着，站了起來。小秋道：你真要避開嗎？玉堅道：我也應當幫着她把飯搬出來吃，已經快一點鐘了。說畢，他還是走了。這裏毛三叔嗑着瓜子，就把春華吐血，以及睡在五嫂子家裏的話，詳詳細細說了。但是說那原因呢，不過管家來了兩個人，並沒有什麼大事。小秋道：她何以病在五嫂子家裏呢？毛三叔道：我們大姑娘，爲人是很斯文，心可是很窄，她看到管家來的兩個人，會氣死過去的。小秋道：你這話就不對。她既是現在連管家來的人都不願見面，將來要把她送到管家去，那還有人嗎？我想她病在五嫂子家裏，一定還有別的原因，你何不對我實說？毛三叔道：咳！李少爺，我這就是什麼話都對你實說了。當我走的那一天早上，她讓五嫂子追出來，叫我對你說，病已經好了，免得你着急。小秋道：你爲什麼不那樣說呢？毛三叔道：可是五嫂子又對我說，還是實說罷。我也不明白，這是什麼原故。小秋怔然的聽着，許久沒有答復。一會子工夫，玉堅引着飯館子裏伙計，搬

上飯菜來了，小秋也拉了毛三叔一塊兒吃飯，但是大妹搬了一個矮凳子在一邊坐着。捧了水烟袋在手，搭訕着學抽水烟。小秋笑道：現時男女同席吃飯，在省城裏已是很平常了，爲什麼不吃？而且我們也不算是外人。玉堅笑道：你不要把她當時髦女子了，你越是這樣，讓她越難爲情。小秋笑道：你以爲你們還是一對老古套嗎？玉堅不好答復，只是低了頭吃飯。大妹也站起來，放下了水烟袋。小秋道：不必迴避了，我有話請教呢。我不再說笑話就是。因把毛三叔的話，學說了一遍。向大妹道：你和她是好姊妹，你總可以猜出來，她爲什麼偏病在五嫂子家裏。大妹又坐在小矮凳子上，兩隻手抱了右腿偏了頭想了一想，微笑道：我是知道一點，怕現在並不爲的是那件事。我不說，我不說，說給你聽了，你更要心急。她說着只管擺頭，將兩片秋葉耳環，在臉上亂打着，真增加了許多媚態。她本坐在玉堅身邊，玉堅回轉身去，將筷子頭，在她臉上輕輕的掏了一下，笑道：你說就說，不說就不說，這樣說着，不是有心撩人家嗎？大妹猛然將身子一扭，鼓了嘴道：我娘家人在這裏呢，你還要欺侮我嗎？小秋放下筷子碗，站起來退後一步，向玉堅深深作兩個大揖笑道：你心裏很明白，我看到你們這樣子，又羨慕，又妬嫉的。你還故意的做出這些樣子來，這合了六才子上那句話：「靡着些兒麻上來。」玉堅笑道：你坐下吃飯，我們規規矩矩的談話，就是了。喂！你說罷。要不，他又說我們撩他。大妹嘆了一口氣道：其實，女子不認得字多好。他總勸我讀書寫字。春華姐就爲了讀書寫字，心高氣傲，瞧不起那管家。李少爺還沒有到學堂裏去讀書之時，她就鬧過好幾場。雖是借了別的原故，師母爲人，是很精明的，她就看出來了。依着她的意思，不讓春華念書，就把她送到管家去當童養媳。後來是相公說，兩家都是體面人家，這不大好。而且十個童養媳有九個是夫妻不和的，也犯不上那樣。師母

也不能太違拗相公了，只好攔下。但是師母一到生氣的時候，就有這種心事的。我想管家有人到了相公家，師母倒願意春華病在五嫂子家，那準是又商量這件事。她說着，毛三叔回過頭來，連連的看了她幾回。小秋這就更覺得疑心，立刻顏色不定，將碗放了下來。玉堅道：不會這樣辦的。就算真的這樣辦了，你又有什麼法子？難道心裏難過一陣，救苦救難觀世音，就會出現不成？小秋道：話不是那樣說。你怎麼知道木已成舟了，別人是沒有法子的呢？果然木已成舟了，你想春華又有什麼法子嗎？毛三叔道：目前，是不會有什麼事的，因為大姑娘病着呢，還能把個病人，向管家抬了去嗎？將來可就難說。玉堅笑道：那麼，亡羊補牢，小秋就趕快的想法子罷。小秋聽過他這話，心裏微微的動了一下，但是有許多話要說，可沒有說出來，却沉靜着把飯吃了過去。洗過臉以後，小秋握着玉堅的手道：這裏不遠就是滕王閣，我們上去看看，也好讓令正吃飯。玉堅向他看看，便同着他走出來。到了滕王閣，並沒有什麼遊人，閣下過庭裏，有兩個提籃子的小販，在磚塊地上睡覺。轉過壁門，扶着板梯上閣子，撲鹿一聲，幾隻野鴿子由開的窗子裏沖了出去。樓板上倒也不少的鴿子糞。小秋道：這倒很好，連賣茶的都沒有了。說着，走到窗檻邊，向外看去。這裏正當章貢二水合流之處，河岸邊的船，是非常之多。只因這純粹東方舊式的建築，閣子的窗檻，就在下層屋瓦的上面，下層屋瓦，正把閣下的河岸擋住了，所以看不見船，只有那船上的帆桅，像樹林一般，伸入半空裏來。對面小洲上，一叢楊柳，掩藏着幾戶竹籬笆人家。在小洲以外，浩浩蕩蕩，就是章江的水色，斜流了過去。更遠，洲樹半帶了雲霧，有點隱約。一帶青綠的西山影子，在天脚下，擋住了最遠的視線。玉堅拍了窗檻道：有人說，滕王閣是空有其名。我想，他一定是指着這閣子上面而言，以為不過是平常一個高樓，並沒有什麼花木亭

台之勝。其實這個地方，是叫人遠望的，你看，這風景多好，真是關外青山關下江，關中無主自開窗……噫，小秋，你怎麼了。玉堅伸手將小秋的肩膀挽了過來。見他的眼眶子，却是紅紅的。便道：你也太作兒女之態，爲什麼哭？小秋揉着眼睛笑道：我哭什麼，我望呆了，有些出神。本來，你這一對年少夫妻，那個看了不愛。你說，見了我是你的救星到了。現在應當反過來，說你是我的救星了。這裏無人，我問你，你答應我一句，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？玉堅道：我說你是救星，無非想和你借幾個錢而已。你教我怎樣的救你？小秋向上閣的樓口上看了一看，這才道：你能這樣做，我就不能這樣做嗎？你不是打算回三湖去嗎？我想請你由五嫂子那條路，和她暗地裏通個信，問她能不能像尊夫人一樣，跟我走。她如是肯的話，我就去接她。玉堅道：你不行呵！我在省城裏，可以另住，你怎樣可以另住呢？而且春華是不能和我那一位比的，人不見了，他家必追究，萬一敗露了，不但是你不得了，先生和令尊的交情，請問又怎樣處之？小秋道：這一層，當然我是顧慮到的。你以爲我還在江西住着嗎？我決定帶了她回開封去。回開封去，我家裏還有很好的房子可住，在家鄉錢也總有得用。讀書，在開封進學堂，我是本省人，也許比在南昌還要方便。到了開封以後，我再詳細寫一封信給家嚴，千里迢迢，也不跪也不用罰，家嚴也只好答應了。只是對姚府上怎樣處置，現在還想不到。然而那裏細得許多，只好走到那裏是那裏。玉堅沉吟着道：果然，這樣做法，倒也是個路子，只是……我也說不出所以然，不過，我想着，天下總沒有這樣容易的事。小秋道：你覺得難在那裏呢？玉堅抬着頭望了天，只管用手搔着頭髮。然後搖搖頭道：我倒是想不出。小秋道：自從我到了你那藏嬌的金屋裏，我就想到天下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都是爲了人不肯拚命去幹，我這回是拚命了。說後把脚一頓。玉堅身靠了

窗檻，向他微笑。小秋道：你不要說我這是玩笑，我是決定了這樣辦。你不能和我作一回黃衫客嗎？玉堅笑道：她倒有些像霍小玉。只是你非薄情的李益。老老實實把我比崑崙奴好了。小秋皺了眉道：我實在沒有心談典故。你到底幹不幹？玉堅道：我回三湖去，是想在家裏弄點錢出來，自己看看，這事很為難，怕家嚴問我，何以出來這久，錢就用光了呢？遇見了你，想問你通融幾個，就不打算回去了。小秋道：我若有錢，我自然會幫你的忙。但是你能在家裏再弄幾文出來，錢多一點，那不是更好的事嗎？玉堅雙手扶了窗檻，望了外面的風景，許久不作聲，突然的轉臉向小秋微笑道：錢呢，我是可以在家裏弄一筆錢出來的。但是我怕弄到錢之後，傷了我父母的心，省城裏或者也會站不住腳的。小秋道：那要什麼緊？你可以跟着我，一塊兒到開封去玩。我家裏的房產多極了，現在全是傭人在那裏住着。假如你不嫌棄，就是在我家住三年五載，我家也不在乎。家伯父和家父在江西候補，都是十幾年不回去一次的人，準保他們不會知道，玉堅正色道：你這都是真話？小秋道：我們也有半年的交情了，你看我騙過你一句話沒有？玉堅突然興奮起來，跳腳笑道：若是有這樣一個好地方藏身，我就可以放了手作事。那麼，我們這事，什麼時候動手？小秋道：越快越好。最好你明天就坐夜行船走。同時我在省裏也預備起來，只要她答應一聲走我就包一隻船，在三湖對岸永泰等着她。她上了船，順流而下，到了南昌，就停在這河街邊，你接人也接上了船，我們不要耽擱，立刻走吳城也好，走九江也好，上了大小輪船，他們到那裏去尋找我們。由漢口回開封，我走過一次的，一切我都在行，還有什麼難處？玉堅聽了這樣好的妙策，只覺滿心搔不着癢處，亂搔着頭髮笑道：若是真能辦到這個樣子，豈不是快活死人？我明天就走。只是她，一天沒有離開過我。不管了，毛三叔是她娘家人，讓他照應幾天就是

了。我去以後，最好你每天能來我家一次，我自然隨時有信來，得了確實消息，我立刻回省。大家不要錯過了機會。小秋道：那自然。機會一定有的。因為我既然走了，姚師母是不會提防她的，兩人一商議之下，覺得這條計，面面俱到，對面笑着，非常之有趣。玉堅正色道：交情歸交情，買賣歸買賣，我先說明，一路的用費，我們兩個人共攤。就是到了開封，住在你府上，我也應當出房租。小秋拍着他肩膀道：我們是共患難的朋友，你何必計較這些。玉堅道：你府上不是有傭人嗎？我想到了開封，不像在南昌，什麼地方是生疏的，總還要你吩咐傭人，遇事多幫一點忙。自然，我們也不能叫人家白白的作事，每月我可以給點錢他們打酒喝。小秋道：這倒不必客氣，我家的傭人，都是作事多年的，他們在開封和我看守老家，也和我家裏人一樣，我吩咐他們招待客人，他們怎好不管？要如此分彼此，以後的事，倒不好辦了。說着說着，玉堅又伸手搔起頭髮來了，笑道：我是無所謂的。就不知道她，服水土不服水土。不過她們有一對姊妹在一處就好辦了。我想，江西的瓷器夏布還有茶葉，都應當預備一點，好去送人。小秋道：你在那裏，沒有一個熟人，帶土產送人作什麼？玉堅笑道：往後你的故鄉人，就會有我的朋友了，我應當預備的。想不到我居然有到中原去看看的機會。第一是長江。不用說，馬上可以要飽遊一番了。就是黃河之水天上來，我也要看看是怎樣的來法？小秋向他看看，見他在閣子上走來走去，滿臉都是笑容，自己也就想再和他討論一些北去的事。無如事不湊巧，竟有七八個遊人，一擁上樓，有說有笑。兩人對望着，覺得不好再談心，只得相率下樓。玉堅走得很快，三步兩步，就跑回家裏。不會進得屋子，在門外就拍了手道：好了，好了，什麼事情都有了着落了。大妹用過飯後，和毛三叔在談着家常，覺得小秋這人很多情，無如春華又太薄命，兩人偏偏讓他遇到，正嘆着氣呢，

玉堅這樣的叫了進來，她倒是有些愕然，站了起來，向門口望着。玉堅跳了進來，又向她一拍手笑道：這太好了，我們可以到北方去看看了。說着就扯了大妹的衣袖道：你願不願出遠門？對你實說，我們要出遠門了。大妹看看他，又看看他身後站的小秋，只是微笑。便道：你們怎麼這樣的高興，在那裏檢着米票子回來了嗎？玉堅先跑到裏面屋子裏去，一手掀着門簾，一手向她亂招着。而且還笑着點點頭道：你進來，我有要緊的事和你說呢。大妹睜了他一眼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人家正在笑我們，你還要做出這種樣子來。玉堅笑道：不，這次我們是正大光明的事，並非鬧着玩。大妹紅了臉道：那個又和你鬧着玩過呢。說着，身子一扭，將頭偏了過去。小秋笑道：老屈，就因為你們笑笑鬧鬧，我才急出這三十六計來。你還要這樣鬧，我非立刻跳河不可！玉堅笑道：我就是這樣說兩句私情話，你何至於跳河？人家整日成雙作對的，你看了，不要立刻就氣昏了嗎？小秋道：雖然是正當的事，可是你不該做出那樣子來說話。毛三叔忽然插嘴道：李少爺，我要出家去做和尚了。小秋倒怔住了，問道：你不用忙，我們的事有了辦法，你的事，自然也會有辦法。毛三叔搖搖頭道：不，不，不關我的事。我現在想明白了，這個世界，是你們的世界，我們還在紅塵混什麼？自己的老婆，都混到別人家裏去了。我越看你們年輕人你恩我愛，我心裏越明白了。他說畢，一陣哈哈大笑。他笑得很厲害，連眼淚都笑出來了呢。

第三十回 此姊妹爲誰紅絲暗引 使父母謀我熱淚偷垂

年輕的人，視天下事如不足爲，在每一個計劃，由腦子裏發現了以後，跟着也就想到那件事成功時候的快樂。這兒要有個年紀大，經驗多的人，說一句少不更事的掃興話，必定也是遭着奇

年人的白眼。當天屈玉堅和李小秋那番逃上河南的計劃，都覺不錯。毛三叔雖然比他們能見到一些，他正要靠着小秋給找出路呢，他倒說正是他們青年人世界，他不行了，要作和尚去。玉堅向小秋笑道：毛三叔雖是一句笑話，我們倒也不可妄自菲薄，古來人爲了年少出去打江山，後來爭出一番功業來的人，也就多得很。安知屈玉堅將來不會衣錦還鄉？小秋道：雖不敢說將來一定會幹出什麼事業來，反正我們不是傻子，總不至於餓死，計劃就是這樣。我已經出來了大半天，再不回去，家伯父問起來，我倒很不好答復。明天我若不出城來，後天我一定出城，你不必再等我什麼話，只要有便船，你走就是了。玉堅昂着頭想了一想道：說到一聲走，我倒好像有許多事，要交代一番。可是我仔細想想，又沒有什麼事。說着，兩手不住的抓手爬腮。小秋道：你有什麼了不得的事，無非是怕我們這位新嫂子一人太孤單。這裏有她自家叔叔在這裏，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。省城裏是有王法的地方……大妹這就笑着插嘴道：你兩位少爺，談來談去，就談到我們這黃毛丫頭身上來。小秋笑道：小嫂子，我們這是好話。說玉堅怕你一人在省城裏嫌孤單，這還不好嗎？大妹鼻子一聳，將手指了鼻子尖笑道：姓姚的姑娘不含糊。若是沒有胆子，不教到省裏來了。玉堅將右手向她面前一揚，中指和姆指彈着，打了拍的一下響。笑道：你倒說得嘴響。大妹捏了個小拳頭，高舉過額角，瞅了他道：哼！你在我面前動手動腳，我要當了我娘家叔叔的面，教訓你幾下。小秋深深的作了兩個揖，笑道：今天到這裏來，爲了你兩個人親親熱熱的樣子，鬧得我這顆心，簡直沒有地方安頓。你更要向下鬧，我要發狂了。打攪打攪，改日再見。說着，就向外走。玉堅總還是覺得有話沒說完，跟着後面步步相送，帶說着話，直送到城門口，方才回去。這樣一來，小秋走路的工夫，是越見得延長。想到回家去，伯父申斥兩句，也都罷了。

伯母必是耍盤問出去這久，是什麼緣故的。走着路，也就不免暗擬了一篇謊話，預備對伯母說。走到家門外，這却不由自己一怔。在自己家門口出來兩個女學生，這是這頑固的伯父家裏，所不容易見着的。那個時候，南昌城裏的女學生，是一望而知，身上穿着淡藍竹布長衫，頭上梳着長辮子，繫一截黑絨繩的辮根。尤其是在放腳不會普遍的日子，這兩個女生，穿着黑絨辮子，最好認不過。據傳說穿黑絨辮子是仿北京旗人的派頭，是極時髦的裝束。平常的女生，也不過穿漂白水襪子，青布鮎魚頭鞋而已。小秋發着怔，心裏也就想，這兩位女學生，莫非走錯了門徑？因之不走向前，且閃在一旁，看她的動靜。就是在這時，這兩個女生，慢慢的走到面前來了。一個約摸有十七八歲，一個十五六歲，在她們的耳朵上，都還套着兩個金圈圈，在這裏表示，她們還是有錢的人家。那位十七八歲的，對路邊站着一個青年，似乎有點異樣的感覺，因之在低着頭走過去的當兒，還很快瞟了一眼。小秋也不敢說她這就有什麼意思，不過她好像知道這是李家人似的了。因為她是迎面走來，而且是由家裏走出來的，不知道她們是什麼人物，沒有敢面對面的望着。等到她們走過去之後，這才向她們身後看去，覺得那個年長的，態度很是矜持，或者知道有人在偷觀她，也未可知。自己站在原地方呆了一呆，這且向家裏走來。進門之後，首先是打聽伯父在家沒有？所幸伯父今日事忙，由撫院回來，不多大一會工夫，他又走了。這且不驚動人，悄悄的就向書房裏溜了進去。隔了玻璃窗戶向外張望，也沒有人留意。心想，這倒可以混賴一下，就說是早已回家來了。隨便拿了一本書放在桌上，展開來做着樣子，剛坐下來，不曾看得半頁，女僕就來說，太太請姪少爺去說話。小秋道：我早已就回來了，看了大半本書了。女僕道：太太請你去。小秋放下書本子，跟着走到伯母屋裏，見小桌子上，有三盞蓋碗茶，四個乾果

碟子，地下頗有些瓜子皮。在這些上面，知道這裏是剛剛款待客人過去了的。楊氏抽着水烟，笑問道：你怎麼不早一點回來？小秋道：我回來好半天了。楊氏微笑道：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，我都在所不問，我問你一件事，剛才我們家出去兩位小姐，你碰見了沒有？小秋這倒有些摸不着頭腦，躊躇着道：我們家來客了嗎？我倒沒有理會這件事。楊氏笑道：自然你不會理會有客來，我只是問你，看見那兩個女學生出去了沒有？小秋見伯母把這件事這樣的鄭重問着，心裏就有些明白了，因點頭道：是的，我看見有兩個女學生，由我們家出去。楊氏捧着水烟袋連吸了兩口，噴出烟來笑道：這我可以告訴你的，這是我們同鄉陳老爺的兩位小姐。陳老爺作京官多年，說起來他們規矩極重，可是又很開通，所以他家兩位小姐，都在女子師範讀書。小秋不解伯母何以突然談起別人的家常，既是伯母已經說了，却又不便攔阻她，因笑道：哦！是這樣，以前倒沒聽到說過。楊氏道：陳老爺是到江西來兩年了，家眷可來的日子短。這兩位小姐，我真愛飽了，那樣斯斯文文的。可是有一層，就是這兩隻腳，說大也就太大了，大得像男孩子一樣。說時，皺了眉頭，可又笑着。小秋不知道伯母究竟是什麼用意，平空談些別人的閑話，只好垂手畢直的站着，將話聽了下去。楊氏把話說完，吸了兩袋水烟，似乎有許多話藏在心裏，想說出來。不過她把煙噴出來以後，臉上怔了一怔，好像又想起了別一件事，因之把煙袋放下來，向他笑道：你今天一天沒有看書了，到書房裏看書去罷。小秋本想問一句，伯母還有什麼事沒有？只是看看楊氏的態度，不好怎說的，只得答應了一個是字，自向書房看書去。過了一些，小秋的妹妹玉貞手掀了門簾子，伸進頭來，向裏面望着又來打攪了。這個妹妹十三說，很聰明。依着河南的規矩，七歲就包了腳的。但是仲園所跟隨的幾個上司，都是談時務的，放腳，停止科舉，變法，戒

烟，這些問題，常常談到。仲圃不好意思口是心非，兩位小姐，也都讓放了脚。所幸楊氏常和幾位旗族太太往還，對於這件事，沒有十分留難。只是送小姐進女學堂這件事，仲圃認為不必。所以兩位小姐都在家裏。大小姐已經二十一歲，自幼在大家庭裏過，念了一肚子的舊書。詩作得好，字也寫得好。但是過去了的人物，早已不再讀書。二小姐還小呢，曾讀了個老學究，在家裏教了兩年，今年二小姐年紀更大些，仲圃怕她會染着女學生的時風，也就不念了。自從小秋來了，二小姐玉貞，也常跟哥哥念幾句書。這時她將一張雪白的小臉在門簾子縫裏張望着，小秋就招手道：小妹，你來，我們下一盤隔子打炮的棋玩玩。玉貞跳了進來，用手指點着他笑道：你都快要媳婦了，還下這小孩子玩的棋呢。小秋見她穿的藍竹布褂子，齊平膝蓋，露出白洋紗褲子，青緞子鮎魚頭鞋，漂白竹布襪子，長辮子，在鬢角上另挽了個小辮，紮着黑絨繩，因笑道：妹妹全身打扮，都仿的是女子小學堂的樣子。喲！抹這一臉的粉，也沒有抹勻。玉貞扭着低頭一笑道：那個要抹粉？娘說，家裏有客來，雖然比不上人家，也別弄得黃毛丫頭似的，一定讓我撲上了一點粉。其實女學堂都不許擦胭脂粉的。小秋將坐的椅子，搬着扭轉過來，向她笑道：那兩個女學生，怎麼到我們家來了？玉貞笑道：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？娘請了她們來，是讓你相親的。偏偏你又不在家，急得我跑到門口來看了好幾回。我又怕娘罵，不敢在門口久停。小秋笑道：小姑娘，可別胡亂說。作姑娘的人，那裏能到人家家裏去相親？玉堅道：她們自然不是相親來的。因為我娘託人到陳家去說，我也要進女學堂，請她們來問問學堂裏的情形，自然，她們不能不來。可是人家初次來作客，也不好意思久坐，所以談一會子就走了。你猜，娘真是爲了讓我進學堂，把人家請了來的嗎？她說着，手扶了桌子角，直望到小秋臉上來。小秋笑道：我怎麼猜？請

人家來，我不知道。送人家走，我也不知道。玉貞兩隻腳亂跳着，將右手一個食指，在腰上連連的爬着道：沒羞沒羞，給你說老婆了，你還不知道呢。小秋笑道：你羞得我太沒有道理。我不知道，有什麼可以害羞的呢？玉貞道：你知道什麼，你不知道什麼，你說你說！說時，兩手扶了桌子角，只管蹦蹦跳着。小秋站起來，笑道：你沉靜一點，行不行？玉貞道：我沉靜什麼？我也沒鬧呀。小秋點點頭笑道：你還沒鬧呢。你來作什麼的，你說。沒事你就出去玩去，我還要看書呢。玉貞將嘴一撇道：你又假用功了。我進來幹什麼？我不知道，不是你招着手叫我進來的嗎？小秋這倒沒有什麼話可說了。起身倒了一盞茶，慢慢的呷着，靠了椅子背，向玉貞望着，問道：你還淘氣呢，你看今天來的那位小姑娘，比你或許還小些吧？可比你斯文得多呢。玉貞道：什麼呀？你別看她那小個子身材，可比我還大兩歲呢。小秋道：那麼，她十五了。她的姐姐，可就比她大的多，總有二十開外了吧？玉貞道：你這人眼力真是不行，一會兒看得太小，一會兒又看得太大。小秋放了茶盃，坐下來，隨便翻着桌上的書頁，問道：那麼，她是十八九歲。玉貞又把一個食指點着他笑道：告訴你罷，她是同年的，四月八的生日。小秋笑道：怎麼連她的生日，你都打聽出來了，你真行。玉貞道：我怎麼能打聽人家呢？都是娘留着她姊妹兩個談天問了出來的。你別看書，我問你話。說時，伸了兩手出來，將書本按住了。小秋道：你說你的話我看我的書，你爲什麼在這裏胡攪？玉貞道：你不聽就罷，我才愛跟你說呢！說着，一扭身子，就要向外面跑了出去。小秋伸手將她拖住，笑道：你別跑，我問你一句話。玉貞雖是被他拖住，依然作個要走的樣子，扭轉頭來道：有一句什麼話？你就問罷。小秋笑道：問兩句行不行？玉貞一擰手道：別拉拉扯扯，有話就問罷。說着，可就垂了眼皮，鼓了嘴。小秋笑道：這孩子倒拿起嬌來

了。你坐下，我們慢慢的說。於是拉了她在對面椅子上坐着，自己也坐下了。玉貞挽了辮子攪到懷裏來玩弄着。鼓了嘴道：這個樣子看起來，又不是問兩句了。小秋翻了兩頁書，見玉貞還鼓着嘴呢，這就把書收起來，用手按着書面道：你剛才說的話，從何說起呢？玉貞扭着頭，問了一句什麼？小秋頓了一頓，笑道：你說是娘把人家請了來的，那意思，是你所說的嗎？玉貞忽然笑起来，又把手指連連爬着臉道：不害羞，不害羞，自己都問出來了。她連說了幾聲不害羞，就跑走了。小秋不能追着問，只好罷休，不過心裏明白了八九成了。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仲圃還沒有回來。大小姐玉筠，坐在他對面，吃着飯時，不住的向他微笑。小秋道：大姐只等對我笑什麼？玉筠並不理他，却掉轉臉去問楊氏道：弟弟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，遇着了嗎？楊氏道：大概遇着了。玉筠將筷子扒着碗裏的飯粒，問道：娘的意思，是在大的，還是在小的？楊氏道：當然是大的，性情兒，模樣兒，都不壞。玉筠道：只是她們染着旗人的派頭不少。她們又不是旗人，何必那樣？楊氏道：作京官的人，都有這樣一個脾氣。以爲學了一點旗人的規矩，他們就有官體了，這也無非爲了皇帝是旗人的緣故。小秋這就板着臉道：我們漢人就有這種奴隸性。有道是漢人都學胡兒語，爭向城頭罵漢人。玉筠道：兄弟，不是我說你，你少買革命黨康有爲那些人的書看。我們家世代書香……小秋連連搖着手笑道：姐姐，你少說這些。論到禮記第幾章，詩經第幾篇，這個我鬧不過你，你可別和我談時務。革命黨出的書，天天罵康有爲呢，你怎麼說康有爲是革命黨？楊氏倒是訝然，睜了眼道：康有爲還不是革命黨嗎？革命黨都是些什麼人呢？少談這個罷，你伯父聽了這個會生氣的。玉筠笑道：娘，你沒有懂得兄弟的意思。他這是繞了彎子說話。他不喜歡那姑娘有旗人家那富貴派頭。楊氏聽了這話，就向小秋臉上望着。小秋不敢多所申辯，只好

低了頭去吃飯。飯後，小秋對於伯母昨天晚上的話，和今天所作的事，一齊都很明瞭，但不解在伯母心裏，爲什麼要這樣子去做。無論如何，現在自己心上，只能安着春華一個影子，不應當讓別人來搖動這顆心的了。任他這些想着的時候，當天晚上，又把春華寄來的信，偷看了幾遍。他看信的時候，不過是掩上了房門，背着燈光看。而同時在兩百里路以外，那個寫信給他的春華，也在偷着看信。她偷着看信的舉動，是更爲嚴密，將燭台放在床中間席子上，垂下了帳子來看。假如有人在窗子眼裏張望到，她可以說，這是捉臭蟲，自然也就不會引起什麼人疑心的了。原來她在五嫂子家裏住了一晚，被廷棟知道了，他很怪宋氏。說一個大姑娘，沒有母親帶着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也不應當住下。因此宋氏將管家請來的媒人打發走了，立刻把春華接回家來。春華探望着父親的病，並沒有多大的起色，看去怕是要拖成一個老毛病的，心裏縱然有十二萬分委屈，也不敢在父親面前再露半分顏色。在回家的前兩天，也不覺得有什麼分外的情形。可是到了第三天頭上，自己身子困極了，睡了一場午覺，醒過來，想起大半天，沒有到父親屋子裏去張望，這又是不對的事。將冷手巾擦了一把臉，穿過堂屋，走向父親屋子來。姑娘這樣大了，父親房裏，不好隨便闖了進去。因之走到房門外，就頓了一頓，打算作出一點響聲，向父親通知過了，然後才進去的。可就在這時，聽到父親問道：春華呢？不要這時候她來了。又聽到母親道：那丫頭倒是真有病，又睡了。廷棟道：那個有病，她又有病，怎好讓她去？宋氏道：你是天天在書上找孔夫子的人，那裏知道這些事情。把她送過去了，她心無二用，自然不生病了。要不然，她的病不會好，你的病，也不會好。這總是我不會做娘，沒有把女孩子管得好，把你氣成這一種心痛。現在既是有法子，就不會再受這丫頭的磨折，以前的事，你就不必去回想了。廷棟長歎了一

聲，接着道：以前你總怨我不該把女孩子讀書，我說你是偏見，現在細想起來，你的話是對的。她若是不識字，就不會弄那些吟風弄月的事情，太太平平的過日子，我那裏會害這場病。春華站在門簾外聽着，人幾乎暈了過去。想不到父親也說女孩子讀書不好了。立刻扭轉身走回房去，坐在床沿上，對了窗子外小天井裏的白粉牆，只管發呆。這就想起了一件事，記得祖母說過，有一個姑母，十九歲的時候就夭亡了。據說她在生的日子，終年的害着病。可是雖然終年害病，但是總在這間屋子裏，並不出房門一步。祖母到如今，說起來還是流着眼淚。說是那個姑姑太好了。於今想起來，那個姑姑恐怕也就是和我一樣，悶死在這屋子裏的。我自從不讀書，天天在這裏坐着，抬起頭來，就看的是對面那堵牆，低下頭來，便是那桌面大的天井，石板上滿長了青苔。人越悶，病越重。父親倒說不該讓我讀書，換言之，就是讓我作個愚夫愚婦，養豬一樣，把我養大了，向婆家一送，他們作父母的，就算盡心了。好在我已經念過書了，這也不去管他。就是娘說，對我自己有了法子，但不知是什麼法子？現在已經把我關起來了，像坐牢一樣，再要弄新的法子出來，那除非是用毒藥把我毒死。我想，總也沒有犯這樣大的罪。娘說，把我送過去，莫非依了娘常罵我的話，當童養媳送了出去？春華想到這裏，不坐着，就倒在床上了。把站在父親門外偷聽來的話，從頭至尾，再想上一遍。只一盞茶時，心中一陣悲憤向上一湧，哇的一聲哭出來，翻一個身，淚流到枕上，並不用手去摸擦。自己不知道哭了有多久，只是臉在枕頭上，換了三個地方。嘴唇皮因為嗚咽着不住的抖顫，竟有些麻木了。忽聽得咚咚咚，地板一陣響，轉過臉來看時，却是祖母站在床面前，她將手上的拐棍，在地板上，頓着咚咚作響。顛巍巍的輕聲喝道：丫頭！你還要鬧嗎？你爹讓你氣死過去了。春華猛然的止住了哭，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鬨

道：我睡在床上，房門也沒有出，什麼事，又受了我的氣了？姚老太太道：你還不知道呢，街上有人造出謠言，說是你父親要悔管家那頭婚，把你重新擇配。話是遠房裏的七叔公在街上酒店裏聽來的。他來看你爹的病，把話告訴你爹，你爹立刻心口痛得床上亂滾。你娘好容易把你爹勸得心平氣和了，你又在這裏哭了。春華心裏動了一動，忽然改口道：那也是我爹太愛生氣了。外面的謠言有什麼可聽的？人家說我們家作強盜，我們就是強盜嗎？姚老太太道：你還強嘴呢，這話就是毛三婦說出來的。春華心裏砰砰亂跳着，同時，臉上跟着出汗，問道：她說了我一些什麼？我以前待她很不壞呀，她不應當說我什麼。姚老太太道：她倒沒有說你本人怎麼樣，只說我們家嫌管家孩子不好，打算悔婚。這不是從半天裏掉下來的冤枉嗎？我們家誰會有這樣的意思？春華低了頭，却是沒有作聲。姚老太太手扶了拐棍，挨着春華坐了。向她道：人家說，讀詩書，明禮義，你是該明禮義的人。你想，你爹對我，多麼孝順，連重聲說話，在我面前也不敢說出來。你作女兒的人，在爹娘面前的日子短，你就更應該孝順。不該一點不明白，終日裏總是這樣哭哭鬧鬧的。我問你，假如把你爹吵出個三長兩短來了，我們這一家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你看怎得了？春華道：婆婆，你可不要把這個大題目來壓我呀，我怎受得了呢？既是我在家裏，會把爹爹氣壞，那就把我送走了。姚老太太道：把你送走？把你送到那裏去？春華道：婆婆，你是真不知道呢？還是明知故問呢？你們早有了這樣一條妙計了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她說到這裏，臉上的淚痕，已經是完全乾了，走下床來，看着臉盆架子上，還有大半盆冷水，這就把手巾揉搓着，洗了一把冷水臉。而且在小梳妝盒子裏，取出一把小木梳來，從從容容的攏着頭髮。似乎對於問的這一句話，並不怎樣着重。姚老太太還坐在床沿上呢，手扶了拐棍，向她很注意的看着。

因問道：你在那裏聽到這種話？春華將頭髮攏清了，斟了一盃茶，坐在姚老太太對面椅子上，慢慢的呷着，淡笑道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大家算計着我，我又不在十萬八千里路以外，天天在一處混，言前語後的，我就聽不到一些消息嗎？姚老太太道：你這孩子說話，就是講這一門子矯理。把女兒送到婆家去，這是作爹娘應當作的事，怎麼說是算計你？春華道：哦！我現在明白了。前兩天讓我在五嫂子家裏過一夜，那就是故意躲開我，是那兩個鬼人，送了日子來了。是什麼時候呢？婆婆，你告訴我吧，遲早總是要讓我知道的。始而姚老太太也覺着可以對她說一點，反正她已經知道消息的了。現在見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便道：不過有這個意思，那裏就說得上日子呢？春華放下茶盃，兩手握住了老太太的拐棍，連連搖撼了幾下道：一定有日子的，一定有日子的！請你積個德，把話告訴我。老太太道：你這不是胡來嗎？逼死我，我也說不出什麼日子來呀。終身大事，日子那裏是可以隨便說說的。管家果然送日子來，總也要配上禮物，請媒人恭恭敬敬送到我家，那怎樣瞞得了你？春華手放了拐棍，呆了一呆，淡笑道：你還是騙我的話，我娘，打算把我當童養媳送出去呢，還要個什麼禮物？老太太兩手同扶了拐棍頭，仰着臉向她看去，因道：這是那裏來的話呢？把你當童養媳送出去，那是你娘平常生氣說的話，那裏能信？有姑娘的人，生起氣來，總是這樣說的，這也用得着攔在心上嗎？我們是什麼人家？那能夠隨隨便便把你送了出去呢？就是你爹娘要這樣做，我也不能答應。我們家就是你這樣一個女孩子，並沒有三個四個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給你作主。春華躊躇了一會子，皺眉道：你老人家沒有懂得我的意思。這件事，我並不要你作什麼主，我也不在乎，我就是要知道個準日子。老太太道：我也不知道呢，你忙些什麼？春華冷笑道：我忙？我是忙，我忙着好讓人家抬棺材來裝我入

驗！哼！預備棺材抬人罷。姚老太太向她臉上看看，倒是沒有把話向下說。不過勸女孩子作好姑娘的話，引着奶奶經上的典故，却是說了不少。最後，春華向她道：好了，你老人家不用再教訓我，我決計作個好姑娘就是了。我在家一天，我總孝順三位老人家一天。等到大數來了，我是乾乾淨淨的帶了這條身子去。姚老太太道：你爲什麼老說這些話？春華道：我決不說氣話，我敢當天起誓。姚老太太道：只要你肯聽話，那就很好了，何必還起什麼誓？春華笑道：你老都相信我了，那就好了。姚老太太對於她這樣一句話，也沒有在意，却以爲自己勸說成功了。春華却是根據了要人相信的那句話去做。自從這日起，當了人的面，也不生氣，也不發愁，像讀書時候一般過活。只是不時在祖母口裏，探問出嫁的日子。姚老太太先還推諉，後來就告訴她，總在秋涼九十月裏。春華也想到，轉眼就是三伏夏天，總沒有在這個日子辦喜事的，也就從空下來。只是到了每日晚上，關門睡覺以後，那就把一天的態度，完全改變，兩條眉毛，立刻皺到一處，垂了頭，側了身子坐在椅子上，向一盞菜子油的燈呆望着。沒有人來驚動，自己也並不移動。一點豆子大的火簇，一個模糊的人影子，平常的一間屋子，在春華眼裏看來，便覺得分外的淒涼，坐到了相當的時候，就有兩行眼淚，順着臉流將下來。眼淚由眼睛裏出來，是不知不覺的，出來後淚珠由臉上滾着，滴到衣服上去，也是不覺的，人只是靜靜的對了那盞孤燈。到了最後，便是找了一個燭頭，插在泥燭台上，拿到帳子裏去，便將藏在床角落牆洞裏的一束信件，在燭光下看。其實她縱然不看，那信上有些什麼言語，她也會記得的，因爲看得太多，已經爛熟在胸裏頭了。所以當小秋在南昌城裏看她的信時，雖說是其情懇切，殊不知春華的情感懇切，比他超過了無數倍。夏日本來夜短，春華要等到人都安歇了，她才點了燭頭到帳子裏去看信，那時間，每每是銷

磨過了半夜。而鄉下人又是起來得很早的，家裏人都起來了，春華不好意思還睡着，因之沒有睡夠就起了床，兩隻眼皮，高高的浮腫起來。直到中午，推着身體不好，再回房去大大的補睡一覺，方才能把精神恢復過來。她每日都是如此，倒讓宋氏看在眼裏有些奇怪。何以每日中午，一定倦得要睡？有一晚上，春華的眼淚，流得過餘的多了，次日起來，兩眼又紅又腫，自己也覺得看東西不大便利。正想照照鏡子，看是什麼情形，不想宋氏就在這時走進房來，於是她自己又加重了自己一番罪受了。

第三十一回

獲東碎娘心飾詞莫遁

論詩觸舅忌危陷深藏

在宋氏這一方面，自己女兒的態度，她是很清楚的，但是突然的將眼睛哭腫，這必臨時又發生了變故。便問道：你昨夜裏又爲什麼大哭？你爹的病，還沒有好呢，你就不顧一點忌諱嗎？春華道：我並沒有哭呀，不過眼睛裏面有點痛，也許是害了眼了。宋氏也不駁她的話，鼻子裏息率着，冷笑了一聲，在屋子裏拿了東西，自去了。春華這就有點疑心娘的話，仔細的對鏡子照了一照。不料兩隻眼睛，不但是腫氣，而且眼皮發了紅色，猶如兩個小桃子，頂在臉上。害眼睛是沒有這種現象的，却不好騙人，於是整日藏在屋裏，也沒有敢出去。吃飯的時候，推說眼睛怕陽光，也在屋子裏藏着。休息了一天，到了晚半天，眼睛就消腫一大半。姚老太太究竟是疼愛着她，進房來，握住了她的手，偏頭向她臉上看着。於是將拐棍抱在懷裏，騰出那隻手來，將兩個指頭，在她的眼睛泡上，顫巍巍的輕悄悄的撫摩着。因道：春華，你爲什麼這樣糟蹋你自己的身體？把眼睛哭瞎了，那怎樣辦？春華道：我沒有哭：我是害眼。姚老太太道：你就害眼，也是這

一程子，哭了出來的。天氣這樣熱，你何必在屋子裏坐着，出去乘乘涼去。春華道：我不熱，我在屋子裏還可以看看書。姚老太太道：這更胡說了。你既然是陽光都怕見，怎麼還能看書？我知道，你是預備把這條身子毀完了就甘心的。來，婆婆說兩個故事你聽聽，說着，拉了春華就走。春華自己也沒有主意，就低了頭跟着姚老太太走了出去。江南人家的房屋，本來沒有院落，只是各家一個天井。三湖鄉下的房屋，平常人家，連天井都廢除了，所以夏天乘涼的人，都得擁到大門外去。廷棟家雖有天井，但是因為左右隣居，都在大門外敞地裏乘涼，所以姚老太太也是拉了春華到大門外敞地上來。一痕眉毛式的月亮，帶了幾點疏星，在夜幕上斜掛着，照着那黑巍巍的橘柚樹林子，在久坐在小臥室裏的人眼光看來，便感到一種幽深的趣味。那些乘涼的人，有坐得遠些的，看不見什麼人影子，只那談話的人聲，在那幾點烟火的所在繼續的發出，在空場裏，姚老太太橫着竹床，有兩個鄰居女孩子，帶了積麻的夾棍，坐在那裏，靜等着姚老太太講故事。對過菜園裏豆棚子上紡線蟲吟吟的叫着。一陣風來，又把遠處水塘裏的蛙鳴，呱呱的送到耳裏。春華耳目一新，精神覺得很是爽快，這也就忘其所以的，在這裏坐了下來了。可是她在這裏乘涼，她母親宋氏，始終也不會出來。春華猛可的心裏一舒適，就只管把閑話說了下去，忘了進房去睡覺，直到那北斗七星，橫偏在樹林子上，人身上也感到涼侵侵的，原來是露水已經下來了，春華這就起身道：婆婆，我們回去睡了罷。姚老太太道：你進去睡是可以的，不要進房再看什麼書了。春華答應了一聲，悄悄的向母親屋裏偷望着，見那窗戶邊下，依然是燈光燦爛，好像還不會睡。她想着，母親未曾出來乘涼，一個人在屋子裏點着燈閑坐，那到底爲了什麼？而且又是這樣夜深，在平常也就早已安歇了。祖母在臨走的時候，只管叮囑我，不要看書，莫非這裏面有什

麼緣故？心裏想着，可就摸索着進了房。因為是每件事自己都留心的，忽然看到桌上煤油燈的燈頭，已經捻得很微細，就猛然的想起一件事。記得出去的時候祖母拖了就走，自己不會把桌上的燈焰擰細，依然是像人在屋子裏一樣的照耀着。現在燈心細了，莫非是燈裏的油，已經點乾，如此想着，就隔了透明的燈座子，向裏面探視，可是那裏面的油，依然還是滿滿的。於是擰大了燈頭，向屋子四週看看，却也沒有什麼移動。手扶了桌子，站住呆了一呆，心想這完全是自己多心的緣故，屋裏有什麼東西犯私，怕別人搜查，於是拿了一把蒲扇到帳子裏去轟趕蚊子，只把蒲扇伸進去一扇，就把帳子掀動了，立刻看到牆角落裏那個牆洞露出來了。因為那個牆洞，是有一塊磚頭封住的，現在沒有了磚封口，那洞成了一個黑窟窿，伸手進去一摸，裏面全空，所放在裏面的一束信件，連一張紙角都沒有了！心裏立刻一陣亂跳，把額頭上脊梁上的汗珠子，一齊向外亂冒。一隻腳站在地上，一隻腿跪在床沿上，呆了半晌，一點也移動不得。許久許久，軟攤了坐在床沿上，情不自禁的，說出一句話來道：這是怎麼好呢？事情太壞了！把這話說完了，心裏一陣焦急，立刻哭了起來。自己也不知哭了有多麼久，就聽到房門外，希瑟希瑟似乎有人摸着牆壁走。春華抖顫着聲音，猛然的問了一聲誰？這就聽到有了脚步声，母親走進房來了。看她的顏色，也青中帶了蒼白，兩隻眼睛，都呆定着不會轉動。春華戰兢兢的扶了床站問道：娘還沒有睡嗎？宋氏似乎也在抖顫着，聲音悶着在嗓子問道：現在不能怪我管你了吧？這一句話問得春華不知所云，只瞪了眼向她娘望着。宋氏走到床面前，低了聲輕輕的問道：事到於今，我逼死你也是枉然，我問你幾句話，你得實實在在的告訴我。春華知道她的母親意思何在，低了頭就沒有作聲。宋氏道：你那牆洞裏放着那些字紙，都是些什麼？我看到那字紙尾上有李小秋三個字，是

那小東西寫給你的嗎？春華低了頭，將手摸着席子邊沿，拔取上面的碎草，不但不答復一個字，連眼睛也不敢向母親射上一眼。宋氏道：那自然是他寫給你的了，用不着猜。不過她在這上面，究竟寫的是些什麼呢？春華還是低了頭，不會答復得一個字。宋氏道：我本來要把這些字紙送給你爹看，又怕這上面的話，是他看不得的，把他氣壞了，更是不妥。所以我現在要問問你，到底爲的是什麼他寫這些東西給你？你說，你說！你不說可是不行。宋氏說着話，可就伸手來搖撼春華的肩膀。春華猛然的將頸脖子一扭道：那也沒有什麼要緊？這不過是些作的文章罷了。宋氏也將臉色一變道：你爲什麼還這樣硬？你自己做錯了事，你還給我下馬威，一個作女孩子的人，一個大字不識，還知道講個三從四德呢。你讀了好幾年的書，書上教給你的，就是同後生小伙子，這樣來書去信的吗？臭肉！你實說不實說？真是把我急死了呢！說着，兩隻腳連連在地板上蹀着。春華怎樣的說法呢？急得兩行眼淚直流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宋氏逼不出話來，沒有第二個主義，也是掀起一片衣襟，揉着眼睛道：我辛辛苦苦帶了你這樣大，想不到你這樣害我一下，我一輩子也不能抬頭！說着，嗓子一哽，呼嚕呼嚕也哭了起來。母女兩人對哭了一陣，宋氏道：你現在究竟說是不說？你說了，我也好放心。你若不說，我沒有法子想，只有送給你爹去看的了。春華道：你就是送給爹去看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這裏面實在沒有什麼要緊的話，不過是談談文章。你不要說什麼放心不放心，我歸結告訴你一句話，我是一條乾淨身子來的，將來我還是一條乾淨身子回去。就是這樣幾張字，也不至於讓你一輩子抬不了頭吧？宋氏擦着眼睛道：孩子，不是作娘的，故意和你爲難，實在因爲你爹是全姓的相公，而且在地方上也很有名的，你自己也說過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萬一有個長短，傳到人家耳朵裏去了，人嘴是毒的，你爹還怎樣

見人？你既是說還是一條乾淨身子，那就很好。我身上帶着一張字呢，你念給我聽聽看。說着，拿出一張字紙來，交給春華道：就是這張字，你念給我聽聽。你看，這上面打了這些個密圈。春華瞟了一眼，若不是胸中二十四分的悲苦，幾乎是嘆噎一聲，要笑了出來。便道：這不過是他作的一首詩，沒有什麼原故在內的。宋氏道：你還要騙我嗎？他自己作的詩，自己打這些圈作什麼？自己這樣誇獎自己的詩作得好嗎？春華道：那些圈是我打的。宋氏道：哼！作詩？沒有作麼好事，也不會有什麼好話。若不是那話打進你心坎子裏去了，你怎麼會打上這些個密圈？你說，這詩上又說的是些什麼話？說着，就把那字紙塞到春華手上來。春華道：你這不是要我爲難嗎？詩裏的句子我說給你聽，你怎麼會懂？宋氏瞪着眼睛道：唔！是我不懂，只有你懂，你說這話，不覺得害臊嗎？說畢，將一個手指頭在臉上亂爬了一陣。春華捏住那紙條，垂了頭沒有作聲。宋氏扯住她的衣襟道：你說不說？你不說，我不能悶在肚子裏，只有去告訴你爹了。春華覺得這上面四首七絕詩，也沒有什麼不能說的，便道：你不用急，我今着解給你聽就是了。於是捧了紙條念道：藕絲衫子淡如雲，這七個字，說是對面山上有一塊雲。宋氏看春華是照了字念的，便點頭道：哼！這就對！你就要這樣老老實實的解給我聽。你如果口裏講的，不是詩上的話，我全聽得出來的。春華爲勢所逼，只好照了第一句那樣解法，解了三首七絕給宋氏聽。宋氏偏着頭想了一想道：這就怪了。怎麼盡說的是山有雲，水裏有魚，這些不相干的話。他寫這些不相干的話告訴你作什麼？春華道：作詩就是這樣的，無非說些風花雪月。宋氏道：這個我也聽到你爹說過，算你沒有撒謊。就是說作詩，李小秋這東西也好不了。走來就說山上一朵雲，下面的話，據你說，田裏有羊一大羣。這樣糊扯一陣，什麼好詩？我也作得來。還有沒有？春華道：還有四

句，都是這一樣的話。宋氏道：慢說還有四句，就是還有四個字，你也該念給我聽。春華也就大意着，將詩念了。最後兩句是：若教化作雙蝴蝶，也向韓憑塚上飛。就解釋着道：有一隻鳥衝開了籠子門，這就飛到樹枝上去。宋氏伸手將紙條奪了過去，喝道：你胡說！詩上明明說的有一雙蝴蝶，你怎麼說是一隻鳥？春華道：鳥同蝴蝶，不都是一樣會飛嗎？宋氏道：你說是由籠子裏飛出去的，誰把籠子關着蝴蝶？這樣看起來，你說了半天，全沒有一句真話。春華道：你說了，你懂詩，你聽得出來。先都說我對了，怎麼現在又說沒一句真話？宋氏道：我看你實在沒有一句真話，你以為我不敢給你爹看，我就猜不透這上面的話嗎？認得字的人多得很，我總有法子把你那捲字紙上的話，一齊裝到肚子裏來。現在，我手上了真憑實據了，你自己說罷。還是作娘的不好？還是你不好？她捏了那捲紙，只在春華面前幌着。春華道：有什麼真憑實據？我本來幾次要尋一個短見，了結我的殘生，既這樣說了，我決計不死，先分別個清楚明白。宋氏道：哼！你還要分個清楚明白呢？今天我爲了這件事，一夜都沒有睡，不能再和你顛斤簸兩了。東西在我這裏，慢慢的跟你算帳。說着，咬了牙，將一個手指戳了她的額角一下道：好一個不要臉的東西！說完，又是戰兢兢的氣走了。春華坐在床上，對了桌上那盞孤燈，覺得今天這件事，猶如一場大夢一般。那一束信件裏，像剛才念的四首詩，倒沒有什麼要緊。只是裏面有兩封信，說了些想思字句，這是一個病症，少不得要多挨娘兩句罵。但是裏面也有小秋最後給的一封信，說是願全兩家體面，兩下就此撒手，這也總是爹娘願意聽的話。好在自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，東西就是讓娘抄去了，也不要緊，至多是一死。如此想着，把半夜的憂懼，都丟開過去了。抬頭看看窗子外，似乎已經有了一些白色，天也亮了。於是安心躺在床上，昏沉入睡。料着次日上午，是

有一件很大的風潮發生的。也許是要了自己的命，姑且說得十分充足，好有精神對付那風波。不想自己已經清醒了，在枕上靜靜的聽着外面，是一點響聲沒有。始而也疑到時候還早，後來看看窗外小天井的白粉牆上，已晒有大半太陽，往日，已經是午飯過後了。悄悄的起來，還不敢就出房門去，坐在椅子上，手撐了桌沿，出了一會神。這時，小兄弟推着房門，伸進頭來望了一望笑道：姐姐，你好了嗎？午飯都吃過了嗎？春華道：誰說我病了嗎？你怎麼問我這話？小兄弟道：舅舅來了，娘對舅舅說你病了。春華想到舅舅宋炳南來看過父親一回病的，當然還是來看病，這也不是介意，也許是他來得好，鬆了娘一口勁，要不然娘的脾氣已經是發作起來的了，借了出來看舅父爲由，便走向堂屋裏來。宋炳南也是個八股先生，雖是不會進學，人家都說他是一個名童。名童也者，就是沒考取秀才的念書人，而文章作得很好。因爲科舉時代考秀才叫童子試，所以來考的人，有童生一個雅號。後來沿用慣了，沒有考到秀才的便是八十歲，也叫童生。名童，是有名童生的簡稱，在現時看來，到好像是有的名的小孩。其實就在當時，名童這個稱呼，也太沒有標準。反正沒考取秀才的都是童生，童生學問的好壞，並不分出個頭二三等來。念書人是好面子的，說他念了若干年書，沒有撈着一個起碼功名的秀才，好像有點難爲情。於是念書朋友在當面談話，對於童生，必定這樣說：某人雖沒有進學，可是個名童，將來總要進的。到了科舉停了，大家更好說話，某人是個名童，可惜停考了，要不，他一定會進的。還有那七八十歲的童生呢，考了無數次童子試，似乎不好說將來一定會進的，或不停考一定會進的，這就向他運氣上一推，說他命不好，也就把面子遮蓋了。宋炳南的八股，根本就沒有清通，考試一改議論策，沒有了老套頭，更慌了手脚。在童生裏面，實在是個本事最差的。然而他很有點心計，常幫着人打官

司。他又看了幾部醫書，在鄉下作醫生。因之鄉下親戚朋友之間，大小事不離他，很有點面子。大家爲完成他的面子起見，就公送了他一個名童的稱號。他覺着沒有弄到一個秀才，真是遺憾，只得將名童二字居之而不疑，聊以解嘲。姚廷棟對於這個妻兄是不大投機的，不過在外面和鄉里判斷公事，要用他的處所很多。再說他是妻兄，爲了顧全師娘的面子起見，也不能不敷衍他，所以宋炳南常到姚家來，姚家却是很客氣的相待。這時，春華面孔黃黃的走到堂屋裏來，老遠的站着，就叫了一聲舅舅。宋炳南正捧了水烟袋架着腿和宋氏說話，並不偏轉頭來，却是斜轉了眼珠，向春華瞪着。同時宋氏臉上冷冷的，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。春華心裏倒不免冷戰了一陣，只得沉住了氣低頭站着。宋炳南道：你過來，我有話問你。春華看這情形，是有些不善，可是也不敢違拗舅舅的意思，只好慢慢的移着步子，走到他面前站着。炳南將盒吸的一袋水煙，趕快吸完，吹了煙灰，一個手指，到煙絲盒子裏去不斷的掏烟，這就向春華微瞪着眼道：姑娘，不是我作舅父的人，要管你的閑事。可是你父親身體不好，你第一就要加倍的小心，讓他心裏更痛快些，那比樹皮草根吃下去強。你當然知道你爹的這病，是怎樣得來的，你反躬自問，怎不應當盼你爹早占勿藥。可是你並不體諒到這一層，反是……他說到這裏，見宋氏的臉，更是沉下去了，他就把煙絲在煙筒子上按住，吹着了紙煤，吸上了一袋烟，然後微笑道：你自己的行爲，似乎有點小德出入吧？詩有云：牆有茨，不可掃也。春華不等他說完，突然的紅了臉道：舅舅，你怎麼引這一章詩來說我？我便是依你的話，有點小德出入，也不至於到這章詩所說的地步，這話有點不通。她說到這個宋氏是莫明其妙，只有睜了兩隻眼望了他們。宋炳南將水煙袋放下，一拍大腿道：什麼？你說我不通！新淦縣舉人進士，那個不說我是一個名童？便是你父親，鄉試薦卷有兩

次，說到作文章，他有時還請教我。倒了你這裏，我會說不過去！你既知詩達禮，你怎麼有那鑽隙相窺的事。我引的這詩，可是說中菁之言，不可道也。中菁是說家門以內，請問你的事，是可道不可道？他說着渾身直抖，這氣就大了。宋氏這算明白了，是女兒說着哥哥文章不好。心想，文章多好也換不了一升米吃。哥哥又何必氣成這個樣子？但是也不能不和他幫着說兩句，於是向春華喝道：你這個丫頭還了得！怎麼敢說舅舅文章不好？春華偏了賴子道：有理服得祖太公。舅舅說我家有中菁之言，這話我爲了我父親的一世文名，我不能不說一句。好在詩經也不是我一個人念過，可以再請一個人來評評這個理。宋炳南指着她道：這還了得！這還了得！春華本想再辯兩句，但是恐怕鬧得父親知道了，會給他又添上一場病，只得默然退走。宋炳南氣得站了半晌，說不出話，自然，還是坐下來抽水烟。心裏這就想着，彷彿中菁之言，在什麼書上看到，好像不是說家門以內。在這時，又不便去查書，查出來是自己錯了時，更不好辦。心裏在這樣想着，手上就只管抽水烟。宋氏看他怒氣有未平的樣子，便笑道：大哥也不必和小孩子生氣，這東西實在不成樣子了。炳南抽了兩袋水烟，沉着臉道：你這個女兒，她瞧我不起，我不能管你的閑事了。你給我看的那些信鈔，我大致已經說給你聽了，這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之處，你可以交給廷棟看，讓他自己作主罷。宋氏道：你不是說有幾張字不能告訴我，必定要等問過春華之後，才可以說嗎？現在你並沒有問她，怎麼又可以交給他爹看呢？他爹可是氣不得了。炳南抽着水烟，沉吟着道：你慮的也是。但是這個女孩子已經反常了，我們作親戚的人，是不便從中說什麼的。我若是告訴了你，你會說我恨她，說的是謊話。宋氏道：呵！大哥怎麼說這樣的話？你也太見外了。宋炳南抽了兩袋水烟，架了腿，很從容的道：我的意思呢，也不過想把她叫了來，勸說她幾

句。不想我還沒有談到正題，她就給我一個釘子碰。現在我一想，話就實說了罷，不必瞞你了。宋氏道：大哥，我們又不是外人，其實你也就不該瞞我的。你說罷，這裏頭到底有什麼壞事？炳南慢慢抽着煙，又向四週看看，且並沒有人，這才低聲道：這孩子人小心大，她是打算私奔。宋氏道：什麼？打算死拚！炳南道：非也，她有桃之夭夭之意。宋氏皺了眉道：大哥，你就不必和我議論文章了；她到底要怎樣？炳南將紙煤的一頭，在桌上畫了圈，低聲道：她是打算無聲無臭，跟那姓李的孩子溜了的。宋氏道：這不能吧？那姓李的孩子，已經走了很久了。炳南道：這我就知道了。但是這些詩文裏，很有這種意思。所以我說要叫她問問，才可以告訴你。據現在看來，就是問她，也問不出所以然來。你應當早爲之計。宋氏道：大哥，據你看，還不至於有過什麼醜事嗎？炳南緩緩吸着水煙道：這個，或者不至於，不過，你是應當留心她一二的。宋氏聽了這話，又呆了作聲不得。炳南道：我有事，不能在你家久坐，是不是和廷棟說，你自己斟酌，萬一廷棟爲了這件事再要生氣，我也擔不起這個擔子。說着，就起身有要走的樣子。宋氏道：中午天氣，正熱着呢，你何不多坐一會兒？我給你預備下了兩碗涼菜，你喝壺酒再走，好不好？炳南有點笑容了，因道：菜是不錯，喝一壺倒無所不可，你家裏常是有那種好酒預備着，我是知道的。宋氏見他願意留下了，這就親自去端出菜來。炳南看時，一碟糟魚，一碟涼拌白切肉，一碗西瓜絲拌粉皮。便站起來道：有一碟鹹蛋就夠了，何必許多。宋氏又拿出一錫壺酒來，斟了一盃，放在桌上，竟是上等蓮花白。炳南抱拳作了兩個揖道：多謝多謝，酒是好酒，很香，聞喉說着，骨都吞了一口涎沫，這才坐下。宋氏坐在一邊，微笑道：可沒人陪你，你自己喝罷。宋炳南笑道：自己兄妹，怎麼說這樣的話？端起酒盃子來，就先喝了一口。宋氏拿了一柄芭蕉

扇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搖着，閑閑的也就和炳南談着話。看到他壺裏的酒，約莫喝下半壺去了，宋氏這就道：大哥，這件事，你總得和我拿個主意才好。炳南道：你先和我說的那個做法，那就很好，不過硬做是辦不通的，這還得用點圈套。他手上的筷子，在那拌粉皮的碗裏，只管是挑動着，似乎他心裏，也就在那裏挑選計策。他且不挑菜送到嘴裏去，却端起酒盃來，盃底朝天，乾了一盃，顯着他是把主意想得了，痛快的喝這一口。因道：本月二十八，不是老娘的生日嗎？你叫她去拜外婆的壽。宋氏向前後看看，低聲道：差着幾天日子呢。炳南道：你就說讓她早去兩天，也沒有什麼不可。現在你就容讓她一點。一來呢，免得這孩子越鬧脾氣越生疏。二來呢，家裏過得自在在的，病人心境也好些。我到了那日子，自然先會派人來通知。宋氏道：若是大哥肯這樣辦，這事就干妥萬妥了。今天五月十三……說着指指頭算着，又低聲道：那麼，凡事託重你，就不能誤了。炳南笑道：那是自然，我沒有一點算盤，也不敢答應下來。說着提起壺來斟酒，壺底都不免朝上。宋氏想了一想，笑道：酒還有，我可不敢再讓你喝，回頭讓你帶一小罇子回家去，慢慢的喝罷。炳南笑道：吃了還要帶走，那就很好，若是廷棟的病好一點的話，老娘的生日，你也應當回家去一轉的。那時，我自然也要陪你喝上幾盃。你操家也太勞累了，回家去痛快兩天，不好嗎？宋氏笑着說道：大哥有這樣好意，到那日再說罷。於是起身進去，真提了一小瓦罇子酒出來。炳南看了，將眼角紋皺起，只是笑，因道：春華究竟是個小孩子，我也不把她頂撞我的話，放在心裏。我這個名童，是全縣人公認的，也決不能因他的一句話，就把我名童抹煞了。回頭我走了，她要問起來，你就說我不介意。宋氏笑着說是。炳南扶了桌子站起來，臉上是紅裏透黃，黃中出汗，正色道：這不是笑話，這是應當說明的一句話，你總也明白。宋氏這就連

連的點着頭。正說到這裏，炳南一眼看到春華在房門裏面一閃，就向宋氏丟了一個眼色，接着就高聲道：二十八日是老母親的生日，小小的總要熱鬧一下。到那時，廷棟在養病，就不必去了。你抽得開身來，你就去。抽不開身來，叫外孫女去拜外婆的壽也是一樣。宋氏答道：到了那日子，不論大小，總有一個人去，也許早到兩三天。炳南笑道：那就更好呀。外婆是巴不得這邊早早有人去的。我走了，改天見罷。說着，他就提了那罐酒走了。春華心裏這就想着，他是酒醉心裏明。自己知道說錯了話，所以不敢發脾氣，而且還要接外孫女去吃外婆壽酒，罵他一句不通，總算罵過去了。不過母親早是十二分不高興了，現在又得罪了母舅，母親必是怒上加怒，今天下午，少不得又要挨一頓痛罵，因之坐在屋子裏，就沒有敢出門。但是一直挨到晚上，母親也沒有一個字發作出來，這透着很奇怪，難道她已經不過問了。也許爲了避着和舅父出氣的嫌疑，今天不提，再過一兩日，那就難說的。因之到了第二三兩日，春華依然是心裏捏着一把汗。但是宋氏把那回晚上拿去信件的事，好像是忘了，而且還常說到了外婆生日的那天，大概要春華代了父親去拜壽。春華聽着也越發不解，娘的情形，怎麼更好起來了呢？正自納悶着，却是屈玉堅回來的消息，已經送到了她耳朵裏。她就覺着向外婆家裏拜壽，是一個天賜的機會，也許是熬得苦盡甘來了。

第三十二回 內外各通言逃生定計 娘兒雙門智清夜登程

在一天乘涼的晚上，姚家人都在門外空場子裏坐着閑談，是姚老太太說到她在長毛造反的時候，她逃難的情形，有聲有色的，大家正聽得起勁。在那星光之下，却見一個人影子，緩緩的走

了過來。同時，那人身邊，帶了一種唏噓的聲音。在鄉下婦人耳熟能詳之下，知道這是打鞋底拉麻繩發出來的響聲。姚老太太便停止了話鋒，問道：是那一位來了？宋氏道：看走路的樣子，好像是五嫂子。五嫂子答道：可不是我嗎？師娘好尖的眼睛，說着她已走到身邊，見櫃子上都坐滿了人，就在大門口石階上坐着。這裏，正擠挨着春華坐的竹椅子。五嫂子道：大姑娘的身體現在全好了嗎？春華道：多謝你記掛，現在總算沒有什麼病了。五嫂子道：我總想來看看你，又總是因為事情把身子扯住了。說着她唏噓唏噓的拉着鞋底上的麻繩子，好像是很自然。而同時她一隻脚伸到竹椅子邊，却碰了春華兩下。春華道：上次我在你家裏吵鬧着你，還沒有謝你呢。你拉的鞋底很好，等你自己的拉完了請你和我拉一雙。五嫂子道：我也是因為乘涼閑着沒事，拉拉鞋底。若是大姑娘等着要穿的話，我這個放下十天半月來，也不要緊的，你明天把鞋底送到我那裏去，好嗎？她說着，又碰了春華兩下腿。春華道：你不知道哩，我現在懶得像死蛇一樣，却有點懶動得，我叫人送給你罷。五嫂子笑道：又不是三里五里路，為什麼那樣懶動得？仔細在家裏又悶出病了。我們窮家，也沒有什麼請你，明天熬一鍋好好的燕豆稀飯請你罷。你若不去，我就要恨你了。說着，她還扭了身子一笑。姚老太太道：這孩子就是這樣不識抬舉，人家越是要請她，她倒越是不要去。五嫂子笑道：不呵！大姑娘和我是說得來的，如果是我請她，她沒有什麼不去，這不過是和我說着玩罷了。宋氏道：不過總讓她去打攪你，我們也是心裏不安。宋氏坐在比較遠些的一張睡椅上，臉是仰了向着天上的。五嫂子在這時，又伸了脚碰了春華兩下腿。於是她就抬頭望了天道：看呵，這樣滿天的星斗，針脚都扎不下去，明天又是大晴天了。樹葉子都不動上一動，明天一起床就要熱的。她這樣的把話頭一分開，慢慢的就說到別的事情上去。約莫談了

一頓飯時，五嫂子站起身來道：我屋子裏還點了一根蚊香呢。人不在屋子裏，仔細燒了帳子，那可不是鬧着玩的，我回去了。說着，她站起身來就回家了。春華把話聽在心裏，次日一早起來，就把鞋底麻繩一齊找了出來，將一塊布包捲起來，放在桌上。擺了一會子，覺着不妥。心想母親看到了，以爲我是急於要出門，說不定，她又不要我去的，因之把那個布捲放到櫃子裏去。到了上午，破例到堂屋裏來坐着，以爲祖母和母親看到，必定會叫自己到五嫂子家裏去的。不想今天上午祖母和母親全是有事，並不在堂屋裏閑坐。看看天井上射下來的太陽，已經走上堂屋中間來了，恐怕是午飯要上桌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，才到五嫂子家裏去喝菘豆稀飯，這現着可以不必了。因之自己下了個決心，自動的出門，於是由櫃子裏取出那個布捲，夾在脅下，悄悄的走到堂屋裏來。可是剛一出裏房門，就聽到宋氏大着聲音在堂屋裏罵小兄弟道：這麼大的小孩子，一點兒不聽教訓，爹不舒服，躺在床上，你還是這樣高興，大的是不聽話，小的是話不聽，這真叫作父母的人灰心！春華立刻將身子一縮，把那個布捲塞到床上枕頭下，倒呆坐在椅子上，一點沒有主意。可是人雖在椅子上，眼睛可不住的向窗子外照牆上看去。只見那太陽光一寸寸的向下照來，那正是說太陽當了頂，五嫂子菘豆稀飯，恐怕已爛了。自然她並不是光叫自己去喝菘豆稀飯，這裏面必然另有別情的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自己也是急於要知道，在家裏發呆，那又怎是個了局？於是猛然抽了那個布捲，就向外走。走到堂屋裏，宋氏猛然叫了一聲春華，她嚇得心裏一哆嗦，只好站定。宋氏道：五嫂子昨天晚上約你去喝菘豆稀飯，你怎麼還不去呢？春華真不料說出來是這樣一句好話，因答道：我這也就打算去了。偷偷地看着母親的顏色，雖然還瞪着兩隻眼睛，臉上倒還沒有什麼兇狠的神氣，這才慢慢的移動了脚步，向五嫂子家來。五嫂子在堂屋裏看

到她，直迎出籬笆外來，攜了她的手，走到屋子裏去，放了門簾子，望了她的臉，低聲道：這件事，我是想告訴你，可是我又怕告訴你。春華倒吃了一驚，紅着臉道：難道在我身上有什麼變故嗎？五嫂子伸手輕輕拍了她的肩膀道：你不要害怕，是喜事，不是什麼壞事。那位屈少爺，爲了什麼事走的，你都知道了吧？春華道：你這話越說越遠了，怎麼會牽扯到他身上去？五嫂子笑道：不忙，好事從緩等我來慢慢的告訴你。春華道：你看你這人說話，自己是多麼顛三倒四？我一進門，你拉着我的手就說起來，怎麼倒說是我忙？五嫂子也不和她理論，扶着她在椅子上坐下，將泡好了的茶，斟一杯放在她面前，這才手上揮了蒲扇，坐在一張矮椅子上，向她笑着。春華手端了孟子呷茶，眼可看了她微笑，因道：我偏不着急，你不說出來，我就不問你。五嫂子笑道：我把你請了來，特意告訴你消息，那有不說之地。那屈少爺，他胆大極了，和大妹兩個人居然在省裏住着一處。春華皺了眉，又笑道：等她呢。五嫂子道：他們和李少爺，在省城裏常有來往。春華放下茶杯，胸口一舒氣道：你怎麼知道這件事？五嫂子道：屈少爺回三湖來了，昨日晚上，偷偷的溜到我們這裏來了。春華伸着手道：帶來的信呢？五嫂子道：信可是沒有，屈少爺帶的是什麼，他說的話，我聽了真是新鮮，想告訴你，又怕告訴你……五嫂子遲疑一下笑着道：我告訴你實在的話罷，屈少爺說，他若是能夠和你見一面，當面說上幾句，那是更好。若是不能當面說，以後就由我這裏傳消息，只要你約定了日子走，他就把李少爺找來，包好一隻船，在對河永泰鎮嚮住，你什麼時候上船，什麼時候開走。這樣一來，你就驚魚脫了金鈎釣，搖搖擺擺不回頭了。五嫂子說着這話，也和春華得意，將扇子在胸面前不斷的揮着。春華微微的笑着，將手撫摸了桌沿，許久沒有作聲。五嫂子道：他把話說完了，就叫我問你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我就對屈少

爺說，不用問，她一定願意走的。春華笑道：你倒知道我的心事。她只說了這樣一句，依然又低頭微笑着。五嫂子笑道：也許是我猜錯了，只要向屈少爺回斷一句就是，好在他也不能把你拉走了。春華道：你這不是故意……話未完，她又盈盈一笑。五嫂子正色道：還是說正經的話。你看這事妥當不妥當？你有什麼話，儘可以告訴我。他約在明日一早，在渡口上字紙塔旁邊，等我的回信。春華皺了眉道：你是知道的，我年紀輕輕，那裏懂這些事。不過我有個機會，倒是可以告訴你。就是過兩天，我娘要我到外婆家去拜壽。外婆家裏沒有人管我，作壽的時候，人多手雜，一混就混出了門的。若要走，最好就是五月二十七八這兩個日子。五嫂子道：你外婆家不是到永泰只有兩里路嗎？春華道：到河邊下那就更近，由屋後翻過長堤去，那就是的，假如船彎在我屋後面，那一溜就到了。五嫂子笑道：這就說越近了，我辦的這事，總算合你的心了吧？我就是這樣回屈少爺的信，就說你什麼都願意了，在二十七八這兩天把船彎在你外婆屋裏後面等着。春華聽到了這裏，又把頭來低着，默然的沒有作聲。五嫂子道：你到底說說話呀？到了這要緊的時候，你又一字不提了。春華依然不說，春華皺眉道：你怎麼老說這句話，有心要我不成？五嫂子這才笑道：我怎敢要你？這話說出來，他們是胆大包天。於是將聲音低上一低道：屈少爺來說，李少爺的意思，想約着你一路逃跑。跑的地方就遠着啦，是從前包老爺作五殿閻王，日斷陽來夜斷陰的所在。春華笑道：你不要摔故典了，一說出來，更不是那麼回事。我想你說的這個地方，準是河南開封府。五嫂子聽說，就不由兩手一拍掌道：還是大姑娘才學好，一猜就猜出來了。春華笑道：這也用不着要什麼才學，明擺着在那裏的。只是這話怎麼和你說的？有些靠不住吧？五嫂子剛要張了嘴說，春華就向她搖着手道：你低聲一點，屈玉堅他真來了嗎？你不要冤

我！五嫂子道：我的大姑娘，我有什麼事冤過你？你這個時候，是在難日裏頭，我們旁邊人，就是不能幫着你，也犯不上來耍你！耍你，與我有什麼好處？春華手撐了頭，靜靜的想着而且還微閉了眼睛，於是點點頭道：唔！我想你五嫂子也不會拿我這可憐的人開心的，你再把他的話，細細的學說一遍給我聽。五嫂子將蒲扇沿咬在嘴裏，轉着眼珠想了一想，因笑道：大致我已經記得了，他說，李少爺到他家裏去，看他和大妹兩個人，過得很好，也就想同你學他們的樣。說着，看了春華一眼，她似乎感到一種惶恐似的，臉上紅着，立刻把頭垂了下去。五嫂子道：他家鄉有很好的房子可以住，而且還有田租可以收得吃。在那個地方，還有洋學堂可以進去呢。而且屈少爺帶了大妹，也同你們一路去。春華嘆道：五嫂子又胡扯了。誰是你們，誰是我們？五嫂子笑道：這還用得着我說嗎？反正你心裏也很是明白的。春華道：你不知道我現在是坐着牢，我會飛嗎？五嫂子道：你自然是坐在屋子裏的人，不知道往那裏走，可是有人來接你，你也不會走嗎？春華笑道：那個接我？手提了桌上的茶壺斟了一杯茶，慢慢的呷着。可是手上還有些抖顫。五嫂子笑嘻嘻的向她望着，許久才道：古來佳人才子，在後花園私訂終身的就多着呢，這也算不了什麼。我就是這樣的去對屈少爺說罷。春華心中，已是亂跳，將茶杯沿放到嘴裏，眼睛斜射了人，又好久沒有答復。五嫂子這就笑道：本來我的嘴也太囉唆了，這話說得彼此心裏明白就是了。春華極力鎮靜着微微的撮了嘴道：你是明白了嗎？你不要瞎說了。你知道我外婆屋後面是怎麼個樣子？五嫂子道：我也沒有到過你外婆家，怎麼會知道？春華道：却又來？你既不知道屋後面是怎麼個樣子？那你怎麼告訴人家在……說着說着，她的聲音，細微得又聽不出來。五嫂子忽地將蒲扇在手心裏一拍，身子向上一升，笑道：還是我們大姑娘明白。你告訴我，那裏是怎麼樣

一個情形呢？春華道：那裏有三棵老柳樹，比什麼柳樹都大。最容易認不過的，就是向下再走三五十步路，有個倒了的過路亭子，認準了那個亭子，就一點也不會錯事。五嫂子嘴裏啣了蒲扇的邊沿，微微的點了頭向下聽着，笑道：大姑娘真是什麼事也留心，對這地方說得這樣有頭有尾，那邊有什麼找不着的。事成之後，你可要重重的謝我呵。春華對於這件事，本來有點不能暢所欲言，五嫂子再一和她開玩笑，更教她沒了主意。後來頭着聲音道：我……我……我害怕，說着把手撫了胸。五嫂子道：你怕什麼？春華不答，只有一股子勁兒紅了臉低頭坐着，五嫂子也不願多逼她，盛着菜豆稀飯陪她吃了，就叫她早早的回去。春華當了五嫂子的面，雖然是滿心歡喜，可也不好露在面子上。及至回到家裏，走進房去，彷彿這條身子，輕快得可以飛起來，也不知是何緣故，自己就跳了兩跳。屋子舊了，地板也不免有些活動，當她跳着的時候，連桌椅床架，都有些作響。她每日在屋裏，最討厭的就是窗子外那塔迎面而起的白粉牆，把眼睛所望到的地方，立下了一重界限，不許眼睛再看過去。可是現在看起這塔迎面而起的牆，也覺有意思了。記得以前作過一個夢，夢到一位俠客，由牆上跳進窗戶來，把自己背了走。當時醒過來，也就想到那裏會有這樣的一天。那俠客的頭，倒好像是白粉牆上畫的那紅蝙蝠。以前相信是自己看那紅蝙蝠看得多了，所以把那紅蝙蝠幻成了夢裏俠客。於今看起來，這蝙蝠的兩隻眼睛和五嫂子的眼睛一樣，或者就應在這蝙蝠的身上。真也有趣，今天才算捉摸出來，這蝙蝠的眼睛，竟會是五嫂子的眼睛一樣。跟了這個念頭，於是撲嗤一聲笑了起來。覺得精神很好，在白粉牆外面，擁出了一叢高柳樹的樹杪，也就聽着吱吱喳喳的一片蟬聲。雖然不過是一點景緻，却很能引起很濃的詩意，爲了這個，就聯想到念詩了，於是翻出一本久已不念的唐詩，攤在桌子上念了起來。小兄弟聽她念

詩，跑了進來，撮着嘴道：你到五嫂子家裏去喝菜豆稀飯，爲什麼不帶我去哩？說着，跑過來扯她的辮子，若在往日，打斷了她的詩興，她就輕輕的敲兄弟一個爆栗的。但是這時她俯着身子，兩手抱住兄弟的頭，在他額角上親了一個嘴，笑道：這是我不對，我不曉得你要喝菜豆稀飯。下次我一定帶你去，還到五嫂子家裏，去搬兩個西瓜回來。小兄弟道：下次是什麼時候去？春華聽說，就一手托住小兄弟的手，一手輕輕拍着他的手背，笑道：你不要吵，等我想想。今天去，已經是不行，人家熬的稀飯喝完了，就是再熬稀飯，也沒有了白糖，後天去呢，日子又太遠了。明天下午，我一定帶你去。說着，又向小孩子頭上親了一個嘴，笑道：好兄弟，你是一定聽話的，若是我明天忘了，你就提醒我一聲。娘若是不讓你去，你哭着鬧着，跳起腳來，也一定要去。小兄弟道：我一定哭，好姐姐，我明天不揪你的辮子了。春華道：若是娘不讓你去，你就揪着我的辮子。小兄弟將一個小手指頭，指了媽道：姐姐又騙我哩。揪了你的辮子，你好生我的氣，不帶我去嗎？春華笑道：小傢伙，你倒也會用心。就是這樣說，不用作聲了。這小兄弟，還在袋裏掏出兩粒沒有咬動的炒蠶豆放到春華的手裏，方才走去。到了次日下午，一切都依着春華的計劃。到了五嫂子家裏，陪着小兄弟吃了兩碗菜豆稀飯，約他到門口去玩一會子。就在這一會子，春華便知道了在今天上午，五嫂子已經和玉堅見了面。玉堅說有這樣一個機會，那真是天緣湊合，一定派專人連夜下省去報告這個消息。夜航船今天晚上就走，後天上午就可以到省。五六個日子，小秋就可以趕到。等他到了，再來回信。春華聽說，只覺得時期寬容，這件事是順水推舟的作了去，一點不會變卦，高高興興的帶了兄弟回去。自這時起，暗中不住的算着，到外婆生日，還有幾天。又算着，派去的專人，該到省了，小秋該動身了。在面子上，却是一點不動聲色，就是母

親兩次提到外婆過生日，要派人去拜壽的話，自己也守着沉默，免得漏了口風讓母親疑心。這兩天，玉堅和五嫂子當了街上趕集的機會，又會過一次面，說是派的人，的確走了。在那個時候郵電交通，還不曾普及到內地，內地人有什麼急事，要給外鄉人送信，總是派專人走動，有水道可通的地方，由上游到下游，便是夜行船，遇到順風，一日夜，可走兩百里。由下游向上游，那只有走旱道。由會左平定洪楊而後，有五十年的太平日子，揚子江南岸幾乎不知道路規這個名詞。所以有了急事的人，那怕是單身，也可以通宵走路。在每個城市裏面，也都有這種人，專和別人家送急信，每天一二百里路，江西人對於這種人物叫做脚子。就是當地沒有這種人才，也可以找轎夫代理。有一吊制錢，那時便可以叫脚子跑一百里路。所以玉堅派一個脚子下省，去是夜行船，代付一吊二百錢船價。回來要他起早，另給三吊錢，算是工資旅費，完全在內。他覺得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六七天準有回信的，五嫂子把這話告訴了春華，她也是十分放心。只是到第六天的時候，也不知道精神上受了一種什麼刺激，只覺坐也不安，走也不安，看書看不下去，作女紅是更透着煩悶。因之堂屋裏坐一會，母親房裏坐一會，祖母房裏又坐一會。有的也明白過來：爲什麼這樣，那不是讓母親疑心嗎？因自向母親道：這真奇怪，今年夏天，我格外的怕熱。現在還沒有到三伏天呢，我就這樣五形煩燥。宋氏倒安慰着她道：那不要緊，耐性子坐坐就好的。你不會找本鼓兒詞躺在房裏看嗎？這真是二十四分的奇怪，母親竟叫人看鼓詞。她待女兒的已經是越來越好，莫非她已經知道女兒要逃走了不成。便笑道：我想着，這個樣子，恐怕是要鬧什麼災星。從今天起，我要躺在房裏過七八天躲開這災星來。宋氏連忙道：你難道忘記了嗎？過幾天是外婆的生日，你該去拜壽了，怎麼好在房裏過七八天呢？我想着，外婆很疼你的，說不定再過

三天就會派人來接你的。春華皺了眉道：照說，外婆過生日，我是應當去拜壽的。只是我怕熱鬧，那怎麼辦？宋氏對她臉上，很留心的看着，問道：你打算不去嗎？說話的時候，宋氏是拿了一件小兄弟的衣服在打補釘，在堂屋的迎風口上坐着。春華坐着稍微退後一點，一把矮的小椅上，面前立着一個竹竿麻夾子，夾了一仔麻。娘兒兩個，本來也就是一面作活，一面談話。現在春華抬起頭來，向母親的臉上看去，不想母親兩隻眼睛，像一道電火似的，向自己臉上罩着。心裏這就砰砰的跳，暗忖，這句話，有什麼說錯的地方嗎？強笑道：我怕羞，一個家裏人也沒有在我身邊，我是不會拜壽的。宋氏道：外婆家裏，不像自己家裏一樣嗎？這兩天，你爹的病，已經好了。若是再好一點，說不定我也陪着你去。春華却不由澆了一身冷汗，因正色道：若是爲陪了我，那倒不必。我就算怕羞，把臉子一繃，也就挨過去了。爹的病，那是要緊的。到外婆家過一道河，來去一二十里，常天又不得回來。娘！你還是不要去罷。宋氏的目光，依然在春華身上打量。因笑道：照說呢，你也不是七八歲的小孩子，我陪不陪自然也不要緊。不過替娘拜壽，也是要緊的事。春華道：爹的病，那更是要緊的呀。說着，她就微皺起眉頭來，對於父親無人照顧這一層，似乎很掛心。宋氏微昂着頭想了一想道：我大概是不能去，那就再說罷。春華看母親情形，很不自然，不時向人露出笑容來，那笑只是臉上的，並不是心裏的。越是這樣，倒不要說出來一定要去拜壽，免得她疑心。於是將手上披的麻絲，一齊都掛到麻夾上去，將一隻小拳頭，微微的槌了額角道：總是這樣頭昏腦漲。若是身體不好，大熱的天，我就不出去了。說着，已是站了起來。宋氏道：這些麻，你不要披它了，等拜了壽回來再說罷。頭暈，你是昨晚乘涼乘得大夜深了沒有睡夠。這時到屋子裏去打個中覺罷。春華笑道：你老人家一疼起女兒來，就是這樣巴

不得抱在懷裏。宋氏也道，你以為恨起女兒來，就是巴不得拋在崖底嗎？其實你要是老早就這樣聽我說話，我也決不會和你生上許多氣的。這樣說着，娘兒倆便是極端的諒解，春華便表示安心聽娘的話，到外婆家去拜壽了。到了次日上午，五嫂子在堂屋裏就大聲說着話進來道：大姑娘在屋裏嗎？我要請你給我翻翻玉匣記呢。說着，走到春華臥室裏來，回頭看看沒有人，手扶了她的肩膀，對了她的耳朵，低聲道：腳子已經回來了。說是李少爺連日就動了身。二十七日一定趕到永泰。說完了，立刻大聲道：我也想替我老娘，做兩雙壽鞋，你看那一天動針線的母呢？春華眼望着五嫂子微微的笑着，也就大聲道：唔！沒有事就不來看看我，要有事差我，脚才到賤地呢。說着話，二人又咕咕了一會，結果便是春華約定了，叫小秋的船停在風雨亭子邊，在船桅下面掛一樣紅東西作記號，晚上呢，就掛紅紙燈籠。不論什麼時候，自己有了機會，就上船去，他們只管預備着，以便自己上了船，立刻就開了走。五嫂子含笑點頭，依了她的計劃而行。這日子去五月二十八，一天比一天近，春華的心事，也一天比一天慌亂，同時，也是一天比一天高興和害怕。到了二十四這天下午，宋家派了一個小長工來，說是老太太的意思，姑爺的身體，還沒有復元，請大姑不必回去。只要有外孫姑娘一個人去就行了。而且要緊，明天一早就走，外婆是想她去多過一兩天呢。宋氏聽了這話，又叫春華商量一陣，春華心裏亂跳，面子上就答應了。到了這天晚上三更天，宋氏就把春華叫醒來，點着燈，給她梳頭。春華向來梳辮子的，宋氏說：既然代替父母去拜外婆的壽，就是大人，沒有梳辮子的，因是和春華挽了個小圓髻，而且在圓髻縫裏，壓上了一朵紅絨花。春華道：紅花紅朵的，俗得要命，戴上一朵新鮮的梔子花罷。宋氏道：外婆那大年紀的人纏個熱鬧，不戴紅花，她不高興的。春華想着也倒就依了。隨着宋氏又在梳

頭桌上加了一盞燈，恰好鏡子兩邊立着。春華心裏想着，這樣點兩盞燈籠梳頭，倒有些像新娘子出嫁的頭一晚上，上頭的那一番禮節。只是作姑娘的人，不能把這種話說了出來。宋氏接着把胭脂水粉拿出來，要春華打粉，她對於敷粉，却薄薄的抹了一層，胭脂這東西，却不會用慣，便皺了眉頭道：臉上抹得通通紅的，見人多不好意思。正說到這裏，姚老太太扶了拐棍走來，接着道：這是什麼話？給你外婆拜壽，怎好一張大白臉進人家的門？抹上些胭脂罷。春華對於祖母老世故的話，也不能不相信。於是又抹上了胭脂。隨後，宋氏就拿出一件紅洋布褂子來了。春華看到，立刻撇了嘴，站起來，將身子一扭道：越打扮越鬧得不成樣子了，一來不是火神爺，二來不是新娘子，穿得這樣，我不幹。若是說拜生日樣樣都要紅，身上的肉，袖子外的手，全是白的，也都用紅染了起來嗎？宋氏笑道：我也知道你不会穿的，不過拿來試試你，還有一件紫色洋湖縐的褂子，給你預備着呢。若論到綢衣服，春華向來少穿，這倒不明白娘什麼意思，不聲不響，就給預備下了一件綢衣。心裏估量着，宋氏果然由她自己臥室裏，取了一件紫綢褂子來，在燈光下看到顏色鮮豔，簡直是十分新的。雖然週身鑲了寬邊的綠花瓣，不大雅氣，可是得穿這樣的好衣服，總算不容易，所以也就穿起來了。此外鞋襪耳環戒指，一件件都由宋氏點綴，姚老太太在一邊幫腔。把她打粉得花團錦簇而後，窗子外面，還是黑洞洞的沒有天亮。春華笑道：這成了那笑話，聽到吃，撞破了壁。聽說有客做，這樣整夜不睡起來打扮。宋氏道：我有我的意思，天氣太熱，太陽出來了，行路的人，少不得滿身是汗，你穿了一身好衣服，打粉得齊齊整整的，回頭鬧出一身汗來，可是難看。因為你是去拜壽，我格外週到些，在街上找了一乘小轎來抬了你去。抬轎的人，他也願意起早。春華道：這條路，我走也走過多次了，何必坐轎，找乘小車子推

我去，不就行了嗎？宋氏道：小轎子也多花不了多少錢，這也無非爲的讓你出門更體面些。正說着外婆家來的小長工，就在堂屋裏叫道：大姑，小轎早來了，在門口等着催外甥姑娘走罷。春華聽了這句話，猶如胸口猛可的受了一拳。覺得對於家庭從此分手，不知那年那月可以回家。尤其是那位頭髮已經斑白的祖母，風中之燭，不久人世的，今天一別，恐怕是永訣了。不過自己是非常之明白，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，要二十四分的鎮定。萬一讓娘看出一些破綻，變起臉來，那可後悔不及。於是向姚老太笑道：倒讓你熬了大半夜，明天我由永泰帶幾個大西瓜給你來嘗嘗罷。姚老太笑道：這倒不用。只望你到人家去，好好記着上人的話是了。宋氏搶着道：外婆家和自己家一樣，有什麼要緊？不必多說了，春華走吧。說着，就把自己預備好了的一個衣包，提了過來，指給春華看道：這裏面都是預備給你換洗的衣服，放在轎子下面帶着。春華道：我也預備下一個衣包呢，都帶着，好嗎？宋氏一點不考慮，就叫春華拿出來，一齊交給小長工帶出來。春華手扶了桌子，向屋四週看看，人呆了一呆，因道：我怎麼有些心慌呢？宋氏道：不要緊，那是起來早一點的原故。春華道：我也是這樣想。那末，我就走罷，說着，姚老太婆媳倆，簇擁她出了房門。春華走到堂屋裏，脚步頓了一頓道：我應當去看一看爹爹吧？宋氏道他沒有醒呢，你吵醒他來作什麼？但是春華却不受阻攔，掀開父親房門口的簾子，伸頭看了一眼。見父親果然在床上鼾睡，也就遙遙的站定，向床上望着，覺得兩點淚珠，不免要擠出眼角，只好是二十四分忍住，猛然走出房來。這時，天井裏依然沒有一點光亮，只是屋脊上微露幾顆大的星星，也許是光明不遠了。春華先是感到心裏慌，現在便全身都有些抖顫，心裏念着，想不到就這樣離別了父母，但是這抖顫的樣子，斷不能讓母親看到的，因之咬緊着牙齒，挺着步子向外走。大門口停了一乘小

轎子，兩個轎夫和外婆家的小長工，正站立等着呢。這裏春華一腳踏在轎去，她心想，便算鯨魚脫了金鈎釣了。

第三十三回 墜陷入夫家登堂拜祖 灰心見俗子閉戶懸梁

夜色依然很深沉，天上的星星，到了曠野，格外見着多些。姚春華坐在小轎子裏，不時的掀起一角轎簾子，向外面張望着。始而是沒有什麼感覺，約莫走了兩三里路的工夫，在平常該踏上長堤了，然而這轎子，始終是平平的抬着，却不覺得有斜，抬上高一次的時候，於是問道：轎夫，你們走的是那一條路，怎麼還沒有上堤呢？在轎後跟着的小長工答道：我們不過官渡了，這個時候官渡還沒有船呢，我們索興走到永泰對過，花幾個錢，坐民渡過去。春華道：這樣說，我們也來得太早了。我想到了外婆家裏，準還沒有天亮呢。小長工沒有作聲，似乎聽到他嗤嗤的笑了。春華這倒有些奇怪，問道：你笑什麼？小長工大聲答道：我沒有笑呀。春華也不能只管追問，默然的坐在轎裏。本來一夜未曾安眠，又起來得太早，精神頗是感到不振，閉了眼睛，向後靠着，就養養神。可是這兩名轎夫，合起步子來了，走得很快，一走一顛，顛得人更有些頭腦昏昏的，因之似睡着沒睡着的，就這樣的半輪着坐了。自己也不知道是經過了多少時間，突然驚悟過來，心想，怎麼還沒有到河邊下呢？於是掀開轎簾，很久很久的向前面看着。這時，天上的星，只剩了很明亮的三顆，天也淺淺的放着灰色。可是最前面天腳下，却是黑沉沉的。心想，這就不對了，由三湖向永泰去，正是由西朝東走，怎麼天頂上已經發亮了，東方還是這種顏色？於是扭轉身來，掀了轎圍子的後身，由一條縫裏，向後張望。在後方的天腳，正是與前方的天腳相

且還有些麻木，倒有些覺察得出來。而且兩隻腿也軟了，竟撐不住這條身子，只好手扶轎杠，向那些人望着。其中有個年紀大些的臉色也和善些，抱了拳頭，迎向前道：姚姑娘，實不相瞞，這已經到了臨江府城外了。我們都是管家派來，接姑娘過門的。在姚府上村子外面，我們已經把轎子接住了，跟在轎後，可沒有作聲，姑娘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用不着我們租人來多說，遲早總是要過來的，這回把姑娘接過來，雖然沒有作聲，但是這也不是管府上一家的意思，就是你雙親大人，都說這樣可以的。你也不必生氣，這是父母之命，那裏熬得過？春華聽了這話，恨不得對了轎子就是一頭撞去，撞死就算了。可是一來自己一點氣力沒有，站也站不住，那裏還能撞跌。二來除了這身邊四個人兩個轎夫而外，村子上的莊稼人，此時也出來作工來了，看到大路邊一早就歇了一乘轎子，五人荷着鋤鋤，也慢慢的走近了來看。這就轉了一個念頭，有了這麼些個人在面前，要想尋死，萬萬不能夠。不能尋死，倒要做出那樣子來，那是空惹人笑話一場。只要我準備不要這條命，那裏也可以去，怕什麼？於是把兩條腿直立起來，向那人瞪着眼道：只要你們說明了，就是我姚家村門口，我也不回去的。那末，我上轎了，你們抬着我走罷。說着，扭轉身子，就鑽進轎子去坐上了。轎子外的幾個人，不約而同的吆喝了一聲抬着走。於是兩個轎夫扶起轎子就抬了起來。春華這時橫了心，索興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，掀開了轎簾子，兩手扶了轎板，睜了兩眼，靜靜的向前面看着。樹杪上那一帶城牆，越看越清楚，慢慢的就走到了城下街上。那個說話的人，這時已走到了轎子前面見轎簾子還是開的，就搶上前把轎簾子放了，帶了笑容道：姑娘，這就快到了。春華鼓着一股子硬勁，原是什麼也不在乎，可是快到了三個字，傳到了耳朵裏來，立刻心裏像開水燙了一般，全身隨着震動了一下，然而這也無話可說。同時，掀開轎簾向外看風

景的那點勇氣，也就沒有了。瞪了兩隻眼，望了轎簾子。這轎簾子彷彿成了戲台上諸葛亮的鵝毛扇子，瞧着上面，就可以出主意似的。其實看了許久，連自己的身子在什麼地方，也不能夠知道。只聽到霹靂拍啦一陣爆竹聲，接着好幾個人笑着說來了來了。這時轎子進了人家一個門樓子，便停下了。春華還不會估量出來，到了人家屋裏什麼地方。轎簾子一掀，就看到兩個中年婦人，穿了新衣服，頭上戴了花，站在轎門口。一個四十上下，長着馬臉的婦人，兩隻燦亮的眼珠，像是個很能幹的樣子，便露了一口白牙齒笑道：新娘子你隨我來罷，我是你大舅娘。說着，回轉臉對另一個婦人笑道：頂好的一個人，我們大姑，真有福氣，得着這樣好的兒媳婦。她口裏說着話，便已伸了手來攙扶春華。手臂上兩隻包金鐲子，兩隻假玉鐲子，碰得叮噠作響。春華心裏又想了，既是到了婆家，決不能不下轎子。就是不下轎子他們也會把我拖了下去的。好在今天來，還是作養媳，並不拜堂，我且跟了這婦人去，慢慢的看機會。要死是很快的事，一會就可以辦到，忙什麼？先看看他們家裏是什麼樣子，再作道理。於是握了那婦人的手，就仰頭走下轎來。這時，本來還是天亮不多久，平常人家，也許人都沒有起來呢。可是這管家，已經賓客滿堂，像是老早就都來了，當自己的眼睛，向那面瞧過去的時候，便看到堂屋裏那些男女賓客，上百隻眼睛，全射到自己身上，這使春華無論如何橫着心，也不由得不把頭低了下去。那位大舅娘伸了手，拉了春華袖子，就向堂屋裏拉扯着去，低低的道：不要緊的，你只管跟着我走，他們若是和你開玩笑，都有我和你擋着呢。春華心想，這個婦女，倒生的是一副好心腸，我就暫時靠着她罷。於是索興緊握了大舅娘的手，緊緊的在後跟着到了堂屋裏，便停住了。偷眼向正中看去時，那祖宗神龕下面的香案，繫了紅桌圍，點上了一對紅燭，在香案下地面上舖了一張紅毡條，

春華心裏一愕，什麼，預備馬上便拜堂嗎？大舅娘可就向她說：你進了管家門，得拜拜祖先，見公婆，她搶上前一步，將香案上放的三枝佛香在燭火上點着了，遞給春華道：上前進香磕頭。春華一看滿堂屋的男女客人靜悄悄的站在兩邊，假使自己不進香磕頭，這些客人，就要說姚廷棟教導女兒不好，未免和娘家丟臉，只好接過佛香，走到紅氍毹邊向上作揖進香。大舅娘接過佛香，代插在香爐裏，低聲道：向祖先拜罷。春華這就不猶豫了，緩緩的磕下頭去拜了四拜，剛是站起。便聽到大舅娘道：姐夫姐姐過來作公婆了。小孩子老遠的來，雙受禮罷，這時，過來一對五十上下的夫婦站在香案的大手邊。這自然是公婆了。很快的看了他們一眼，那公公穿了一件半截長衫，上面是白竹布的，下面是雪青紡綢的。前半邊腦袋剃了青光的頭皮，後半邊腦袋雖梳着小指頭粗細的一條辮，倒也溜光。長圓的臉兒，眼角上帶了幾條笑紋。嘴上有兩撇八字鬚，老是上翹着，很增加了不少的慈善樣子。婆婆呢，穿了一件雪青紡綢褂，青裙子拖靠了地。雖是前額的頭髮，禿光了大半邊，那稀稀的半白頭髮，還一根一根，清亮亮的向後梳攏着。後面挽了個長圓髻，却是金銀首飾紅絨花兒，插了滿頭。雖是那麼大年紀的人，臉上十分飽滿，沒有一點皺紋，兩隻眼光有些呆定，却是個忠厚的樣子。她看到春華站在面前，早是笑着合不攏口來。便道：一早大遠的來，不用拜了罷。那老先生更是客氣，已是彎了腰，抱了拳等着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不容她不拜了下去。她拜的時候，婆婆口裏就不住的禱告着道：我知道，你是讀書明理的人，一定知道三從四德。好好！以後治家理事，生子，發孫……這些話，還是春華仔細辨別出來，其餘嘖嘖一大串子，只聽到聲音，却不知道是些什麼字。拜完了，男女客人早是哄然的笑起來道：讓新郎官也出來大家見見面吧？只有這句話，是春華聽到心裏最是不安的，不解何故，

立刻全身發熱，心房亂跳。但是也不想着要躲開這事，她急於要知道那癩痢頭究竟是怎麼一個樣兒，能夠立刻看到，也好了解胸中的疑惑。可是那老婆婆似知道這事不妥似的，便笑道：請大家原諒，不必玩笑了。今天她不過是過門，還是個姑娘身分，不能當她洞房花燭那樣的鬧。等將來辦喜事的時候，再請大家鬧新房吧！說着，向大舅娘丟了一個眼色。這大舅娘立刻兩手向外同伸出來，擋住了四週的人近前，笑道：大家請讓一點兒吧！請讓一點兒吧！回頭讓她給你們倒茶裝烟。她口裏說着，將春華讓進了屋子裏去。自然，男客是不能跟着的，女賓却不分界限的，一齊擁了進來。春華當在拜祖先公婆的時候，本來暫時清楚了一會子，自賓客一說到新郎兩個字復又糊塗起來了。現在到了屋子裏，見到滿眼都是人，於是低了頭，聽憑那大舅娘擺佈，自己只當沒有了人氣的死屍，什麼都不理會。因為如此，所以雖然有許多人圍住身邊，問長問短，也不答應，也不抬起眼皮來看人，親戚朋友想到今天一早這番情形，又看到春華雖不是啼啼哭哭，眉峯眼角，自然也很有一番不情願，因之也不十分笑鬧，慢慢的散了。當屋子裏只剩了兩三個人的時候，春華才算神志清醒了過來，自己原來是站在一張床邊。在床面前有一張紅漆椅子，便是那大舅娘坐着，她捧了一管水烟袋，正抽着煙呢。大舅娘身旁，又站着一位十四五歲的小姑娘，人家也是一張鵝蛋臉子，臉上的撲粉，雖是不會撲勻，這倒可以看出這姑娘有些天真。尤其是那兩腮上泛出兩塊紅暈來，和那漆黑的眼珠相襯着，顯出她也是個聰敏姑娘。那漆黑的辮子上紮了一小截紅繩根，身上還穿了一件新的白花布褂子，四週鑲滾着紅邊，這很像是特為打扮着來的，倒很是讓人相愛。不由得一見之後，就多看了她兩眼。殊不知那姑娘，更是順人的心，便悄悄的走過來，挨着她身子站定。而同時就暗地裏伸過手來，扭了她兩下衣袖，微笑道：姐姐，你不覺得受

累嗎？坐下罷。春華向她點了一點頭，而且還帶一點微笑。當她進門以後，始終是繃着兩塊臉子。這時她微微的笑起來，大舅娘覺得她紅嘴唇露着整齊的白牙齒，微微的現出兩個酒窩。自在渾厚之外，又帶着許多斌媚的模樣。便笑道：你看，這不是你兩個人有緣嗎？一見就投機。人家都叫你新娘子，我想這是不對的，究竟還沒有到你大喜的日子呢，我想還是叫你大姑娘罷。大姑娘，你猜這人是誰？這就是二姑娘啦。她名字叫春分，正好和你的台甫同一個字，豈不是姊妹哩？怎麼叫春分呢？她就是春分那一個日子生的。她也念過女兒經，增廣賢文，將來可以拜你爲師啦。春分笑道：大舅娘，你說這話，不會笑掉人的牙嗎？我們這位姐姐，連文章也都會作啦，我怎麼和她說到書上去呢？春華又對她微微一笑，也不會說到謙遜的話上去。這就聽到門外有婦人說話聲，正是婆婆來了。她笑着進來道：自從戲台下見過一面，這孩子我有幾年不看到了，倒長得越發的清秀，人也是極其溫柔的，還有什麼話說，就差着我們長壽配她不過。春華總不肯失了禮，爲父母添了不是，所以婆婆進來，她把將坐下去的身子，又站立起來。這位婆婆，娘家姓廖，父親是個舉人，也是小姐出身，春華是知道的，心裏警戒着，總要處處提防。廖氏對她週身上下，又打量了一番，便道：我聽說，你昨晚是一晚都沒有睡，你先歇一會子，到了上午，恐怕來看的親戚朋友更多，因爲人家都說要看這女才子呀。嫂子，我們出去談談罷，讓春分陪她在屋子裏歇一會。大舅娘笑說好的，和廖氏一路出去了。可是春華心裏就想着，天下那有作新婦的人，一到婆婆家就睡覺的道理，所以就抬起頭來和春分說話。這才打量了這屋子一番，只見全屋粉刷得雪亮乾淨，床和桌椅衣櫥，全套的家具，都是硃紅漆的，床對過梳妝檯上，一律都是新的鏡台粉盒之類。就是這邊方桌上，置着長條桌，也陳設着花瓶時鐘，照本地方規矩，已是上等新

房陳設，可沒有一樣是娘家的。春分見她滿屋打量，心裏也明白了，笑道：「姐姐，我爹娘真是疼你呀。聽說你喜歡讀書，把裏面這間套房，收拾着，做了你的內書房呢，你來看看。說着，拉了她的手，向旁邊一個側門裏去。春華半推半就的，跟了她去。看時，果然是一個書房，週圍列了四個舊書架，盡堆了木版古書。隨窗一張三開的贛州廣漆書桌子，配上一把太師椅，兩個景德鎮瓷墩。桌上是讀書人應用的東西都有了，而且書桌邊，配了一個卍字格子，隨格子設了水盂筆架，籤筒盆景，很古雅。正牆下一張大琴桌，可沒有琴，有十幾套大字帖，兩盆建蘭，正開着花呢。牆上是五柳隱居圖，配着一副七言對聯，是貧不賣書留子讀，老猶種竹與人看。窗子外一個小天井裏，正有一叢野竹子，更覺得這對聯是有意義。便點點頭道：「這都是府上的舊東西嗎？春分笑道：「怎麼這樣客氣，我的府上，不就是你府上嗎？我們爹號茂生，那是做了生意以後用的。原來也下過三考，考名是國才啦。我們祖父也是個舉人，不是老了生病，不能進京會試，一定會點翰林的。祖父丟下的書不少，這屋子裏，不到五股一股啦。爹常說，可惜作了生意，沒功夫看這些書，如今有了你，他是很喜歡，望你扶起我們這書香人家來呢。春華聽了這話，臉上很有點得意，心想，人家說管家不過是土財主，現在看起來，也不盡然。因之把心裏十分不高興的事，暫時按住了一下，隨着將書架子上的書，抽下一套，翻着看一看。翻的這一部書，却是一部全唐詩話。這書家裏雖有，不得機會看，不想管家也有，於是就在書架子邊展開書來，看了兩頁。春分是站在自己身後，却也沒有去理會。因為這書攤的日子太多了，有個蠹魚在書頁裏爬出，這樣古色古香的書，很是替它可惜，立刻扭轉身來打算對書頁吹去。就在這時，只見春分的手，向窗外比了兩比，這就看到天井裏野竹子中有個人半現半藏的站着。他約莫有十七八歲，黃瘦的臉，

可是扁的，一對小眼睛，配着一隻塌鼻梁。頭上半部光而黃的頭皮絕像一個牛皮袋。後半部本看不見，因為他也一閃身子，發現了他後身的辮子。還沒有公公頭上一個指頭粗的那樣茂盛。這都不足怪，最讓人不明白的，他身上只穿了一件藍夏布背心，光了兩隻柴棍子的手臂在外，這那有點斯文氣？春華在極快的時間，用極尖的眼光，已經把那人看得十分清楚。面上顏色立刻由紅變了蒼白，手裏拿的書，嘩碌一聲，落到地上。她趕快彎了腰，却是慢慢的把書撿起。可是同時她已把身子扭轉向裏，把背對了窗戶了。放好了書，他自向那邊屋子裏去坐着。春分跟着走到她面前來，笑道：剛才在窗戶外邊的那個人你看見了嗎？春華板着臉道：我沒有看見。春分道：你不能沒有看見吧？他不能像你這樣老實，老早的就在偷看着你了。剛才我本想走開來的，因為我聽娘說了，新娘子身邊，不能離開人，所以只好不走。可是你也不用忙，遲早總會有你們說話的機會，說着向她一笑。這玩笑，春華却是毫不在意，但聽她說新娘子身邊不能離開人，心裏却是一動，待要問出來，却又怕惹起別人的疑慮，只好默然。在這默然當中，心裏思潮起來，什麼事都想到了。這真像一場夢，昨晚未出大門前，心裏想的，和現在的事真會隔十萬八千里。春分竟她坐在床沿上，靠了床欄干，眼皮下垂，便道：姐姐你是要睡吧？我關起屏門來讓你睡一會子。春華道：有人在我面前，我睡不着的。春分笑道：這可是個怪脾氣了。我娘說了，晚上還讓陪你一床睡哩。有人在你床上，你還睡得着嗎？春華道：平常你跟那個睡？春分道：我一個人睡。春華笑道：你也知道一個人睡很舒服呵！春分也是個小姑娘，話也只能說到這裏為止，這就不便反駁她的話了。兩人唧噥了一會兒，便是廖氏那句話，看女才子的人，慢慢的來得多了，管家在中午，也預備了便席好幾桌豐富的酒飯。雖然是長天日子，由一早到天晚，春華沒有清靜的時候。

到上了燈，廖氏說：你看她一身汗，讓她洗個澡。在這時，管家的女僕將水盆香皂都安置好了，春華將前後門緊緊的關上，淡笑了一笑，心想，這總讓我把眼前的人都躲開了。要了結，這就是時候。想着，向屋子週圍四處看來，可有了結的法子？可是新娘房裏那會藏着兇器和毒藥。打量了許久，却看到櫃底下露出一截麻索的頭。抽出來看時，那麻索却有一丈來長，比手指頭還粗。用手扯了兩下，很結實，休想扯斷。於是坐在樑子上將索捲了圈子，出了一會神，不覺有幾點眼淚落下來，都落在麻索上。心裏暗暗叫着，爹娘，你們好狠心！正在這裏出神呢，却聽到外面有人道：你還沒有洗澡嗎？春華道：水太熱，我等一等。說着趕快將麻索送到櫃底下去。心裏這就想着，我就洗個澡，死也落個乾淨身子。於是打開衣櫃來看看。見帶來的衣包，正放在裏面，挑了幾件衣服，放在椅子上，然後解衣洗澡。坐在澡盆裏的時候，心裏又慢慢的想起了前後的事。覺得在娘家坐牢，多少還順心一點，至少還可以發脾氣。現在到了婆家來作童養媳，隨時都要小心心去侍候公婆，說不定像別個童養媳一樣，要挨打挨罵。與其眼望到那種日子臨到自己頭上來，不如早了結，而且也唯有這樣，才對得住李小秋。他這個時候，正包好了一隻船，在永秦河岸邊等着我呢。想到這裏，真覺得是萬箭鑽心，也就更覺得爹娘可惡。尤其是自己親生娘，怎麼忍心把自己親骨肉，騙着到婆家來。可是書上又說了，天下無不是底父母，有什麼法子去埋怨他們，只有認着命不好，死了罷。想着想着，這個澡就洗了很久的時候，早是聽到房門外，腳步響了好幾遍。這又想着，這個時候，外面是不斷的人來人往，如何死得了！那小姑娘說，今天晚上，由她來陪我睡。她年紀很輕，總容易敷衍，不如到了今晚深更夜靜，再作打算罷。在這樣的一番思想之後，她就暫時不死，洗完了澡，放進女僕來，把屋子收拾過了。於是春分又來拉着

她，一路到堂屋裏去吃晚飯。她被拉着出了房門以後，忽然停住了腳，將身子向後一縮。春分笑道：這就奇了，走得好好的，爲什麼不去了？我明白，你一定是怕見我哥哥。你這個聰明人，怎麼糊塗起來？你既是到了我家裏，同是一家人，時時刻刻都可以見面。你躲得了今天還躲得了明天嗎？就算明天也躲得了，後來的日子正長着呢，你都躲得了嗎？春華並不答應她的話，依然將身子向後縮。心裏可就想着，只要躲得了今天，我就永遠不用躲了。春分的力氣小些拉不動，也就不拉了。大舅娘走來了，笑道：她今天害臊，不願出去吃飯就不勉強吧。春華強笑道：並非是爲了別的什麼，我頭痛得十分厲害，簡直痛得有些坐不住了。說着，抬起一隻手來，按了自己的額頭。大舅娘道：既是這麼着，你就先躺下罷。不過，你總也應當吃一點東西，春華手按了額頭，皺着眉道：不必了，午飯吃得很晚，肚子還飽着呢。大舅娘一點也不見疑，帶着春分竟自走了。春華在起身上房門的時候，對於屋子外面，略微張望了一下。這裏的屋子是這樣，大概婆婆都住在前面那進屋子裏。這裏到前院，隔着很大一個天井。房門外，也是個小小堂屋，對過的房門，用鎖倒鎖着。心裏想着，這不是天賜其便嗎？只要決定了尋死，一夜尋死到天亮，也不會有入知道。於是坐在椅子上，定了一定神，把今晚所要做的事，前前後後，都想了個透澈。過了一會子，大舅娘春分還有婆婆，都到了房裏，閑坐了一會。春華只裝着有病，談一會子，她們留下春分，自走了。春分笑道：大姐，今晚上，我來冒充一回新郎罷。你身子不太好，那就該睡了。說着，伸手來替她解紐扣。春華握住她的手，笑道：你小小年紀，倒是什麼也都知道。你一個小姑娘，倒不難爲情？春分笑道：我又不是新娘子，有什麼難爲情呢。春華道：好妹妹你既然知道我難爲情，我身體又不大好，你就不要和我鬧了。說着，拉了春分的手，一同上床。春分本來還

想和她說幾句笑話。無奈她只說是有病，也只好由她解衣睡去。屋子裏時鐘的機擺聲，一下一下的，春華是聽到清清楚楚，彷彿那擺的響聲，是在那裏說着快了快了。當時鐘打過一點以後，春華悄悄的爬了起來，雖是放了帳子的，桌上的燈，點着很亮，可以看到春分側了臉睡着，睡得很熟。春華下了床，隔了帳子，還叫了兩聲妹妹。然而她回答的，却是微微的哼聲。春華想着，在這屋子裏尋死，究竟不妥，這裏睡着一個人呢，假使自己半死不活的時候，她醒過來了，她一定會喊叫的。隔壁那間套房，轉到後院去了，那裏有聲音，也沒人聽見。於是在衣櫥底下，將那根麻索抽了出來，一手舉着燈，一手捏住了麻索，輕輕的走到套房裏來。喜得是這裏的房門，也是由裏朝外關的。於是輕輕將門合攏，又插上了門。這還不算，而且是端了一把椅子，緊緊的將門頂上。抬頭向屋上看，正好有根橫樑。自己站到琴桌上，將麻索向上一拋，便穿了過來，搭在上頭。將麻索兩頭，扯得平直了，這才輕輕爬下琴桌來。燈是放在琴桌上的，爲了免碰琴桌起見，把燈移到了書桌。四周看看一切都預備好了，站着對樑上垂下來的長麻索，呆了一呆，心裏想着：不想我姚春華到底是這樣死於非命。娘家要送我出門，婆家要送我接進門，他們都算是趁心如願。只害了李小秋，他成了那話：癡漢等丫頭，正等着我呢。我若不死，他必以爲我騙了他，我這一番心事，怎樣表白？死罷，不用想了。這就猛可的走到麻索邊，將麻索拴了一個疙瘩，向頸子上套來。無奈麻索一拴疙疸，圈子高過了頭，套不上頸頸，又只好把撐門的椅子重新搬了過來。當搬椅子的時候，忽然想到，且慢，我是死了，李小秋怎麼能夠知道？就算可以知道，也不知在那一日得信。我必得把這事傳揚出去，才有這指望的。於是坐在椅子上靜靜的想了很久，總算想到了一個主意，便在堯敬上，將桌上筆硯攤開，向桌子抽屜裏，找出一張紙，就在

燈下很潦草的寫了幾行字：

我今死矣！命當如此，夫復何言？唯此身雖死，名心難除。懇求管老伯伯轉告家父母，須請李秋圃先生爲兒作一小傳，並在三湖觀音庵齋僧超度，凡兒同學，均前往作吊，兒死亦瞑目。否則必爲厲鬼作祟，不利於姚管兩家也。

姚春華絕筆

寫完，將筆一拋，把字條壓在硯台下。回頭看到椅子在麻案下，第二次奔向前去，拿了麻案，又向頸子上套了來。正是：

青春自絕今三次，到底懸崖勒馬無。

第三十四回 救死動全家甘言解怨 懷柔施小惠妙策攻心

姚春華在那萬念全灰，預備尋死的時候，本來是頭套着繩子，將臉朝着外的。手拿了繩子，頭昂着向窗子外看了去。却見一片月光，照在白粉牆上，那幾竿竹子，映了一叢黑影子，猶如白紙上畫了墨筆畫一般，非常之有趣。這就放下了繩子，呆了一呆，心想，這樣好的花花世界，我一閉眼睛，就完全丟開了。我十六歲沒有過的姑娘，就這樣死了，這次出世，豈不是白來？想到了白來兩個字，這就放下了繩子，坐在那把太師椅子上，將手托了頭，再沉沉的想下去。是呀，我現在不過是當童養媳，就算在管家關着，我的身子，還是我自己的，就稍微屈住三兩個月，再等機會，又有什麼要緊？只要我自己乾淨，癩痢頭也好，癆病鬼也好，與我什麼相干。我母親把我哄到管家來，也和推我下火坑差不多。我就是尋了短見，她也不見得心裏難受。因爲她要是心裏難受，就不能騙着我到管家來了。她既是用盡了法子來坑害我，我也可以用盡了法子來爭這口

氣。既是說到爭這口氣，至少要留了自己的性命才說得上，若是死了，那是我現世給他們看，還出什麼氣呢？是呀，我若是有意氣，我得活着，我活着做一點事情出來，那才不愧人家說我是個女才子。要不然，成了那句俗話，女人家不過是一哭二鬧三上吊罷了。對了，我不死，就是病來磨我死，我還要吃藥治好來，我能白白把性命丟了嗎？在她如此一番考量之後，算是把一天的計對全已推翻。想到桌上那張字條，不能讓別人看到，便拿起來三把兩把扯碎，然而還怕扯碎，留了字片紙角，落到別人手上去，那是一件老大的笑話，於是取下燈上的玻璃罩，把這些碎紙全燒了。她儘管在這張字紙上用功，忘了樑上懸的這根繩子了。猛然之間，忽聽到窗子外，一陣脚步的奔跑聲，由近而遠，好像是有人由天井裏跑了過去。在靜悄悄的深夜裏，猛然被這種驚慌的脚步聲一衝動，心裏也是卜卜的亂跳起來。人正站在燈邊，由亮處看漆黑的窗子外面，又是一點什麼也看不到。急忙的放好了燈，才看到那根長的麻索，還在梁上。趕快去抽那根麻索，無如先前把疙瘡拴得太結實了，忙着抽解一陣，偏是解不開來。好容易把疙瘡解開，將麻索抽下來，那前院天井裏，人聲大起。心裏明白不好，必是這件事已經讓公婆知道了。現在要尋死也來不及，不尋死，公婆跑了來，問起半夜起床，在書房裏幹什麼，又叫人無話可答。忙中無計，忽突一聲，伸嘴就把燈吹滅了。立刻眼前黑暗起來，更是慌張。因為這是新到的家，東西南北，一概沒有印象，黑暗中却是捉摸不出。伸着手向前，讓桌子碰了。伸着腿向前，又讓大椅子碰了。正站着定了一定神，要辨出這套房門在那裏，前面天井裏的脚步聲，已是搶到了後院，接着砰砰礮礮打起門來。公公喊着道：春分，開門開門！出了事了，快點開門！聽了這種聲音，春華不但是不能開套房門搶着出去，也不知是何緣故，立刻全身抖顫起來。因之兩隻脚也站立不定，只是要蹲了

去。因爲身子支持不住，心裏也就慌了，外面屋子裏鬧的是些什麼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忙亂中，外面春分已經開了門，只聽到公公婆婆喊道，快找燈，快找燈！接着套房門也就咚的一聲撞倒。燈光一閃，大舅娘手裏捧着一盞燈，一齊擁進屋子裏。在燈光下，進來一羣人，見春華蹲在桌子角落裏縮着一團，大家全是一怔。同時，也就到椅子擺在屋子正中，地上一捲麻索。這情形是不必怎樣猜想，就可以明白的了。春華始終蹲在桌子角落裏，一聲不發。大舅娘放下燈，跑向前來，一把將她扯起。因道：傻孩子！有什麼委屈，總有個商量，年紀輕輕的姑娘，爲什麼做出這樣的事來？春華被她拉起，才彷彿知覺恢復了一點，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。她這種哭的程度，還是很猛烈，淚珠滿臉的湧着。雖然極力的抑止着，不張開口來，而兩張嘴唇皮，竟是合不攏。於是掉過臉去，將一隻手臂橫撐了牆，自己又把頭伏在手臂上。只聽到公公歎着氣道：這是那裏說起？這是那裏說起！婆婆就不同了，先搶進套房來的時候，連向前也不敢，這時可就開口說話了，她道，憑良心說話，我們是沒有敢錯待你呀，至於這樣把你接了過門，原不是我們的意思，無奈你娘再三派人來說，說怕你兩口子有什麼不順心，將來更是不好一處。不如趁年紀還輕接了過來，兩口子好像兄妹一樣，再過兩年就好了。你府上是這樣說的，且不問真情是不是這樣，不過你府上要把你送來，我們管家是決不能推辭的。這件事就是要見怪，你只能怪你姚府上，不干我們事。幸而祖宗牌位坐得高，沒有把這事弄出來。如其不然，臨江府城裏，管家大小有個字號，若說到兒媳婦一進門，當晚就出了情形，千錯萬錯，死的不錯，什麼大罪，都一筆帳記在我們身上，那不是冤枉死人嗎？到那個時候，我們不但不能和你爹媽說話，不該把你送來。恐怕你家還要顛斤簸兩呢！她說上了這樣一大串子，多半却是實情。春華聽了，覺得實是自己娘不好。

現在尋死不成，反讓婆婆數上這樣一番大道理，心裏委屈上加着委屈，就更是哭得厲害。却聽到公公說：「噯！你何必囉哩囉唆，有道是螻蟻尚且貪生，爲人豈不惜命？假使姚姑娘沒有什麼委屈，年紀輕輕的，何至於此？不過她究竟年輕，閱歷少，她心裏所想的那番委屈，不見得真委屈，總要慢慢給她解說才是。我們是她的上人，說到和她解說這一層，恐怕她不能十分相信。這樣罷，我們走開，讓大舅娘來勸勸她。春華想着公婆知道這事，必定有一番大罵。不想他們進得門來，一個是講理，一個更是諒情，本來對公婆並無深仇大恨，聽了這兩篇話之後，不由得心裏軟了大半截下去。大舅娘這時就插嘴道：「姐夫和大姐說的都有理。今天你夫妻們忙了一天，太累了，去歇歇罷。姚大姑娘就交給我了。管家夫婦，又重託了一遍，方才走去。大舅娘就叫着女僕道：「四嫂子，去打一盆水來，讓姚姑娘擦把臉。春分，你姐姐和你有緣，姐姐鬧着這個樣子你也不知道勸勸，傻孩子，端了燈，我來牽大姑娘過去。說着就走上前來扯住了春華的衣袖。她在傷心痛哭的時候，却是無心伏在牆上的。後來慢慢的止住了哭聲，倒不好意思掉轉身來望着人，所以還是伏在牆上。這時大舅娘來牽扯她，也就跟着轉過身來。見春分手上捧了燈，站在套房門口等着，大舅娘又緊緊握住了自己的手，退後不得。只好低了頭跟着走去，到了那邊屋子裏，女僕已經端了一盆水，放在盆架上，大舅娘拉了她過去，很溫和的道：「大姑娘，有什麼委屈，只管慢慢的和我說。我作大舅娘的，大小總和你拿一個注意，她口裏說着，人可站在旁邊等候。春華真不能過拂她的盛意，只得洗了一把臉。臉剛洗完，大舅娘不知道如何那樣快立刻找了一把攏梳過來，笑道：「大熱的天，披着頭髮很難過的，攏攏頭罷。春華接過梳子，胡亂梳了兩下頭髮。大舅娘道：「四嫂子，尋尋看，還有茶嗎？送一壺來。於是牽着春華在椅子上坐着，自己捧了水烟袋坐

在春華對面的檯上。她點了紙煤，夾在捧烟袋的左手上，右手就由紙煤下端，慢慢掄着，掄着到紙煤杪上去。她那眼睛雖是看她的火頭上，那可以知道她並不在想火頭是大小，一定是在想有一大篇話，要怎樣說起哩？他掄完了紙煤，笑道：春分，傻孩子，手上拿了一把扇子，看姐姐熱得這個樣子，也不和姐姐扇上兩下。春分聽說，果然拿了扇子，站到春華身邊來，替她扇着。春華連忙接過扇子去，還欠了一欠身子道：這如何敢當呢？大舅娘笑道：這是你客氣，無論怎麼說，你也是敢當的。就不用說你和她是什麼位分罷，你肚子裏裝了這麼些個書，不是我說句過分的話，她再讀十年書，你當她的先生也有餘。就怕她沒有那麼大的造化，得不着你這樣一個先生去教她呵！春華道：你老人家這話，也太客氣了。大舅娘抽了一袋水烟，將身子靠近坐了一點，因道：這豈但是我和你客氣，管家兩位老人家，那個不對你客氣呀。我作親戚的，一碗水向平處端。論到管府上同姚府上，那確是門戶相對。就是說到我外甥官保呢，孩子是本分的，讀書自然比不上你，若是照作生意的子弟說起來，也有個來得去得，人品呢，自小就五官端正，要不姚先生怎麼會中意呢？不想八九歲的時候，頭上長了幾個瘡，也不知道怎麼大意了，沒有治好，就弄上這麼一點子破相。可是據算命的說，這是他的好處，破相把冲尅點破，全是好運，準可以發幾萬銀子財，活到八九十歲。再說，現在省裏和九江有洋人開的醫院，他那頭上的病，也可以治好的。揭開天窗說亮話，姑娘，我想你不大願意，也無非爲了他這一點破相。這一件事，我打保，讓我姐夫破費幾個錢，送到省去診治。春華見她索興直說了，自己原在婆婆家，怎好說什麼？只有低了頭，專聽別人說的。大舅娘說了一大套話，見春華並沒有作聲，於是架着腿抽了兩袋水烟。笑道：我是個租人，可不會用字眼說話，說的對不對，姑娘你就包涵一點。你沒有作聲，也

許不討厭我的話，我就斗胆還要向下說了。春分把桌上那杯茶遞給姐姐喝，你看，我是說話說糊塗了，陳嫂子送進茶來了，我也不曉得。她口裏說着話，早是向春分遞了一個眼色。春分也是相當聰敏的一個女孩子，已是會意，立刻將那杯茶，兩手捧着，送到春華面前，還低聲道：姐姐請喝茶。春華真感到人家太客氣，只得站起來，將茶杯轉送到大舅娘面前，笑道：你老喝。大舅娘笑道：我又要端長輩牌子了，順則爲孝。大舅娘讓你喝，你就喝罷。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，喝茶的工夫，我也沒有呀。春華見她，捧了烟袋不放下，也只好端了自己喝。其實真渴了，也等着要喝呢。大舅娘道：春分你看姐

湯了，一杯茶，一口喝完，再給姐姐倒上一杯，大姑娘，你不必和小姑娘客氣，你聽我說話吧。春華聽她說話，一來就是一大串，簡直不容人插嘴，只好讓春分將茶杯子接了過去。大舅娘又說了，她道：我的話只說了一半啦，我要猜你的心事，就一直要猜到你心眼裏去。那一半，我也就說了罷。你的心事，必定說是官保讀書不行，配不上你這一肚子錦繡文章。這還用你說嗎？誰都明白。就是春分這小丫頭，他也一定知道。春分你實說，你曉得不曉得？春分笑道：我曉得什麼呀？大舅娘道：你裝什麼優？你愛聽鼓兒詞着啦。你就不愛風流才子，美貌郎君嗎？春分撇了嘴道：你看，大舅娘胡拉胡扯，扯到我頭上來了。她本坐在春華身邊的，這就一扭身子，坐到床邊去了。大舅娘笑道：姑娘你不用裝腔做勢，誰不是做姑娘來的呀。我小的時候，聽聽祝英台風箏記這些故事，一樣的也想嫁個風流才子，狀元郎君。可是到後來，嫁了你大舅那一個連鬚鬍子。唉！什麼都是一個命，婚姻這件事，前生就註定了的，人那裏拗得過去。再說，個個人都要嫁狀元，那有那麼些個狀元呢？要想嫁狀元，也不難，這一世好好的作人，多修德；來生就有指望了。再又說到我們官保，風流才子，他那裏配？但是風流

才子，也作不了什麼事？古來出將入相的人，幾個是風流才子出身？那種人不過弄些琴棋書畫吹彈歌唱混混日子，一天沒了錢，掙錢本事，一點沒有，只有討飯。幾個像鄭元和討了飯又中狀元呢？所以官保不配做風流才子，也許是他一樣好處。大姑娘既是願意他念書，那很好。本來他也沒有歌書，不過這兩個月，因為身體不大好，就誤了些時。我這就去和姐夫說，讓他即日上學，或者請位先生到家裏來坐館，也沒有什麼。他們只有這個兒子，又有的是錢，那也不在乎。他讀書倒向來不躲懶，本來他老子也不放鬆他，再有你來一比，他是有三分志氣的人，也不能不好好的念起書來。這樣下去，我想三年兩年的，他就有指望了。自然事情是命裏註定了的，不過在命圈子以内的事，總還可以想法。姜太公還是八十二歲遇文王呢。爲人發達，有遲有早。若是我們官保，爲了你來了，就這樣用功下去，說不定有個三年五載的，真把書逼出來了。不過有一層，聽說現在不用三考了，論到做官，先要進洋學堂。我們大朝人，爲什麼要學洋鬼子？我想着，這件事不大好，還得從長商量。不過我姐夫的意思，只要先在家裏把書讀好了，爲了作官，將來再進洋學堂也不遲。總而言之，管家的人，心裏都是雪亮的，決不能委屈了你這一肚子文才。我話說到這裏，真是一絲一毫也沒有隱瞞，信不信那就只好由着你。說完，她才放下了水烟袋，去取一杯茶來喝了。春華始終是低了頭坐着不曾哼出一個字。雖然大舅娘的話，有中聽的，也有不中聽的，可是自己總悶在肚子裏，並不去駁她。大舅娘把那杯茶喝了，依然正對了春華，坐在那兒上。微笑道：大姑娘，我這些話，難道沒有一句中聽的嗎？你怎麼不回答一個字。這裏只你我二人，春分小呢，她懂得了什麼？好友你也該哼上一聲。春華才道：你老人家教我說什麼？唉！大舅娘道：我這些話，據我想，總也有是你願意聽的。不過你爲你初次進門，初次和我相處，總也

許有點不好意思，我也就不向下說了。等你慢慢的想開了，再回答我罷。說着，站起身來，將手掌遮了燈光，向窗子外看了去，笑道：天都快亮了，我們還坐着談，打算過年三十夜守歲嗎？春分，你還是同姐姐在床上睡，我就在這春凳上打一會瞌睡便行了，有話明天說罷。春華道：你老人家那樣辦，豈不是折煞我。我也知道，你老人家，今天是不離開這房的，我們三個人，擠着一床睡罷。大舅娘笑道：我那女才子，我肚裏的事，那裏會瞞得過你去。你說破了讓我一床睡我就一床睡了。她說着，和春分擠在一頭，讓春華一人睡在另頭。春華兩整夜未睡早應該是精神不支。只是刺激得太厲害，人也就興奮過了格，眼見窗戶紙一律變成白色，另頭兩個人鼾聲大作。心裏想着，這兩晚上的事，真有點神出鬼沒，雖是自己的事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眼見天色大亮，公婆起床，接着全家人都要來探聽個虛實。到那時候，自己若是難為情點，那就顯不出是個敢作敢為的姑娘。可是什麼都顯着不在乎呢，話是由人去說的，他們看了我的樣子，必定說我膽大臉厚，女大王也可以做。我沒有什麼了不得，反正是隨時可以送命的人。只是我父親這胃病不能再受氣。若是讓他聽到了別人說我不好，有了個三長兩短，我的罪就更大。心裏如此想着，眼睛望着窗戶紙是越發的變了白色，而且也就聽到前面天井裏，有了人的咳嗽聲了。在這聲咳嗽裏，這倒想起了一個法子，往日在家中，每遇到了什麼為難的事，不是裝肚痛，就裝咳嗽，今天就依然用這個法子好了。心裏有了主意，就閉着眼睛來養精神，立刻腦筋裏一陣紛亂，眼前前彼起此落的湧出了好些個影子，慢慢的到所有的影子一齊消滅，人好像是沉到了千丈深的大海裏去，什麼全不知道了。等到自己耳朵邊有了人聲，睜眼一看，大舅娘同着婆婆都在屋子裏坐着。同時也就看到了窗子外陽光很大，這不用說，已經到了中午了。於是將一隻手按住了額

角，一隻手撐着床，慢慢的坐了起來。大舅娘道：你若是沒有睡夠，你就再睡一會子罷。家裏今天沒有客。先是有幾位客來了，我都代你辭走了，說你在昨日受了暑，身上不大舒服，都很相信，已經走了。春華早編成了一個啞謎，自己還不曾找得這機會說出來，人家一開口就把謎底給揭了，這還有什麼可以說的。因之慢慢的伸脚下床，手扶了床柱子站了起來。大舅娘向他婆婆廖氏道：大妹，你這兒媳是真不舒服，並不是說着玩的。慢說是她這樣一副斯文嬌嫩的身體，就是我們這棒槌精樣的人，鬧個兩日兩夜，有個不睡倒的哇？春華這就偷眼去看廖氏的臉色，也是十分的和平，並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子。她也點點頭道：這也難怪她，年紀輕的人，性情都也差不多的。說到這裏，立刻掉轉頭來向春華道：你既然是身體不大好，你就躺下去睡罷，好在也沒有什麼事。春華皺了眉道：倒是身上有些不舒服，不過我想鎮日的睡着，也不大合適。大舅娘道：那有什麼不合適。我告訴你罷，你上面兩位老人家，那就慈善着啦。你公公倒底是個讀書人的底子，他得着你這樣一位媳婦，睡在夢裏也是快活的。早上起來，他就到店裏去了，家裏的事，他那裏會過問。再說到你婆婆，她是我丈夫的妹子，你知道的，她雖是沒有認識多少字，可是我的公公，也是個舉人呢，她什麼禮節不知道？她當年作媳婦，就十分孝順的。她是作媳婦的出身，能夠不體諒媳婦嗎？春華看婆婆的態度，果然不帶俗氣，這時廖氏就笑道：我們嫂子，自誇會說話，今天也就說了一句不通的話。請問，那個當婆婆的，不是作媳婦出身？這有什麼可以誇口。大舅娘笑道：我的話沒有什麼不通。沒當過媳婦就做婆的，那也很多。再說到我當媳婦的時候，憑着你們老太爺是本城一個大紳士，那一分家規，可也就虧你磨折出來。廖氏這就嘆了一口氣道：到如今我也是這樣想，當年是怎樣磨過來了。既是這種辣味，自己都嘗過來了，若是照樣的

叫別人去嘗，心裏頭也慚愧。大舅娘向春華道：你聽聽，這可不是我作舅娘的，當面撒謊，你放心，決不會有讓你過不下去的事。春華只是低了頭站着，沒有作聲。廖氏道：你坐着罷，有道是家無常禮。現在我們家多年作買賣了，也就不玩書香人家那一套。春華心想，不玩那些規矩很好，憑我這個身分，我也不能隨便躑躅，於是扶了床坐下。在這時，女僕打了洗臉水來，又泡了一瓷碗菊花茶，放在桌上。廖氏道：你洗臉罷，喝點水，回頭也要作點飯吃。整日不吃東西下去，那可不行。千生氣，萬生氣，不同飯生氣。人到世上，不就爲了吃飯來的嗎？大舅娘更是殷勤，就起身扯着春華的袖子，把她牽扯到洗臉架子邊上去。春華一面洗臉，一面想着，照他們現在這種情形，看起來，那是很不錯。不過世上不會有這樣好的婆婆，把童養媳看得比女兒還重，這無非是他們一種懷柔之策，先把我哄好了，免得我尋死。我管他，落得舒服。到了逼我的時候，我自有的算盤。洗完臉，春分這孩子，也不知由那裏鑽出來了，早就把粉缸子連粉撲子都遞到她手上。春華將粉缸放到梳妝台上去，笑道：我不用。大舅娘笑道：雖然臉子白，用不着這東西，到底撲上一點，可以遮蓋一點病容。春華道：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我這病容是很深了，在家裏，老是三天兩天害病，差不多害有半年的病了，撲粉那裏蓋得了病容？她說着話，遠遠的扶了梳妝台站着。廖氏點着頭道：你過來喝點菊花水定定心。總而言之，你不用三心二意了。大舅娘和你說了半夜的話，自然你都記得，實說罷，她的意思就和我是一樣的。我走了，你和大舅娘談談。她說完，果然起身而去。春分也站在她身邊呢，低聲道：我娘怕她在這裏，你樣樣受拘板，所以她就走開了。姐姐，你不喝一點菊花茶，那是特意和你泡的。春華道：照你這樣說，那我就太不敢當了。大舅娘道：只要你婆婆給你的，你就收下，那就比你把東西給她吃了，她還要痛

快，說什麼敢當不敢當？來，這裏坐。她說着，將面前一把椅子，連連的拍了幾下。春華見大家相待都這樣好，明明知道是個圈套，也不能不向圈裏走。於是走過來，將一盞碗菊花茶，分了兩個半碗，先捧着半碗遞給大舅娘。她立刻接着笑道：春分，你看看，你們娘兒兩個，也就過得親熱起來了。聰明人一勸就會醒過來的，那要什麼緊？將來，你們兩個人一定會投機的。春華聽她的話，雖知道他是一味的攏納，但是人家既在客氣一邊，究竟也不好意思點破了，因之只當是不知道，回頭看到春分站在身邊，又將那不曾分的一杯菊花茶，送到她面前。春分笑着退了兩步道：我是你妹子，你還跟我客氣啦。大舅娘笑道：這是你婆婆待你一點意思，你就不必東送西送了，要不然，倒顯着你有些見外，連婆婆給的東西都不吃呢。春華想着，她這話倒說的是。於是向春分微微一笑之後，就端着茶杯自己喝起來了。剛是喝了兩口，便見那女僕提了一隻食盒子進來了。掀開蓋子將裏面東西一樣樣放在桌上，乃是一碟紅椒炒五香豆乾丁，一碟香油浸拌五香蘿蔔乾，一碟鹽水鴨蛋，另是一隻藍花細瓷碗，盛着白米稀飯，碗邊放了一雙象牙筷子，春華一見，便知道是婆婆爲她預備下的，但是依然裝着不知道，只呆坐在一邊。大舅娘笑道：你婆婆早就和你預備下吃的了，因爲你沒有醒過來，她也沒有驚動你，你吃一點罷。春華昨天就不會飽着肚子。這時，一陣菜飯香氣，送到她鼻子裏來，不由她那空虛久了的腸子，不住在體腔裏面轉動着。因之大舅娘一勸之後，雖不便立刻就走過去吃，可是她的眼睛，也不免射到桌上連轉了兩下。大舅娘便過來，將她的衣服牽牽。笑道：你還拘謹什麼呢？你那婆婆恨不得把心肝都掏給你吃了，你還說什麼呢。春華雖是覺着尋了一番死，到底還不免吃管家的東西，未免可恥，可是不吃又怎麼辦呢？俄一餐，俄兩三餐，永遠的俄下去，那是不行的。那白米稀飯的白色，紅辣椒的

紅色，非常吸引人的目光。於是糊裏糊塗，也就走到了桌子邊下來，挨身在板凳上坐着。手慢慢的扶起了筷子，然後向大舅娘看了一眼笑道：「怎好我一個人吃？大舅娘道：『因為你一個人餓着肚子，所以讓你一人吃，這有什麼奇怪？』她說着，將春華的手捏起，把筷子插到了稀飯裏面去。春華微笑了一下，將手扶着碗，伸嘴呷了一口。在這一口呷過之後，肚子裏餓蟲就控制住了她，不容她不繼續大口的喝下去，一碗稀飯，在態度十分從容的當中喝了一個精光，當新娘子的人，本來就不便多吃，加之自己又鬧了一場脾氣，總算還生着氣呢，怎好大吃而特吃？不過叫自己吃在最香的時候，把筷子放了下來，也於心不忍。因之在猶豫不決之間，將筷子挑了一點鴨蛋白，慢慢的咀嚼着。那時，大舅娘正抽着水烟，不會理會到她已經把稀飯喝完了，並不叫她添飯，她勢出無奈，正待將筷子放下來了，不料竟是不先不後的，那女僕却捧了一碗煑掛麵送到桌上來。看那掛麵湯，黃油澄澄的，一個大雞腿子蓋在麵底下。那女僕笑道：「師母說了，請大姑娘把雞也吃了。說着，取過她面前的稀飯碗，把麵湯碗補上。這一陣香味，却遠在稀飯香味之上。依然照了前面的舊套，先是將筷子挑着麵簪簪，一嘗之後，就不可收拾了，在這一頓飽食之後，又加着大舅娘那張嘴，天上地下，無不會說，春華滿肚皮的牢騷，就慢慢的受着洗刷，漸漸的滅去。到了晚上，大舅娘依然不走，陪着談話。她也並不是像鄉村女人，說起話來囉囉唆唆，不知道理。她看到春華聽倦了的時候，就笑着說，那邊一間書房，是你公公給你預備下來的呢，你也到那裏面去看看書。在白天，春華怕心裏所不願見的人，又在那裏出現。到了晚上，聽到女僕早早的把外面那個小院子門關上，是不能有人進來的了。所以大舅娘這麼一讓，自己也就閃到那書房裏去。在書架上找着自己想看不會看到的書，心裏頭也小小的痛快一陣。看到了夜深，那大舅娘真有耐

心，春分已經睡了，她拿了一點針活，自在隔壁屋子裏做，不出去乘涼，也不睡，很有熬着相陪伴的意味。春華將書一放，想明白了這件事，心裏倒是老大不忍，只好捧燈進房去睡，這又是一天過了。到了次日早上，春華心又悶起來了。便是昨日推着有病，不會出房門一步，免得見了那冤家。今天似乎不好再推有病。因為除昨天下午，吃過了那些東西而外，而且還看了大半夜的書，精神那麼樣子好，到了今日出去吃飯，又不行嗎？自己肚子裏這樣的計算着，兩道眉峯，也就隨着緩緩的皺起。大舅娘坐在一邊似乎知道了她的心事，却不住的帶着微笑。不久，春分由外面進來，報告了一個消息。這消息却讓春華大受感動。兵法：攻心爲上，她是讓人攻了心了。

第三十五回

寂寞柳邊舟傳言絕客

徘徊門外月聞藥投親

春華究竟太年輕了，意志是不能十分堅定。加之她很帶點中國人所謂婦人之仁，遠不是初進管家門的那番情形。這時春分跑進來，向大舅娘報告道：爹把哥哥帶到店裏去了。大舅娘看看春華，又向春分丟了一個眼色。春分道：你才不知道呢，把哥的換洗衣服都帶去了。爸說，讓他在店裏住些時候，等他回來，才許他回來呢。因為怕留着他在家裏，姐姐老不能夠舒服。大舅娘這就向春華笑道：你聽聽罷，這可不是我說假話，你什麼意思，就是不說出來，你上面兩位老人家，也是肯顧全得到的。所以這樣，也沒有別的緣故，無非是愛你這一分才情。你不願意的那件事，我心裏是很明白的，但是不能說出來，可是我不說出來，你公爹也就做出來了，再也就沒有什麼爲難的事情了吧？春華心裏一搖動，不由得垂下頭去。大舅娘看看，微微的笑了一笑，又點了兩點頭道：春分，你去對你娘說，我就同你姐姐出來吃飯來了。春華覺得這樣作法，未免太著

了一點痕跡。可是要走出去，永守在屋子裏，也不成話，只有低了頭不作聲了。這樣最大的一個難關，春華含糊着也闖過來了，此外也就沒有什麼更難堪的事。廖氏見了她，更像沒有昨晚那件事一樣，一個字也不提，飯後索興對她道：你乍到我家來，什麼也是生疏的，房門以外的事，你就不必管了。書房裏什麼書都有，你就去看書罷。春華唯唯的答應着，自回房去。這已是到了盛夏的時候，太陽當午曬着大地像火灶上一樣。在春華套房外邊那一叢瘦竹子，偶然的瑟瑟作響，引了一陣東南風由窗子裏進來，在極煩燥的空氣裏面，人就覺得涼爽一陣。她伏在當窗的書桌上，右手撐了頭，左手拿了一柄嫩芭蕉葉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扇着，人是很疲倦的，有了這兩陣東南風，那是更增加着她的倦意，微閉着眼睛，慢慢的長了睡意。於是推了書本，將頭枕在手臂上，休息一會子。人雖然不動，可是那天空裏的蟬聲，吱吱的，只管向耳朵裏送了來。這却讓她忽地抬起頭來，原是在七八歲的時候，曾和外婆家裏的表哥們，在河邊下，粘知了蟲子玩。那河邊下長了許多的柳樹，樹陰下，河岸上，長着綠毯子似的細草。大家在草毯上翻筋斗，豎大鼎，坐着滾着，一點不熱。因為風由河面上吹來，非常涼快。終日裏在那裏玩着，聽到樹上知了叫，就在長竹竿上塗了魚膏，把它粘了下來。上次曾想到了這麼一個地方，所以和小秋約定，教他就把船彎在那裏迎接。而且自己還想着，見了小秋，把這段事告訴他呢，於今這成了個幻想了。不由得傷心一陣，嘆了一口氣，然而她所斷定的幻想，並不是幻想。在這個時候，那河岸的柳樹下，已經彎定了一條船，船上藏着兩個少年，原是不敢露形跡，但是到了太陽正當午，船上實在的熱，所以兩個人也就捨舟登陸，在柳陰下草地上坐着乘涼。這地方，平常是不大有客船停泊在這裏的，這可以知道是屈玉堅李小秋兩個人了。小秋靠了柳樹兜子，伸長了兩腳，背着河，向長

堤裏的屋脊望着。玉堅却是手攀了一枝長柳條，用手揪了樹葉子，望了河裏來往的船隻發呆。小秋笑道：老屈，你可不要把話騙我。這個玩笑，不僅是讓我勞民傷財，那是讓我有性命之憂的。玉堅道：你這顧慮得太過分了。假如我是和你鬧着玩，那也就是我和我自己鬧着玩，我不也是陪着你這裏等人的嗎？小秋道：唯其是這樣，我才對你很相信。可是何以直到現在，那人還沒有一點消息呢？玉堅笑道：有了消息，我們就開船走了，還有什麼話說？小秋道：我並不是說要看到了人才算是消息，你不說的是她會先掛起一樣紅東西來嗎？玉堅道：她叫我們在船上掛一樣紅東西，並不是她掛一樣紅東西，而且我們早照辦了。小秋道：唯其是這樣，我想到她也應當在她外婆家的牆上，或是屋後的竹子上樹上，多少做一點記號，互相呼應一下，讓我們好放心。玉堅笑道：你這個人是有點糊塗了吧？請問，她若那工夫出來看到我們船上的記號，再自做一個記號來互相呼應一下，她何不老老实實，就跳上我們的船？小秋靠了樹幹，閉着眼睛想了一想，點頭道：你這話自然也是有理，不過我性子很急的人，等的實在是不耐煩了。玉堅走過來，也就坐在草地上，低聲道：今天晚晌是上壽的日子，她若有機會出來，必定是今天無疑。小秋笑道：那末，你報一個時辰，讓我指指數。玉堅道：這是鄉下老婆婆幹的事，你這樣維新的人物，也肯相信？小秋閉了雙眼，將頭仰着，緊緊的靠了樹幹，嘆了一口氣道：我沒有法子安頓得住我這顆心了。它只管要煩燥起來，由不得我不急。玉堅坐在草地上，也是感到無聊，不住的將那長的草莖，一根一根的只管拔了起來。小秋道：今天晚上，我決不睡，我坐在這裏一晚晌。說着將腳一頓，表示他的決心。玉堅將一棵草，連根都拔了起來，用着勁道：你不睡，我也不睡。小秋睜眼看他一下，又復閉上，因道：那爲什麼？玉堅笑道，假如你等到半夜裏，人沒有到，你發急起

來，向河裏一跳，我豈不擔着人命干系？小秋道：哼！那沒有準呀。說着，他緊皺了眉頭，將手按了心口。玉堅看他這樣子，也知道他急得無可奈何，便嘆了口氣道：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。小秋道：果然的，我倒想起了一件事，自從你到過省城以後，你怎麼常把花月痕上的詩句，掛到口裏念。玉堅笑道：這是一個風氣。猶之乎學新報的筆調一樣，我們在學堂裏作文，不寫上幾個目的宗旨自由野蠻，那文章就是腐敗東西。同時，各人書桌上，也就必擺着花月痕紅樓夢幾部言情小說。還有那更時髦的，將那東洋裝的翻譯小說，在書桌上陳設幾部。這是我百試百驗的，凡是剪了假辮子的朋友，他書桌上必定有這種翻譯小說。你是個維新人物了，你沒有這個脾氣嗎？小秋道：你倒不要看輕了這小說，有我們許多不知道的事，都可以在這上面知道，長見識不少呢。玉堅笑道：恐怕你不是要在上面想長見識。只這一句話，他不等第二句話說完，便在草地裏直跳起來，拍着手道：來了，來了，她來了！小秋得了這個消息，也是向上一跳。因為他是靠了樹兜坐下。樹兜下，老根縱橫四出，拱出了地面，小秋跳起來，正站在老樹根上，站立不穩，由旁邊倒栽下去，直滾進深草叢裏。玉堅倒嚇了一跳，口裏問着怎麼樣了，於是走向前去攙扶他。小秋早是又笑着跳了起來，兩手拍着身上的草屑，搖頭道：沒事沒事。他兩隻眼睛，同時向前面看去。却又發生了一種意外的事，所說的她來了那個她，並不是姚春華，乃是姚家五嫂子。她從從容容的向面前走來，臉上兀自帶着許多笑容。小秋低聲道：你快點走過來罷。說着將身子藏到拖下來的柳條裏去，只管向她亂招着手。五嫂子走上前笑道：不要緊的，爲什麼怕得這樣？玉堅也道：上船去說話罷。五嫂子向他兩人看着，先是抿嘴一笑，然後才道：你兩人不要發急，我告訴你一點消息。她口裏說着，臉上已是慢慢的收斂了笑容。小秋先覺得不

妙，由柳條子裏鑽出，瞪了眼問道：怎麼樣？她出不來了嗎？五嫂子嘆了口氣道：李少爺，你聽我說，姻緣都是前生定，人是勉強不來的。玉堅也走到了面前說道：這倒底不是鬧着玩的，五嫂子你說實話。五嫂子道：我到永泰這地方來作什麼？不爲說實話，我還不來呢。噫！事情變到這種樣子，我也是想不到的。小秋道：事情變到怎麼樣了？你說你說！五嫂子手扶柳樹站定，把春華黑夜被騙，抬上臨江府管家去的事說了一遍。又道：至於到管家以後怎麼樣，可是不知道。不過管家有人到相公家去過的，一定是說姑娘去了以後怎樣。我看他們家情形，很是相安，想必沒有什麼事了。小秋聽了這段消息，頭昏腦暈，比剛才摔倒草地上還要難過十倍，一聲不言語，身子向下一蹲，坐在草地上。五嫂子道：是我家裏想着，已經把你們引在這裏等候她了。三天五天你們見不着她，恐怕還不肯到我那裏去打聽消息的，這樣把你們等到什麼時候爲止呢？是我過意不去，所以特意的溜了出來，到這裏來給你們一個信。你看我這人作事，切實不切實？玉堅拱拳頭道：這實在難爲了你。那末，請上船，把船開到對過三湖去，好讓你回家去。小秋坐在那草地上，始終是不作聲。玉堅道：事情到了這步田地，終算乾乾淨淨，把你的心思，齊根打斷這也很好。以後，你可以把兒女之情丟開，好好的去念書，幹你的正經事。本來她是個有人家的人，你想她就出錯了主意。他一面說着，一面看小秋的颜色，見他低了頭，只是用手在地上去拔草，也不答話。因道：你不要發呆了，人早走了，你急死也是白費。記得左傳上有這麼一句話：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？小秋突然仰着臉向他道：這是你用情專一的人所應該說的話嗎！玉堅一句話被頂住了，倒沒法跟着向下說了，頓了一頓，才問道：那麼，你又打算怎麼辦呢？小秋跳起來道：百聞不如一見，我打算到臨江城裏去看看。五嫂子閃在柳樹陰裏，聽他二人說話，始終是

沒有作聲的，這時就連搖着手道：這可不是胡來的了。人家到了婆家，那裏又是一重天，就是娘家哥弟叔伯去見她，她也不敢隨便出來相見。你這樣年輕輕的少爺們，一不沾親，二不帶故，你去訪人家年少婦女，那算一回什麼事！臨江府裏，大概你也沒有一個熟人，你到了那裏，請問你又在那裏落脚！終不能管家也有這麼兩個毛三嬉五嫂子替你們傳書帶信吧？小秋很興奮的跳了起來，被她兩句話點破，便也覺得沒有理由來和她辯正。也是手扯一根柳條，呆呆的站着。五嫂子道：據我說，李少爺既是偷着來的，當然也是瞞着李老爺的，可就不要到三湖去見李老爺了，若是言前語後，把消息露出來了，說不定又是一場禍事。我不要緊，怎麼到永泰來的，我自然會怎麼回姚家村去。你二位就不在這裏就攔了，立刻開船回省城去。今天起的是西南風，你們順風順水走上一天，明天老早的到省。有道是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將來或者還有見面的機會，我可是不敢再多你們的事了，再見罷，她說畢，勾了兩勾頭，自向堤上走去。小秋在後面追着喊道：五嫂子，你來也來了，和我再多談兩句話，又要什麼緊？五嫂子站在堤上，回轉頭來笑笑道：再見了，快回去罷。說完，她已經走下堤那邊，向村子裏去。屈李二人隨後趕到堤上，向着五嫂子的後影子，呆望了一陣。小秋道：你看她的話是靠得住的嗎？玉堅道：她一個小脚女人過河過渡，到這裏來也不是易事，果然沒事，她何必跑了來，報你這樣一個信？所以我看她的話，那總是全盤可信的，你若是再想往前去也是白費力，那倒是順了五嫂子的話，趁着順風順水，趕快走回南昌才好。兩個人說着話，無精打彩的走下了堤，又在柳陰下站着。小秋隔河看那三湖鎮上，廂局外的長旗，隨風飄蕩，隱隱的還看到河邊下，父母所住的屋子。因道：到了這地方，我實正要回家去一趟，我才心裏過得去。玉堅笑道：你這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

了。老實說，我們所行所爲，那一點子是合了父母心意？假使這個人今天上了船，你還要遠遠的逃到開封去呢，那就更遠了！我們說到這個情字就不用得再談什麼仁義道德。我想，你離開伯伯母，並沒有幾天，不見得十分惦念堂上雙親。你所不能放心的，恐怕還是這件事的實在情形，到底怎麼樣，決不能憑了五嫂子這一句話，開船就走。小秋聽着，不由微微一笑。玉堅道：我做紅娘的，人情就做到底。我們現在可以把船開到對岸渡口上去，到了晚上，我再悄悄的到姚家去一趟，切實的給你打聽一點消息。果然不錯，我們明天天亮才開船。若她的話，並不句句都真，那就再想法子，你看好不好？小秋又是微微的一笑。於是二人和船家說明，照計而行。在當晚半輪月亮，斜掛在橘子林外，字紙塔頭的時候，小秋坐的那隻小船，已經船在渡口有兩小時。玉堅早是到姚家村去了，這裏只剩小秋一個人，推開了船篷，斜靠了舵板，望着河裏的水浪，層層推動，搖撼着沉下去的月亮影子。四週是什麼聲音都沒有，只是那風吹水浪，撲到岸邊，拍拍作響。有那岸草裏的蟲聲唧唧相應，點綴了河上夏夜的沉寂。抬頭看着岸上，那座字紙爐的小塔，配上一帶長堤裏的樹林，半輪月亮，還有那行人稀少的一條人行路，真覺得這地方是一幅畫圖。這就聯想第一次在這裏遇到春華的情形，以及第二次退學回家，在這裏追想春華的往事。不料已離開三湖這地方了，而還有第三次在這裏過夜的機會。以後恐怕不一定來了，這應當上岸去看。想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。於是順了跳板，走上岸去。岸上的事事物物，還是和從前一樣，只是路邊的草，長得更深了些。更走上堤去，向堤裏看看，那一片橘子樹林，黑巍巍的，却也看不到什麼。只有掉頭向西看去，見那三湖街上的燈火，零落的在月光中透露出來，就略微的現出了那街市的黑影子。其中有幾點燈光，相距的很近，這就揣想着，那必是家裏。父親當是在燈下

看書了吧？母親却也該同着弟妹在燈下說笑。他們決想不到我是在這屋邊大堤上站着。父親是怕我在三湖惹下了是非，將我送到南昌去，不想我偏偏偷了回來給他惹是非。在堤上對着家門呆呆的看了許久，自己吸了口氣，接着嘆了兩聲，搖了幾搖頭，現出躊躇的樣子來，然後順着長堤，依然走到小塔邊下去。在那時，船家也都早安歇了，在緊鄰着渡船的右邊，有了一隻其大如床的小船，黑黑的兩個影子，被水裏的月光反射着，更覺着這境界是一種說不出的幽深意味。於是在塔基下一塊石板上坐着，賞玩着這點趣味。這就聽到堤岸上的沙子，被人踐踏作響，料着是玉堅由姚家村打聽消息回來了，立刻走上前去相迎。玉堅在堤上就笑道：這樣月色昏黃，你又一肚子心事，我在路上，就料着你不肯在船上睡覺。他走到身邊，拉了小秋的手道：上船睡覺去罷。小秋道：哦！我託你打聽的消息呢？你怎麼一字不提？這河岸上風景很好，我們就在這裏談談，豈不是好，也免得船家聽到。玉堅隨了他的意思，不經意的走着，一面和他談話。因道：五嫂子說的話，那是一點也不錯的。春華在上轎的時候，她還以為是到外婆家來，絲毫也不作難。到了管家以後，那是虎入了牢籠，自然她一毫不能自由。至於她的消息怎麼樣，管家可不肯外漏，所有親戚朋友，都說管家待她很好。她在那裏過着也很適意，一點重事不作，除了睡覺吃飯，就是看書。小秋道：她還有心看書嗎？這是謠言。玉堅道：那也不見得是謠言。譬如一個人坐在牢裏罷，不能整天整夜或哭或嘆，總要想個法子來排解。我想，她到管家以後，只有兩條路：一條路是死，一條路是投降。管家怎樣苛待她，那是不會。他兩家本來是愛親結親。而且這樣好一個姑娘，配他那樣一個癩痢頭癆病鬼的兒子，還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嗎？小秋一句也不答應，只是低了頭走。玉堅道：那麼，我們決計明天一早開船了，我丟下一個人在省城裏，我是十分的不放

心。小秋道：當然我不能老是這樣的耽誤你，但是我這顆心碎了，我眼睜睜的望到人家跳進火坑去，不能救她。老實說，假如不是爲着想了一條笨計，也許她不至於就到火坑裏去，我真後悔。說着，將腳連連的在地上頓了幾下，抬起手來，將頭亂搔着。玉堅道：你何必這樣發急？我們撫心自問，是很對得住她的了。這是她家庭專制，推她下了火坑，與你什麼相干？小秋也不作聲，走向河岸邊，身靠了一棵小柳樹，抬頭向天上的月亮看着。玉堅倒嚇了一跳，怕他要跳河，趕快跑向前來，緊緊的靠定了他站定，暗暗的還扯住了他的衣服。小秋這到是不會理會，又抬起手來，亂搔着頭髮，將腳頓着，長嘆了一口氣道：月亮呀，你當然要照着她的，你給我轉一個信給她，我的心碎了。玉堅搖着他的肩膀道：小李，你瘋了嗎？我們可以回船去了。你聽聽卡船上的更鼓，已轉三更了。這一句話把小秋提醒，果然耳邊咚咚的響着。回頭看到家裏那座竹籬笆，在月亮下已是清清楚楚。便回轉身來癡望了一陣。玉堅低聲道：走罷，若是讓老伯知道了，這件事不是鬧着玩的。小秋道：我自己也不解什麼緣故，只覺我這一顆心，今天是二十四分的亂，我望到了我的家，很想去看看我的父母。玉堅一把將他緊緊地抓住。因道：你這不叫胡來嗎？你這樣偷回來的事，避之還恐不及，怎好進去看老伯伯母？二位老人家追問起來，那更使我難爲情。有道是竊不聞於父母，你爲了兒女私情回三湖來的，怎好去對兩位老人家說？你若是撒謊，這謊頗不好撒。小秋呆望了一會子，歎口氣道：沒法子，我也只好欺騙我的兩位老人家了。於是垂着頭，隨在玉堅身後，慢慢的向渡口走去。可是只走了七八步路，突然的把身子站住，搖搖頭道：不成。我就是不進去，我也得到門外去聽聽，且聽我父母現在說些什麼。玉堅道：這個時候，老伯伯母，大概都要安歇了，你去聽也聽不到什麼。但是小秋說着話的時候，已經轉身向自己家門

口走去，而且是走得很快。玉堅想着，一個人到家門口，就想着家裏人，這也是人情，讓他在門外聽聽，這也並無不可。因之慢慢的隨着，老遠的站定。小秋緊貼在門邊，側耳向裏邊聽去。聽到噹噹的敲下了十點鐘，憑着自己耳朵的經驗，知道這是母親房裏的鐘聲，想着今天晚上，相當地炎熱，也許母親還在乘涼。這鐘十下敲過，空氣裏是更現着沉寂，沒有一點聲音。小秋在聽不到什麼的時候，覺得走開也好，想着正待移步，却是這半空間，蕩漾着一陣清風竟有一股子藥味，送到了鼻子裏。小秋突然吃了一驚，這是誰吃藥？這樣夜深，還在煎藥，不要是兩位老人家裏面的一位吧？於是猛可的立住，又在門邊站着。玉堅這就悄悄的跟了過來，低聲叫道：呔！小李，你怎麼還不走？小秋將鼻子聳了兩聳，因道：你聞聞，我家裏有人熬藥吃了。玉堅道：我也聞到藥味的，這夜深氣味就讓風傳播很遠，也許不是府上有人熬藥。小秋道：我自然願意不是這樣，可是我決不能斷定說，不是我家熬藥，我得等一個人出來問問。玉堅道：那一問，事情就不精了嗎？小秋道：我寧可讓我父母責問一頓，我不能不進去看看了。說着，他舉起手來，就砰砰的打門。玉堅要攔阻，也來不及。而且人家要回家見父母，自己也沒有去攔阻的道理。不但不上前，只得退後兩步，且看動靜，隨着那兩扇籬笆門也就開了。這就見到門裏燈光一閃，有人嘆了一聲道：少爺回來了。玉堅怔了一怔，不知怎麼好，只是遠遠的看了去。小秋隨着那燈光，一脚跨進了門，便問道：我們家有什麼人身上不舒服嗎？那人答道：太太受暑了。小秋聽說，更不能稍微停住脚，向裏面直奔了去，到了後進堂屋裏，並沒有點燈，天井圍外的月光，照到堂屋地上，昏黃的一大塊。裏面屋裏却是點着燈，有些微的光，反映了出來。在月光裏面，放了一張竹子睡椅，上面彷彿睡着一個人，在睡椅邊的地上，有兩三點蚊香火。在塔沿邊一個泥爐子上，炭

火很旺的，正熬着藥罐子。小秋情不自禁的，老遠地就叫了一聲媽。那睡椅上的李太太，來不及穿鞋子，便隨着襪子站在地上，很驚異的道：「孩子，你怎麼回來了？小秋趕快的三步兩步跑向前去，問道：「媽，你怎麼中了暑？李太太道：「我昨天才病的，你怎麼回來得這樣快呢？這時，李太太坐下，女僕捧了燈放在桌上，小秋看到母親臉腮尖削着，額骨上有兩塊紅暈，像炭熾了一般，似乎還是燒熱未退。因道：「媽的病不輕吧？李太太道：「今天下午，輕鬆得多了。再吃一劑藥就痊好了，這算不了什麼。倒是要問你，你怎麼回三湖來了？小秋躊躇着道：「爹不在家嗎？李太太道：「今天錢幫上人有約會，你爹不到十二點也不會回來的，你有什麼急事，等着和他說嗎？小秋本來已經坐在母親身旁，一張竹椅子上坐着，這時突然的站立着，垂了兩手，作個謹候教訓的樣子。李家是個官僚世家，家庭中那種封建制度的家規，雖到了李秋圃那樣脫俗，不期然而然的，總還有許多存在。李太太一看到他這種樣子，就料着他要請罪。便皺了眉道：「今年上半年，你就鬧得可以了，若是在祖父手上，不死也要你半條命。好容易把你送到省城去了，你伯父來信，也說你很好，怎麼你又鬧出了什麼亂子？跑了回來。小秋道：「倒並沒有鬧什麼亂子，只是這次回來，事情很冒昧，我不敢實說。李太太道：「你總得說呀。回頭你爹回來了，你不說也成嗎？你不如先告訴了我，我還可以給你遮蓋一二。小秋看看女僕不在身邊，就把這次到三湖來的行爲，含糊其詞的說了個大概，又說本來要明早就溜回省去。因爲在門外聞到藥味，不放心，只好大着膽子進來看一看爹媽。李太太早是坐了起來，手拍了椅子扶手道：「你大膽大妄爲了！我若不是身上有病，我就要找根棍子，先教訓你一頓。你太胆大妄爲了！她那發燒的額骨上，似乎更顯着發熱，將手只管在椅子靠手上拍着。小秋很不容易看見母親生這樣大的氣，料着是不容易用言語來

平下去的，便呆呆的站着，沒有作聲。李太太將氣生過了，也是向他望着。便道：哼！看你這樣子，好像是膽子小的很，可是你爲什麼作出這種事來呢？你是稍微有點懼怕心的，早就該連滾帶爬瞞着偷回南昌去，不想把你一雙爹娘，看得像了紙糊的人，居然敢回來把話直說。唉！你真氣死我。小秋聽聽母親的話音，由急變緩，似乎還不至於動手打，便低聲道：媽要原諒我，並不是我作了這樣的事，還敢回來誇嘴，實在是走到了門口，想起二位老人家，不由自己作主，捨不得走開。況且明明聞到了藥味，不知是誰病了，怎好不進來看看。李太太在椅子下面，摸起了水烟袋和火柴，點着紙煤，靜靜的抽了兩袋水煙，噴出煙來，又哼了一聲道：你教我說你什麼是好？你真打算在這裏硬挺，等你爹回家來和你算帳嗎！你包的船既是還停在渡口上，你還不滾了回船去？趁着還沒有什麼人知道，你溜回南昌，也省得你爹和你二伯，又爲你生氣。我有什麼法子，只好心裏記着罷。小秋也不敢作聲，只是呆站着。李太太放下水煙袋，將手又連連拍着椅子道：你還不明白嗎？你父親脾氣上來了，誰也勸解不下來的，你做了這樣的事，難道你爹聽了，會放過你不成？你這麼大人了，打得皮破血出，似乎也不大好看，你爲什麼還不走？小秋道：明明回來了，不見爹一面……李太太搶着道：糊塗蟲，還能讓你爹知道這事嗎？我只好爲你做回小人，同聽差老媽子約着，瞞了你爹，你先走罷。說不定你爹馬上回來了，到那時候教我替你講情不成？你走罷，別讓我找急了。小秋看到母親這樣惶急的樣子，再想到父親的性格，果然是不宜在家裏久站。便道：那麼：我就走了罷。只是媽身體不大舒服。李太太道：你不用假惺惺了，我這病明天就好了。若是你爹知道了，又罵又打，也許要氣成他一場大病。那時，我也只有病上加病。說着，就喊道：黃得祿呢？隨着喊，聽差黃得祿由外面進來了。李太太道：你少爺瞞着老爺

由省裏來了，老爺知道了，那了不得。剛才是你開的門放他進來，你依然送他上船去。月亮很好，也不用打燈籠，你就這樣送他走。小秋道：那麼，我走了。到省我就寫信來，請你老放心。李太太道：哼！放心。教我怎麼放心呢？小秋本待要走，聽母親這話，又站住了腳。李太太道：你還不走？我心裏還直跳呢。黃得祿！趕快送他走。小秋不能再說什麼了，給母親深深的鞠了一個躬，隨着聽差低頭走出門來。走了十幾步，聽得大門響，回頭看時，月亮地裏女僕追上來，低聲道：老爺，太太說，你要什麼東西對黃得祿說，半夜給你送上船去。快走罷，後面有一個燈籠，是老爺回來了。小秋不敢多話，趕快回渡口來，到了塔邊下，只見玉堅還在月亮地裏徘徊。他迎上前道：天！回來了？我替你出了一身臭汗。老伯見你說了些什麼？小秋道：家父不在家，家母還怕我挨打，教我趕快回省去呢。說着，吩咐黃得祿回去，說是不需要什麼了。玉堅道：這就很好，我就很怕爲了你的事，把我也拖下了海。我的亂子，是已成之局，讓家裏知道了，那會更不得了。小秋道：由我在省裏遇到你起，直到現在爲止，我覺得我作的事，簡直是一場夢。今天的事，時刻變幻，更像是一場夢。我對這些，已經支持不住，我要下船睡覺去了。那船家從睡夢中驚醒，也奇怪他們半夜不睡，催他們上船去。兩個人上得船來，都覺着十分疲倦，在艙板上展開被褥，各自睡覺。也不知是睡過了有多少時候。却聽得有人在岸上大聲叫着少爺。初時還以爲是夢，那聲音繼續的叫着，把人直叫醒過來。睜眼看時，果然在船頭邊岸上，有一隻燈籠，只管幌蕩着。便坐起來問道：是黃得祿嗎？我並不要什麼，夜深了，你還來作什麼呢？黃得祿道：老爺回來了，請你回家去。小秋聽了，不由心向下一落，趕快爬到船頭上來，問道：不是讓你們瞞着的嗎？黃得祿道：恐怕是太太告訴的吧？小秋道：這糟了，可是我不能不回去。玉

堅醒過來，也爬出艙來商量着道：要說攔阻你回去，我不敢說這話。不過你自己總得斟酌斟酌。黃得祿道：少爺，你回去罷，你不回去，我們也不敢回去的，小秋看他後面，還站着兩個人，若是不去，也許他們會來綁着去。這情形倒是很厲害，站在船頭上，作聲不得，因為不去不行，去又不敢呢。

第三十六回 善作嚴親傳詩能束子 來成少婦聞雁尙思人

當李小秋聽到說父親見召的時候，早已覺得情形重大。現在更看到幾個聽差在這裏等候，越是覺得捉拿犯人的樣子，見了父親的面恐怕非挨一頓皮鞭子不可。就躊躇着向玉堅道：這個樣子，我是躲不了的。可是你只管放心，好漢作事好漢當，我決不能連累你。假如明天早上七八點鐘不能回船來，我就不能回船來了，你儘管開船走。好在船錢，我已經付過一大半了。但是我雖不能回船，只要我能夠支使得人動，我一定會打發人給你送一個信。死是不至於死，重打一頓，那是萬萬不能逃，就是有人找着玉皇大帝的聖旨下來，也救不了我的。玉堅聽他說得這樣可憐心裏倒軟了半截，抓住他的手道：能不能夠先求求伯母給你講情呢？小秋道：這一進門，就得先去見家嚴，決沒有空閑去求家母。而且家母對這件事，也認爲是糊塗透頂，決難寬恕的。黃得祿站在船頭上，只管把手上的燈籠，舉了向他臉上照着，央告着道：少爺，你走罷。時候太久了，連我們回去，也要挨罵。這時那船夫也明白過來，這是釐卡上老爺的兒子。釐卡上老爺，管的是誰？這真是太歲頭上動了土。爬到船頭上來，竟是對小秋跪了下去，哀告着道：少爺，你可不要害我，若是把我的船扣留起來，我還有一家人呢。小秋挽起他來道：船老板，你放心，我已經說

過了好漢做事好漢當，我不能連累朋友，豈能連累着你？好！我走了。說着，他就將腳一頓，由船頭跳上岸去。那來的當差們，見他已經上了岸，先乾了一身汗，簇擁着他就向公館裏走來。小秋在路上走着的時候，心裏自然是砰砰亂跳一陣。及至到了家門口，上身的小褂，都已經被汗浸透，簡直自己的心失了主宰，隨着引的人，向父親書房裏來。事有出於意外的，書桌上點了一盞很大的罩子燈，李秋圃却在燈下看書，分明是在這裏靜候着，倒還沒有生氣的意味。引路的黃得祿，先搶進去報告一聲，少爺來了，然後退出。小秋悄悄的走進門，再也不敢前進，就挨了門站定。心裏默念着，假使父親喝一聲跪下，千萬不可固執，立刻就跪了下去。因之站定了，拚命的由嗓子眼裏，哼出蚊子大的聲音來，叫了一聲爹。秋圃將書一推，抬頭向他先看了一看，淡笑了一聲，點點頭道：你的胆子越來越大了！再跟着這樣做下去，你準能造反。小秋不敢作聲，只是低了頭。秋圃道：若照着我李家的家法說，今天就應當打你一個半死。無奈你母親病了，不能再受氣。二來這事驚動全蓋卡的人，我教導的好兒子，也沒有臉見人。三來呢，我聽到你娘說，你在門口徘徊了很久，聞到裏面有熬藥的氣味，不知道是上人那個病了，明知道回家有一頓重打，也顧不得，情願進來看看。這雖是一點小事，却是王陽明先生說的良知良能。作上人的，雖然是有過必罰，也要有善必勸。我覺得你這利害趨避之間，還能見其大，所以我饒了你這一頓打。小秋作夢想不到父親這樣說着，不但是不見怪，似乎是很嘉許了。因此微微的答應了幾聲是。秋圃道：本來呢，我想裝麻糊，讓你走就算了。既而一想，不對。你既然還有一點誠意對我，不怕打，進門來探病。作老子的人，又豈可不對你以誠？所以我把你叫回來，對你說明我的意思。我爲什麼看得重你這一舉，你大概還不懂。我生平恨人作僞，所以倒不嫌真小人。却是嫌僞君子。

第二，我是最愛見義勇爲，見危授命八個字。這八個字，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事。一個人平常不見義勇爲，到了沒奈何，來個見危授命，一死了之，究也算不得一個脚色。明朝亡國，死了不少書呆子，倒也都是見危授命。那究竟於事何補？就因爲了書呆子平常不能有爲。所以我對後生子弟，總望他自小就練出見義勇爲的性情來。你今天所作，大大的合了我的心，所以你雖犯了很大的罪，我也饒恕你了。只是你作的這事，我早已對你娘說過，不但對不起你爹娘，也對不起對你另眼相看的姚先生。說到這裏，要用一個新名詞，今晚這事，是你大大一個紀念，予你以自新之路，好好的去作人。設若你再要這樣胆大妄爲，我就不以你爲子。言盡於此，趁着還是知道的人不多，你趕快回船去，明天一早開船下省。並非我姑息着你，爲姚老夫子着想，這件事實在張揚不得。你若是明白我作父的人今天不責罰你這一番苦心，你稍有一點人性，以後也就該改過自新了。這些話說得小秋啞口無言，不能答應。秋圃也是默然，正了臉色望着他。李太太可就在這個時候，摸着牆壁走了進來。有氣無力的向小秋道：我雖不懂詩云子曰，但是你父親剛才說的這些話，却是至情至理，你若是有點良心，實在不能再爲非作歹。我身體不大好我也不說你了。你想想，還要甚麼東西不要？好撿一點，帶到省裏去用。小秋道：一時倒想不起來要什麼。李太太道：裏面有我吃的香米稀飯，有好金華火腿，四川大頭菜，要不？你吃碗稀飯再走。小秋道：我倒是不餓。李太太道：家裏倒有好幾隻大西瓜，我怕你吃了壞事，不給你了。我已經叫人給你切了一方火腿心，還有十幾個鹹鴨蛋！帶在船上去吃罷。哪！這裏另給你十吊錢票子，帶去花。買點正經書看，不要買那些鼓詞兒，傷風敗俗的書，早把你引壞得夠了。說着，將一捲江西官錢票，塞到小秋手上。秋圃皺了眉道：太太！不是我說你，你實在嘴硬心軟。這孩子也就放縱得可

以了，你還只管姑息着他。李太太道：你也不罰他了，我又說他幹什麼？給他一點錢，免得到省裏，他和二老爺去要。秋圃站起來，拖着椅子道：太太，你那身體！坐下罷。這又掉過臉，向小秋正色道：你看看你娘，這一番仁慈之心，怎麼體貼你？你作的這事，怎麼對待起你父母？李太太強笑道：好了，好了！你也不要更引你父親生氣了，叫黃得祿點燈籠引你走。好在我們到秋涼了，總也要回省城的。你不用假惺惺，去罷！小秋由七歲到現在，都浸在綠裝書裏。無論他思想如何超脫，也免不了這舊倫理觀念。因之他一陣心酸，不覺流下兩行淚來。李太太道：這又奇了，父親都不怪你了，你還哭個什麼？這麼大人，還能像小孩子一樣嗎？小秋呆呆的站了一會，向父母各請了一個安，這就轉身出去。黃得祿手上提着一包東西，早是提了燈籠在門口守候。這時，屈玉堅和船家，都沒有睡着，隔了艙板，只管說閑話。心裏也就在那裏想着，這件事，不定還要惹出什麼風潮來。後來聽到岸上有人說話，接着那聲音直奔到船頭上來。隔了艙篷，看到有釐卡上的燈籠，更覺這事不妙。等到小秋進了艙把話說明，連船家都說，這樣好的父母，實在難得。小秋受了這樣一番大感動，自己也就想着，春華已經是名花有主了，空想她有什麼用？父母對自己一再的寬恕，已是仁至義盡，也不能再讓他們生氣了。這樣一轉念頭，雖然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但是除掃興，也沒有別的幻想，心裏反是比來時安定得多。次日天明，一早開船，離開三湖順風順水，二百一十里的水道，到第二日下午，老早就到了南昌。玉堅是急於回去，要緊關閉。然而花格子門上，兩塊推板，却已推得很高，這是大小姐二小姐在門裏面望街。小秋不會敲門，門已開了，遙遙望到大小姐玉筠，進了上房。二小姐玉貞閃到左邊房檐下，一個女僕，含

笑在門邊。小秋笑道：既是怕人，就不該出來望街，要望街就不必怕人。玉貞笑道：我若進了女學堂，我就不怕人。小秋道：這話可有些奇，進了女學堂，爲什麼就不怕人？女學堂裏有什麼送身符送人嗎？玉貞笑道：你少高興，你下鄉去看朋友，看了這些日子，爹很不放心，問過好幾回了。小秋道：二伯在家沒有？玉貞道：正爲你的事，寫信到三湖去呢。小秋聽了這話，心裏倒砰砰跳上兩下，不想剛進大門，就遇着這樣不妥的消息。這就不敢逕直的去見伯父，先溜回自己的臥室裏，定了一定神，自己想，難道伯父會知道我到了三湖去了？按着情形說，這決不能夠。因爲自己和父親分手以後，不過幾小時就動身，信不能比人快。大概伯父以爲我出門多日，不知去向，把這事去告訴父親的。正這樣出神着，却見床頭邊的被褥，翻亂着不會理好，牽着看時，自己下省來照的兩張相片，放在枕頭底下的，却是不見了。看這樣子，而且是拿去未久，奇怪着，便向屋子裏四處找尋。找了兩三個地方，玉貞掀了門簾子，伸進頭來問道：大哥，你找什麼呀？小秋道：我想這東西一定你拿去了，並沒有第二人知道。玉貞回過手去，挽着辮子梢，將牙咬了下嘴唇，向小秋微笑。小秋道：一定是你拿了，不會錯的。玉貞道：你不分青紅皂白，指出一樣東西來，怎麼就知道是我拿了？你說的是相片嗎？也不是我要拿，是爹要我拿了去的。小秋道：你看我猜錯了沒有？二伯要我的相片作什麼？玉貞笑道：你猜罷。小秋道：這是我預備考學堂去報名的相片。你把我的相片弄丟了，我還得重照。玉貞道：你去向我爹要罷。我爹正叫你有話說呢。小秋想穿了，伯父不會知道他到三湖去了的，這就大着胆子來見仲圃。看到他戴的那老光眼鏡，還擱在書桌上，一封敞着口的信，也還用銅尺壓在面前，人却是捧了水烟袋，架腿沉吟着。看他那情形，分明還在玩味那書信中的措詞。小秋進門來，請了個安站定。仲圃皺了眉

道：雖然遊山玩水，並不是什麼壞事，但是你正在讀書的時候，不當這樣放蕩不羈，下鄉去看一回朋友，竟有這麼些個天！小秋道：走的時候，我也同伯父說明了，怕有六七天才能回來的。仲圃道：我正在寫信給你父親，提到你進學堂的事。還有呢，便是你的親事。我們同鄉陳子端老爺，他是京官外放江西，他一向跟着辦洋務的人在一處混，對於時務，那是熟透了。在中丞面前，是極紅極紅的人物。省裏無論辦什麼新政，他也可以說兩句話。雖然彼此同鄉，遭遇不同，我本無心交這樣一個朋友，倒是他偏有那閑情逸致，琴棋書畫，樣樣都談，在下棋作詩的場合，和我說的十分相投。我無意之間，曾把你父子兩個人的詩，抄了幾首給他看。他居然很賞識，願和你見一見。他有兩位小姐到我們家也來過兩次，你伯母偏又疼愛她們。她向我說，很願和陳家結成親，說合那位大小姐。我們家雖然講的舊家風，但是到了這百度維新的時候，也就難說了。好在這兩位小姐，雖都是女學生，倒十分的端重，我想着，親倒是可結。陳子翁曾薄南昌首縣而不爲，聽說要過道班。你若打算由學堂裏去找路子，舍此何求？小秋聽了伯父和他提親，究也不好意思說什麼。最後仲圃一段話，意思就差不多完全透露出來，這就笑道：婚姻是一件事，讀書又是一件事。若是靠了婚姻的攀援去找出身，那可怕人笑話！仲圃正色道：你真是少不更事。我不過告訴你一聲，並非和你議論什麼是非，我自和你父親信上商量這件事。小秋聽說是和父親去商量，這就想着，用不着辯論了。父親那種脾氣，他決不會爲了攀權貴去聯親，因之在仲圃面前，站了一站，自走出來。剛走出書房門，就看到玉貞由窗台邊閃了過來，笑着將手指點了兩點。小秋道：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？玉貞笑道：你還跟我要相片嗎？聽見沒有？你那岳父老子，還要見一見你本人呢。小秋本想說玉貞兩句，抬頭見伯母楊氏和大姐玉筠，都站在房檐

下，向自己微笑。看這種情形，離開伯父家裏的這幾天，這件事一定是傳說得很厲害。好在有父親這一塊擋箭牌，一切全不管，等着父親來信得了。他持着這樣的態度，約莫有十天之久，秋圃的回信來了。但是給他的信，並沒有提到親事，只說是聽憑伯父的指教，去投考學堂。同時有信給仲圃，却不知道信上說些什麼，看仲圃的顏色，和平常一樣，似乎父親的回信，又不曾違拗他的意思了。私下也曾去和玉堅商量這件事，據他說，春華是娶不到的了，有這樣一個女學生小姐送上門來，爲什麼不要。這個爲什麼，小秋也是說不出來。在他心裏這樣延宕着，光陰可不能延宕，不久就是秋風送爽，考學堂的日子。依了仲圃的意思，去考測繪學校。除了求人寫八行之外，仲圃還要帶他一同去拜訪陳子端。小秋明知伯父的用意，便推說不懂官場規矩，不肯去。仲圃將他叫到書房裏，正色道：你爲什麼不去？古來雀屏射日，登門求親，只怕不中。再說陳家這位小姐，無論你向新處說，向舊處說，都無可非議。再說，你父親也就知道你必定執拗。在我信裏曾附了一首詩，說是你再三執拗的時候，就給你看。詩在這裏，你拿了看去。他說着，打開書櫥子，在抽屜裏找出了一張詩箋，遞給小秋看。那詩是：

藥香差許能思我，北雁何堪再誤人？兒欲求仁仁已得，不該更失這頭親。

小秋看了這詩，便想到那晚上父親不會責罰的一回事，捧了詩箋簡直說不出一個字來。自然是軟化了，而且他也說不出不軟化的一個理由來，便默然的把那詩藏在身上。這一首詩，經了一些日子，傳到屈玉堅手上去。又過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日子，居然傳到了春華手上去。那是一個深秋天氣，三湖附近的樹林，大的橘子，黃澄澄的，在綠葉叢裏垂着。小的橘子，簡直是萬點紅星，簇擁着滿樹。春華作了少婦的妝束，挽了個圓髮髻，身上穿的花綢夾襖，滾着紅辮，兩隻手

上，也都帶上了很粗的金鐲子，完全不是當年那種風度了。她大概也是久別家門，對於這些田園風景，不無戀戀，因之只是在樹林子下面，來回的徘徊着。這個時候，是本地人忙柑橘收穫期，摘橘取柚的事，都交給少年婦女去辦。在天高日品的情況之下，婦女們還是穿着白色單衣，各種顏色的褲子。胸前緊緊的掛一塊藍布圍襟，把兩隻袖子高高捲起，捲得過了肘拐，她們的手，雖然白的，也有黃的，然而却沒有一個不是粗肥結實的。她們將那粗肥的手臂，搬了一個四脚梯子放在樹下，然後爬上去。梯子頂上，有一塊木板，可以當了椅子坐。她們的髮髻，在這些日子，總是梳得溜光，不讓一根亂頭髮，披到臉上來。於是她們坐在梯子頂上，左手握住了枝上的橘子，右手拿了剪刀，平了橘子長蒂的所在，輕輕剪斷。剪過之後，接着把橘子在臉上，輕輕的一擦。當她們剪橘子極快的時候，在臉上也擦得極快，擦過了，才向梯子上所掛的一隻篋子裏放下去。乍見的人，看了她們那樣一剪一擦，總是莫明其妙，爲什麼要把橘子在粉臉上這樣摸擦一下？其實她們這很有用意，怕的是橘子蒂剪得不平正，突出一點來，那末，放到橘子裏去，裝運出口，就可以劃破別一個橘子的皮，只要稍微流出一些汁水來，過得日子稍久，不難把這一篋橘子都給爛光。所以剪了橘蒂之後，立刻就在臉上試一試，是不是劃肉，當然總是不劃肉的。要不然，一個巧手的女人，一天可以剪三千到五千橘子，假使有百分之一的橘蒂，會劃着臉皮的話，一天工作下來，她的臉皮，成了畫家的亂柴皺了。春華在讀書的日子，也喜歡跟着同村子裏的女人們，到橘子林裏摘橘子。也和別家不大出門來玩的姑娘一樣，總得借這個機會出來玩一兩天，雖然在樹林子裏，有時不免碰着白面書生，那倒也無須迴避，向來的規矩，就是這個樣子的。所以姑娘們，都把出來摘橘子當作神祕而又有趣味的事。春華多年困守在臨江城裏，現在到家裏

來，回想着以前的事，樣樣都有味。到家的次日，就同着五嫂子到橘子林裏來。五嫂子坐在梯子上，看到附近無人，低聲道：大姑娘，你真要打聽李少爺的事，現在倒是時候，那個屈少爺由省城畢了業回來了，我昨天悄悄的和他通知了一個信，說是你回家來了。他正要打聽你的消息，一會兒工夫，就要到這裏來的，你兩個人一見面，彼此就都知道了。春華昂頭嘆了一口氣道：我那有臉見他？我現在不像以前了，我既是個青春少婦，我就應當守婦道，我當了屈少爺，只管打聽一個青春少年的下落那成什麼話？你不該約了屈少爺來！五嫂子道：喲！並不是我胡亂勾引你作壞人啦，原因是你只管問我，我一個不出門的婦人，又知道李少爺是到北地去販馬？是到南地去作官？所以把他約了來，再向他打聽。你若是覺得不便，趁着他沒來，先避開去。他來了，我隨便說幾句言語，把他打發走了，也就完了。春華紅了臉道：五嫂子，你不用見怪，我作的事，那裏瞞得了你？雖然我心裏還是放不下這件事，但是我這一輩子，只好把這件事放在心裏了，我萬萬不能出面來打聽了。五嫂子看她正着臉色，懇懇切切，一個一個字吐了出來，便隨着也嘆了一口氣道：你說的也是，我們作女人的有什麼法子，可以拗過命去呵。那麼，你請回罷。要不，他就來了。春華沒有答應他的話，也沒有移動一步腳，兩手反背在身後，靠了一棵橘子樹站着，只是低了頭看着地下。五嫂子道：相公知道你出來嗎？春華依然望着地上，却微微的擺了兩擺頭。五嫂子道：那末，師母總是知道你出來的了。春華道：我一個出嫁的女兒，她還管我作什麼？五嫂子對她倒看了一陣，覺得她並沒有怕見屈玉堅的意思，一味的催她走，也覺得有些不合適，便笑道：大姑娘，你在梯子上坐一會兒，我要上樹摘橘子去了。春華微微的答應了一聲請便，依然還是靠了樹幹站定。五嫂子心裏也就想着，這人準是又發了她那癡病，理她也找不出一句切實的

話來的。如此想着，自己就爬上梯子去，開始去剪橘子。春華默默的站在樹下，心裏頭也就說不出來是慚愧，是恐懼，或者是安慰？忽然想着，我是可以儘量的問玉堅的，不怕他不把話告訴我。倘若他問起我來，我能把經過的事，老老實實告訴人家嗎？等到那個時候，沒有臉見人，倒不如自己先避開了，不去見他。心思一變，開步就向林外走。走出樹林來，抬頭看那天空，忽然佈滿了白雲，平地不見了日光，同時，半空裏陰風習習，也就很有涼意，不像先前那亮晶晶的太陽照人，現在陰暗暗的，很有些淒慘的意味。正好嘩嘩嘩幾聲怪叫，由天空掠過去。抬頭看時，可不就是一個雁字，在陰雲滲淡之下，由北面向南飛嗎？最令人動心的，便是離開了那羣雁，單獨的剩下一隻雁，隨在後面，扇動着兩隻翅膀，彷彿飛不動似的跟着。半響，就哇的一聲叫出。這幾年以來，秋天的雁，最是她聽不得看不得的東西，現在看到之後，順便的就想到了北雁南飛這句詞曲。關於這句詞曲的人，不定是在河南，是在直隸？然而他一定是離得很遠了。我看到的這羣雁，由北飛來的時候，也許他曾經看到。難道他就不因這雁而想到我？有了的確的消息可以打聽，我爲什麼不問問？於是望了這羣去雁，直到一點黑影不見，還呆着不願移動一下。忽然有人叫道：師妹，多年不見，益發的發福了。春華垂下頭看時，却教心裏一跳，正是屈玉堅，他不是先前在家鄉讀書那種樣子了，身穿一件窄小的藍呢夾袍子，先就不見了當年的寬袍大袖。頭戴一頂圓蓋帽子，前面伸出一個舌頭樣的東西來，鼻子上架着金絲眼鏡，內地也是稀少之物。他見着人，大大的和古禮相反，立刻伸手把頭上的帽子抓了下來。春華雖是一面在打量着他，一面也就感到了自己是不長進，還是這樣一個鄉下姑娘的樣子，這就紅着臉向後退了兩步。玉堅見她的情形，有點受窘，只得多說兩句話。便道：先生在家嗎？前幾天我已經來看過先生一

次，師妹還不會回府來，現在我們是很不容易會面的了。春華道：嘻！師兄，你既遇着了，我是無法可躲。說起來慚愧死人，我那裏有臉，和同學見面？玉堅道：笑話！多年同窗，怎樣說出這種話來呢？春華道：我說這話的意思，師兄當然也很明白。這句話倒說得玉堅呆了一呆，無話可答。春華道：五嫂子在樹林子呢，我引着你去見他罷。說着，她便先行引路。五嫂子聽了他們說話，早就由樹上下來，笑着相迎。向玉堅道：屈少爺，你遲來一步，大姑娘就走了，她不願等。玉堅早是把春華身上估量一個夠，看到他這一身穿戴，腹部還是隱隱的向外隆起，事情是很可明白。再說她的臉皮，還是那般嫩而且白，羞暈最容易上臉，人像是喝醉的樣子。玉堅就想定了，決不問一句話，免得她難為情。春華定了一定神，笑道：師兄畢業回來了，這就很好，應該升官發財了。玉堅微笑。春華道：聽說師兄進的是測繪學堂說是畫地圖的。玉堅道：我進的是普通學堂，小秋他進的是測繪學堂。春華不由得低了頭，臉依舊是紅着。靜默了一會，才垂了眼皮問道：他也該畢業了吧？玉堅道：他在暑假前，已經到保定去，進軍官學校了。春華這才抬起頭來道：保定，那是到北京不遠的所在了。玉堅道：是的，有火車可通，半天就到了。春華低頭嘆了口氣道：那麼，他算是飛黃騰達了。他還記得我們這一班同學嗎？說到這裏，微露着白牙，可就帶了一些笑容。玉堅道：怎麼不記得？我們在省城常常見面，見面就談到師妹，春華垂了眼皮道：那末我的情形，他一本清知。玉堅道：他很原諒你，你自然也當原諒他。春華道：我是名教罪人，我又是情場罪人，只有求人家原諒我，我那裏配原諒人？玉堅道：真的，小秋離開南昌北上的時候，他對我說，我回三湖來，萬一見着的時候，教我請你原諒他，他有兩三樣東西，託我帶來給你。他已經把東西都交給我了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又把東西要了回去。只剩一首他父親作的

詩，交我帶給你看。春華道：詩呢？玉堅在身上摸索了一陣，摸出一個小小的繡花荷包。由荷包裏掏出秋圃勸小秋定親的那首詩，交給了春華。她接着詩稿看過，果然是秋圃寫的字，點了兩點頭道：想必他是求仁得仁了。還有他拿回去了的兩樣東西，你知道是什麼嗎？玉堅道：一樣是他的相片，一樣是他的頭髮，因為他剪了辮子了。春華道：他的意思，是不願再種因了，你想想嗎？玉堅笑道：師妹聰明人，還有什麼不明白的。春華道：但是我這分不得已，可在他那情形萬萬之上，我自己不說，沒有人能夠知道我……我……這苦處。說着兩行眼淚，同流出來。玉堅也沒法子可以安慰她，只有站着呆望了她。春華在身上掏出手絹來，揉擦了一番眼睛，便道：師兄，既是大家見面了，我樂得把我的苦水，在你面前，吐一吐。師兄你請在梯子檔上坐下，我可以和你慢慢的談下去，好在到了現在，我家爹娘，對我放心了，多耽擱一會子回去，那也不要緊的。說着又嘆了一口氣。她這一聲嘆，不僅是代表她的不平，並且，代表了當時許多女子之不平，而她的一百痛苦的生活，就開始敘述出來了。

第三十七回 痛哭斯人隔牆聞怨語 忽驚惡客斂跡中陰謀

當春華落在管家懷柔的圈套裏以後，自己心裏也就想着，好在管家也不擇日子完婚。這條身子，依然是我自己的。只要留住了這條身子，什麼時候有了機會，什麼時候就能逃出這個火坑。萬一逃走了，就是最後那一着棋。落個乾淨身子進棺材，也不為晚。主意拿定了，因之每日除了和婆婆在一處吃兩餐飯而外，終日都是縮在套房裏看書。管家在臨江城裏，本是一個富戶，決沒有娶春華作家常瑣事的道理，這樣相處到三個月之久，已經是舊曆十月中的天氣。窗子外面那

叢瘦竹子，經過了清霜，便有幾片焦黃的葉子。在這矮粉牆外，隔壁人家，恰好有一棵高大的楓樹，通紅的葉子，讓太陽照着，只覺是光彩照人。春華終日的坐在屋子裏看書，自也感着很是悶人，於是繞出了屋子，到這竹子下，一塊青石板上坐着。抬頭看那蔚藍色的天空，浮着幾片稀薄的白雲，西北風微微的從天空吹過，就讓久在屋子裏不出來的人，精神先舒服一陣。她就手扶了一棵竹子站着，望了天空，正覺得心裏頭很有一種感觸。忽然聽得這小院子通外面的騎門，呀的一聲響，她就料着，這必是小姑子春分來了。便笑道：你總是跟着我的。我一百天不到這裏來，你也就沒有來過。我今天消遣消遣，你就跟着來了。將來我若是死了……這句話她是不會說完，那個人已走進來了。他並不是春分，却是春分的哥哥。春華自來他家，幾個月之內彼此也見過幾次。但是老遠的看到就已閃開。或者知道他已經由店裏回家來了，這就藏躲在屋子裏死也不出來。所以做了三個月的一家人，彼此還沒有單獨的相對過五分鐘。這時他忽然來了，分明是居心追了來的。要逃跑只有一扇門，正是他進來的路，他已經斷住了。後面倒是自己套房裏的窗子，假如自己要爬進去的話，在這個人面前，未免又有點失了體統。立時那張粉臉，全是紫血灌了，而且兩隻眼睛的眼皮，也和頭一般，只管下垂，扶住了那根竹子，猶如捉住盜賊一般，死也不放鬆。而幸她的他，自己很是自量，相距還有三四尺路之遙，他就站住了，他先作了一個揖，然後低聲道：你到我家來，也有三個月了，你看我家人，上上下下，有一個人說過你一句重話沒有？春華那裏還去答覆他的話，將頭只管扭了轉去。他又道：因緣都是前生定，人是勉強不過來的。至於你說我肚子裏沒有文墨，我現在已經在念書了。癆病呢，已經好了。你嫌我頭上沒有頭髮，我爹已經託人到省裏去買外國藥水，專治這個病。春華雖不能回轉頭來，却是由鼻子裏輕輕

哼出一聲來。他又道：你自己去慢慢的想罷，我家裏人對你事事將就，也無非圖你一個回心轉意。你真是不肯回心轉意，那有什麼法子呢？不過你已經進了管家的門，我一天不死，你一天也不能到別家去吧！就算我死了，我想你也未必走得了。你想，府上是什麼人家，那能夠讓相公的姑娘，去嫁兩家人家。這就是今年上年的事吧？你們村子裏，一位老太婆，守了六十年的寡，樹立貞節牌坊，轟動了幾縣，連新淦縣老爺，都到你們府上去賀喜，好不風光。人家都說，你姚府上的門風最好，專出三從四德的女人。你既是族長的姑娘，又讀書達禮，更不用說，你不願令尊大人的面子，還要顧全姚家人的面子呢。我雖少讀兩句書，有了這樣大的歲數，天理人情，我總是知道的，你看我說的怎麼樣？春華真想不到他會說出這麼一篇大道理來。雖然不願看他的臉，也不願聽他說的話，可是他所說的，個個字都是實情。只有將身子再向後退着兩步，退到竹叢後面去。她的他，也就看出她雖不駁回這一篇話，可也不肯把這篇話當一回事。他就嘆了一口氣道：兩家人家的面子，我也沒有法子，若不是這樣，我也不勉強了，這勉強得有什麼意思呢。說畢，又昂着頭嘆了一口氣，他就走了。春華隔了竹子，眼望他走去，這倒不要走開這裏了，索興坐在窗子外面，滴水檐前的階石上，兩手撐着大腿，向上托了自己的下巴，只管向個個相疊的竹葉出神。忽然一陣心酸，兩行眼淚，便牽線一般的流了出來。這個地方因為在她的套房後面，平常是沒有人到的，只要她不哭出聲來，還那裏有人知道。春華哭了一陣子，便默然的想一陣子，想到了逃走，再留在娘婆二家找出頭之日，那是不行的。而且這逃走的事，第一次沒有逃走得了，倒落在火坑裏。第二次再要逃走，恐怕是不行了。就算逃走得了，這人海茫茫，又向那裏去呢？這倒真只有合了那個討厭人的話，認命在管家守着。這樣想時，心裏立刻難受，又垂下淚來。

這樣子淒涼了很久，還是聽到套房裏面有了響動，才趕着站起，向裏面看來，正是春分東張西望，有些找人的樣子。她忽然啣了一聲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眼睛腫了呢！又哭起來了吧？春華倒不否認，淡淡的嘆了一口氣。春分就由窗子裏爬着跳了過來，扯住她的衣服，只管問，爲了什麼事？春華只是搖了兩搖頭道：「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，眼睛吹進灰了。她說完了這麼一個簡單的理由，低頭走進房去，便倒在床上睡了。春分看着不解，就偷着去告訴了父母。管氏夫婦知道兒子回了家，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，夫妻對望着，嘆了一口悶氣，這雖是一口悶氣，却和春華加重了一場壓力。在這日晚上，春華不會出來吃晚飯，却聽到前面屋子裏公公的聲音很大，似乎在和人爭吵。於是悄悄的摸出房來，閃在堂屋後壁，且聽前面說些什麼。先聽到桌子撲通拍了一下響，接着公公叫道：「你不用攔阻了我，就是這樣辦。我把新淦縣的大紳士請幾位，把臨江城裏的大紳士也請幾位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就源源本本的把這段婚姻說了出來。只要各位紳士說得出我管某人一個不字，我披紅掛彩，鳴鑼放炮，把姚廷棟的大小姐送了回去。如其不然，我叫他姚廷棟不要在新淦縣做人。春華聽了這話不由得心中亂跳，冷汗由毫毛孔裏，齊湧出來，兩隻腳隨着也有些抖顫。於是手扶了墜子，由壁縫裏悄悄的向裏面張望。只見公公素日盤帳的橫桌上，擺了許多紅紙請帖，公公手捧水烟袋架了腿向那紅紙帖只管出神。婆婆坐在一邊，態度默然，似乎也在爲這事爲難。過了一會，她就勸着公公道：「那樣一來，我們也沒有什麼面子，我看這女孩子，現在也馴服得多了，再過兩三個月，我想她或者也就好了。公公又道：「我決不能爲了一個兒媳婦，不讓我的兒子回家。姚廷棟也是拿尺去量別人大門的，能教他的姑娘，做出這事來嗎？婆婆又道：「聽說姚廷棟，爲了這姑娘的事，弄了一個心口痛的毛病，一生氣就發。你若是和他這樣大

幹，他若有個三長二短，豈不是你害了人家？女孩子脾氣雖然不好，我們兩家親戚，總還算相處得來。能忍耐着，我們總應當忍耐下去，千萬不應當抓破了面子。婆婆這樣說着，公公却只管抽烟，並沒有答復，接着又嘆了一口氣，似乎已經爲她的言語所動了。春華覺得這難關很不容易衝破。兩隻腿抖顫着，只管沉了下去。過了一會子，這就聽到公公又嘆了一口氣道：好罷，我再忍耐一兩個月罷。過了年以後，我就不能再這樣的含糊了。春華暗中叫了兩聲佛，連走帶爬，回到了自己屋子裏，躺在床上靜靜的想着，幸是婆婆說幾句良心話，把這帖子按捺下了。如其不然，這一場大是非，一定會把父親氣死，到了那個時候，自己還是在婆家呢，還是回娘家呢？在婆家一定瞧我不起。回娘家呢？說我的壞名聲，鬧得無人不知，也不見得收容我。我自己算不了什麼，覺得父親同祖母，都是十分仁慈的。假如娘婆二家真爲了自己的事來請客講理，父親不氣死也要去半條命。祖母這大年紀，恐怕也活不成。這事牽涉得太大了，只有忍耐着罷，她心裏又加進了一層忍耐的念頭，在枕上想了大半夜沒睡。次早醒來，留心着自己的眼睛，趕快就在鏡子裏照了一照，這又讓她加上了一層爲難。兩隻眼睛，外面全腫得像胡桃一般，眼珠呢，却是通紅的。當着公婆全在生氣，若再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哭成這個樣子的，那是讓他們氣上加氣了。因之手上拿了一條手絹，將兩隻眼睛捂着，只坐在屋角裏暗處。等春分來了，便道：妹妹，你不要動我的手巾了。我害了眼病，你昨天說我哭了，我沒作聲，現在可以相信，我並不是哭，我是眼睛痛。說着拉了春分到亮處站着。放下捂住眼睛的手道：你看。春分呀了一聲，就扶着春華的肩膀，伸頭要仔細的看。春華連忙將她推開道：可不是鬧着玩的，害眼是可以過人的。春分道：我去對娘說：……下面的話不會說出來，人已走遠了。春華見她這樣，心裏倒是比較安慰一些，依

然縮到屋角裏去。果然，過了一會，婆婆自己也來看她的病了。見她兩隻眼睛通紅，這也就相信她是害了眼。當天泡了一些菊花茶給她喝，並不強她出來。可是這反而給了春華一種便利，知道管家人都相信自己害眼了，落得一哭。在當晚上，枕上想着，不跳出這火坑，這一輩子真委屈死了。要跳出這火坑吧？不但父親面子難看，姚家一族人，面子都難看。自己決不能再回家的了。想到了半夜，却聽到遠處廟裏，打着半夜鐘，噓的一聲，又噓的一聲。忽然心裏一動，想着，便是無可奈何，到廟裏去當尼姑去，也比受這委屈的多吧？有了，我第一步就去謀出家，先把這條身子弄得我自己能作主再說。記得鼓兒詞上，有陳妙常趕船的這一個故事。假是我作了陳妙常，我就可以自由自主去追李小秋。她想了幾個月的計劃，最後就讓這鐘聲，告訴了她一條出路却是去當了尼姑，再來嫁人。她覺得這個辦法，是獨得之秘，倒安心睡了。到了次日早上，婆婆又來看她的眼睛，見她眼睛依然紅着，便道：這不行了，非得找醫生開一個方子不可，我派人送你到東街上汪大夫那裏去看看罷。春華道：醫生罷了。往常我也害眼的，到尼姑庵裏觀音菩薩面前去求點淨水洗洗眼睛就好了。管太太笑道：那也很好，我就派人送你去罷。東大街一轉彎，就是觀音閣，路很近的。春華心裏很喜歡，倒不想無意中找得了一條出路。倒做出那燒香禮佛的樣子，自己先換了一身乾淨衣服，讓女僕提着一籃子香燭，同向觀音閣敬香。女僕一進門，那老尼姑智香就認得是本城管家來的，立刻滿臉笑容，迎下了大殿的階。合掌道：這是少奶奶，我們接個緣罷。說着。那尖削的臉上，重重疊疊的，凹出許多皺紋起來。女僕向她丟了一個眼色道：你叫大姑娘罷。智香笑着點頭道：哦哦，是是！大姑娘好一個清秀人物，戴着福的像。哦！眼睛上火了。不要緊，求一點淨水回去洗洗就好了。她口裏說着，接過女僕手上的香燭籃子，先引

上殿去。兩個三十來歲的中年尼姑，搶着出來，又在智香手上接過籃子去，燃燭插香。春華剛是在佛面前站定，智香就站過來敲磬。春華磕下頭去，一個字不曾禱告。她口裏念念有詞，早是說了一大串的話。春華心裏也自納悶，我要向善薩禱告什麼，她怎麼會知道？不過她這樣熱心，究竟是好意，自然也就不去過問了。春華磕過了頭，智香吩咐兩個尼姑徒弟和春華灌一壺淨水，自帶了春華到客堂裏去待茶。這客堂裏掛着字畫，設着大坑小桌，已經很不壞。智香更掀着簾子，引她到裏面一間雅室裏去。正中一個雕花圓格子門，裏面設有矮禪床，竹葉白花的墊褥，上鋪紫色壽字蒲團。欄門掛了一個絲絡，絡着一袋香櫛。橫牆一張琴桌，有兩函黃綾裱邊的經書。一個黃瓷大盤子，盛有幾個尺來長的大佛手。另外有珊瑚樹一個，白石觀音一座。窗戶邊兩個大瓷盆，兩棵芙蓉瓣子的茶花，嬌豔欲滴。屋子裏並無桌椅，就是兩個厚布套蒲團。夾住一個矮茶几，已是放好兩碗香茶，和乾果碟子。牆上並無許多字畫，只有一張維摩面壁圖，一副竹刻五字對聯。春華笑道：好一所雅潔的屋子，出家人這樣舒服，我也要出家了。智香道：阿彌陀佛，這屋子不過預備奶奶小姐們燒香以後，歇歇腿，喝口水的。我們自己，那能怎樣舒服享受？春華坐着，向屋子周圍看了幾看，笑道：雖然你說不能怎樣享受，到底你們這屋子收拾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不吃好的，不穿好的，倒也落得六根清淨。智香合掌道：阿彌陀佛，大姑娘，出家人不就爲的是這個麼？春華裝做很不在意的樣子，帶着笑道：譬如說罷，我現在要出家，只要老師傅肯收留我，這就行了嗎？智香笑道：阿彌陀佛，大姑娘青春年少，怎麼說出這種話來？春華頓了一頓，笑道：我自然是這樣譬如說。倘若有我這樣一個年輕的難民，逃到你們手下來，非出家救不了她的命，你們是怎樣辦呢？智香道：只要她下決心拋開紅塵，自然是可以收留下來的。不過出家人

不願意是非，總也要查明她的來歷。春華點點頭道：這就是了。不瞞你說，我就最好看佛書，只是不大懂得。我們好在相隔不遠，將來我要常來向老師父求教。智香道：我們也不認得字，出家以後，跟着師傅念經拜懺，也多是口傳的，和我談經書是不成呵！果然的，人家都傳說大姑娘是個女才子，寫得一筆好字，做得一筆好詩。我這禪堂裏，求得知府大人衙門裏的劉師爺，畫了四幅吊屏，大姑娘可不可以寫一個小中堂給我？我們結個緣。春華心裏一想，這尼姑和氣得很，也沒有什麼俗氣，將來求她的時候還有呢。便笑道：我的字是不好意思送人的，不過師傅說是個結緣，我倒不好意思推諉，過幾天我給你送來罷。智香聽了，十分歡喜，又留着春華坐談了一會，煮了一碗素麵給她吃，方才放她回去。春華的眼睛，本是哭腫的，歇了許久不哭，眼睛也就慢慢的退了紅。由尼姑菴回到家裏的時候，管太太看到，先吃了一驚，只說好靈的觀音大士。春華便道：我已經許了願，眼睛好了，逢初一十五都到菴裏去燒香。管太太道：呵！你這個願許得太重，往後日子長呢，你能夠逢初一十五都能去嗎？不過許了願是悔不得的，你記着罷。春華道：好在路近，記起來就去，總來得及，那老師傅還要我和她寫幾個字呢。她這樣交待過了，婆婆也並沒有作聲，這也是件很平常的事，用不着怎樣再三的說。到了次日，春華的眼睛，就完全退了紅。智香在上午的時候，親自到管家來取昨日灌淨水的壺。先是在前面管太太屋子裏談了很久的話，隨後就拿了一張宣紙送到春華屋子裏來，在房門外就叫着道：大姑娘，眼睛好了嗎？春華聽得是老尼姑的聲音，就送了出來。智香打着問訊道：菩薩保佑，眼睛全好了！大姑娘，我們菴裏的事，無論如何，你也是要幫忙了。紙，我帶來了，你那一天給我，我是不敢說，不過我求求你越發越好。說着，又不住的合掌。春華接過紙來，笑道：你請到我房裏坐坐。雖沒有你菴裏那樣

猶繼，倒也乾淨。智香道：大姑娘不討厭我的話，將來有工夫到菴裏去再談罷。我出來得久了，應該回去了。說着她滿臉堆下笑來，連說告辭告辭，立刻就走了。春華想着，一個出家的人，也許是不願在俗家久坐的，就隨她去了。倒是她交來的這張紙是一張真正的玉版箋，不要看輕了出家人，她也很懂這些風雅事情的。自己一高興之下，慢慢的磨了一硯池墨，把那張玉版箋裁作三小張，都寫了，却挑選了一條寫得最好的，等到十五那天，親自送到尼姑菴裏去。智香接着，高興的了不得，說是明天就要拿去裱褙，過幾天，就要掛起來了。春華從來不會和人寫過屏聯，現在老尼這樣的快活，心裏也是十分高興。在家裏悶住了幾天，便想和智香談談，不到初一，又帶了春分到廟裏來一趟。臨別的時候，智香和她說：初一燒香的人很多，大姑娘要來還願的話，到下半年三四點鐘來罷。因那個時候，菴裏沒有什麼人，我可以好好的陪你談談，燒一壺好茶給你喝。春華也很是願意和她談談的，這就毫不疑惑地，答應了她的約會。到了初一那日，春華也是一時高興，換了一件青洋緞的薄棉襖穿着，這就把她那張雪白豐秀的臉子，格外映得像鮮蘋果一樣。今天也不梳辮子，由左邊梳一個小辮，由後腦橫攔到右旁頭角上來，在那裏挽了個圓髻，在圓髻下，還墜下了一串紅絲線纏子。這樣的裝束，自己年來到今天只有三次：第一次是小秋來讀書幾天以後，第二次是到三湖去燒香，也是會小秋去，第三次就是今天。有人說，自己這樣打扮，分外好看。現在打扮給誰看？不打扮又可惜了自己這一分人才。只有進廟燒香，打扮給菩薩看罷。假如菩薩看中了，收去作一個童女，倒是自己所願意的。她有了這樣一分癡心，所以歡歡喜喜，在初一下午，到菴裏燒香去。當她到菴前的時候，菴門已經是緊閉着，敲了很久，門才打開，智香迎了出來。春華道：今天怎麼這樣早，就關了菴門呢？智香道：就爲的是大姑娘要來。

老早的關了菴門，免得別的香客來。說着話，進了菴門，立刻人心一靜，那院子門邊一棵撐入半空的冬青樹，抹了半邊斜陽，映着佛殿的紅牆，幽豔得很。院子裏鵝卵石面的人行路，兩面青苔很厚，這可知道走路的人很少，微微的一陣沉檀香味，在空中盤旋，這佛菴靜的表現，讓人深深的領略着。春華道：唉！佛門真好，我來一回，便愛一回。智香笑道：這就叫有緣。大姑娘，你記着。一個人有了緣，是不可以錯過的。說着話，引她上得觀音殿上敬過了香，依然把她引到禪房裏來。第一樣事情，讓春華看了高興，便是給智香寫的那軸小中堂，已經掛在壁上。智香先就合掌道：大姑娘，我先謝謝你，人家說，你的字寫得好，詩也作得好。這樣的女才子，不想出在管府上。春華道：這是那個說的？智香笑道：是我到府衙門裏去求劉師爺那張畫，把你寫的字也帶去了，劉師爺看到，只管說好。這還罷了，還有二少爺看到，當了一種活寶，他非留下不可。我說：二少爺雖然是位貴人，但是這是大姑娘給菴裏的，佛爺面前的東西，那裏可以隨便給人。不過我替二少爺求她再寫一張，倒沒有什麼不可以。春華道：這是那裏話！我一個姑娘家，怎好寫字送官送府？說着這話，臉色可就沉下來了。智香笑道：阿彌陀佛，出家人不願撒謊的。爲了大姑娘這一張字的原故，我就對府裏二少爺撒了一次謊，你想呀，假使我不撒謊，你這一幅墨寶，他能讓我拿了回來嗎？春華聽她是如此說着，也就不再追問。智香笑道：你先請坐一會子，我招呼他們去給你泡一壺好茶來喝，說着也就轉身走了。春華在蒲墩上坐了一會子，心裏也就想着，老尼姑對我總算很好，將來可以慢慢的和她談心，把自己這一腔心事給他說出來。假如她真能幫我一個忙，叫她引薦一下，我逃到外縣一個尼姑菴裏去出家，我是有了出路，對她也沒有什麼妨礙的。她這般的想着，以爲自己的算法，那是很準的。正出着神呢，却聽到外面客堂裏

有脚步響，便笑道：師傅，你全不用客氣，將來我還請你收我作徒弟啦。說着話，伸頭向外看了去，這不由她不大吃一驚。原來並不是智香，是個三十來歲的男人。那人穿一件棗紅寧綢袍子，腰上繫着青湖縐腰帶，拖了一截在外，腰帶上是罩着寶藍綢琵琶襟的小背心，頭戴一頂尖瓜皮，有個小小的紅頂子。那人的臉，本是棗核式的，加上了這尖瓜小帽，臉子更長，鷹鼻子，小眼睛，在鼻子邊，還有不少的大白麻子。老遠的看到，這就可以料定，他不是一個好人。可是他並不因為有女眷在這裏而退了回去，却滿臉是笑的，站定了腳，向她深深的作了兩個揖。嚇得春華臉上蒼白，只管倒着向後退。那人却開口了，他道：大姑娘，我是府裏的二少爺，因為這裏的老師傅，拿了你寫的一軸小中堂帶到衙門裏去，我看到之後，實在是佩服得了不得。知道姑娘今天下午要來燒香還願，因此特意前來拜訪。春華見他那樣子，恐怕躲不了，雖是心房只管亂跳，可是面子上還要鼓着一股子氣，就綳了臉道：呔！你這人好生無禮。男女有別，怎麼只管找我說話，那個認得你？那人笑道：不認得要什麼緊？第一次見面認得了，第二次見面就是熟人了。說着話時，他已是慢慢的走了過來。春華瞪了眼道：這是佛地，你打算怎麼樣？你走不走？你若不走，我就要喊叫了。那人笑道：你喊叫就只管喊叫罷。你是燒香的，我也是燒香的，在尼姑庵裏碰着了，這有什麼要緊？你告到臨江府衙門裏去，那是我的家！說着，哈哈笑了一陣。春華一看身後有一個矮窗戶，正好通到天井，更轉到佛殿前面去。百忙之中，也不知道是那來的那一股氣力，兩手抓着窗檻，就爬着跳了過去，跳到天井裏之後，頭也不回，一直就向菴門口奔了來。所幸菴門却是半掩的，不用費那開門的工夫，就奔上街來。到了街上，看見來去的行人，心裏才向下一落，喘過兩口氣，定着神，就向家門口走來。然而臉既紅了，頭髮也亂了，週身的小衣，也

全讓冷汗浸透。到了大門口，又站着了一定神，將手理理鬢髮，這才走了進去。家裏明知她是燒香回來，可也就沒什麼人注意她的行動。春華到了自己屋子裏，坐下來定了一定神，想到剛才過去的事，心房還不住的跳。怪不得人家說三姑六婆全不是好東西，原來這尼姑菴裏，還有這樣一個祕密。幸而自己跑的很快，假如中了那賊子的毒手，這個時候，就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情景？這件事，也幸得是沒有人知道，這種醜事若是被人知道了，那是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。人家必以為是我自己不好，不然，爲什麼突然和尼姑來往得這樣親密呢？天呀！總望那個男人，不要到處瞎說就好。要不然，傳揚出來了，那是活也活不得，死也死不得！事情是糊裏糊塗闖過來了，仔細想着，倒是比以前害怕。人藏在屋子裏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睡更不是，只是在屋子裏急得打旋轉。到了晚上，不覺頭昏腦暈，竟是大燒大熱起來。家裏人有的說是犯了感冒，有的說是吃壞了東西。也有人說是受了驚。倒是公婆都不怎樣的介意，只是請了一位年紀老的醫生來看過了，開了一個定神退熱的方子。春華睡在床上，也暗裏想着，這事還是不瞞着公婆爲是。天下決沒有瞞得了人的事。我說出來了，我可以表明我居心無愧。我不表明，吃了人的虧，還不肯說出，那顯見得是心裏不乾淨了。存了這個心，也打算到次日向公婆說着，不料到了次日早上，却聽到公公在堂屋裏大叫豈有此理，過了一會子，婆婆進房來問病，也是掛着一臉不高興的樣子。因之自己心裏的事，一個字也不敢提，怕是得不着公婆原諒反要受一頓申斥。糊裏糊塗的睡過了一晚，病是好了，只是四肢柔軟如綿，說不出來的一種疲倦，所以始終還是在床上睡着。又這樣睡了三四天，房門口都不敢出來，房門以外，有什麼事，自己全不知道。到了第五天下午，却有一樁十分出於意外的事情，是娘家母親來了。管太太先陪着宋氏進房來坐了一會子，然後她避

了開去，顯是有意讓她母女們說話。春華靠了枕頭躺着，沒有開口，嘴角一撇，先就有兩行眼淚流將下來。宋氏坐在床面前一張椅子上，捧了水烟袋，只管抽煙，眼睛可是向春華臉上看着的。等流了一會子眼淚，噴出烟來，嘆了一口長氣道：冤家！你教我說什麼好呢？你父親爲你的事，鬧了那麼一個心口痛，到如今受不得涼，受不得累，到明年恐怕是不教館了。說句天理良心的話，管家待你，要算不錯，你怎麼樣子鬧脾氣，人家都容忍了，可是前天你惹的這個禍事，真是不小！春華聽了這話，立刻臉上變了色。宋氏也不管她，接着道：你以爲這件事，除了尼姑就沒有知道嗎？你願瞞着，人家還不願意瞞着呢。那知府的二少爺，他說你是管家的姑娘，已經派人在你公公面前提親！說是在尼姑菴裏都交過言了。你公公也是氣得死去活來。說到這裏，低了一低聲音道：你若是夫妻和氣呢，管家人也不會怎樣疑，偏是你那顆心，怎也說不轉來的。你在尼姑菴裏遇得這麼一個花花公子，還敢叫人來提親！這話一說出去了，請問，你娘婆兩家，怎樣的把臉見人？你公公對這件事，決不肯輕輕放過去，昨天跑到我們家去了，要和你爹拚命。幸而好，你爹不在家。我把他攔了回來，一口答應，總有個了段。春華哭道：他爲什麼和我爹拚命呢？我並沒有作什麼錯事呀。宋氏道：我原知道你沒有什麼錯事，我才來的。若不然，我上門找嘴巴挨來了嗎？你公公他是受了你的氣不少，無非借了這個題目，來和我姚家爲難。你現在若是願意大家沒事，你就可憐你老子，圓了房罷。春華哽咽着道：我不能拖累娘老子受氣，我自己找個了結好了。宋氏放下水烟袋，兩手按着膝蓋，也不由垂下淚來。默然了許久，才道：你只有一條命呀，怎麼動不動就說死呢？我現在替你想，你也是屈，不過，只要你保重你的身子，總有個出頭之年的。你若是不開，以爲是一了百了，那就錯了。丟下你的父母，讓人家去說麼？說女

兒沒臉見人，借着死，遮了醜了！到那時候，假事弄成真事，你父親非死不可，你奶奶非死不可！我呀，怎麼辦呢？我的肉！你實在苦了做娘的了。宋氏帶哭帶訴苦，一陣傷心，嗚嗚咽咽的就哭出了聲音來。春華本來是滿腔的委屈，經過母親這番委屈話說了出來，實在不錯，也就哭起來了。宋氏索興坐到床沿上，一手扶了她，一手拈起衣角，和她擦眼淚。用着那柔和的聲音道：我的兒，你若是可憐爲娘的話，你就再委屈一點，圓了房罷。你公公就等着我一句話。你若是不答應，他要擺酒和你爹講禮了。你讀書明理的人，你能讓你父母和一族人丟面子嗎！我的兒，你可憐爲娘罷！說着話，宋氏的眼淚水，只管灑到春華的手上。春華覺得母親這次說的全是實話。那顆強硬的心，實在軟了，於是點了兩點頭。而她的終身，也就在這兩點頭，做了最後的決定了。

第三十八回 歸去異當年人亡家破 相逢如此日木落江空

春華在橘子林裏會到屈玉堅的時候，曾隱隱約約的把上面一段事情告訴了他。在這一段事情以後的話，不用得說出來，玉堅也十分明白。所以在春華說到母親到臨江去相勸之後，臉上是忽紅忽白，很透着爲難的意味。便是那額角上，也不住的向外冒着汗珠子。手扶了一棵樹，只管低了頭站着。玉堅明知道過去的事是無法可以補救的，又何必說呢。便向她笑道：論到管府上，本也是體面人家，他們這樣子，總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處，我們既是讀書的人，自然四面八方，要顧一個週全，有些事，是不能依着我們心裏那種奧妙的想法去做的。春華忽然格格的一笑道：奧妙的想頭？說起來，可也不就是奧妙的想頭嗎？師兄，你也有過什麼奧妙的想頭沒有？這一句問

話，却抵制得玉堅無有話說，只好淡笑了一笑。春華嘆口氣道：到了現在，當然什麼話也是多餘的了。不過我不相信有緣無緣這句話。我只相信有力無力這句話。我若是有這個膽子，也不怕人家。閒話，也不怕連累父母受氣，那我就作什麼也不怕，做什麼也稱心。只是不能這樣忍心，只好把我自己葬送了。玉堅聽她說的話，有點兒過激，只管說下去，恐怕惹是非，就拱了兩拱手道：師妹的事情，我總算是大概的知道了，師妹還有什麼話問我的沒有？春華道：自然是有，不過我想着，不問我也可以猜出來的，我還問什麼？問明了，倒叫我更加傷心。玉堅望着她呆了一呆，便笑道：師妹既是這樣說了，我就不便再說什麼。我若多說什麼，豈不是讓你更加傷心？我既到這裏，我應當去看先生了。春華向他點了兩點頭，不再說話，那眼眶子裏兩行眼淚，可就由眼角裏向外擁擠着，差不多是要流了下來。玉堅怕她真個哭了出來，要和自己添下閑話，拱拱手就走了。春華靠了樹幹，兩手向後反扶着，低了頭。五嫂子在一旁望了她，見她那漆黑的髮髻下，露出那雪白的脖頸子，而脖子上保持處女美的那一圈毫毛，現在已經沒有了。這也就想着，這樣好的一個姑娘，就是這樣完了，實在可惜，怪不得她自己心裏難過了。就在這時，樹上落下一片黃葉子，正打在春華脖頸子上，倒讓她吃了一驚。抬起頭來時，五嫂子就看到她的臉上全是眼淚。立刻跑近身來，掖着她圍襟的衣角，要向她臉上去亂揩。春華推着她道：五嫂子，你不要勸，我是兩年了，沒有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場，今天你讓我痛痛快快哭一會子罷。要不然，你叫我在那裏哭？在婆家哭吧？婆家說我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哭？在娘家哭吧？娘家說我出了門的女，倒回到娘家來哭！好不喪氣，你叫我怎麼辦？五嫂子這倒不說什麼，自己的兩行眼淚，也不解是何原故，紛紛的落了下來。紅着兩隻眼睛圈子，只管擰清水鼻涕。許久，她倒是逼出一句話來了。

她道：哭什麼？做女人的人，總是受委屈的。這一種不合理的論調，現在無論什麼人聽了，也覺得不能解釋春華的苦悶。可是當時春華聽了，倒非常的合適，只嘆了一口氣，默然的把五嫂子的勸告接受了。她既然認定了女人是該受委屈的，覺得和玉堅徒打聽小秋的消息，那也是無用，自此以後，也就不再存着什麼幻想，到了次日一早，他就帶着一分淒慘的顏色，坐轎子回臨江府婆家去了。當她上轎子的時候，對着大門外新栽下手臂粗細的兩棵柳樹，注目看了一會。她心裏可就在那裏想着，我下次回來，這樹木不知道有多大了。她這個想頭，不是偶然的。她感到父母對於自己，是沒有什麼補助，越是聽父母的話，越是不得了。心裏在那裏暗定着，非有個十年八載，不回家了。這一個志願，並不是怎樣難成就的。果然的，當她下次回來的時候，那手臂粗細的柳樹已有了瓦鉢那樣粗大，只是樹身那麼大了，左邊一棵樹，枝椏全無，光禿禿的，就剩那截樹身。右邊一棵樹，枝椏去了半邊。她家裏那個八字門樓，不是先前那樣白壁紅門，配着好看。於今是一堆亂磚和殘瓦，斜支了半邊破門。牆的缺口地方，有一隻瘦着撐出骨頭來的黃毛狗，蹣了身體在那裏睡着。半壁隔上，還留着一大片白粉，上面可就有很大的一排異字，寫着五省聯軍第幾師幾旅幾團幾營營本部。門口那一片菜園子，本是竹籬笆圍着的，現在籬笆就倒了十之八九。本來這菜地上沒有籬笆，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妥，唯其是有兩三丈殘缺不全的籬笆，在空地裏歪斜着，分外覺得不整齊，加上那菜地裏亂撐着黃瓜豇豆架子。野藤在斜陽裏面，被風吹得飄蕩，有幾隻秋蟲在裏面唧唧唧的叫着。那些栽菜的所在，全是尺來長的野草，偶然在草裏面露出兩棵菜蔬，但也只有枯老的葉子，配上桃子大的茄子，或是酒杯粗的老莧菜幹。這個園子，顯然是很久很久沒有入治理過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春華手挽了一個破籃子，由牆缺出來，直走到菜園

子裏面去。另外有兩個小同伴，全是小孩子，一個約莫有四歲，一個約莫有三歲，大的前面跑着，小的後面拉了衣襟，脚步跟不上，走出來，就摔了兩跤。春華嘆了一口氣，依然向菜園子裏走。這裏有一件事讓她最傷心的，便是自己最心愛的那一棵梨樹，也不知道什麼緣故，連枝帶幹，全倒在地上。梨樹邊那口井，沒有了井圈子，倒圍了許多蓬蒿。春華忽然生了一種感觸，一直走到對面牆邊一個雙開的窗戶邊去。這窗戶裏面，就是當年小秋臥房，這一道窗戶，彼此是留下了不少的往事，可以回想的。在她心裏如此想着，彷彿就看到一位年輕書生，在窗子口上站着，向自己點頭微笑。自己也就小了好幾歲，彷彿恢復了以前小女孩子時候的模樣，開步跑了起來，直奔到窗子邊下去。可是當自己到了那裏的時候，這就讓自己大失所望，不但是沒有了人，而且也沒有了屋子，遍地都是磚瓦，剩下禿立着梁柱的一個屋架子，只有後邊大天井裏那棵大樟樹，却還存在。在樟樹下撒了許多馬糞。正面祖宗堂下的走廊上，一排四根柱子，都拴有兩匹馬，柱子邊，滿地是草，馬就低了頭，只管咀嚼着，噉咕作響。再看着前面大廳，屏門也倒了，窗戶也拆了，滿地鋪着稻草莖，有好些個大兵，全躺在草上。春華一想這事不妥，全是大兵，被他們看到了，有什麼舉動時，自己倒脫身不得，於是立刻扭轉身子，向後一縮。兩個孩子，正在亂草裏捉螞蚱兒，跑到了籬笆的一邊去。春華丟了菜蔬不去尋，口裏喊着元仔二仔，便追出籬笆來。那兩個孩子只管跑，指手舞腳的笑着。由那破牆一角轉，兩個孩子不見，春華只好提着脚步，趕了上去。不想迎面來了一個軍官，登了高腰子馬韉，手提皮鞭子，大開了步子走來。那兩個孩子跑了上前，抱住那人的腿。那軍人倒是很和氣，彎下腰去，一手一個，把小孩子摟抱了起來，笑着向春華道：大嫂，這是你的小寶貝嗎？長得多麼伶俐！春華不敢向前，遠遠的站着，手

理了鬢髮，微低了頭道：請你把他放下。那軍人聽說，就把小孩子放下，因道：這位大嫂，是新近回村子來的嗎？以前我沒有見過。春華道：今天我才回來，一村子人全不知道到那裏去了？我家的祠堂，也糟蹋得到了這種樣子，我都不認得我自己的門了。那軍人笑道：大嫂，你不要錯怪了人，這不是我們革命軍幹的，以前北軍在這裏駐紮，就鬧成了這樣子的，與我們無干呵！我們也只來了十天。春華雖然飽經憂患，但是見了軍人，究竟有些胆怯，見兩個孩子已經跑了過來，低着頭一手牽了一個，立刻轉身就走了。可是她口裏却輕輕的道：我那祖宗堂上還拴着幾匹馬呢，那也是北軍拴的嗎？說着話時，已到了自己家門口，那軍人是否聽到了這句話沒有，自己就沒有理會了。她母親宋氏，由門裏迎了出來，立刻牽着孩子道：我怎樣叮囑你？叫你不要隨便的出去，你怎樣又出去呢？這是黨軍呵，若是先前的北軍，你這回出去早就吃了虧了。春華道：我真不想我們這村子，會糟到這樣子，所以我一進門來，就要四川去看看。宋氏道：你就是要到外面去看看，也該讓你兄弟帶着你一路去。他到底是個十幾歲的男孩子，可以照顧你一點。說着話時，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，提了一籃子香燭紙帛走了進來，叫了一聲娘。宋氏道：春豪，你怎麼去了這樣久？我記掛着你啦。春豪將籃子放下，兩手一拍，笑道：我真快活，我在街上，聽到國民黨的黨員在大街上講演三民主義，從此以後，我們就可以得着自由了。春華道：今天是爹爹的陰壽，你不想着心裏難過，還快活呢？春豪道：爹爹死了兩年了，我還不能開笑容嗎？那個演說的人說：從今以後，我們得着自由，男女平等，誰也不能壓迫。春華道：就是得着自由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？遲了！自由是別人的了。宋氏聽了這話，就皺了眉頭道：春華你也不是洋學堂裏女學生出身，爲什麼開口自由閉口自由？紙買回來了趁着太陽還沒有落山，就燒了起來罷。我想

着，若是你爹還在世，縱然是我們村子裏遭了兵燹，我們家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。說着，眼圈兒一紅，兩條淚痕，直掛下來。春華也是淒然，默坐着不作聲。春豪這就不敢多作聲，把香燭點了，插在正中祖宗神位前。宋氏也帶着眼淚，由廚房裏搬了三牲祭禮出來，用一隻長木頭托盆盛着，放在香案上。回過頭來，對小孩子們道：大仔二仔，過來拜拜你外公。兩個小孩子聽了這話，離着香案前的拜墊，還有兩三尺路，就朝上拜了下去。宋氏遠遠的站着，向神案上的祖宗牌位，注視了很久，那兩顆屢次要落下來的眼淚，又掛到了眼睛角上。默然了一會，又道：假使婆婆在世，看到這兩位重外孫子，也不知道要喜歡到什麼樣子呢？可惜她老人家，也是過去兩年多了。春華提到了祖母，覺得這一生真正疼愛着自己的，只有這位老人家，如今回家來，這位老人家，也是不見了，不說話，也就垂下淚來。春豪看到娘同姐姐都在哭，自己很沒有意思，自捧了紙錢，到大門口燒去。也是他少年人的另一種想頭，既說到今天是父親的陰壽，不能夠太冷淡了，所以買了一掛千頭的爆竹，在大門口點了放着。在沉沉的夜色裏，霹靂拍拍的響着，火花亂飛。宋氏立刻見着道：這孩子真是胡鬧，這樣兵慌馬亂的時候，你怎麼的黑夜裏放爆竹呢？春豪道：我們家祭祖，放一掛爆竹，也不是應當的嗎？說着話，宋氏自點了三根香，也到香案面前來下拜。就在這時，聽到人聲亂嚷道：在這裏！在這裏！隨着這聲音，招來幾個背了步槍的兵。春華看到他們是衝了進來的，也嚇了一跳。當前一個，便是剛才遇着的那位軍官。他走到堂屋來，向四週看看，雖然這裏的牆壁，還不免東倒西歪，然而屋子的架子，是在這裏的，分明是一位有體面的人家。再看春華在燈火一邊，呆呆的站着正是剛才在外面遇到了說話的婦人。她對於軍人，似乎根本上就瞧不起的，便瞪了眼道：你們是有心和我們搗亂呢？還是不懂事？這裏駐紮了

我們的軍隊，你怎好隨便放爆竹？春豪每日在村子裏走來走去，和先前的駐軍，倒混得很熟，看到大兵，也不害怕。便走近前來道：今天是我父親的陰壽，我們在家燒上一柱香，也犯法嗎？革命軍在這裏前後也駐過有八九個月，我們都相處得很好，你老總是前幾天開來的，過久了，你也會同我們很好的。你可不用勢力壓人，革命軍是不欺侮人的。那人道：你這麼一點年紀，說話倒是這樣厲害！但是無論如何，你們在這個時候，放了爆竹，那就犯了法。你們家裏那個是家長？跟我到三湖團部裏去回話。宋氏原來縮在一邊，不敢作聲，到了這時，看這軍官有帶人走的樣子，就挺身走了出來道：我是家長，你要帶人，就帶我去罷。軍官向她看看，因道：你是個婦人，我不能帶你去，這個小伙子，是你的兒子嗎？我帶他到團部裏去問兩句話。團長若是不見怪他，我依然把他帶了回來。春豪聽說要帶他到團部裏去，這也就有些慌了手脚，將兩隻手只管去搓挪身上短夾襖的底襟，一步一步的向門角落裏退。宋氏道：你看我們這孩子嚇的這個樣子，再要把他帶到軍營裏去，那末，他那裏還有魂在身上？你作作好事，把他饒恕了罷。那軍官生氣道：我可饒恕他，誰肯饒恕我呢？我不報上去，我是受罰的。你不放心，你就跟你的兒子一路去。只要我們長官不說話，我們還同你爲難作什麼？走罷！說着，將手對着帶來的幾個大兵一揮，那意思是告訴他們帶人。大兵看到，更不答話，兩個夾一個，各挾了春豪一隻手臂，就向前面走去。宋氏哇的一聲，又像哭，又像叫，也跟了後面走去。春華也要跟着去了，無奈身邊又有兩個小孩子，天色已經晚了，把他們丟下，讓誰來攜帶呢。於是懷裏抱了一個，手上夾着一個，一直送到大門口來。眼見母親讓大兵包圍着去了，春華呆了半晌，不知怎樣是好？後來她一想，兄弟小呢，母親又是個不會說話的人，這二人拉到團部裏去了，這一分兒糟，簡直是不能說。自

已究竟念了兩句書，總可以和他們打個圓場。如此一想，立刻把兩個孩子，抱了，送到五嫂子家裏去。只說了一聲請你暫看一下，我要到三湖街上去一趟，更不說第三句話，掉轉身就走出村子，向街上走了去。可是五嫂子如何放心？直追到村口上，把話問得清楚明白，才讓她走。因此春華一路追着，並沒有將這一行人追上，直趕到三湖街上，時天色已經是黑了。現在又不像從前，街上沒有了買賣，並沒有什麼燈火，走起來，更是漆黑漆黑的。春華一口氣跑到街上，這到沒有了主意，前顧後望，家家關着門戶的，向那來去找革命軍的團部？只有在街上這一頭跑到那一頭，四處的張望，口裏情不自禁的，也就說出來說：這叫我到那裏去找呢？正說着，却有個人提了一隻玻璃罩子吊燈，忽忽忙忙的跑了過來，站定了腳，就把燈提了起來，向春華臉上照了一照，春華看到有人提燈照她，嚇得將腳連忙向後一縮。那人道：這位大嫂，現在地面上不十分平靖，你爲什麼一個人在暗地裏走着。那一線淡黃的燈光，在暗空裏幌着，也映照出來，他是個有長鬚子的人。便定了神答道：老先生，我有要緊的事，想到團部裏去一趟，你知道團部在什麼地方嗎？那老人道：呀！大嫂，這軍營裏不是隨便的地方，你去作什麼？春華道：請你告訴我罷，我有要緊的事，我遲去不得，請你救我一救。那人聽她如此說着，聲音又是很緊急的，也就軟下心來，因道：既是這樣說着，我送你大嫂去走上一趟罷。不過你要告訴我，到底爲了什麼事，我才好引你去。如其不然，出了什麼禍事，我還不知禍從何起呢。春華覺得他的話，也是實情，便道：我家也並沒有什麼犯法的事。只因今天是我亡父的陰壽，在家門口放了一掛爆竹。我那村子裏駐紮的兵，就把我一個十八歲的小兄弟帶了去了，我的娘是個不大會說話的人，她不放心的，也跟了去。我怕他言語差錯，更會惹下是非來，所以我拼了吃官司，也跑來看看。那人笑道：大

嫂，你來巧了，不如說你來好了。那個團長，就住在我家隔壁，在我家前面廂房裏，開了一個窗子，正對着那邊的堂屋。大嫂，你先在我家廂房裏坐一坐，可以在窗戶眼裏，對那面看看。若是
有事呢？再作道理。若是無事呢？你這樣年輕的大嫂，那就出去也罷。他們是軍營裏，又是這
樣夜深，他口說着，提了燈只管在前面走着。春華看他走路是那樣踉蹌不定，說話的聲音，又是
蒼老，是一個到了歲數的老人，他的話應是相當的靠得住，便跟在他身後走着，默不作聲。到了
他家門口時，果然看到那隔壁的大門口，點了一盞很大的汽油燈，在燈光下，看着兩個兵士抱了
兩枝短槍，那槍上露出來鋼條螺旋，都和別樣的槍不同。自言自語的便道：那是什麼呀？老人引
着她到了家裏，低聲告訴她道：這是手提機關槍，很厲害的。軍營裏那像別處，可以隨便去的
嗎？春華聽說，心裏更加着一層惶恐，只有不作聲。那老人却比她更加小心，一進門之後，便把
她的老婆子叫了出來，低聲告訴她，把春華引進來的原因。於是這位老婆子牽了春華的衣袖，把
她向那間廂房裏拉了進去。拉着她到了廂房裏，出手輕輕的打着窗戶格子低聲道：這窗戶外面，
就是那邊堂屋，你在窗子眼裏向外面看去罷。春華伏到窗戶格子眼裏，輕悄悄的向那邊張望時，
這事真正出乎意料以外，只見那堂屋正中，也懸了一隻小小的汽油燈，屋子裏很亮。母親和兄
弟，却坐在堂屋左邊的一排椅子上，在他們對過，却坐了一位穿軍衣的青年。呵！那人好面熟，
在那裏見過？望着時，他開口了。他道：我到三湖鎮上，已經有了十天了。本打算抽空去看看師
母的，因為這裏是經過好幾回戰事的，料着先生家裏，一定也是受了影響的，一到這裏就先派人
到姚家莊去打聽。他們回來說，那莊子上的房屋，已燒去了十之八九，先生家裏的房子，也倒敗
了，屋子裏並沒有人。我就想着，假如到莊子上去看看，不但入見不到，恐怕還格外心裏難受。

因此挨一天又挨一天，公事離不開來，我也不勉強的去。春華把話聽到這裏，不但心裏難受，而且兩隻腿也哆嗦個不定，手扶了窗格子，哆嗦得呼呼作響。心裏這就想着，料不到在這裏會遇到李小秋。也料不着李小秋那樣斯文的人，當了軍官了。且聽下去，他還說些什麼？宋氏答道：唉！不用提，這幾年我們過的不是人日子。先是幾個月之內，你老師婆和先生先後去世，接着就是打仗，鬧得雞犬不寧。我帶了你這師弟東奔西跑。直到這半年以來，地面太平了，我才帶了他回家去。大門是讓大砲打倒的，我又沒有錢修理，我只是由後門進出，所以你派人去，看不出我在家。小秋道：若不是今天爲了這一點小事，我還不能和師母見面呢。因爲明天上午，我又要開拔回省城去了。宋氏道：唉！若是你先生還在，看到你這種風光，多麼歡喜。你明天就要走嗎？要不然，我應當請你到我家去，作兩樣鄉下菜你吃吃。小秋道：當軍人的人，行蹤是沒有一定的，也許兩三個月內，我又會調到三湖來。師母那裏知道？我隨軍北伐，由廣東湖南到這裏，前後已經三次了。當軍人的人，身體不是自己的，總是抽不開身來。但師母那邊的消息，我是常常託人打聽的。人生是難說，不料先生竟是過去兩年了。宋氏道：我們的家境，恰好是和你這樣步步高升，來一個反面。我聽說你已經娶了少奶奶了，添了孩子了嗎？小秋道：還沒有孩子。師妹出閣多年，師母有了外孫了嗎？他說這話時，臉上極力的放出自然的樣子來，不但是不紅，而且還帶了一分淺淺的笑容。可是在窗子縫裏偷看的人，心裏十二分的難過，一陣頭暈眼花，幾乎要栽倒在地。可是她兩隻手緊緊的握住了窗子根，將眼睛湊在窗縫裏動也不動。宋氏也帶了笑容道：也就是這一點子事，可以讓我稱心一點，他們兩口子，十二分的和氣，已經添了兩個孩子了。春華心裏頭一陣焦急和憤怒，恨不得直喊出來，那有怎麼一回事。可是她自己警戒着自己，

爲了顧全母親的面子，一切都還是忍耐着，好在他們的話，還要繼續的談下去。且看自己的娘，是怎樣交代着？小秋笑着哦了一聲道：那很好。師妹也回姚家莊來過嗎？宋氏道：沒有呵！這樣兵荒馬亂的年月，要她回來作什麼？不是更加上我一樁心事嗎？她口裏說着，眼睛還是不住的向春豪看着，似乎怕他衝口說出什麼來似的。看小秋的面色時，似乎在心裏頭含着無限的失望，默然着沒有說出話來。恰好有一個兵士進來，向小秋回話，好像還有要緊的公事，立刻就辦似的。宋氏這就站起來道：小秋，沒有什麼事了嗎？我們回去了，不要就誤了你的公事。小秋道：今天的事，都要請師母原諒，在軍營裏的規矩，是要這樣的，我派兩名弟兄送師母回去。宋氏搖着手道：不用不用！我明天再來看你罷。小秋道：我是應當去看師母的，無奈明天上午就要開拔，恐怕來不及到師母那裏去了。宋氏道：自然是公事要緊，你和我還客氣什麼？我明天上午，可以再來看你一趙。小秋道：那就實在不敢當了。說着話，三個人已經慢慢的向外走了出去。這時，那老者舉着一盞燈，就走了進來了。低聲呀了一聲道：姑娘，你還扶着窗戶看什麼？他們都已經走了。春華這才放下了手，一陣手軟脚痠，人就向後倒退，幾步，幾乎是摔倒在地。幸是自己手搶着扶了桌子，才把身子站立定了。老者道：你娘已經到街上了，大嫂，你還不追着和他們一路回家去？春華凝着神，說了一聲是，突然的向外奔走，就跑上大街來。這人家兩位老夫婦，當然也是追她不上。春華到了大街上，見前面一人打着火把，照着一個婦人走路。那正是兄弟母親，口裏叫着，就跑到面前去。宋氏一把抓住她的手道：你從那裏來？春華道：哼！我從那裏來？我由家裏趕了來呀。我怕你們惹起了禍事，對付不了，所以拼了命來尋你們。你們既是沒事回來了，那就很好。春豪突然插言道：姐姐，我告訴你一件新聞。宋氏喝道：什麼新聞？你少胡說。

春華淡笑道：不說我也明白了，不就是那個團長就是李小秋嗎？宋氏頓了一頓，才道：我想，這件事，用不着告訴你，所以沒對你說。春華道：好！大家已經平安回來了，那就很好了，還說什麼？於是娘兒三個，悄悄的走回家去。可是春華兩個孩子失去了娘，又是寄在生疏地方，早已哭得死去活來。春華在五嫂子家裏，把兩個孩子，接回來，費了很久的時間，將他們逗引着睡了，自然也是到了夜深，不能再和母親去說話。次日早上起來，看看母親一切如常，並沒有出門的樣子，問道：娘，你今天不是要到街上去嗎？宋氏正蹲在天井裏洗衣服，聽了這話，就望了她很久，問道：你怎麼知道我要上街？是的，我說了去給小秋送行的。可是他一個當學生的，不來看師母，我作師母的人還去看他學生不成？春華見母親是沒有到三湖街去看小秋意思，昨日聽小秋說今天就要開拔的話，心想此時不能和他見面，恐一生再不會有機會了。遂自回到屋子裏，見兩個孩子仍睡得很熟，就轉身出來，一直向後門走來。宋氏正在洗衣服，對春華的出門也不會理會。春華走出門後，向三湖街奔去。到了街上，因昨日是來過的，不費時間就找到了團部，走到團部門口毫不遲疑的要向裏走，就被兵士攔阻住道：大嫂，就是你要收房子，也得等着一會子。我們的東西，還沒有搬走呢。春華道：我不是房東，我會你們團長來了。你們團長，是我父親的學生。大兵很恭敬的答道：大嫂，你來晚了，我們團長已經上了船了。春華道：船在那裏呢？大兵道：就在渡口上那個惜字塔邊。春華也不再問第二句話，立刻就跑到渡口上去。果然的，在那停渡船的所在，一排停了好幾隻船。在高岸下河灘上，站着有幾百名兵士，作一個口字形排着陣勢。在陣勢中間，站着幾位軍官。其中有一位，大着聲音向大家訓話的，那正是李小秋。他穿了一套黃色呢軍服，身上緊緊的束着武裝帶。他站在一塊大石頭上，不時的三面望着，將他的

話，告訴那些士兵。以前的話雖不知道他說些什麼，但是現在所說的，還是很正大的。他說：我們革命軍戰爭是爲中國全民族來求解放的，軍閥，固然是我們要來打倒的，便是封建社會所留下來的一切惡勢力，也要打倒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這種惡勢力，他和軍閥的力量一樣，可以剝奪人民的自由。我舉兩個例：譬如兄弟叔姪是一個血統下的人，親愛自然是要的，但衣食住行，大家無一致之必要。封建社會裏，就鼓吹人家組織大家庭。因之這一個家庭裏，誰是有能力掙錢的，誰就肩起這家庭的經濟責任來，其餘的人，都可以作寄生蟲。又如男女都是人，但在封建社會裏，只許男子續絃，不許寡婦再嫁。女人，向來和男子是不許平等的。男子發出來的命令，女子只有接受，不許違抗。現在我們革命軍勢力達到的地方，不分階級，不分男女，一律要讓他們站在平等地位上，那些被壓迫的同胞，那一個不是早舉着手在那裏，等人來救他？這些人，或者不知道我們革命軍人就是來救他的。但是我們不能不喊出來，我們就是來解放他們的。因爲要他們掙扎着，快快的伸出手來。若是我們的勢力已經透到，他兩隻手已是舉不起來，那就晚了。這幾句話，由春華聽來，幾乎每句都刺在她的心尖上。心裏一陣痠痛，人是幾乎要暈了過去。還是一陣軍號聲，把她驚醒了過來。看那河灘上的兵士，他們已是紛紛的上了船，船頭上的船夫，已經在扯錨，立刻要開船了。春華四處觀望着，却不知道小秋在那一隻船上。本來打算高聲叫出小秋的名字來，可是這河岸上看熱鬧的人不少，一個青春少婦，對軍人這樣大喊，那是一件笑話，因此四面觀望着，嘴是閃動着多少次，那心裏要說的兩句話，却始終沒有叫了出來。可是那一排船中，已有幾隻離開了河灘，撐到河心去了。春華不能顧慮了，一直由河岸上跑到沙灘上來而且還是直穿過河灘，站立到水邊上來。便向正開的船上，招着手道：喂！慢一點兒開船，和你們團長

有話說呢！喂！慢點開船呀！她裏說着，人在水邊的河灘上走來又走去。自己不知道李小秋在那隻船上，只有對了每隻船上，都去招招手。眼睛只管是去看水上的船，却沒有理會到腳底下的路，竟是接二連三的踏着浮沙，兩隻脚由襪子連鞋，一直踏到泥裏面去，脚一拔起來，拖泥帶水，咕咕作響。大概是她這種動作，引起了岸上的人哈哈大笑，把船上的人驚動了。在第四隻開行的船上，離着沙灘，約莫有兩三丈路，一個人推着船篷，伸出頭來，呵喲了一聲道：這不是春華……春華道：小秋，小秋，小……小秋！小秋站到船頭上來答道：你怎麼早不來？現在，我不能再上岸的了，你好嗎？春華道：我好什麼？是你說的話，我已經運了，來不及了！你好哇！說了這兩句話時，那船又離開去了一丈。河裏的浪，向岸上撲着，把春華長衣的底襟，也打濕了大半截。然而她不知道，依然睜了兩隻眼向那船上望着。小秋抬起一隻手來，向岸上揮着道：你站上去一點呀，浪打濕你的衣服了。春華道：我昨天晚上，已經看到你呵！那船上的船夫，却是一點也不留情，却是隨着別的船之後，扯起了布帆來。李小秋雖是大聲喊着，也不十分聽得清楚。遠遠的看到他，抬起一隻手來，連連的向天上指着。春華看時，有一羣雁，由北方向南，飛了過去。那雁排着是兩個人字。小秋指着這雁字，不知他是說過去北雁南飛的那一句曲的舊事呢？也不知道他所說，是所嗟人異雁，不作一行歸呢？也不知他是說他和北雁一樣，還可以南飛呢？春華對於他手指的姿勢，存了三個疑問，可是小秋乘的那隻船，順風順水，開去好遠了。這只可以看到那船，那裏還有人呢？春華這才走上岸去，在惜字塔邊兩棵柳樹下站着。江西南部的天氣，更是和廣東相近了，雖是到了這十月下旬的時候，楊柳還只有一小部凋黃，贛江頭上的西南風，不斷的撲來，柳葉子零零碎碎的落下，被風吹着到水裏去。那開走了的幾隻船，越遠是越看不

見，只剩下白鳥毛似的布帆，插在水平線上。岸上看熱鬧的人，早已走光了，渡船也由河這邊，開到了對岸去。這裏雖還有過路的人，然而他們並不注意到柳樹下面，還有一個傷心的女子。太陽由長堤後面的橘子林上晒了過來，已沒有了什麼熱氣，金黃的光色，直射到對面的江心裏。水裏的陽光影子，由下面最寬，到上面頂小，彷彿像是個彈簧式的黃金塔。因為太陽光的影子，雖是落在固定的地方，但是江水流動着，把那太陽影子也就搖擺起來了。太陽沒有了威力，風吹到人身上，格外的涼爽。便是那柳條子被風吹着，唆唆作響，添了無限的淒涼意味。春華再向江裏看時，便是插在江裏的白鳥毛，也看不到了，一片空江，白水浩蕩的流着。心想，這樣的順風順水，小秋的船，不知走下去多少路了。只管望着，不知道人在什麼地方了。忽然聽到耳邊有人叫道：唉！船都開走了，來晚了。春華被那幾句話驚着回過臉來看時，却是久違了的屈玉堅。左手提着一個食盒子，右手提着兩瓶酒，站在那裏還只是喘氣。一眼看到春華，向後一縮，叫道：唉！師妹怎麼也來了？春華道：我早就來了，來了又怎麼樣？也是沒有趕着送行啦！玉堅道：那麼，你沒有看到小秋嗎？春華道：看到的，看到又怎麼樣？也不能說一句話呀！玉堅道：人生的遇合，那是難說的，你想不到今天遇到他，也許還有個第二次想不到的事，他簡直就駐紮在這三湖街上，也說不定的。春華道：我還能再籌一個想不到的機會嗎？老實告訴你，我像這落下去的太陽一樣，照着這落木空江，也就爲時不多吧？他說了，晚了，他要來解放，也來不及了來不及了！這不是我不要人來救我，實在我自己無用呀！玉堅聽她說的話，有些言語顛倒，便道：師妹，你的鞋襪打濕了，回去換衣服吧。春華不作聲，只是向江下流頭望着。玉堅道：太陽落下去了，我送師妹回去罷。春華道：屈師兄，我問你一句話……玉堅道：師妹有什麼指教？春華

道：假使……假使……我要解放，還不遲嗎？玉堅道：解放是不限時候的。譬如今天太陽下山了，江裏的船誤了行程，到了明日天亮，還可以走的呀！說到這裏，春華玩味着他的話，沒有作聲。對河永泰鎮廟裏的晚鐘，隔了江面，一聲聲的傳了過來。太陽帶了硃紅色，落下樹林子裏去。江面上輕輕的罩了一層煙霧，不見一條船隻。除了那柳樹葉子，還不不斷的向水裏落下去而外，一切都要停止了。鐘聲在那裏告訴人：今天是黑暗了。向前的人，鎮靜着罷！明天還天亮的呵！

（全書完）



新
民
報
文
藝
叢
書

下列各書，
都為名家傑
作，近年會
經風行大後
方。滙版自
印行以來，
亦復不脛而
走。現在除
牛馬走外，
均已再版出
書，欲購還
請從速！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① 長篇社會
諷刺小說 | 八十一夢 | 張恨水著
二六〇〇元 |
| ② 中篇抗戰
軍事小說 | 巷戰之夜 | 張恨水著
八〇〇元 |
| ③ 長篇抗戰
言情小說 | 大江東去 | 張恨水著
二二〇〇元 |
| ④ 長篇倫理
言情小說 | 偶像 | 張恨水著
二二〇〇元 |
| ⑤ 掌故·筆
記·雜文 | 辰子說林 | 張慧劍著
一二〇〇元 |
| ⑥ 陝北情況
忠實報告 | 延安一月 | 趙超構著
二〇〇〇元 |
| ⑦ 訪問英國
沿途觀感 | 倫敦去來 | 趙敏恆著
一〇〇〇元 |
| ⑧ 史料·雜
記·雜文 | 西方夜譚 | 張慧劍編
二〇〇〇元 |
| ⑨ 長篇巨著
社會小說 | 牛馬走 | 張恨水著
在印刷中 |

張恨水著 丹鳳街 社會每冊 言售 情二千 長篇二千 小百 說元

上海 四馬路 華東里 教育書店 總經理 售

長篇社會
哀情小說
北雁南飛

全書上下兩冊實售

(从埠酌加寄費運費)

有著作權



翻印必究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再版

著作人：張恨水

發行人：賀禮遜

出版者：山城出版社

印刷者：辛利印刷公司

經售處：聯營書店

重慶成都漢口西安

總經售處：上海教育書店

福州路
東華里六號
電話：九六一五三號

國家圖書館



004651666

聯營編號2121



封面設計：宋 石